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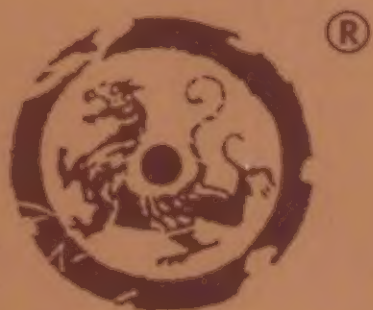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8)



儒藏



PDG

B222
3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譜

第三十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尹健餘先生年譜	清·尹嘉銓 編撰	呂熾 訂正	·····	一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胡適 編撰	·····	·····	一四一
雙池先生年譜	清·余龍光 編撰	·····	·····	一六三
先文恭公年譜	清·陳鍾珂 編撰	·····	·····	五四九



儒藏

目錄

尹健餘先生年譜

清·尹嘉銓 編撰

清·呂熾 訂正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幾輔叢書本

《尹健餘先生年譜》三卷、附錄一卷，清尹嘉銓編撰，呂熾訂正。《畿輔叢書》本。

尹會一（一六九一——一七四八），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二年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乾隆十三年卒，享年五十八。會一歷官多著政績，又少聞顏元、孫奇逢諸儒學先生之教，中年志益篤，養益粹，儒先義蘊無所不貫，而一以朱熹爲宗。五十七歲時復謁方苞而請業焉，可謂學而不倦者矣。嘗著《續北學編》、《續洛學編》，又欲著《道南編》，未成而卒。今所存者，有《讀書筆記》、《撫豫條教》、《四鑑錄》、《呂語集粹》、《健餘劄記》、奏議、尺牘、文集等。

本譜爲會一門人呂熾所編，而其草稿則由會一之子嘉銓擬就，故熾自序云：「吾師少宰博陵公既卒之明年，公子嘉銓以公年譜草稿屬熾編校。」其後又曾請方望溪審閱，有所改定。苞與嘉銓書有云：「賢尊年譜，汎覽一過，付兒興，授以指意使刪截，大體不失。乃命孫輩別錄一稿，老生再閱一過，又截去字句冗設者，可以信今傳後矣。」可見是譜出於衆人之力，復經名家審定，故敘事詳明，文字簡潔，事功與學術並重，且多述及師友講論，可資研治學術史者參考。

尹健餘先生年譜序

吾師少宰博陵公既卒之明年、公子嘉銓以公年譜草藁屬熾編校。熾讀之喟然而歎、恍然如見公之生平。夫自古名臣碩儒、立德立功、炳耀史冊者多矣、然稱循吏者學問不必醇、列儒林者勲業不必著。惟公既兼有眾美、而其孝思尤至。蓋太夫人天下賢母也、公受

兩朝特達之知、服官二十餘年、由曹司屢典大郡、厯巡撫、入爲九卿、所居民樂、所去民思、治行爲天下第一、凡所以宣

上德意、勤求民隱者、無不推本於慈訓。荆襄揚豫並建賢



缺页

也。至今過其地，多爲之隕涕。熾辱公教最久，自媿學殖短淺，不足窺見奧美。編校旣畢，謹書數言，以志追慕。

乾隆十四年孟夏月，受業門人呂熾謹序。



望溪先生與嘉銓書

賢尊年譜、汎覽一過、付兒興、授以指意、使刪截、大體不失。乃命孫輩別錄一稿、老生再閱一過、又截去字句、冗設者、可以信今傳後矣。大概此本所刪、原本中更無應補、如論學語當入語類、不宜多入譜也。賢尊孝德純全、居官多善政、而無過行。雖未嘗特治一經、以精神日力爲官事所奪耳。前年過我、告以功令、不得與紳士見、曰、某計之熟矣、萬一有彈奏、則某明奏願罷官、從先生學禮。此種心胸、非今人中所有。賢若能以老生所閱定儀禮注疏、並所學析疑抄本編爲一書、擇賢尊所訂喪祭之禮纂入、與安溪、高安、

張爾岐、李耜卿之說並存，乃繼志述事之大者。愚自入夏，
氣息奄奄，念惟賢性質篤厚，可讀古聖賢書，老生未竟之
業將有望焉。

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期望溪筆。



尹健餘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尹氏諱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先世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凡十二傳而迄先生先生之父諱公弼以先生貴三世俱贈河南巡撫先生生三歲而贈公卒五歲太夫人授以論語諸書太夫人姓李氏有婦德貞節撫孤海內皆稱賢母云先生登雍正甲辰進士歷吏部考功員外郎出守襄陽五年移刺揚州二年擢兩淮鹽運使今上卽位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踰年超遷河南巡撫三年入補副都御史陳情歸養侍養五年而太夫人卒乾隆十一年二月先生服未闋而



天子卽授爲工部侍郎。是年十月免喪始之任。旋提督江蘇學政。十三年夏陟少宰。以勞瘁卒。年五十有八。前後居官凡二十年。大都廉以視身。勤以供職。寬以接下。所歷運使。鹽政。皆世人所視爲善地。而先生洗手奉公。秩賜半盡於官中。爲軍民救災卹貧之用。餘則以周宗族鄉黨。博野設義倉三。由父黨。母黨。以及大母鄉黨。篤近舉遠。皆出於誠心。質行而爲之。在襄陽時。漢水暴溢。老龍堤傾。先生出帑修治。至今爲民賴。明年旱蝗四起。先生命建八蜡廟於城南。是年蝗不入境。又明年。荊州都統將兵萬人征西。過漢江。飭造浮橋。縣令嚴索民舟。舟人妻子皆號哭。先生勸令以

舟渡軍都統許諾民慶更生。在揚州、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揚俗奢侈衣服飲食多不節先生示之以儉。揚俗大變其理鹽政也。竈戶多賣餘鹽故私販不可禁止。先生請出官錢買貳配商引以行私販頓息。河南開封四十七州縣大水先生規畫十六事爲民籌居食之計甚備。所全活無算。在御史臺甫及半載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敢言卽

上所施行者亦駁正往往霽容嘉納。方有意大用而先生念太夫人老病遽乞假歸矣。最後視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無錫有宿儒高紫超纂註小學先生校訂行之一時風



動。方少宗伯苞以老家居，先生屏車騎，徒步造其廬，操几杖，北面執弟子禮。南匯有隱君子曰是鏡，講學於舜山，先生枉駕過訪，歸卽草疏薦之。其好賢禮士多此類。先生爲學，刊落浮華，直明本性。性至孝，自始仕至河南巡撫，皆奉母以行。其所設施，悉稟太夫人之教。

天子亦知之，賜以詩章匾對，士大夫傳爲美談。先生在家有續北學編，在河南有續洛學編，在江蘇方著道南編，未成而先生卒矣。余與先生同登庚子賢書，後放廢三十年，使節屢臨，未嘗通謁。乾隆壬申，郡人士將祀先生於道南祠，請余作傳，謹據狀敘之如右。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上

畿輔叢書

受業門人呂熾編

望溪先生閱定

公諱會一，字元孚，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

康熙三十年辛未春三月初五日辛卯，生於東章村。東章村在縣治西北十五里，先世自山西洪洞縣遷居於此。九傳至曾祖諱先知，邑庠生，隱德聞於鄉。祖諱澤升，邑庠生。父諱公弼，字宏陞，業儒。母李太夫人，誕公，有異徵。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三歲。

夏六月癸酉朔丁父憂。

宏陞府君卒年二十有七、將祔葬祖塋、族人隘之、宅東有田、太夫人以孤嫠便祭掃、遂營葬。是爲東章新阡。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五歲。

太夫人口授論語。

公讀書儼若成人、不與羣兒嬉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公九歲。

入小學。

太夫人授四書卒業、次及詩經。時外祖李太翁就養



於東章遂受學。

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十有一歲。

始學文。

王錫純，糾村隣同，延清苑貢生王藜曙先生爲師，學徒甚眾，分班講授。太夫人命請業，初以年少附蒙童聽講，穎悟絕倫，未幾使與成人之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十有三歲。
應童子試。

邑令杜侯拔前茅，優禮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公十有六歲。

入府庠。

督學梅月川先生取入保定府學第五名。是年縣府俱考前列。太守侯官林惕若先生決爲國士。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十有七歲。

始婚。

夫人蘇氏。東山處士諱昂之子也。公初應童子試。舉止端凝。處士見之。嘆爲非常人。許字。是歲婚禮成。佐公食。貧忠養。公得專意進取。無內顧憂。泊顯達。不改布素。雍正十三年。封夫人。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十有八歲。



始作詩。

公聞人詠唐詩輒成誦、且能辨其真贗。作詩日多、後刪存三卷。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十有九歲。

夏四月、業師王藜曙先生卒。

自初疾侍湯藥、以及殯葬、俱親爲經紀。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公二十歲。

與刁紹武、王雲卿、劉今衡聯社爲文。

紹武名顯祖、祁州刁文孝先生之孫。雲卿名奎、清苑王藜曙先生之子。今衡名克一、同邑人、與公道義相



磨厲不以鄉曲毀譽爲重輕。杜荆山汝礪故宿學也。亦降齒與公定交。自此入社者日益眾。

康熙五十年辛卯公二十有一歲。

夏四月癸亥子嘉銓生。

冬十月之張氏館。

張篤生居祁州南鄙率眾延公授徒。公奉太夫人之館以禮立教弟子有長於公者無不悅服。鄉人以疑事質公片言決之。遇歉歲見居民遠赴州邑領糧不便公曰今乃知朱子社倉法實爲經世良規。厥後立義倉於其地命張奇瑛等董其事。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公二十有六歲。

歲試補廩膳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二十有七歲。

科試第一、督學吳文恪公延入使院。

文恪重公文品、延入學幕參校、凡四年。每歲暮歸省親、鄉人來謁、不敢干以私。

夏六月、長女生。

後適刁方伯孫國子生世禧、乾隆五年早世。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二十有八歲。

講習音韻。

文恪故好爲詩、公從遊、朝夕講論、究其蘊。

歲試第一。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公二十有九歲。

科試第一。

秋九月戊子、仲子永銓生、三歲而殤。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三十歲。

中順天鄉試。

主考爲孝感屠艾山先生、海寧陳運宇先生、房考爲
伏羌鞏子文先生、東武勵皓然先生。是年、吳文恪公
題旌太夫人節孝。



賜金建坊、太夫人命俟他日。乾隆二年、開府河南、乃度地建於博野縣學之左。

康熙六十年辛丑、公三十有一歲。

春正月、顏習齋先生入鄉賢祠與祭。

公作祝文云、敦德從先、立言垂後、誠敬宅心、笑嚔不苟。有體有用、可大可久。明德薦馨、是爲不朽。李恕谷先生以爲知言。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三十有二歲。

督學海寧陳公延入使院。

雍正元年癸卯、公三十有三歲。

秋、會試中式。

是年榜發、報罷。

上命朱高安、張桐城二相國搜落卷、王已山、張南城諸名輩多入選、公中第十八名、房考爲合河孫靜軒先生。公文本薦卷也、旣聞捷、

廷試已逾期。

冬十有一月己亥、季子啟銓生。

後十三年、補三品廕生。

雍正二年甲辰、公三十有四歲。

春二月、李恕谷先生過訪。



公酬以詩云、陋巷經過少、忽停長者車。雅懷兼贈問、和氣動吹噓。大道原無隱、求師信有餘。明朝當祭海、知是望洋初。時屆上辛、將祭習齋先生於鄉也。

冬十月、

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成進士、內用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

公對策剴切、恭紀詩有直言因

主聖、恕過見臣良之語。

雍正三年乙巳、公三十有五歲。

春二月、考取試差。

三月、奉太夫人入都就養。

秋八月、實授吏部考功司主事。

雍正四年丙午、公三十有六歲。

典試廣西。

取中蔣俟、龐嶼、曹鑾、呂熾等五十人、多粵西知名士。

雍正五年丁未、公三十有七歲。

春三月、補授吏部考功司員外郎。

會試分校易二房。

本科鄉試主考例不開列、公以典試粵西荷

特達之知、



命充同考官、得人最盛。楊錫紱、陳高翔、錢本誠、隋人鵬、劉元錫、謝廷琪皆公所拔士也。

夏四月、補授襄陽府知府。

上以襄陽衝要、

簡公出守蒙

賜御書墨刻、香珠、藏墨、貂皮、紫金錠。五月出都、奉太夫人之任。七月至襄陽、撫民以寬、接士以禮、七屬翕然嚮風。

冬十有一月、兼攝荊州府事。

撫藩聞公治襄有聲、委署荊州。時歲荒、石首尤甚、饑



民萬餘、聲言將劫倉穀、縣令惶恐出避。公減從行縣、
饑民擁輿前。公曰、毋譁、吾以救汝也。以便宜發倉粟
賑之。強悍爭先者、公命給之穀、而繫於石以懲眾、事
遂定。後中丞知公倉卒濟變、亦不以擅動倉穀爲嫌。
雍正六年戊申、公三十有八歲。

春三月、再攝荊州府事。

荊州守受代、旋以事去、公未及歸、復檄攝篆。秋七月、
乃回襄陽。

雍正七年己酉、公三十有九歲。
春修老龍堤。

襄陽臨漢水、護城有老龍堤、起萬山、迄長門、延袤十里、皆壘石爲之。戊申五月、江漲石傾、公出帑金修治、基深丈餘、闊逾八尺。按工給直、訖工而民不擾。

夏、如武昌。

安陸民有大蘭者、以年凶從其父母至光化、爲甯第勲傭工、緣事潛匿。其父母訟於縣、第勲畏罪、乃以他童託爲大蘭、以塞責。縣令信之、治以誣告罪、遂越訴於制府、委漢陽太守與公同審。公廉得其情、而未獲左驗、懸賞五十金、得大蘭、事乃白。

秋九月、登峴山。



偕諸生詣鹿門、遂登峴山。慨然太息曰：羊杜可作，豈異人任君子之行，不與日月爭光，則與草木同朽，歧路之間，必無豪傑，有志者慎勿惑於俗論而沒世也。雍正八年庚戌，公四十歲。

春二月，署襄陽道事。

建隆中草廬。

諸葛武侯草廬舊址，相傳明季爲藩王所壞。公旣詣祠瞻拜，登山相地，見有聳而深藏者，曰：此必當年高臥處也。遂建草廬於其上，爲記誌之。公謂年至四十，始信開卷有益，以從前讀書只作文字看去故也。

秋七月季女生。

後適靜海勵少司寇公子翰林院庶吉士守謙。

雍正九年辛亥公四十有一歲。

建推訓堂置經史。

襄陽故有書院公於政暇親課諸生購十三經二十一史文獻通考諸書以文學劉滋生司其事名曰推訓堂。推訓者推太夫人之訓以及人也。

建魁樓。

襄陽號名郡二十餘年七屬無鄉薦者諸生成謂南城舊有魁樓自改祀於文昌閣下氣象幽暗人文因



以不振。公偕諸生尋故址、鳩工春暮、閱秋告成。其明年鄉試、遂有登賢書者。公守襄數載、不興無益之工。先是、建蜡廟於南關之陽、蝗不入境、襄民賴之。夏、運陝兵米。

諸郡糧俱存貯襄陽、荊州米到襄、值陰雨未納、太守周某遽以留難揭報、公不與校。是時總督臨襄、目睹其事、知周言之躁也。未幾、周被叅、以公署篆。周甚恐、公曲護之、乃大愧服。

秋七月、辦軍需。

荊州都統將兵西征、過漢江、飭備浮橋、與地方爲難。

公厚遺之、告以波浪猛壯、浮橋難立、成乃改命登舟至河南。竟以黷賄獲譴。邁制府曰、吾固知都統之不免也、安得人如襄守之從厚乎。

九月、三攝荊州府事。

荊州爲三楚重鎮、七省通衢、滿洲駐防軍糧餉取給於府庫、太守部署或未當、則貽大憲憂、故數易任、必倚公爲重。公遇事悉處以惇大、所至協和。

冬十有一月、辦軍需。

湖廣揀綠旗兵赴陝、邁制府親臨襄陽調度、見公部署井然、曰、人言襄陽守無肆應才、吾不信也。謂公曰、



楚俗健訟、吾累至襄、但聞頌聲、守何施而得此。是時鄂相國如都、亦云於途所見、惟襄陽實有太平景象。雍正十年壬子、公四十有二歲。

春三月、調補揚州府知府。

先是九年十月、奉

旨命湖廣總督邁柱於所屬知府中揀能吏調補揚州、邁制府舉公。既得請、以辦軍需留襄三月、新守至、乃起程。襄中紳士兵民焚香祖道、垂淚獻觥、相屬紀公善政、繪圖爲詩歌。公守襄五載、勸農桑、賑窮黎、敦本務實。民有赴愬者、隨事開導、藹然如家人父子、多感泣。

而去。教士如師弟子，請業者不時進見，聞節孝卽表其門。每念太夫人苦節，深知孤寒難於上達也。同城三營，按時接濟，卒伍胥戴德焉。

夏閏五月，至揚州。

揚俗浮華，公接以忠信，不設城府。有謂待人過誠，恐售欺者，公曰：「某惟知以誠一居心。筮仕後，治大事小事，待君子小人，皆不敢有貳。蓋歷世情久，見人略涉權術，無不敗露者，益信誠之不可須臾舍也。」

是月壬子，長孫溯信生。嘉銓出。

後十六年，補博野縣庠生。

觀風課士。

觀風向成故事、公取士多雋才、擇其尤者附近月課、親爲講授、人皆嘆服。郭朝源、洪棟等請健餘堂稿付梓。

禁爭賽。

俗好賽神、競建祠宇、以華侈相耀。公諭以廟雖各設、神則無二、嚴禁毋以侈靡耗財。

懲游惰。

維揚五方雜處、商賈懋遷、博塞盛行。江都民陳廷瑞造賭具、甘泉民吳文魁招集無賴、廉訪得實、嚴懲示



眾宵小始斂迹。

秋七月、祈晴。

自月朔至中旬雨不止、公步禱城隍廟、隨霽。是時邵伯湖水漲、田禾幾沒、甘泉令欲開芒稻河閘口、爲閘官王德洪所阻、公徑開土壩三丈。總河初以違例爲言、後知公愛民誠切、遂盡啟閘板以暢其流、禾乃無損。

監賑除弊。

夏秋之交、水注興化諸邑、公親勘得實、卽請賑。泰州地保沈仲勲索餓民票錢、公重懲之、他邑聞風守法。

全活者四萬餘人。

冬、修李墅河橋。

李墅河在城東二十里、南接京江、北連芒稻、河東西闊二十餘丈。舊橋爲秋水所壞、公捐俸修葺、民無病涉。

十有二月、濬保障河。

總督尹大司馬請濬揚州兩城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旣告成、公詢於紳士、知城西保障河實爲引貫之源、襟帶蜀岡、繞法海寺以南、通古渡、田疇資以灌漑、與隍池相表裏。公倡官屬捐資、擴而疏之、迤邐



至平山堂下、樹桃柳於隄、以衛疎土、揚民賴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四十有三歲。

春二月、撥給普濟堂、同善堂地畝。

郡爲四達之區、窮民就食者眾。前守陳侍御建普濟堂於瓜洲、條規既立、食用不敷、公捐俸助之。又立同善堂於邵伯鎮、命紳士好義者主其事。以僧巫吉入官房產十之六給普濟堂、十之四給同善堂、經費乃充。

三月、獲欽犯、加級。

總督魏景州檄捕欽犯二名、或謂宜多選強幹往緝。



公曰、人多則事洩、且驚眾。密令主簿韓塘獨身往擒之、立解京師。奉

旨、交部議敘、加一級。

夏五月、陞補兩淮都轉鹽運使。

治郡始屆期月、擢運使、仍攝府事。前司收課在大堂內、公移於大堂、收發俱責之庫官、即運使俸亦官爲職掌、明登印冊、雖經手胥吏亦知其出納無私。

秋七月、修禹王廟。

廟在江都縣治之西。

建徐甯門義渡。

徐甯門據鈔關上游、關開人競渡、或以船小覆。公置大船、兩岸砌石、官給舟人工食、過者便之、稱爲尹公渡。

冬十月、致祭吳文恪公。

文恪歸櫬過揚、公迎祭於河干、以千金助其喪。

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四十有四歲。

春正月、受小學於高東軒先生。

東軒先生名斌、巡視兩淮鹽政、重公行誼、以小學書授之、自是益篤志於正學。

沿海查賑。

公居官以范文正公爲法、每觀遺蹟、輒思見諸行事。
查賑至范公隄、有詩道其慕用之誠。

廣置義塚。

揚州故有義塚、日久無隙地、公置義塚十所、給貧民
葬埋。

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四十有五歲。

建安定書院。

郡治東故有安定書院、爲土著所侵、日就傾頽。公言
於院憲、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修安定祠以祀先賢。
立講堂、學舍百二十間、集士子肄業、敦請已山太史



王罕皆先生爲師、使嘉銓先受業焉。進諸生、授以小學。鉞張清恪近思錄集解、講明切究、教大行。

是年秋、嘉銓以壬子副榜中順天鄉試第十四名、銳意舉業。公教之曰、須識得人生可法可傳、全不在此。古人以年少登科爲不幸、恐自是也。戒之慎之。

乾隆元年丙辰、公四十有六歲。

春正月、仲孫連淳生。嘉銓出。

三月、署理兩淮鹽政。

東軒先生補授總河、公奉

旨署理鹽政印務、仍兼管運使事。

置營伍舉本。

督撫鎮標俱有生息銀兩、揚州城守及儀徵奇兵營無之。公以二營密邇使院、發二千金、永爲舉本、資其乏困。

冬十月、巡視鹽場。

舟次劉莊場、生員徐長用等遞呈求賑。公面宣

聖德、勸令化導鄉愚、俱各感悟。與節婦徐氏匾額并漢紵一端以旌之。

奏明收買餘鹽以裨商竈。

公以私販之多、皆由竈戶私賣餘鹽、奏請自今鹽有



餘則出官錢收買存貯場內。俟捆運時卽照原價給商配引。則竈戶得資其急。而餘鹽不致透漏。商力不及者又得接濟。裨益實多。由是私販頓息。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上終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中

受業門人呂熾編

望溪先生閱定

乾隆二年丁巳、公四十有七歲。

春二月、奉

旨陞見。

二月二十八日、自揚州起程、三月二十四日入覲、
命署廣東巡撫。公滬陳母少苦節、今年七十有餘、實難遠
行、請留京効力。旋奉

上諭、昨曾降旨、著尹會一署理廣東巡撫。今尹會一以伊



藏書

母年逾七十，不能赴任，就養爲辭，情甚懇切。著調署河南巡撫。欽此。

夏四月，過里門。

初八日，至東章省墓，恭奉

誥命焚黃，贈遺里黨有差。

抵河南巡撫任。

二十一日抵任。時河南久旱，公沿途咨訪，籌畫撫恤事宜。

告誡寮屬。

公初莅豫省，不欲遽行叅劾，先下教誡官屬，約與更

始。道員劉某自陳前非、請改過、公許之。

五月、太夫人至自維揚。

公如都時、太夫人居揚署、至是抵汴。士民間賢母德教、無不額手懽忭。見公事親盡禮、相勉爲孝。

六月、與士民約法六條。

端士習以重民望、嚴訟師以遏刁風、懲惡棍以靖地方、禁鬪毆以肅令甲、儆游惰以勤職業、戒輕生以全民命。詳列其弊、觀者悚動。

秋七月、

御賜執中成憲、日知蒼說、樂善堂全集、得雪詩墨刻。



建營倉。

先是河南撫標暨河北兩鎮有生息銀萬金專賜出征兵丁餘俱不與。歷年積息銀二萬餘兩公請酌動息銀買穀二萬石分貯各營一體接濟營伍賴之。

議禁燒鍋。

合河孫尙書陳奏燒鍋之禁有害無益。

上諭河北五省督撫悉心籌畫各抒所見陳奏。公議奏略云行法宜因乎地立禁先清其源。豫省燒酒明流居多家常自造與大開燒鍋與販射利者不同不必嚴禁。惟直隸山陝等省酒麴類皆取資於豫富商巨賈



收麥晒麴有妨民食。請嗣後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查禁。其有廣收多晒、囤積販賣者、嚴行定例治罪。庶麥有餘而燒鍋亦可漸減。疏入准行。嗣定禁例、開坊晒麴過三百觔、販運過百觔以上、俱滿杖。鄉保徇隱予答、經過地方官失察有罰。豫省肅然守法。勘衛河。

來尙書保奏稱、河南衛水固濟漕運、亦灌民田、請詳察地勢、官民兩便。

上命趙侍郎殿最、安侍衛甯同公查勘。七月二十七日宿董家隄、中宵如有人呼者、公急起視之。甫出門而梁

折牆圯、卧牀砉然碎、聞者無不駭懼。主館吏惶恐請罪、公曰、屋適壞耳、汝何罪。神色怡然。至輝縣、登蘇門、見濱河渠內有以水田徵糧而不得水利者、請減科、改爲旱田、凡壹千八百畝有奇。

御賜

硃批諭旨十五函。

閏九月、回奏秋審事。

秋審時奉

詔、天氣亢旱、一線可原者、予以末減。公按律揆情、多所平反。科臣田懋効公心地平和、未免過於寬縱、請交部

議處。

上命明白回奏。公據實以聞。部議銷級。公終守欽恤之意。未嘗以刻覈從事也。

太夫人存心樂善。公每事必告。或偶不當意。太夫人對案輟食。公長跪請罪。不敢起身。身爲封疆大臣。子孫羅列。事親如嬰兒時。親友見之。無不歎服。

回奏盜案。

科臣慧中叅奏河南題報疎防甚多。實皆公蒞任以前事。回奏免議。

冬十月、



藏

御賜日講春秋解義。

陳農桑四事。

一、乘天時。豫省百姓罔知節候，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令地方官遍戶曉諭，按時耕種。其逾時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工本不足，借以倉穀，秋後完納。一、盡人力。種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去草務盡，培壅務厚。地少力專，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一、廣樹



藝。豫省地方每多鹹鹼沙地。小民因難墾種。大半荒棄。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令地方官責成鄉保。廣爲傳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雜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分別獎賞。一。勤女工。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曠廢女工故也。蓋豫省雖知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絕少。令地方官用無礙公項。支造機杼。令民報名給領。俟一年後還項。并勸婦女各勤紡織。亦推廣蠶桑之道也。

實授河南巡撫。

公署任半載、正身率下、不以苛察爲能、屢被人言。至是奉

特旨實授。

十有一月、飭記功過以勵官方。

督撫於屬員、向有記功記過之條。公飭令按月登記、申送查核、卽註明功過於詳驗文稟銜下、使各屬寓目警心。

十有二月、

御賜福字、湯鹿、野雞、麇肉。

乾隆三年戊午、公四十有八歲。

春正月、立讀書課程。

中州文獻之邦、名儒輩出、家藏遺書。公每披覽、心切嚮往。因倣古人讀書法、立爲課程、日記所得。卽不暇開卷、亦登於冊、以備修省。

行規勸條約。

竇靜菴先生文集有勸善規過教條、以勗泌陽士子。公推而行之、刊布通省、分立社師、俾諸生知鄉先達典型、共敦志行。

是年、公讀大學衍義、深以溺心詞藝爲戒、謂反身以體仁、主敬爲本、方寸間有一時靜機、卽有一時生機。



三月奏請贈曾祖父母。

雍正十三年已授公階資政大夫、上封二代。至是欽奉

恩詔、有陞職改任及加級改銜者、照其職銜給與封典。公以曾祖開六府君好義砥行、未登仕籍、請以本身暨妻室應得封典、贈蒙

恩俞允。曾大父、大父、父俱贈河南巡撫、曾大母、大母俱贈夫人、母封太夫人。

題增韓文公、范文正公博士。

題疏略云、唐儒韓愈、宋儒范仲淹、學貫天人、詣兼體



月。攘佛斥老、闢異教以尊經。後樂先憂、引天下爲已任。推孟氏以原道統、源流溯列聖之傳。勗張子以授中庸、理學啟關中之盛。均足扶持名教、維繫古今。今懷慶府之孟縣、河南府之洛陽縣、韓愈、范仲淹之墓在焉。昌黎嫡派猶存、參政旁枝蕃衍。應照周程張朱之例、添設博士、以昭曠典。部議准韓駁范。

夏四月、與黃玉圃先生論政。

玉圃先生名叔璥、時爲糧道、與兩司同見、公每執後進之禮。從容言及服官任事、方則易滯、圓則易流。故乘時赴功、方不如圓之敏幹。居安守正、圓不如方之

堅貞。非根柢素深、學識兼裕、中有主而應不窮者、孰能與於方圓之義。玉圃深然之。

五月、再申規勸之法、增刊條約。

公既依竇靜菴行規勸之法、見士民禮教多疎、無任卹之誼、復取藍田呂氏鄉約禮俗相交、患難相卹、二則增刊分布、俾諸生有所持循。

御賜丹錠。

奏請糴麥十萬石、協濟直隸。

直隸旱、民艱食、時有採買之議。公奏言、直隸界連、採買本易、但恐漁利之徒、聞隣省專員採買、爭先囤積、

姦牙人等故意留難、委員急於購買、不得不增其價、直必致多費帑金。卽如上年督臣李衛委員至豫買米、雖經臣嚴禁、而市價未減。採辦需時、此明驗也。伏念直豫民人同爲

朝廷赤子、直豫帑項均屬

國家錢糧、與其直省齎銀來豫、搆辦維艱、何如豫省分縣買收、經理尙易。今接壤之河北三府屬、二麥秀實、卽可刈穫。臣一面札商督臣李衛、一面動支藩庫銀兩、分發各屬、在附近水次照依時價買麥十萬石、以便直省委員領運。至各縣麥石運赴水次、聽價卽照



運米赴陝之例報銷。如此則豫民無居奇之弊。直省免採買之煩。市價可平。民食自裕。又請分作兩次運解。則收兌管押。辦理從容。而輓輸尤速。奉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欽此。

秋七月。家譜成。

公先世遷自山西。遭明季兵燹。族譜佚失。斷自所知。分別世系。詳具事實。以昭大夫世家之義。

議奏豫省晒麴。仍照前例禁止。

合河孫尙書極言禁麴未便。

上命直省督撫悉心妥議。公就豫省情形議奏。大略言。酒



爲耗穀之物、麴乃造酒之原。禁止晒麴、實爲端本澄源之道、並無滋擾不便之處。戶口日繁、本地之麥通融於本地之人、尙未家家足食、何至無處售銷、霉變無用。現今豐收之歲、禁麴之時、猶然麥不覺多、若弛麴禁、通省所耗甯止數十萬石而已。以數十萬石之麴、運之他省造酒、所費又奚啻數百萬石。與其以數十萬石之麴、糜各省無限之財、何如留數十萬石之麥、爲民間接濟之用。此其得失利害、有判然可決者。豫省禁麴之販運、非禁麥之販運。禁麴之囤積、非禁麥之囤積。事判兩途、無庸置議。總之、王道固本乎人

情治體尤權其輕重。民食攸關，非同細故。法行以漸，業有明徵。當此禁麴已著成效，農民相習而安之時，正轉移風俗之大機，豈可徇一時之姑息，忘久大之良圖，顯以耗民生日用之需，陰以道天下奢靡放僻之漸，而無所底止哉。請仍照例禁止。大學士、九卿議覆，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陳明伏牛、大隗兩山防守事宜。

伏牛山起自南陽府南召縣，跨越陝汝，南通三楚，西接秦中，廣運三百里，山林深密，最爲險要。而魯山縣



趙家村爲伏牛適中之地、請設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彈壓巡緝。大隗山居禹州四邑之中、界址交錯、聯絡眾山、路徑不一。議於入山要路、酌建墩臺、營房、並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俱飭道員武職、年終巡查。九卿議覆、

允行。

重修博野縣學落成。

縣學久圯、雍正甲寅、公已助修大成殿、而明倫堂及兩廡將傾、櫺星門壞、泮池塞、公捐千五百金重修。督學錢通政行部至博野、爲撰文記於碑。

續洛學編。

湯文正奉其師孫徵君之命輯洛學編及明而止。公讀其書嚮慕焉。乃奉二先生主祔於大梁書院。續附五人耿逸菴、張仲誠、張清恪、竇靜菴、冉蟬菴俱爲立傳。續輯洛學編後。

輯呂語集粹。

呂語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也。推勘天理人情痛切警發亦或過當。公集其粹者爲四卷。

冬十月請減陳留閭鄉徵糧。

陳留濱黃河地多坍荒康熙十五年查丈地畝減縮



弓口、通邑加地一千四十頃有奇、包糧爲累。閭鄉上則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六釐、糧額最重。公奏請二縣徵糧從輕豁減、部覆不准、且照濫請例飭行。

保舉教官多於他省、銷級。

上以公到任未久、舉薦之員多於他省、交部議處。部議銷去一級。

十有一月、奏補倉穀事宜。

大略言、積儲之道、不厭其多。民食所資、不妨於廣。豫民食用以麥爲上、而高粱、蕎麥、苽黍等項均爲糞殮

所需穀價昂貴、飭地方官卽將雜糧酌抵穀石糴貯、來春先儘此項接濟民食、以免陳朽。秋後易穀還倉、以廣儲蓄。河北彰衛懷三府夏秋被水、補種多係雜糧、百姓願以完官者、亦准照穀折收。

上以酌量情形、辦理甚佳、允行。

十有二月、覆奏封貯陳麴事。

上聞河南地方封貯陳麴甚多、商民從前所用之工本悉皆委棄、頗有怨言、傳

旨詢問。公覆奏略曰、足食所以養民、耗穀莫如晒麴。是以肆行跣販、民有治罪之條。失於稽察、官有處分之例。



此誠崇本抑末之道也。伏思立法當籌其利害、治體必權其重輕。害重利輕、固不可徇利而滋害。害輕利重、又不可因害而廢利。方今生齒日繁、地之出產有數、人之食用無窮。燒鍋造酒、非朝饔夕飧所必需、更不可任其糜費、而委美利於無用之地。卽如今歲豫省、汝光被災、直隸江南亦皆歉收、商販民糴、絡繹搬運、接濟直省之麥、已有十萬石、江南採買之糧、又有三萬餘石、而民情安靜、猶可支持者、實皆禁麴之所留餘、則爲利實鉅。至於從前陳麴、不過西商罔利、囤積之物、爲之設法疏銷、給以照票、任其運行、本省並

未有封貯、麴塊之事。新麴既禁，陳麴之價自昂，則本利自在，亦必無委棄之理。嗜利姦商，貪心無厭，當其跼麴之時，原欲販運各方，及至定例止許售賣本省，遂藉口封貯，交相騰謗，希冀官吏不便查拿，法度因之中阻。古來興浮議以撓大政者，莫不皆然，則其攸關於治體者不小。臣雖明知此輩易有怨言，亦必恪守定例，誠恐越販之端一開，勢必以新作陳，暗地私跼，弊竇百出，則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顯以耗本省數十萬石之麥，陰以損各省數百萬石之糧，利害得失，輕重懸殊。此臣所以熟思審處，終不敢依違遷就。

徇數商自私之小計、而忘民生日用之本圖者也。

上發九卿詳議具奏。

奏明栽樹成數。

公嘗謂今日講養民之政、制田里、難教樹畜、易。非命世才、不能潤澤周禮之大略、出治當以樹畜爲救時急務。撫豫後、督屬吏舉行。至是以栽活樹木成數一百九十一萬有餘具奏奉

上諭、農田爲生民之本、樹畜尤王政所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二曰園囿毓草木、可以知所當務矣。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



導民人時勤樹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覽尹會一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內、已種樹一百餘萬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輔、爲南北往來之衝、並未聞有教民種植滋事煩擾之處、安見豫省之法不可倣行於他省耶。可將此傳諭各督撫、善體朕心、勉力爲之、以副朕望。欽此。

御賜喜雨詩墨刻。

御賜福字、湯鹿、野雞、麇肉。

乾隆四年己未、公四十有九歲。

春正月、與開封紳士講學於明倫堂。

時行分社規勸之法、人心悅服、以封印無事、請公講

學於明倫堂、圖而聽者千人。

二月、查河。

過中牟、萬勝鄉、與社學諸生講、尋樂指要。

三月癸酉、三孫紹淳生。嘉銓出。

刻孝經、大學衍義、近思錄輯要、文獻通考紀要。

上發武英殿等處書目四十二種、

勅督撫酌刊。公以孝經四種爲士子所宜誦習、奏請刊布、從之。

夏四月、刻明職。

明職、呂新吾書也。其書自巡撫至縣佐、俱有職業可



循於弟子員之職尤詳。公謂其體用兼備、刊以徧示諸生。

御賜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

五月、請增辦漕價直。

河以南永城十九州縣折徵漕糧、每石八錢、赴河北採買兌運。乾隆三年、米豆價踊、公請增給二錢、在道庫歸公項內開銷。具題者再、格於部議。又具摺奏、極言折徵原爲官民除累、今小民得免輓輸之苦、而原價不敷、官累實增。身任地方、隱忍不言、下何以對僚

屬上何以副

聖明。故不敢因部臣議駁而終於緘默。奉
旨該部議奏。

立撫標城守營倉。

營兵直夜以採買米豆艱難之狀聞、公捐養廉二千
金交撫標及城守兵弁、從隣境豐收之處採買米豆、
永貯營倉、按時糶借。詳見河南碑記。

六月、題請湯文正從祀兩廡。

題疏略言、工部尙書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學、以慎
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躬行心得爲歸。學優筮



仕告養言旋、更復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裒然稱中州巨儒。自少至老、身體力行、直造乎充實而有光輝、實爲理學名臣。仰請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志。公於是時遍覽中州理學諸書、信道愈篤、而於湯文正私淑尤深、齋戒以告孔廟、乃上疏。

開封大水、據實自劾。

六月中旬、大雨不止、開封城內水深數尺。公率府縣先行賑濟、據實

上聞、激切自劾。奏稱開封水災、實爲臣歷任十餘年所未

經見者。捫心自問、上無以贊

聖化、下無以綏黎民、內無以慰親心、外無以保僚庶、罪深愆積、上干天和。請卽罷斥、以應天變。

上不允。

諭旨、開封所屬縣邑有水溢之災、居民困苦、朕心深爲軫念。著巡撫尹會一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若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或有續報被潦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秋七月、續報各縣被水情形。

開歸彰懷陳許諸郡、先後詳報被水州縣五十有七、



俱以存公銀兩給賑。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爲修葺居屋費。災民先賑一月口糧。壓傷者倍之。并借籽種令種晚蕎。以冀有收。部覆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速行。

題請蠲緩截漕以甦民困。

大略言、水災甚重、漕項錢糧米豆應照地丁之例、按分數一體蠲免。其勘不成災地方、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其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仰懇

聖恩、格外矜恤。奉

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

八月題報成災分數、賑恤事宜。

初報救災事宜、屋壞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民各安業。公慮自冬至春、爲日甚長、窮黎餬口維艱、請加賑被水尤重者五月、其次四月、又其次三月。無業窮民流散隣封者、飭沿途州縣資送回籍、一體給賑。其不願回籍者、卽令地方官隨地安插、動常平倉穀、大口每日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二月耕作時止。俱准部覆。

允行。



備藏

命社生協辦賑務。

公初分社學時、同官雖心知其美、而惟恐難行。及河南水災、公於社學中選幹力者、使各監其鄉、胥吏爲姦、命卽時舉報。以故賑法修舉、雖窮鄉邊壤無遺無濫、實賴諸生之力。

刊發賑恤事宜十六條。

立賑法十六條、倒屋貧民分別給資、乏食窮黎先賑一月、緩征以紓民力、減糶以平市價、貸倉粟以濟有無、給籽種以資播植、撥穀麥以備需、留漕米以加賑、廣種萁菁以佐艱食、捐施藥餌以療時症、勸富民以



助施濟、建棚舍以安流亡、免米稅以通商賈、委社生以勸賑務、給發照票以送回籍、興工代賑以資丁壯。刊發所屬、飭實力奉行、全活甚眾。民雖蕩析離居、未有流亡於他省者。

九月朔、郭善隣等陳救荒策、納之。

公詣廟行香回、有商邱舉人郭善隣、甯陵生員楚長運、宋士奇、商邱武生馮振邦、攔輿獻賑荒策、命進見。閱其策、皆公所已行者。觀四人皆有志之士、賜之書而遣之。

御賜柏梁詩、喜雨賦墨刻二帙。

刊發弭盜規條十則。

豫素多盜、公恐災祲後滋甚、立法十章、督有司遵行。
一、清編保甲。二、稽查歇店。三、安輯流丐。四、分莊坐捕。
五、官役巡查。六、申嚴夜禁。七、遞設梆鑼。八、密首匪窩。
九、獲盜給賞。十、比捕緝盜。民皆安堵如常。

冬十月、

欽差雅侍郎至豫查賑。

十有一月、補授副都御史。

御史宮煥文劾公於乾隆二年回奏、墩鋪營汛轉飭
守望、今據雅爾圖所奏、墩臺坍塌、亦不見有兵丁器

械。撫臣節制一省，非但能廉靜寡欲，便可一切無爲，習爲懈弛。應另

簡員整飭。初十日得

旨，河南巡撫員缺，著兵部侍郎雅爾圖補授。

上諭：尹會一爲人忠厚謹慎，非有心悞公者可比。著來京候旨另用。越七日，奉

旨補授副都御史。時猶未離豫。

十有二月，奉太夫人歸博野。

時至隆冬，公奏請送母回籍，赴京供職。蒙

恩俞允。公起行渡河，至新店，遇雅撫軍，具言都中正人皆



儲藏

嚮慕公、稱爲大忠大孝大君子、其指摘者無幾。公謂非吾所及、差堪相信者、從不與人修怨耳。二十一日至博野、邑人懽迎於郊、太夫人大悅。詢知本年歉收、蠲義倉穀、盡以給邑人。翌日展墓、奉乾隆二年封典焚黃。

乾隆五年庚申、公五十歲。

春正月、之副都御史任。

歲前、太夫人頗以俗傳七十二壽限之說爲疑、及春釋然、公乃北上。至京、詣

圓明園奏請

聖安。以年例封印隨班。二十一日始至都察院到任。御賜明史十二函。

三月、稽查覺羅學。

覺羅學添派京堂四員、董率教習、吏部列名以請。上命公與楊太常嗣璟分查東四旗。公曰、昔盧植請徵宗室賢才、訓道爵用、以強幹弱枝。此舉認真、豈不足以行吾志耶。於是、以時至學、多方啟迪、考課諸生。

夏四月、戒戲謔。

公少時善戲謔、後以爲戒。自入卿班、遇故交、舊習復萌、王書城以東銘規之。公喜聞過、悚然改悔、并志良



友之益。

五月壬寅、四孫含淳生。啟銓出。

陳奏

綸音宜歸畫一、以昭信從。

大略言、奉

上諭、司員沙汰年老之人、張鍾又以年老補用司員。旬日之間、綸綍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爲立政之根本、王言卽信從之、歸極有所異同、何以昭法守。請嗣後令述

旨之大臣酌行頒發、儻有前後不符、較正畫一、以倣封駁

之遺意。奉

旨。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可否仍補員外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閏六月。陳情終養。

太夫人素患火症。當暑疾作。徹夜不能寐。公聞。卽具摺奏言。臣襁褓失怙。臣母苦節四十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籍。臣自筮仕以來。歷任內外。母子相依。未嘗遠離。現今兩地睽違。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懇

聖恩。准臣回籍養親。得



旨俞允卽馳出都門、公卿來送者皆不及。

秋七月、歸博野。

太夫人見公至、悲喜交深、疾有瘳。公在視醫藥、疾遂平。公築健餘堂、奉太夫人、朝夕誦述經書故事以悅親心。暇時與生徒講學、學者稱爲健餘先生。

九月、南樂布衣張白石來見。

白石名珂、遊於李恕谷先生之門、深於易、善醫術。公以禮致爲太夫人治病、兼與論學。

冬十有一月、立博陵社約。

公立社、徵藍田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違約，三犯不悛者，絕之。約期每月一次齊集，不得過午，言懽不得卜夜，食品以五簋爲常。親與紳士耆老型仁講讓，序次行酒，鄉人益親附焉。

十有二月，朱近堂過訪。

近堂名績倬，山東人，以御史授兩淮運使，紆道求教，以公任兩淮允協輿論也。公告以脂膏之地，清介爲恆情所難。子所難不在此，惟望寬而有制，俾商民兩便。頃者撫軍鹽政相持不下，皆私意爲之，宜作殷鑒。質疑於孫靜軒先生。

公嘗言、蓄疑爲富、聞道斯難。讀書有疑義一帙、問諸
靜軒先生、先生質言以答。詳見講習錄。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中終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下

受業門人呂熾編

望溪先生閱定

乾隆六年辛酉、公五十有一歲。

春正月、立共學堂、文社。

集諸生彙課、聘徐範茲、孝廉爲師、躬率諸生、謁見、俾知師嚴道尊之義。訂社約八則、教以立志、績學、脫俗、省愆、虛己、求友、安分、循禮。

夏四月、錢督學索書與之。

督學名陳羣、素知公篤志正學、索元明以來名儒著



儒藏

述、公檢羽翼經傳、發明性理者六十種付來使。

五月、與張白石論學。

白石言、友人謂聖人多是天生、常人何以能學。曾對以聖人之聰明睿智不可學、聖人之孝弟忠信亦不可學乎。公然之。

六月、始輯健餘劄記。

公謂精力就衰、難於彊記、耳目所經、切於身心者、書於冊、以時省克。後編成四卷。

秋七月、餞其學堂諸生赴順天鄉試。

每值課期、以辨道論文爲主、飲饌多從儉約。餞諸生

時獨盛設、取歷任所得爵弁觴之、重士子之先資、尊賓興之大典也。

始爲讀書永言。

公云年逾五十、健忘日甚、檢閱有得於心、或須審辨者、隨爲韻語記之。後編成三卷。

八月、與陳海甯論相。

海甯陳蓮宇先生新參大政、公上書進規、謂近世宰相多借從容風議默化潛移之說、漸入於依違遷就、佯食摸稜而不自覺。進賢爲大則謂天下無人、納誨爲忠則謂言感已淺。此輿情所以不滿、而史冊所以



無光也。海甯謝之。

九月、與諸生論禮。

公告諸生曰、爲仁莫要於循禮。近日紳士有父死未葬、與人吉禮而恬不爲怪者、豈全無思親之心乎。相習成風、遂不知其悖禮傷仁耳。讀朱文端公儀禮節略、益知大儒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吾黨所宜講求服習、不可須臾離者也。

冬十月、送孫靜軒先生於定州。

靜軒先生總制胡廣公送之、問何以贈。公曰、三楚寥闊、苗裔雜處、包荒之中、以不遐遺爲貴。

十有一月、見高東軒先生講學。

東軒先生自南河總督移節畿輔、約公相見於保陽。謂數年得力在墨守朱子書、反復涵泳、覺矜躁之氣漸消、處事亦有斷制。公深服之、謂其容貌莊而舒、辭氣婉而達、處事明斷、知其實有所得也。

十有二月、再見東軒先生講學。

東軒先生致書約再見、語三日、極論朱子諸書精蘊、與讀小學、大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次第。自此工夫益加精細。

乾隆七年壬戌、公五十有二歲。



春正月、胡張峯來質學。

張峯名具慶、來自河南、具言近學欲從劉念臺之說、專意慎獨。公舉中庸或問精義以正之。

二月、定輔平倉規約。

輔平倉之設五年矣、以公官於外、未及詳列條規。原捐千金、日虧耗。歸里後、乃稽舉本所存、與徐喻義、李瀚訂規約八則、以垂永久。

公承母命、立義倉三首、東章先父黨也。次及母黨、則設於邑中。次及大母宗黨、則設於白沙村。悉遵朱子社倉法。三倉在鄉者如故、邑中則盡蠲矣。屢貸屢逋、



賣數千金而規模不定。乃信真西山鄉可貸、城不可貸之說，足以濟社倉之窮。侍養之餘，身親閭閻，隨時調劑，益爲經久之計。

三月，馬進士素涵來見。

素涵名元文。公語之曰：進士之名雖與古無異，而實則殊。古之進士初學於鄉，歷司徒、樂正，升於司馬，而後官之，所用卽所學也。今取以時藝而授以刑名錢穀，所用非所學矣。有志之士，惟博觀古人行身立政實跡，擴充才識，臨事乃有斷制。世俗成進士後，遂自謂學業已成，則非愚所敢知。素涵起謝而去。公居家

興起後進、來見者、質言相勸勉、誨人終日無倦色。

夏五月、高東軒先生過訪。

東軒先生造廬訪道、公曰、悅親難。東軒先生曰、予今日乃求親之不悅而不可得。泣數行下。因辨陽明學術至夜分、明日回保定。

仁和蔣賡三來見。

秋九月、與諸生習禮。

諸生以重九節咸集、公謂戲馬登高、何如名教之樂。命於家塾習禮、留飲齋中。卽事賦詩、和者四人。

冬十月、丹徒鮑步江來見。



步江長於詩。公在兩淮。以博學鴻詞薦。趙大司馬。顧中丞。張督學。交徵。皆不就。千里來謁。公贈以詩。同人次韵繼之。

乾隆八年癸亥。公五十有三歲。

春正月。張兼山來質學。

兼山名受長。南皮人。丁未進士。前任河北道。公撫河南。與講學有得。至是請益論。及社倉。義倉。規法。公因出輔平倉條約示之。兼山謂斗斛宜定。出入宜查。以杜後弊。又言。公在河南。舉行社學。已著成效。未幾離任。事不終。似有天意。公曰。亦是人事未到。

約定讀書課程。

公年逾始衰、目漸昏、記誦較壯時減大半、遂自約非朱子手定之書不觀、朱子書非發明四書諸經者從略、經書中非切於身心日用者亦從緩。自是擇焉益精。

夏四月丙申、五孫葆淳生。啟銓出。

續北學編成。

昔孫徵君自直隸遷居中州、以洛學編屬湯文正、北學編屬魏蓮陸。公撫豫時、既續洛學編、歸里迺刪訂魏本、增入原編四人、續輯後編十三人、書成三卷。博

採行實論贊謹嚴再期始脫稿。

秋七月與孫靜軒先生講易。

靜軒先生有修順義城之役、僑寓新安、公往唁之、勸以遇變安常、勿撓於境。因與講周易蒙卦、歸語門人曰、數日親師、得以見善聞過、知索居鮮益、出門之有功也。

冬十有一月、如京師謝

恩。

公侍養家居已四載、蒙

聖天子褒嘉、



儒藏

特賜太夫人堂額楹聯詩幅。太夫人力疾謝

恩。命公詣

闕謝。

御賜克食一盤、雲緞二匹、貂皮十張以歸。

御製詩云：聆母多方訓，於家無間言。庶風誠所勵，百行此爲尊。名壽輝比里，孝慈萃一門。猶聞行縣日，每問幾平反。公事親盡孝，簡在

帝心久矣。

乾隆九年甲子，公五十有四歲。

春正月，睢州孟曙來問學。



曙字廣光、愿慤有志士也。昔公去豫時、曙自睢州遠送、至是來謁、公以洛學先正勉之。

與王歸潛論貞不絕俗之道。

大略謂、恭敬桑梓則嫉俗之意消、感而不應當慎所感。觀孟子三自反之言、君子無事不以自克爲重也。二月、訂周易象意。

孫靜軒先生以周易象意稿屬公訂正、間有疑、直言無隱、靜軒先生欣然改之。

三月、爲太夫人上壽。

太夫人臥病四年、親友請上壽、俱固辭。至是以

御賜曠典許之、遠近賓客咸集。

夏四月、禱雨。

歲旱、公隨縣令祈雨。先期居宿於外、劉古衡見過、問何故居外寢、以齋告、古衡以爲得禮。古衡、公舊交也。每朔望必肅衣冠、敬請太夫人起居。公亦兄事之、常晨興候古衡、未起則再拜於門而去。

歸少宰、顧制府、常中丞舉公自代。

是年京察、始行薦賢自代之例。歸少宰、吧懷奏疏稱公居心仁厚、操守廉潔、敷歷外任、撫馭得宜、與臣相較、實爲遠勝。聞伊母尙健、原籍離京不遠、可以迎養。



代臣吏部侍郎之職。顧制府用方以漕運總督薦。稱公誠謹平恕。堪以代職。常中丞履坦以浙江巡撫薦。稱公中正和平。才品優裕。歷官中外。著有賢聲。終養在籍。直隸至浙。一水相通。正可移孝作忠。公聞之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諸公乃未達予心耶。六月。陳密山過訪。

密山回黔藩任。紆道過博野。公問以近學。密山曰。爲善。公曰。爲善必先擇善。方伯重任也。擇善不明。實德能及人乎。密山韙之。且悔所爲有擇焉未精者。公稱其虛心不可及。

太夫人病革。

公歸養後、太夫人疾時愈時作、至是病篤、晝夜視湯藥、食飲惟公與夫人能喻其志、他人不能代也。

秋七月二日丁丑、母太夫人憂。

太夫人薨、享年七十有八。公號泣擗踊若孺子、附身附棺、悉依古禮經。訃周親、不遍訃寮友。懸畫像以代靈帛、立祝相以襄朝夕奠、不用鼓樂、不作佛事、不置酒燕賓。

公讀喪禮、必驗諸躬行、而自省其能否。酌禮經、輯葬禮、從宜錄十六則、世俗所尙違禮妨哀者、俱毅然不

行。

苦次當暑、後得隱疾。鍾淑曰：太夫人令德考終，公年逾五十，於禮當不致毀，宜少弛飲酒食肉之戒，疾止復初。公泣然流涕曰：禮之所寬，皆爲疑死，年雖衰，疾未甚，敢不勉以終喪。

冬十有一月甲申，葬太夫人於東章，祔宏陞府君墓。

發喪將屆期，公卿致奠誄者眾，公舊撫士民，多遠來送葬。公命鍾淑及杜素存相禮，李明吉爲祝，鄭其華護喪，徐龍光、李貞叔司書記，李沛膏、李巨波司貨財，馬素涵、王體乾、徐曉宜、徐範茲、鄭揆方、劉運翔、徐宣



子、鄭博南、劉鳳章司賓客。先期示以葬禮從宜錄，終事無失禮，四方弔者莫不悅服。

行七虞禮。

公以家禮三虞爲士喪禮，身爲卿貳，準天子之卿視侯，行七虞禮，日中而虞。二虞至六虞用柔日，七虞用剛日。陳牲設俎，布几筵，皆考續儀禮經傳通解，喪大記酌行之。虞後仍朝夕奠。

乾隆十年乙丑，公五十有五歲。

春正月丙子，卒哭。

牲牢視虞祭有加，惟不用太牢，準今制不敢蹈於僭。

也。

秋七月癸酉、練而祔。

太夫人將祔廟、公謂周卒哭而祔、殷既練而祔、孔子善殷、乃依高氏喪禮、殷人練祭、明日祔之說、卜日練祭、牲牢如卒哭、祔於三錫祠。既祔、仍奉太夫人神主復於寢、朝夕上食。

編太夫人年譜。

公欲爲太夫人年譜而難於創始、質諸望溪先生。先生曰、爲母譜年、古未有也。而太夫人志事與賢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人、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



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興可觀、人不能訾也。編次旣成、先生爲之序。公編年譜至太夫人卒時、慟哭氣上湧、直視不能言、久之神乃定。

置三錫祠祭田。

公撫河南時、貲贈三代、歸養後乃建三錫祠爲家廟。慮後嗣未克享祀也、以附郭田百畝及東章近墓田百畝爲祭田、供粢盛、備修除之用、立規條以示子孫。立東章祖廟。

廟立於東章里第之陽、詳列始祖以來世系、置祭田十九畝、爲歲時享祀合族之用。

置義田。

公少讀義田記、慕范文正公爲人、筮仕後卽以家田百畝俾族人分種、而典贖時爲補易。於是特置義田二百畝、東章一頃、周給族親鰥寡孤獨歲餼六石、喪葬婚娶量予有差。附郭一頃、用之鄉黨以恤患難、而爲禮俗之交。

小王村義田十九畝、爲伯姊宋甥女備饔飧。莊頭村義田十畝、爲外舅東山翁奉祭祀。

置博陵義館學田。

公自守襄時、卽奉母命設義學、地近城隈。至是乃捐



缺页

處士名調元、少慕邵康節、張思叔以布衣成名儒、遂棄舉子業、至博野以詩古文就正。公見其負氣、告以學先立志、宜稍斂燕趙慨慷悲歌之習。

三月、奉

旨補授工部侍郎、俟服闋來京赴任。

公具摺奏辭、

上命歸少宰兼署工部、仍懸缺以待。公感激涕零、以爲聖天子使臣以禮之盛心、光昭千古、報稱愈難。

夏五月、王大宗伯舉公爲禮部尙書。

大宗伯名安國、高郵人。自陳薦公人品端方、學術純



正堪代禮部尙書之職。

秋七月丁酉祥祭。

牲牢禮儀皆如家禮。惟祭畢不徹靈座。酌從高安朱文端之說。禪祭後奉主入廟。

冬十月服闋癸亥禪祭。

從朱文端之說。禪祭不卜日。以今制二十七月滿日祭而釋服。

是日省墓。見東章族人。慰老者以養。勸壯者以勤。教幼者以遜。

甲子吉祭。

公居喪祀太夫人神主於寢家廟時祭令嘉銓代。既除喪奉太夫人入祠乃大享先祖先妣作訓辭三章命啟銓遵守規條攝祭。

之工部侍郎任。

留別親友有詩六章以經理義倉義學爲寄。聞

上西巡回鑾遂赴定州接

駕蒙

賜克食。

召見溫諭良久令先赴京到任。辛亥視事越五日卽奉命提督江蘇學政。請



聖訓時、從容論及民生要務、

上命具摺條列。公陳四事、申樹畜之教以裕財用、明禮義之節以定民志、廣舉能之途以得牧令、用選拔之才以廣仕途。俱責州縣實力奉行、重其權而久任之、俾民生獲教養之益。

上發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

十有一月、之江蘇學政任。

月吉出都、馳驛南行。至清江浦、見總河顧用方先生、相得甚歡。

舟次維揚、至安定書院受印視事。人懷舊德、歡聲載

道。

十有二月、至江陰使院。

至無錫、謁道南祠、詣東林書院、講學於依庸堂、見諸生、答以再拜。

九日、至江陰、謁廟畢、講學於明倫堂、詢諸生以所聞見、有名儒處士篤行好學者、將以禮就見焉。

訪是仲明於舜山。

仲明名鏡、陽湖布衣也、授徒於舜山書院。公造其廬、與講學、歸卽具劄薦於

朝。



儒藏

乾隆十二年丁卯、公五十有七歲。

春正月、班示秀才樣子。

公以禮下士、故不發學政條約、特作秀才樣子五則、班示諸生、以立德立功立言相期待。始於立志、終於立身、舉吳中先賢范文正公言行以實之、謂其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也。

延巳山太史王罕皆論文。

巳山至署、公問所聞。曰、人言公無條約及關防告示、我謂月課通省並無異題、約之以禮、卽學政條約、我亦欲正人心、卽關防告示、未知然否。公曰、此予心也。



公前過維揚、念疇昔祿養之區、泣然垂涕。與已山故交、語及太夫人、哭失聲。至性所發、不可曲止也。

二月、考試常州府。

頒行小學纂註。

公致力小學十有餘年、謂明初陳吳集註句解雖詳、猶未能闡發朱子編輯本旨、惟梁溪高氏紫超纂註爲善、通行所屬、命諸生肄習。

兄包孝廉彬。

彬江陰人、謹飭不染習俗、公以禮致而獎勵之。
三月、考試通州。

故事、督學將按臨、先檄生童畢集候考。公預班試期、示闔郡寒士無旅次之苦、眾情大悅。

公閱如臯生員叢合瑛卷、質實沈疑、有先正遺風、拔置首卷、眾皆感嘆。詢之、則平時篤志力學、曾置劣等、闔學爲之請免者也。

王大宗伯再舉公爲禮部尙書。

夏四月、考試揚州府。

乙酉、七孫英、滄生、啟銓出。

五月、考試淮安府、海州。

舊例、考淮安畢、始考海州。衛太守哲治言、海州路遠、

歲歉諸生艱資斧遂先試之速發案以遄其歸。

見東軒先生論小學。

東軒先生查勘南河公以試竣見於清江浦語及奉行小學先生云此邦好文勉以實行恐未能驟化靜鎮而必行之不爲所搖惑可也。

奏明敬敷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

大略言臣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爲修身大法做人樣子沈潛反復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



接而長、有裨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考試常淮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之開示諸生、諄諄告誡、不遺餘力。覆試童生、試以小學、論率多含糊、乃限三月、令其講明切究、論不失指、方准入學。俾文勝之地、定趨向而昭法守、皆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漸焉摩焉、可望實學、通才輩出於世、以爲邦家之基。此臣所欲勉竭寸心、不敢不以所學爲政、上報

主知者也。奉

硃批知道了。



奏請經義務求實學、解部宜省虛文。

大略言、向來一等生員概補經解、似能記誦傳說、其實不過於覆試時抄錄塞白。在學政惟期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視爲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爲治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於士子、勢將有言弗信而令弗從者、有關於人心政教似微而實彰。應於冊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者、卽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酌予補廩入泮、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冊報者、原係憑文拔取、不必令

補經解、以致真贗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實矣。奉

硃批、該部議奏。部議如所請行。

六月、考試鎮江府。

公以小學立教、吳中士子多煩言。按試金壇、生員段士續對小學策詳明、擢第一。其子玉裁年十三、九經小學已成誦、卽予入泮、以示鼓勵。

秋七月、考試江甯府。

公與制臺尹大司馬相見甚歡、語以格君心、薦人才爲首務、晚節勿致浮沈。



制臺知學政廉俸不敷以署學篆所得養廉五百金持贈。公力辭曰。當取而讓美德也。非有而取貪人也。願以君子自處。卽以君子處人。乃止。

錄遺才。

公以小學發策問。閱宜興許重炎卷。見其條對詳明。知爲宿學。卽傳見。且曰。吾自首春開試。今乃得汝於錄遺中。何也。炎對以未與科試。公始釋然。

八月。受業於望溪先生之門。

公至江甯。卽以太夫人遺命。造謝望溪先生。請師事之。先生以公有使命。三辭。公寓書謂先生老矣。某亦

病衰日甚、百年不易得之遭逢、可以避嫌小節終輟乎。先生乃許見。公止騎從於二里外、徒步造門、親操几席杖履而入、北面拜爲弟子。

望溪先生立敦崇堂以風勵好禮志學之士、公亦立此堂於博野、且命嘉銓效蔡西山父子同受學於朱子故事。翌日嘉銓執贄見先生、授之儀禮析疑。

命嘉銓歸里、增修其學堂。

公歷顯仕、持躬儉約。爲學使、餘養廉百五十金、付嘉銓持歸。曰、我在外、恐其學諸生以貧廢業、用此善後可也。嘉銓歸、修葺其學堂、以餘金增置學田、歲入爲

月課膏火。

冬十月、回江陰使院。

返棹江陰、適東軒先生以勘災過江甯、遂與同舟至儀徵。東軒先生曰、今世篤信朱子、能躬行實踐者、實應朱止泉而已。陸子稼書猶遜之。公讀其文集、於程朱之道益通。

十有一月、報滿留任。

公科考報滿、禮部已奉

上諭、江蘇學政著仍留原任。

行學祀朱止泉先生主於道南祠。



止泉先生諱澤灃、寶應人。公檄無錫、金匱二學奉主入祠。先後檄從祀道南祠者七人、義興湯默齋、毘陵金閭齋、章園軒、梁溪顧侯齋、吳恕菴、澄江楊太素。輯道南編。

公輯道南編、廣行採訪、未及成書。

十有二月、拜繆文貞、李忠毅祠。

文貞名昌期、忠毅名應昇、前明死於魏黨者也。

致祭楊文定祠。

文定楊公、名時也。

與東軒先生論學。



東軒先生自浙北上約公見於舟次。是時公究儒先之書益精、謂羅整菴困知記傷於煩、朱止泉說理分明、實信得知性外別無格物工夫。

乾隆十三年戊辰、公五十有八歲。

春、重訂小學纂註。

公以纂註得朱子編輯意、其中亦有可刪者、舊刻多訛、重加訂正、命邢生奇、程生鵬校對、以廣其傳。昔朱子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公重訂小學時、年亦五十八也。

二月、視黃省齋、楊恆齋、楊綬齋於東川書院。

靖江東郊故有東川書院、乃省齋黃鍾樂、恆齋楊坦、
緩齋楊方濬三先生講學之所、公命學官置主、崇祀
東川。

重訂近思錄集解。

公在揚州、嘗刻近思錄集解、以教安定書院士子。至
是修葺舊板、并以序言、與小學並行。

三月、歲試常州府。

試畢、優生彙見、公命之曰、本部院求賢取友之意甚
切、諸君其留談數日。以理學宗傳等書授宜興、許重
炎、江陰邢奇。

夏四月、補授吏部右侍郎。

公以興學育才爲己任、上達

聖聰、故有是

命、仍留江蘇學政之任。

五月、歲試蘇州府太倉州。

行學約十則。

公教諸生、以篤行爲先、人知嚮道、乃定學約、嚴師範、訪真儒、明教法、設講堂、立課程、擇士子、訂會期、量材質、核實行、正文體十則。大略本先儒胡安定教授蘇湖遺法、明道先生熙甯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



子漳潭教士遺規、貫通其意而推行之。志士奮興、咸謂昔年陸清獻未及視學江南、與行教化、人以爲憾、於今幸親見之。

六月庚午、八孫樹瘡生。嘉銓出。

綱目四鑑錄刻成。

公謂通鑑綱目、所以資治、主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從風者維士與女、分輯四鑑、以備觀省。四鑑中分爲四卷、以類相從、各加按語。書成於丙寅之夏至、是序而梓之。

乙亥、命啟銓歸里、置東章學田。



東章義學建自雍正辛亥、近鄉塾地湫隘、公遣啟銓北旋、擇爽塏之地立學舍、置地五十畝爲學田、置塾田。

公以古之教者家有塾、建學三錫祠側、使子姓以時習禮、撥恆產百畝爲束脩之費。

立宗法。

式法取諸范文正公家乘、篤近舉遠、以鄉邑建置宗祠、祖廟、義倉、義學、祭田、義田、學田、塾田、俱命宗子承事。里第一區宗田一項、法守世及、擇賢卜立、支子不得分析、有不率者斥之。

己卯疾作。

公衡文詳慎、每去取一卷、必尋覽移時。當暑疫瘧盛行、積勞成疾、猶以校射示期於前、不肯易也。

秋七月丙戌、病。

公病、遍體寒戰、自申至夜半乃止。間日而發。越七日壬辰、小愈。癸巳、恭迎

孝賢皇后尊諡、詔禮畢、疾復作。登舟至松江、疾革。

十有五日丁酉、戌時、公薨於松江試院。

是日晨興、盥洗、扶杖至試院東齋、靜坐良久、覺心火上炎。既而曰、以心制心、又覺澄然。起視壁間尺幅、有



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之語。嘆曰、萬化不關心、何言作用、應改爲萬化運於心。已而汗出霑襟、嘉銓請解衣臥、公不可、仍衣冠還寢。病益革、命草遺疏、遂危坐而逝。嘉銓奉含斂、松江太守朱霖率屬縣以二百金賻、辭不受。喪至揚州、公故所轄也、淮商以五千金來賻、嘉銓守遺訓、固辭不受。啟銓奔喪至夏鎮、八月望日、扶櫬回籍。閭邑官紳親友迎哭於野、哀聲震地。

公平生忠信爲主、勤勤悵悵、見者莫不敬服。凡陳奏無隱無欺、遺本拳拳以任賢納諫、慎終如始爲言。

上聞悼惜有

旨、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乾隆十四年己巳

春二月十有七日乙未、

皇帝遣布政司參政陶正中讀文
諭祭。

祭文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賜卹報勤、國家之盛典。
爾尹會一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逝。朕
用悼焉。特頒祭典、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庶沐匪躬
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尙克歆饗。

二十有二日庚子、葬公於東章新阡。
公事太夫人五十有四年、公薨葬於東章、不改卜兆、
從公志也。



附錄

乾隆十四年己巳

秋七月甲子，祔三錫祠。

練而祔於祖廟，遵公從宜錄成規也。

乾隆十五年庚午

冬十月乙酉，特祀純良祠。

公既葬，冢子嘉銓廬於墓側，編次遺書。季子啟銓奉主於寢，朝夕奠獻。三年喪畢，酌古遷廟之禮，建公專祠於三錫祠前，顏曰純良尊。

君命也。

乾隆十六年辛未

春二月辛卯崇祀鄉賢祠。

順天學政呂熾會同直隸總督方觀承題疏稱公品端行潔學正孝純。邑養無違。竭終身之孺慕。職修匪懈。篤誠悃於官常。兩編譜理學之傳。儒宗遞衍。四鑑標人倫之準。名教攸關。捐公產而建社倉。閭里之謳思罔斂。脩黌宮而設義塾。士林之愛戴殊深。積厚流光。洵可儀型鄉國。徵名以實。允宜俎豆馨香。禮部議覆。應准入祠奉

旨依議。



乾隆十七年壬申

秋八月辛卯、江蘇崇祀名宦祠。

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會同江南總督黃廷桂、江蘇學政莊有恭題疏稱、公立品端廉、持心忠正。夙承慈訓、施懋績於襄邦。旋荷

綸音、著循聲於揚郡。風規整肅、閭里共樂安居。愷澤覃敷、策獨無虞失所。學舍興而宣揚文教、河渠濬而利濟民生。迨夫巡鹽恤竈、俱調劑之有方。視學培才、悉甄陶而盡善。由其維揚三任、興革尤多。是以紳士羣黎、謳思倍切。僉請崇祀名宦、以傳志乘芳型。禮部議覆、

應准入祠奉

旨依議。

乾隆十八年癸酉

春二月丁亥、從祀道南祠。

江蘇學政雷鉉以公理學名臣、特從郡人士之請、奉主配享道南祠。司業顧棟高爲之作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冬十有二月乙亥、河南崇祀名宦祠。

河南巡撫胡寶琮題疏稱、公學而入政、孝以作忠。自登第而陟卿曹、不忘儒素。迨服官而更中外、常令民



儒藏

恩。鄉黨旣誌其休聲、江淮胥歌其惠政。乃其班班可考、尤在中州。是以嘖嘖相傳、如出一口。首崇學校、刊書普造士之方。務重農桑、樹木爲諸方之法。請除報墾、陞科之虛賦、全蠲。偶值偏災、救荒之良規悉備。立社學、則人皆向化。置營倉、而兵更蒙休。實由心地之和平、爰著官常之恪愼。辭粵東之職、而養母、特邀賜詩殊榮。留江右之任、而卒官、復荷

聖恩優卹。宜光秩祀、以協輿情。禮部議覆、故河南巡撫尹會一本躬行、以率屬、德教咸孚。出經術、以敷猷、農桑永賴。實垂勳於方岳、可無愧於薦馨。應准入祠奉

旨依議。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下終



儒藏

尹健餘先生年譜 卷下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胡適編撰

蔣宗許審稿

據《國學季刊》第五卷重排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胡適編撰。原載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五卷第三號。

程廷祚（一六九一—一七六七），原名默，又名石開，字啓生，號綿莊，自號青溪居士，清江蘇上元（今屬南京市）人。少好學，弱冠補諸生。康熙五十九年嘗請益於李塉，後讀顏元《存學編》，對顏李之學推崇備至。乾隆間詔舉博學鴻詞，經明行修，均報罷，遂歸里著述終老。其學博通經、史、諸子百家，而尤好治經，禮、樂、兵、農以及其他經世致用之學，莫不窮源究委。為學既不宗宋，亦不宗漢，能力排異說，以顏元為主，參以顧炎武、黃宗羲，而終歸實用。著有《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彖爻求是說》六卷，皆自成一家之言。又著《古文尚書冤冤詞》、《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融古今箋疏於一爐，多發前人所未發，為當時學者方苞等所推服。

胡適為近代著名學者，所作本文，旨在考論廷祚之學出自顏元、李塉一派。全文共兩部分，第一部分按年記程氏從學經歷，尤以考述其與顏李學派人物往來行蹟為重點，雖不名為年譜，「實為按年繫歲之年譜」（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其繫事敘其家世、籍貫、字號，及其父京萼、其弟嗣章的從學經歷等。其取材多源自文集之書信及同時人年譜，考其婚姻、求學、交遊、行歷及其不公開推揚顏李學派之緣由等，而不惶繫其著述之年月，並不全合年譜體例。末攷其好友劉著行蹟，旨在說明《儒林外史》和顏李學派人物之關係，可見作者取材之自由，並不拘於傳統之範圍。今取其第一部分作為主體，而以簡短結論之第二部分低三格附於其後，於原版式略有變動。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三月二日，程廷祚生於江寧上元縣。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說他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啓生，別號綿莊。又說他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嶽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他早年曾用程石開的名字。

他家原來在徽州的槐塘，明朝天啓年間，他的曾祖程虞卿才從徽州遷到南京。程虞卿大概是個商人，往來於杭州南京之間，所以他的兒子任之是錢塘秀才，大概是用商籍考試的。

程廷祚的祖父任之和，他的父親京萼，字韋華，號被齋。都是很有風骨的人物。程任之是黃道周的好朋友。

崇禎甲申一六四四之變，任之把家眷送回徽州。後來南京的局面倒了，黃道周到了福建，任之曾

去看他，但他不久仍回徽州。黃道周兵敗被捉，任之從徽州趕到南京，道周已被殺了。他還到鳳臺門

去哭祭他。青溪文集續編三書石齋黃公遺詩後。

任之是明朝的一個遺老，所以他的兒子京萼也頗有遺民的風概。他寫的字很有名，靠賣字餬口。

八大山人洪都隱君子也，或云明之諸王孫，不求人知。時遣興潑墨爲畫，任人攜取，人亦不知貴。

山人老矣，常憂凍餒。府君京萼客江右，訪之一見如舊相識，因爲之謀。明日投箋索畫於山人，且貽

以金，令懸壁間。箋云：略公畫超群軼倫，真不朽之物也。略江右之人見而大嘩，由是爭以重貲購其

畫。山人頓爲饒裕，甚德府君。略山人名滿海內，自得交府君始。文集十二先考被齋府君行狀

父是黃石齋的朋友，兒子是八大山人的朋友，這個家庭可說是一個明朝遺老的家庭。行狀中又說



起吳雲

舫翁明朝遺老明亡後做了道士

曾於康熙戊寅

一六九八

從江西來訪京蓐時值人日京蓐置酒飲宴

和他談治論學到天明纔去吳雲畫商山圖贈他此題的意義明說京蓐也是一個遺老其時程廷祚

已有八歲吳雲也很賞識他爲他賦小友行

行狀

廷祚之母姓徐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說

父京蓐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跡不仕年近六十始娶□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塚嗣也

勉行堂文集六

晉芳所記不甚正確廷祚自記云

初府君少聘於田氏明祠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卒未果成婚而甚爲婦翁所器不忍忘知己爲不娶者二十六年後迫於王母之命始娶徐孀人

京蓐死時

一七一五

年七十一廷祚已二十五歲了娶徐夫人時京蓐不過四十多歲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一六九二

程廷祚出世的次年他的父親京蓐游武昌認識了陶竄陶竄字甄夫也

是一個明末志士的兒子陶竄的父親陶泓字秋水官主事改同知曾從軍兵敗後入滇憂憤而死遺命兒子們不得做官陶竄一家住在雲南的教化長官司他二十六歲時

一六八二

才出滇尋到他的

巴陵故鄉把一個兄弟留在那邊他自己回到雲南把陶泓的棺材和一家人接回巴陵這個人的

行爲頗有點像儒林外史裡的郭孝子他後來不但把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和他的兄弟嗣章還介

紹他讀顏李的書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一七〇〇

程廷祚十歲他的兄弟嗣章八歲陶竄從浙江來游南京訪京蓐談了一

天別去。他見了廷祚兄弟，很賞識他們，就托人寫信來，要把兩個女兒許給他們兄弟。次年程廷祚的母親徐夫人死了，京尊答陶廬書，決定婚約。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一七〇九

程廷祚十九歲。在這一年，北方顏李學的領袖李塉

恕谷時年五十一歲，受了

陝西富平縣知縣楊勤的聘請，到富平作幕賓。這時候陶廬在商州知州沈廷楨的幕裏。是年李塉和沈廷楨在省城會見，恕谷年譜裏記沈廷楨來拜，自稱後學，說天下惟先生一人。

次年

一七一〇

李塉再往富平，閏七月游商州，沈廷楨迎入州署。這是李塉第一次認識陶廬。年譜中記

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廷弼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李塉因歎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沈廷楨留先生居商州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姪素存

都是陶廬的學生

從學，辭不獲已，受之。

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

恕谷年譜卷四

程廷祚作外舅楚江陶公行狀

文集續編八記

羅田令沈君廷楨擢商州牧公

陶廬

時教其子，與同去，凡三載，因徧遊咸陽以南，覽關西形勝，登太

華絕顛，極目沙漠之表。

略

已而病目，幾失明，愈後歸武昌。

但此狀中不提他在陝西見李塉的事，全篇也沒有一句話談起顏李學派和陶廬的影響。大概他作狀時，已不很願意宣傳他和顏李學派的關係了。

行狀中說陶廬

早棄制舉業，獨攻經史之學，能晰大義，善爲詩文，旁及書畫摹印，無不精妙。自號曰楚江陶者，嘗



儒藏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自序曰、陶者喜讀書、每恨不生定哀間、與游夏諸賢相上下、雅不好仙佛、亦不喜濂洛、謂聖賢者貴於致用、安事虛談性命、憊神章句耶。

在這寥寥幾句自序裏、我們還可以看見一個顏李學者的氣概。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陶竊帶了家眷、從武昌遷居南京、次年、一七二陶家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

十二歲程嗣章、二十歲嗣章字南耕、用力於史學、也頗有名。

結婚之後、程廷祚從他的岳丈那邊得着顏元的四存編和李塏的大學辨業、他那時不過二十二三歲、還在一個容易受感化的時期、他讀了這些書、又受了陶竊的直接影響、在兩三年之間、他的思想起了絕大的變化、他變成了顏李學的一個青年信徒。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四他二十四歲、在那年的冬天、他發憤要編一部閑道錄、閑是防護、這部書的目的是要防護正道、他擬定了編書的條例、寫了一封信給李塏、這封信不曾收在青溪文集裡、現在保存在李塏的恕谷後集裡。

新安後學程石開頓首再拜、謹奉書

恕谷先生門下、

開少好辭賦、亦爲制舉文、其於學術之是非真僞、未有以辨也、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得見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始知當世尚有力實學而繼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蓋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

今塋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眇人，略曰爲壹鬱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尤，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較之窮崖空谷之鳴流，雖厲莫聞，何啻霄壤。

最後說的更沉痛了。

今聖道之悠謬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而獨尋墜緒，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門下雅欲爲不朽人，必不隨場觀笑。富貴既如浮雲，文辭亦屬春華。其所以伋伋自立者，必有在矣。繼往開來，幸力自決。恕谷後集四

但方苞

戊子年四十一歲

沒有這種繼往開來的勇氣。他的最高理想只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

歐之間。不久

一七一

他又被他的同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子牽累下獄了。在獄裏一年多。

一七一

一七一三被清聖祖特別赦出。從此以後，方苞成了皇帝最賞識的一個文人。他在那提倡程朱理學的康熙帝和李光地的庇護之下，更不敢做打倒程朱的顏學領袖了。所以他不但沒有接受李塋的懇切勸告，後來竟成了顏學的叛徒。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李塋的長子習仁死了，方苞寫信給李塋，說這是攻擊朱子的報應。他說：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歟？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毛奇齡又吾兄所目擊也。略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



儒藏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體恭所補豈淺小哉。方望溪文集六

後來李塉死了一七二三方苞不待請求自己作李剛主墓誌說王源被他駁倒了終其身口未嘗非程

朱又說他從刑部獄裏出來時一七一三曾力勸李塉李塉也聽了他的話

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望溪集十

他這樣誣衊王源和李塉大概只是要洗刷他早年和顏李學者往來的痕跡。他已是驚弓之鳥了沒有乞乞自立的勇氣了。

李塉那時最佩服的是王源但王源已死在客中了。一七一〇在程廷祚寫信的那一年一七一四李塉新

得了一位南方同志他是武進的惲鶴生字皋聞學問見識都很好又是誠心的信仰顏李之學所以

李塉很高興但惲鶴生那時已是五十歲的人了究竟不是年富力強的後繼者後輩之中只有一個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但也不是有繼往開來的魄力的人在那個最盼望青年後起有人的時期忽然一

個寒夜裏來了一個江南青年信徒的熱烈同情的書信李塉收到程廷祚來信時的歡喜全流露在

他的復程啓生書裡

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安平門人趙漸達持一函至燈下展讀則發自金陵甲午冬書乙未春付郵

至今四載始達鑒照高遠辭滾滾如江河讀已而喜再三讀不自休嚮嘗疑天意不可知今乃知天

之不喪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纔逾弱冠而卓見聖道如此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

他很老實的傾吐他求友的心願

塋自二十一歲從游顏習齋先生，略犬馬之齒今歲亦遂忽忽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悵，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大率一長一解，求其明於心，行於身，宜暢於言語，發揮於事業，可全以付者，寥寥。

甲午冬，武進惲皋聞至，博淹敦廉，恥一聞習齋學，遂共學，篤行著書，裨予不逮，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樂。皋聞少余不及十歲，其與陶甄夫之與予交年之先後髣髴也。及予老耄，而諸君亦就衰矣。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嬗，以至無窮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也。則習齋雖亡而不亡，謫陋雖衰而未衰也。慶幸私情，冀望無涯。

我們現在讀李塋給方苞和程廷祚的兩封信，還不能不感覺到他的苦心，他的熱誠，他的悲哀，他的歡喜。對於那個不曾見面的江南少年程啓生，他從此抱着絕大的希望。

恕谷年譜在次年一七一八恕谷六十歲。記云：

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

這當然是引恕谷日譜的原文。陶窳這一句話正打在李塋的心坎上。他在壯年時曾到過江南，他現在想再去看看，究竟陶窳的話是不是太樂觀了。在這一年一七一八他出去做了八十三天的通州學正。次年回到家裏，決定要往南方去。年譜記云：

思身已衰矣，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



儲藏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他於八月二十日出門，先到安平縣，見着趙偉業。次到棗強縣，見着王宗洙。次到故城縣，見着惲鶴生。互換他們的日記，各有評語。從故城到鄭家口，見着劉敬庵、姬鶴亭。故城、鄭家口都在直隸山東的邊界上。從此入山東省，到武城縣，見着劉天植、張熙甫。九月中，他回到棗強，仍由安平回家。他有詩云：

一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

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

清河滏水天光遠，蠶廟漿臺草色枯。

墜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騶駟。

隔了一年，李塋六十二歲^{一七二〇}，他決定搬家到南方去住。他進京去和方苞商量。那時方苞雖已赦

免，雖已得康熙帝的信任，但已被改隸漢軍旗籍，^{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才赦歸原籍。}不能回南方去了。所

以方苞把他的南方田宅和李塋的北方田宅交換。方苞寫了家信，付李塋帶回南去看田宅。十月中，

李塋南行，十一月十七日到江甯，住方苞宅內。

他在南京見着程廷祚和別的朋友。這時候程廷祚已三十歲了。程廷祚自己也說：

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往復議論。^{青溪文集續編與宣城袁蕙纘書}

這時候，陶竄已死了一年^{一七一九}，程京萼已死了六年^{一七一五}了。李塋很屬望於程廷祚，這一次南

來的一個目的是要抓住這個年少才高的新信徒。他本已決定久住南方，所以他這一次在南京住

的日子很短，十一月十七日到南京，十二月初六到高淳看田，又到寧國，在寧國知府黃瑤圃的衙門裏過年。次年辛丑，一七二一正月初九纔回到南京方宅，正月十七日就北上了。看年譜所記李塋在南京作贈張籲門序，序見恕谷後集二有程啓生的長跋，此跋也不曾收入青溪文集，其中有幾句話是值得注意的。

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籲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痼於舊說而疑之。籲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游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略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己任，略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繫語於其後。

這篇跋很明白的承認李塋之學，追聖軼賢，很明白的尊他爲大賢，這是他信仰顏李學的最高點。跋中又說張籲門以年少往來寓室，從游靡倦，我們可以想見程廷祚當然也是那樣往來寓室的一個。不幸李塋南遷的計劃竟不能實現，他從江南回來，曾有這樣的觀察：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他南遷的意思是很堅決的。但二月初十日到家，閏六月他的老母親就病了，七月裏他派他的長子習仁夫婦同方苞的妾南下。七月二十六，李塋的老母死了。習仁在船上得病，死在泊頭。李塋大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從此以後，他拋棄他的南遷計劃了。

大概當時北京的空氣是尊信程朱的，北方一帶逼近京城，空氣很不自由。李塋壯年曾到南方，看見了毛奇齡、閻若璩、費密等人在南方提倡非正統的思想，都可以自由活動，所以他決心想把顏李學

派的太本營搬到南方去。

李塉自作墓誌，說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大概避禍也是一個原因。不幸

他在一年之中兩遭大喪，他最屬望的長子之死更使他傷心。一年之後，方苞又被赦免入旗的處分，恢復了原籍，互換田宅的原議大概也因此取消了。從此以後，顏李學的大本營仍繼續在蠡縣博野之間，因為交通上的不方便，李塉的廣布聖道傳之其人的計劃是不容易實行的。顏李學始終不得大發展，這個地域上的因子是很關重要的。

李塉決定不南遷了，此後程廷祚的消息在恕谷年譜裏只有這樣一條：
丁未_{一七二七}六十九歲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啓生各有書來。

又有這樣一條稍有關係的：

戊申_{一七二八}七十歲，張籲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鈔先生諸著，將刊行。

戴望作顏氏學記，在程廷祚的小傳裏說：

康熙庚子歲，恕谷南遊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

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為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

戴望不曾說明他根據的是何書，這篇跋是可信的，但戴望說此跋寫在李塉南遊之後，似有可疑。



程廷祚第一次上書給李塏，已說明他早已讀過習齋的四存編了。不應到此時還跋存學編。跋中有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一句，使我們疑心此跋是讀習齋年譜和習齋記餘等書的書後。大概李塏南下時帶了顏元的遺著多種，程廷祚讀後題此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這句話可見程廷祚在那時對顏李學的熱誠信仰。

但程廷祚對於顏李學的熱誠，不久就受了外面環境的影響，起了一種大變化。他好像是變的膽小了，有點怕懼了，不敢公然攻擊宋儒了，更不敢攻擊程朱了。這個態度的轉變起於程廷祚的到北京。

雍正甲辰 一七二四 他三十四歲，他第一次遊北京，住了幾個月。青溪文集續編三、儲恕齋傳。

雍正乙巳 一七二六 他三十六歲，又到北京應順天鄉試。文集十二、余公墓表。到次年丁未 一七二七 纔歸去。這

兩次在北京，他很可以到保定蠡縣去看看他那位最崇拜的李塏，還可以到博野去拜祭那位五百年間一人而已的顏元的墳墓。然而他兩次都悄悄的走了，都不曾繞道去蠡縣。直到他第二次回南的那一年 丁未 三月間，他纔有信給李塏。恕谷年譜引見上文。這種冷淡的態度不是很可以注意的嗎？恐

怕蠡縣的同志們早已感覺到這種變冷淡的態度了。所以在李塏的最後十年中，他好像不提從前熱烈期許的程啓生了。年譜裏時時提起的是惲鶴生。蠡縣新建的道傳祠裏，也只有惲鶴生的生像，算是顏學的第三代傳人。青年信徒之中，李塏最期望的是那位新來的二十四歲 一七二三 的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他在母喪期中，破戒作詩答劉調贊。

略

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沉。
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
每度長宵悲墜緒、從今收淚付球琳。

他把當年對程廷祚的熱烈期望轉移到這個二十四歲新信徒身上去了。

程廷祚的態度的轉變起於他的北京之遊。這是他自己後來明白承認的。有一位宣城袁蕙纓大概也是一個顏李學信徒。曾寫一封信去責備程廷祚。質問他為什麼不宣傳顏李的教旨。程廷祚有一封信答覆他。這封信微幸保存在他的青溪文集續編裏。是最有趣味的思想史料。他說：

前接手示、意氣懃懃懇懇、真有道有識之言也。去古逾遠、居今之世、議今之學、則或以生今反古爲戒。然孔子論禮樂則從先進、語爲邦則採夏殷、孰謂聖人於問學之際而有所禁忌乎。第可爲知者道耳。

承反復於某不以顏李之書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蓋學者束縛於功令、而習見之蔽錮於其中也、非一日矣。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往復議論、未幾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者。夫孔孟既沒、程朱奮乎百世之下、以斯道爲己任、此誠聖賢之徒、而非可以妄加以譏評者也。第其學出於遺經、參以己意、與杏壇親炙者有間、故於聖道不無離合。數百年以來、卒未有窺其底蘊者。略國朝顏李崛起、乃能舉其是非得失之大者、以與六經證其異



儒藏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同而冀幸學者之一悟。可不謂先聖之功臣而宋賢之益友歟。略

然而聞共詆程朱之說、不可不爲大懼也。某之懼、非敢不自立而甘於徇俗也。易稱時義之大、故君子時然後言。論語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當舉世未能信從之日、而強聒不舍，必有加以非聖之謗而害其道者、不可之大者也。當舉世未能信從之日、忽有聞而愛慕之者、而亦不與之言，是咎在失人而坐視其道之終晦、亦不可也。凡某之不敢輕於有言、皆爲道謀而非計一身之利害也。茲幸遇足下研精聖學、不以成見自畫、獨有樂乎恕谷之書、且哀輯之以廣其傳、真斯道之幸、前哲之幸、而區區之誠寤寐弗諼者矣。續編七

這封信的重要性有幾點：第一、它證明程廷祚確有不以顏李之書示人的事實；第二、他自己承認他的態度轉變是在見李塉之後不久；他遊北京之時；第三、他承認他所怕的是共詆程朱的罪名，因爲這是違犯功令的大罪名，可以被別人加以非聖之謗而害其道。他因爲愛護顏李之學，所以不敢輕於有言，並非計一身之利害；第四、他自己宣言他還是尊信顏李之學的。遇到適當的時機和適當的人才，他還是要傳播顏李之學，不肯坐視其道之終晦。

我們審查他的著作，可以相信這四點都是真實的。關於他對程朱的態度和他的繼續保持顏李學者的立場，我們在下篇另有詳細的說明和討論。我們在這傳記的部分，只要指出他在雍正初年兩次到北京之後，他的態度確是變了、變的更小心了。從此以後，他不願擔負共詆程朱的惡名，所以在形跡上漸漸和顏李學派中人疎遠了，也不敢公然攻擊程朱了，甚至於不以顏李之書示人了。

他說他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者。這位當代名儒是誰呢？無疑的是方苞。方苞和程廷祚同是安徽人，又同是住家在上元縣的，所以程廷祚到了北京當然去拜訪這位當代名儒。方苞那時正寫了他的與李剛主書發表他的怪論，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程廷祚也是沒有兒子的。他結婚已十多年了，尚無子女。後來納妾袁氏，也是二十年不孕，他竟終身無子。也許不免受了這種怪論的影響。但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雍正時代那種猜忌慘酷不容忍的空氣，容易使這位新進學者望而生畏。程朱的道學變成了專制帝王的護符，就更可怕了。程廷祚說他的「小心是皆爲道謀」也許是真诚的解釋。我們不要忘了顏李一派人是屢次被政治大案牽累的。李塉自記他最後的南下是有意逃避十四王子的聘請的。他的楊仁澍傳記的張萬載一案也牽涉到李塉和他的門人王孫裔。

我們可以說程廷祚的態度變和緩了。他要用和緩的、積極的方法來重新建立顏李學。不過在表面上他已走上了經學家的路子，專力治經學，也不廢詩古文的努力。這兩方面都是顏元反對的，但李塉已開其端，程廷祚走的更遠了。

程廷祚在父親死後，一七一五喪期過後，就和他的兄弟嗣章同中了秀才。他下了六次鄉試，都不中舉人。文集九答陶元玉書。雍正末年一七三五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鉉舉他應試。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他

到北京，這時候他已是四十五歲了。考試失敗後，他回到南京，從此不應鄉試，專心做經學的工作，同時整理他自己的思想，想組成一家之言。他的兄弟嗣章這時候在外邊作大官的幕賓，每年收入很好，所以能供給他的費用，使他可以專心著書。



他這以後三十多年的生活，可用年表方式記出。

乾隆元年 一七三六 他到北京應試。他那時正開始著作他的易通。

寓居郊南之東嶽廟，其地人跡罕至。偶思離卦，覺舊解不安於心，因畫其卦而懸之壁間，出入思維。夜分忽夢有人服如古王者，授以玩索之法。驚寤，挑燈錄之。翼日覆視，則無卦不當用其法。此紀元之歲八月初旬事也。文集十一 與許方亨書。

這一年他北上南下時，兩次過淮安，認識了程晉芳。魚門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常常有書信往來，見於他們的集子裡。

乾隆七年 一七四二 方苞 那時七十歲 告老出京，回到南京故宅。他在南京住到他死。一七四九 凡八年。在這八

年中，程廷祚和他往來很密。方苞做三禮義疏館副總裁時，一七三六 曾擬有纂修條例六條，作為羣經舊注纂集的總例。

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

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

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

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

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

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為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

這個條例大致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方苞頗自喜。他到南京時，雖然已是七十五歲的人了，他還有做五經集解的雄心。他自己治儀禮，又請程廷祚用他的六條去編纂周易集說。這部書費了他十年的功夫。到方苞死後才編成，改稱大易擇言。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他六十一歲，江蘇巡撫保舉他應經明行修的召試，他到北京，又不中選。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三}，他重訂他的易通，又作象爻求是說。

次年^{一七五四}，他的晚書訂疑寫成，又編定他的青溪詩說。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五}，他六十四歲，大病了一次，幾乎死了。

次年^{一七五六}，他開始做他的論語說。這書最可以表現他的思想。他自己說：此書改訂於丁丑。^{一七五七}

又改訂於戊寅。^{一七五八}凡四次改稿，始成定本。

他作晚書訂疑時，還不曾見着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程晉芳替他尋得疏

證，他讀了覺得不能完全同意，就寫了一篇尚書古文疏證辨。^{文集四收有此文}

他死在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三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七歲。

程晉芳說：

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游，食指益繁，用是竭蹶。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墓誌}

這是他的朋友對他的做人的印象。關於他做學問的方法，他自己曾對袁枚說過這樣兩句格言：理



儒藏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見一層更有一層。心細一分還有一分。這已是乾隆時代樸學家的治學精神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他的朋友。他的集中有與吳敏軒書。又有金孺人墓誌。金孺人就是吳敬梓的姊妹。儒林外史裏用氣力描寫的莊紹光就是程廷祚。那是一個朋友的寫生。雖然不是嚴格的傳記。究竟可以使我們知道他的朋友對他作如何看法。

儒林外史裏寫莊紹光的朋友盧信侯因為收藏禁書被官軍圍捕。盧信侯就是青溪文集里常提起的劉學稼。劉學稼名著後來改名湘煙字允恭。湖廣江夏人。是一個算學家。曾在梅文鼎門下學算學天文。他又是一個顏李學者。李塨最後南下的那一年一七二〇曾往寧國看田宅。年譜記云。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略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群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

劉著學算學的成績是一部五星法象編。程廷祚曾替他作序。文集六。又續編八。寄陶嵇山書。他又喜歡研

究風水。曾爲程廷祚到各地去看風水。替他的祖宗選擇墓地。他留心山川形勢。所以藏有一部顧祖禹的方輿紀要鈔本。並且親自到無錫顧家去借出原本來校勘。時盛暑。蚊蚋蔽體。兩目盡腫。赤手不停筆。自比於王勝之之於司馬通鑑。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劉著帶了這部方輿紀要到南京。住在程廷祚家裏。這部書本來不算是犯禁的書。却被一個顧煜在總督范時繹處告密。說劉著交匪類。藏禁書。總督令中軍王英發兵圍廷祚宅。取其書以去。這個案子後來拖延了七年多。劉著才被釋放。程廷祚



有紀方輿紀要始末一篇，記此事頗詳。這就是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寫的幾百兵半夜包圍莊徵君住宅，捉拿盧信侯的故事的真相。我附記此人此事，只是要介紹儒林外史和顏李學派的人物的關係，並且要人知道程廷祚雖然不公然宣傳顏李學，他實在是常和顏李學者往來。

這個劉著大概是一個熱心的顏李學信徒。程廷祚集中有與劉學稼書，開端一段說：

前接手示，滾滾數千言，志趣甚高，議論甚大，所望於弟者甚殷。以隆吾黨畏友，素推足下。此非時人之所及知。即此一書，寥寥海宇，知其故而能言之幾何人哉？略文集九。

這一段似有可以注意之處。劉著的滾滾數千言，大概也是期望程廷祚擔起振興顏李學的責任來。此書末有來書言欲卜築湖南，決意入山之語，大概是在劉著出獄之後，他自己要入山去了，所以希望程廷祚作一個負荷顏李學的領袖。程廷祚答書頗替宋儒辯護，我們可以推知劉著來書必有攻擊宋儒的話。答書又說：

弟自邇年以來，始深知學問之難，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輕議；後來茫茫，亦未敢輕議。他這時候難道真已拋棄了南方顏李學的領袖的資格了嗎？還只是因為劉著稟氣粗豪，未能琢磨純粹，以致到處闖禍，所以程廷祚有點戒心，不敢在這位吾黨畏友面前說真誠呢。

我相信程廷祚始終是一個顏李學的信徒，不但有他的與宣城袁蕙纓書可以為證，還有別的證據。他的兄弟程嗣章做了一部明儒講學考，程廷祚作序文，說明儒不外於朱陸兩派。

夫道果出於道堯舜以來之所世守。則一而已矣。今日即物以窮其理。又曰六經皆我注脚。起聖人而折衷之。其是非離合何如也。紛紛之議。固有所不能已矣。有明之學者。不出二端。略崇禎之季。有吾家雲莊先生。起於新安。國朝康熙中。有習齋顏先生。起於博野。習齋動必以禮。敦善行而不怠。率門弟子。講求禮樂兵農之實學。孟子有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雲莊先生明睿挺出。以大易立教。獨闡性命之微。而謂之極數。學者鮮能得其途徑以入。略朱陸而後。又有兩派。因附識於此。文集六

雙池先生年譜

清·余龍光 編撰

刁忠明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同治五年刻本

《雙池先生年譜》四卷，清余龍光編撰。清同治五年婺源余氏刻本。

汪紱（一六九二——一七五九），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平生未曾入仕，以講學著述爲事。乾隆二十四年卒，享年六十八。紱爲學一宗朱子，著述甚富，今存者即有《周易詮義》、《書經詮義》、《詩經詮義》、《禮記章句》、《參讀禮志疑》、《樂經律呂通解》、《四書詮義》、《雙池文集》等數十種，內容遍及四書五經，洵爲一代大儒。

本譜爲紱同邑後學余龍光所編，凡四卷，前三卷爲正譜，末一卷爲附錄。龍光之祖余元遴爲紱高第弟子，編有紱之行狀及其他著述，且有撰譜之意。龍光仰承先志，搜集遺文，於道光年間草創成篇，而未敢輕意問世。同治初，又將舊稿復加訂正，就正於當塗夏炘，且得同邑之士數十人參訂校刊，乃成斯篇。鑒於汪紱未曾入仕，故本譜主旨在述其學術成就。凡著一書，必繫其自序全文於下，以見著述之旨。交友及門生論學諸書，亦往往全文登載，以見學術之異同及傳承。又附錄《行狀》、《雙池先生遺書次第刊行錄》，於其行實著述皆可資參考。然譜中所載無關文字較多，失之繁冗。

汪雙池先生年譜序

昭代眞能爲朱子之學者、大儒三人焉。一爲桐鄉楊園張先生、一爲平湖陸清獻公、其一則婺源雙池汪先生也。清獻以清操正學受

聖祖仁皇帝之知、烏臺奏議、海內莫不宗仰、故名最著、而其從祀膠庠亦最早。楊園爲晚明諸生、隱居不仕、清獻雖屢稱之、而名不得



與清獻埒。若雙池則僻處山邑、人或不能
道其姓氏、其隱晦視張先生殆尤過之。然
著述之繼往開來、品誼之升堂入室、與張
陸兩先生蓋鼎立焉、無或遜也。去年夏、桐
城方君存之騰書言、張陸俱有年譜、而雙
池獨無、曷不勒成一書、以存梗槩乎。余因
商之余君黼山。蓋黼山之祖筠谿先生、雙
池高第弟子也。黼山果出舊藁見示、追溯



前聞折衷祖記、博采慎擇、無有濫遺。余更與之商、推一二而定爲斯編。婺人爭輸貲、剗刷、仍歸黼山、精加校讐、以葺厥事。竊惟學問之道、不可無所統宗。以孔子之聖、亦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孟子之賢、亦必曰願學孔子。居今日而言學之所宗、則舍朱子非其正矣。然自朱子昌明道學之後、得其正傳者、於元則惟魯齋許氏、明則惟

月川曹氏、敬軒薛氏、敬齋胡氏，雖涇陽、景逸、念臺，不得與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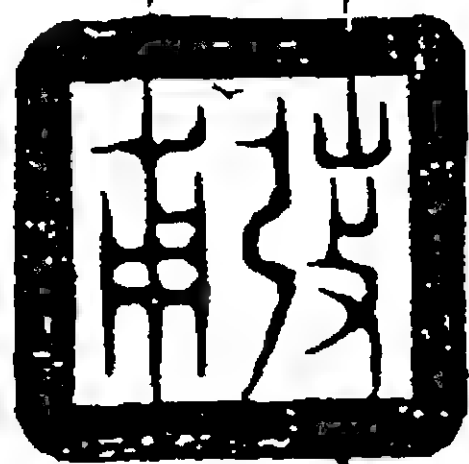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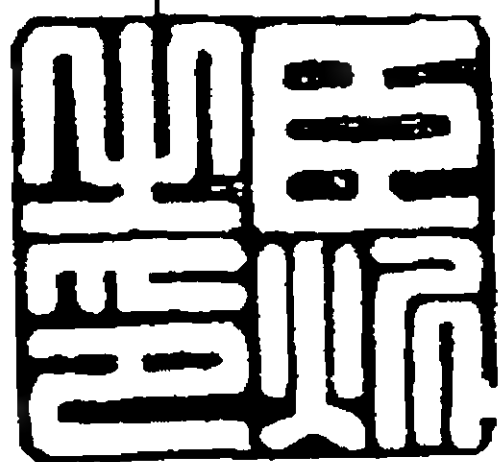
聖朝自順治至乾隆初紀，纔百餘年，而已有三先生，可不謂盛乎。三先生皆以豪傑不世出之資，用極深研幾之力，見道最明，守道最篤，衛道最嚴。凡自立一宗，以求勝於朱子者，皆峻拒之，不使紫色蠹聲稍干吾道之正。是豈好爲嘒嘒哉？道不可二，學不可



歧。董子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凡以定所宗也。學者熟玩張陸之遺說、更以先生斯譜參訂之、然後知余之推尊先生、可以躋配楊園、清獻兩先生者、非阿所好也。清獻旣久、從祀而楊園及先生、僅祀鄉賢、然天祚明德、久必食報、是待後之君子論定也夫。

同治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病月、當塗、後學夏

所謹撰於婺源崇報書院時年七十有八
歲。



雙池先生年譜凡例

一、是編草創於道光戊戌時，館龍溪俞氏居，停堯章

兄方刻先生理學逢源，以校字見屬。龍光因仰承

先祖之意。先祖於癸酉丙子己卯三上先生書，請及時自敘年譜。先生答書云：俟兒輩爲

之。先生歿未盈五月，哲嗣遽以毀卒。故年譜竟未及成。先祖常以爲憾。搜輯遺文，敬

成先生年譜。自揣學識淺陋，不足以發揚蘊奧，藏

之篋中，不敢出以問世。又方分心於舉業，汨沒於

詞賦，不知專一正學。一行作吏，從事簿書，更無暇

及此矣。歸田後，荏苒十年，忽逾六十。生平於金箱



姚江之學術、永康永嘉之事功、鄱陽馬氏之通考、
亭林顧氏之遺書、亦嘗領其大略、泛濫出入、迄於
暮齒、始確信朱子之學廣大精純、爲孔子後一人、
而雙池先生尊信朱子、昌言保衛、直如孟子之於
孔子、爰將年譜舊稿復加訂正、大約增者五之二、
刪者五之一、又得就正於當塗夏敬甫先生、蒙加
裁定、庶幾不失先生之真。

一、先生千城斯道在於所著書、其著書之旨意在於
所自序。舊藁惟纂自序之大綱而已、今思末學淺



見何知提要鉤元^①。荷據一時之識。妄有刪纂。使著述之旨不彰。笑止自蹈僭踰之咎乎。故新本必錄原序之全文。以求免於挂漏。雖失之繁。不暇顧也。閱者諒之。

一、先生著書既成。隨時刪改。屢見於答先祖書柬中。乾隆己卯爲山頌之歲。其夏答洪文隣兩書云。四書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通解。尙欲有所斟酌。今諸書刪改之歲月已無從考。惟據簡端自序之歲月。以爲編年之先後。

一、先生終老諸生、無宦業可紀、卽其居常言行亦湮沒不傳、祇得於著述及行狀、墓表中掇拾零星。故少壯客遊閩浙及老年教授梓鄉、朋好往來、文字酬應、隨事登載、亦冀以存什一於千百耳。

一、先生與江慎修先生竝爲當代大儒、生同時、居同鄉、祇有書牘往來而未嘗相見。其學問之異同、非後生小子所敢輕議。兩家遺書具在、好學者可以深思而自得之。卽以

龍光

之愚陋、亦幸竊窺其一

二。大約江先生崇尚漢學、沉潛精密、參互理數、融



會沿革論者推爲鄭康成後一人非過譽也。至其學及身而顯世每謂彼時士大夫競尙考据又得其高第弟子戴庶常震東原揄揚師說以故海內家有其書是猶見其表而未見其裏也。蓋江先生雖專治漢學而亦未嘗不尊信朱子觀其所著近思錄集注禮書綱目河洛精蘊可見但未如雙池先生之昌言保衛於孔子後特定一尊耳。乃庶常著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原善原象諸書詆斥程朱謂其言理言欲言性命言氣質無一不錯因

而以意見殺人、以理殺人、同於酷吏。又云、宋儒語
言文字未之知、事情原委未能悉、獨任己見、強斷
而行、以致大道失而行事乖、天下受其咎、與楊墨
佛老同罪。凡尊信程朱者皆愚人、不睹其害、而自
負由孟子而來垂二千年、惟己始明孔子之道、若
獲見用、必措天下於治安。而其徒黨尊之、至謂戴
氏集羣儒之大成、浩氣同盛乎孟子、精義上掩乎
康成、程朱修詞俯視乎韓歐、用則施政利民、舍則
垂世立教而無弊。云云。許見桐城方植之先生漢
學商兌、常塗夏敬甫先生

景紫堂文集。

其言如此，則其揄揚江先生者，不過舉其偏以標一時之名，而其背畔江先生者，早已忘其全而沒一生之實。平心察之，固江先生授業時所萬不及料者也。若夫雙池先生明體達用，剛大直方，具治經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凡三代之典章制度、名物器數，與夫天文地輿、六書音韻、九章算數，罔弗精詳。既使偏尙漢學者不得藉口，而析理斷事，精貫日月，思通鬼神，精微變化，一以朱子爲折衷。其朱子所未及言者，則推廣朱子之心。



以發明之。至於異端曲學鼓煽其似是之非以惑世誣民者、則辨駁塞拒、不少假借。乃或者病其言之太盡太急切、而不知先生欲救時俗之人歧誤於詖淫邪遁、流毒於世道人心、不得已焦唇敝舌以警覺之、其設心良苦也。竊謂自今日以前、求所謂朱子之後復有朱子者、舍雙池先生其誰歸乎。觀於江先生答先生書云、足下志高識遠、脫然疆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俟後人、當有聞風興起者。又云、若夫大聲疾呼、力挽奔瀾、此事終當



望之燦人足下耳。其於先生不可謂不心折矣。兩先生往來書答共五篇，全載入譜，以明鄉先正直諒多聞，亦足徵紫陽遺澤之遠也。

一、先生門弟子甚多，而惟先祖克傳其學。故自癸酉以後，先生答先祖書，按時錄入。先生歿後，表章事跡亦略見焉。其先祖詩文爲哀痛師門而作者，亦摘錄一帙，顏曰心喪藁，綴於行狀之次。凡以明授受之歸，服勤之義，道脈之傳云爾。

一、墓表、呈書狀、請祀紫陽講堂狀及崇祀鄉賢題疏、

詔旨皆足以見

盛朝崇儒重道、積學闇修之士不享榮於生前、必食報於異日、特一一敬錄於後。

一、先生遺書刊行者尙未及半、不能無望於世之好善而有力者。故從前之捐貲付刻者、皆次第其先後、載之簡末、既不沒諸君子之義舉、而亦冀以爲後來者勸云。

余龍光敬識

同邑後學參訂姓名列後

程元瑞 心農 漁潭

俞士芬 藝林 新源

潘光燕 佩蘭 枕溪

吳承益 牧堂 中雲

程 輝 汝調 城

江雲龍 藻儒 曉起

王之澍 沛三 詞源

王之勳 碩三 詞源

王友輅 汝鑾 詞源

洪 炘 竹軒 北鄉

吳鳴盛 玉書 賦春

胡廷球 配琳 清華

詹 湘 子安 虹關

詹 樞 煥圻 虹關

李振英 積誠 甲村

余祚繡 錦章 大杞



施彥彬

柳堂

詩春

余煥

允寬

沱川

余麗元

介石

沱川

余思仁

集之

沱川

余錫昌

仲巍

沱川

余殿邦

立修

沱川

江世樹

德滋

港口

江世攀

步蟾

港口

方錫爵

品璋

荷田

方城

漢堂

荷田

詹真玠

爾珪

虹關

同邑後學校刊姓名列後

金國煒 澗南城

金國炤 蓮舫城

鄭顯裕堂 城

項正符 西鄉周村

洪鼎祥 績銘 東鄉洪村

江槐 列三 曉起

程榮官 式初 高砂

俞慶椿 茂萱 汪口

金殿麟 子芹 延川

潘寶元 汝珍 牙下

單鴻吉 茂深 和源

單鴻超 遵之 和源

單三益堂 和源

單興全 汝純 和源

胡錦標 步唐 清華

胡綬芝 受之 清華



藏

程箴子銘城

董應崧業勤城

洪國橋石雲張溪

余鳳臺有光沱川

余啓榜廷標沱川

余炳式如沱川

余汝莊日昇沱川

余文杰樹庭沱川

余文言冠芳沱川

汪丙照君誠段莘

汪心田自修段莘

汪禹言汝研段莘

汪涵蘊洋段莘

汪濤躍麟段莘

汪士勳獻廷段莘

余楷品端沱川

汪里堅鎮川段莘

校記

①元：當作「玄」，蓋避康熙諱而改。



藏書

雙池先生年譜 校刊姓名

雙池先生年譜目錄

同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卷一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至雍正十三年乙卯

卷二

乾隆元年丙辰至八年癸亥

卷三

乾隆九年甲子至二十四年己卯

二十五年庚辰至道光九年己丑續後

卷四

年譜附錄

行狀

心喪

誄詞

呈遺書於言邑侯狀

呈遺書於朱學院後更請從祀紫陽書院狀

墓表

安徽巡撫題請崇祀鄉賢祠疏

禮部覆題疏

遺書次第刊行錄



藏書

雙池先生年譜 目錄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一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先生姓汪氏名烜一名敎字燦人祖廟前有方池二因

號雙池

先生莘源十景詩內有雙池一首自注云在村中祠堂之前池水清碧冬夏不竭

小字

重生婺源北鄉段莘里人也其先世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浯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尙書希利公則先生七世祖也六世祖煥祖公縣學生員封僉都御史贈戶部尙書高祖諱應蛟明萬厯甲戌進士累官太



子少保、戶部尙書、贈太傅、柱國、謚清簡、明史有傳。著有
中詮寤言、古今彞語、獨言、獨語、詩禮學略、津門疏、撫畿
疏、計部疏、病吟草、九問密語、鄉約記等書百餘卷。曾祖
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員。配江氏、讀書
通大義。父諱士極、字樞北、別號嘯嶺、精音韻及厯算律
呂之學、工古文詞。配江氏、生子二、長名煊、字朗人、次卽
先生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秋七月初九日丙辰、先生生於段莘
里。

三十二年癸酉、二歲。

三十三年甲戌、三歲。

行狀云、先生甫能言、善記識、母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卽成誦。

三十四年乙亥、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歲。母江太孺人授句讀。

行狀云、先生母江氏、同邑庠生硃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硃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三夜而經文章句熟、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通諸經義疏、朱子



綱目及典故諸書。至嵐雲月露之詞、弗好也。士極公以貧故、不克卒儒業、遨遊湘楚、閩越間、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又云、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一、太孺人坐治鍼黹、虛其半置書。又設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諷誦、細爲解釋、向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

三十六年丁丑、六歲。

三十七年戊寅、七歲。

三十八年己卯八歲。

易經詮義初藁自序云、憶甫八齡時、戲折竹枝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矣。又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

三十九年庚辰九歲。

書經詮義初藁自序云、敘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



詩韻析卷首圖說後自識云、宜城梅謏生先生曰、是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增之不得、減之不得、倒真之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音稍一停思、竟無聲續。直圖之妙、斯言盡之矣。敘方九齡時、偶從叔祖某口授此圖、遂領略大旨。

四十年辛巳、十歲。

行狀云、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詩文、亦皆母氏手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

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歲。

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歲。侍樞北公遊曲水。

曲水爲段華水口佳勝。後先生重遊作記云。憶十有二

齡時。嘗隨父及父執數人同遊於此。觴詠既歇。繼以清

談。謂人當澡鍊性情。乃見山水真趣。不則眼前好景。培

塿踐之矣。末云。願自此遊而後。衣食於奔走。雖某邱某

水。夢寐不忘。而捐別山靈二十有餘載矣。先生母江太

水。語女什曰。恨不於此三閒茅屋。十年讀書。後先題角

谿。府君遊此。賦二絕句。其第二章云。大家曾此御盤與

道。輕清才總不如。林下風規。幽興遠。三閒

茅屋。十年書。蓋指江太。爲人遊曲水語也。

四十三年甲申十三歲。始加功治尙書。

書經詮義原藁自序云、經生家尙書爲難、紋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尙書教於鄉里、而紋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日夕稍暇、母閒以書義講、得其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勺時從鄉先達遊、詰以難義、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不足矣。探討書義、乃自伊始。

四十四年乙酉十四歲。

四十五年丙戌十五歲。

四十六年丁亥十六歲。



四十七年戊子、十七歲。

四十八年己丑、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十九歲。

五十年辛卯、二十歲。

五十一年壬辰、二十一歲。

五十二年癸巳、二十二歲。省樞北公於金陵、受音韻之學。

詩韻析卷首析疑一條云、詩韻之可疑者非一、如東冬之分、肴豪之別、笠翁所謂學窮二酉、曾貫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者也。紋幼時亦嘗以此爲疑、而未敢質。迨



癸巳省先嚴於金陵。語及時學，因獲以所疑問。先嚴曰：此古音然也。東字合口，其音官，其聲闕。冬字撮口，其音羽，其聲闕。蓋東者發生之方也，冬者閉塞之時也。公恭詣字亦然。公有開廓之意，而恭有收斂之象。故讀東字以都洪反，讀冬字當以丁容反。如是則二韻之辨明矣。紋曰：音韻之異亦係於字義乎？先嚴曰：何爲而不然也。呼上則音上，呼下則音下，言大則口亦大，言小則吻亦小，言方則口方，言圓則口圓，呼來則俯首以來之，呼往則昂首以走之。去聲義無往而不與音合，此天地之自然。

也。紱曰：然則今天下皆呼東冬爲一音，何哉？先嚴曰：此古今之變也。如金陵人之呼三爲鞞，北人之讀樂爲鬧。安知數世之後，不且以鞞鬧爲三樂之正音也哉？紱曰：敢問其所以變者，何也？曰：方言偶異，輟轉效之。如今人之好作吳音焉，則變之所由起也。衣服雖垂，不忘蔽膝，滋味雖和，不廢元酒。今之爲詩者，取古韻而恪遵之，亦不忘古之意也。紱服膺斯言，由是引伸觸類，遂有成此書之階焉。益知笠翁之言爲固陋也。

五十三年甲午，二十三歲。江太孺人卒。



行狀云、弱冠後、江太孺人得瘋症、飲食於牀第者數年。先生躬執爨、按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寔乏、缺甘旨。及太孺人歿、哀毀骨立。按段華汪氏族譜、江太孺人歿於是年、月日未載。距生於順治十二年乙未、得年六十歲。

省樞北公於金陵。

行狀云、繼念父客金陵、久疎音問、憂服往省。樞北公以遇之窮也、太孺人復歿也、語先生曰、爾來奚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己有、如此寂寂、徒爲鄉

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溷我耶。且汝性拙、此閒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與飲食、乃垂涕歸。

五十四年乙未、二十四歲。傭於江西浮梁景德鎮、未幾去、之樂平、館石氏。

行狀及墓表云、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族眾不習、余之落鵠、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歸自金陵、身無所託、不得已乃之江西景德鎮。景德鎮設官置寮、王方難處、市習澆薄。先生畫碗傭其間、稟規矩、寡言

笑。又方居喪、食蔬菜、斷酒肉、儕輩誚侮之。聞爲詩歌以見志、同人以爲謗己、嗾主者使弗畱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

五十五年丙申、二十五歲。去樂平、石氏轉客萬年、弋陽諸縣。

行狀云、館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閒。後先生寓楓溪、時作南征賦、有云、復慷慨以奔馳、望豫章而至止。要觀彭蠡之汪洋、試謁鴟湖之舊址。將往弔屈賈於長沙、而泣湘君於九疑。嗟囊空兮羞澀、處羈



旅兮乏食。將蹙蹙兮何之。當路歧兮涕泣。既衣食之不
謀。復尪尪而抱疾。衣藍縷而百結。面鰲黑而如漆。氣五
息而一言。行十步而三躓。又云。行道過而不問。旅店擯
而不留。感上天之憐我。乃無何而疾瘳。蓋指流離江右
時事也。

五十六年丁酉。二十六歲。自江西入福建。

墓表云。先生飄泊上饒。高年永豐之閒。蹤跡無所定止。
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襦屨。鶉衣蓬藋。
而行。行嶺澗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納。則頓

宿野廟、乞食以往。

至浦城、主鄭朝選及其從兄鶴舫家。

朝選名廷舉、浦城縣學生。鶴舫名若思。按先生文集

哭王陳素書文有云、丁酉歲、始自豫章入閩、交鄭子朝選、又因朝選獲交其從兄若思。

轉客長汀、寓曾可鳴家。爲曾氏作譜系圖序。

中有云、曾氏相傳以爲出曾子之後、余丁酉遊閩中、寓可鳴曾丈家、丈乃以其家族譜圖系示之、囑余爲序、予不敢承。又念生朱子之鄉、且遊朱子所遊之地、朱子紹



曾子之傳者也。而余亦適觀曾子之子孫，以與觀其世系，宜不可無一言以應之。

五十七年戊戌，二十七歲。自閩出浙，止於楓溪，主沈臥菴及姜載臣家，因授徒焉。

沈名蟠，字臥菴，會稽人。其父寶樹，康熙初以武弁來鎮楓溪，因家焉。耿逆之變，家業蕩廢。臥菴喜談兵，能詩，嘗北遊燕趙，西抵湘漢，南窮閩海，卒不遇。退居楓溪，與先生一見如舊識，而載臣首令其子來從學，先生因止焉。又有金千總者，時官楓嶺右司把總，亦令其子魁來受



業。按行狀及墓表皆云、先生至福建楓嶺、陳總兵延
 爲子師、執禮甚恭。今考先生文集、歷叙往來閩浙及在
 楓溪所交遊類詳、無所謂陳總兵者、從遊者爲姜載臣、
 金千總之子、非陳總兵之子也、豈沈臥菴爲鎮將之子、
 陳或沈之訛歟、抑爲金千總之訛歟。

作南征賦、歷序丙申、丁酉二年飄泊之况。

末二段云、橫抹爛柯、南窺八閩。

自江右山浙入閩也。

足歷南塘而

徘徊、手挽江郎

名山之絕頂。

欲覓鵬鳥於南溟、還陟武彝

而遊騁。拜朱子於考亭、錄敬箴而自警。又云、念義和之

促節傷吾才之魚鹿。恨溫清之久虛。終懷愁而鬱鬱。鑒
往者之難追。冀將來之可贖。恐哀號之無益於梧邨。而
終身抱戚乎風木。觀此可見先生服膺朱子。顛沛不忘。
而孺慕之忱。更有固結以終身者矣。

作八憶詩。

第一曰憶金陵。謂樞北公也。二憶故鄉。三憶舊廬。四憶
故人。五憶舊盟。謂所聘江孺人也。六憶書籍。七憶昔遊。
八憶這道。謂近年途中所歷之艱也。其憶金陵有句云。
于去浙江頭。親處吳江尾。先生自別父後。至今年始寓

浙也。楓溪爲浙水之源，故曰浙江頭。

作書寄兄朗人，又附書屬兄寄金陵上樞北公。

寄兄書略云：歷行分斷，五載於茲。父年已近七旬，而爲子者竟不能親承菽水，內撫此心痛如刀刺。顧紋心實有大不得已者，未可以一二言盡也。人生不過太倉一粟，苟畢生飽煖而已，烏足爲天地閒有無而有志之士必爭千古，不爭一時。紋幼承母訓，涉獵經書，旣無負郭之田，復鮮營生之策。自離桑梓，困苦顛連。至於樂邑，寓石翁家，自謂聊可託足，而不謂復有蹉跎。繼乃抱病於



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疑無復生之理、而或矢口之間、遂逢青眼、延之西席、偶餘吐屬、欽若神明。而或者必泥流俗之見、謂非一技一藝、遂將不得爲人、而經書皆誤人之具、此紱所不能解也。是以紱雖窮困、不敢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爲、非義之財不取。孜孜以成其學、兢兢以守其身、恐負吾母教之初意也。故數年之間、回視前日、大覺今吾之非故吾。倘所謂生於憂患者、是耶非耶。今冬



稍能作歸計、自當歸省吾父及母墓。茲另有書達父親大人。未審長兄近來眠食何似、伏惟自玉。

冬十二月、復遊於浦城。

浦城令徐公觴客於仙樓、賞雪、先生作雪賦。

五十八年己亥、二十八歲。春、投經板溪。

武弁王陳素書、遺其子來受業。按集中哭王陳素書

文、素書名家子、弱冠仕爲驍騎云云。行狀墓表所謂館

於楓嶺、陳總兵營者、豈陳總兵卽素書之訛歟。物詮卷二有西

學王陳氏曰、水脈得火、鬱而成、鹹沸而成、溫云云。知王陳係一姓也。

與體銘、止齋二釋遊。夏作送止齋和尚遊杭州序。

集中哭王陳素書文云、戊戌之明年、由臥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二人雖浮屠氏子、而體銘皤然老僧、書法蒼秀、吐辭典雅、止齋性敬孝友、墨名儒行、是皆方外之良友也。

著物詮、成八卷。

自序云、物外無道、道外無物、是以至賤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閒嘗洗心退藏、窮深研幾、覺天地閒無物無偶。若程伯子手舞足蹈、乃敢大觀天地、覃及動植、樂其



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益知釋迦私己、羽客盜天、得罪聖賢、不容天地。夫玩物喪志、訓詁賦經、此亦非儒者之學、而且若山經、爾雅、古賢已具。他如神異、搜神、寰中、異物、洞元、搜真、異物、相感、十洲、談天、河圖、命苞、斗首、威儀、種種怪僻、泛濫無當。學者縱窮致博、洽何與理道萬一。小子敢忘力行、從茲妄誕、等是怪僻。但父母天地、胞與萬物、苟事事尋向形上者去、未必非吾心本然之知。偶錄所得、集成此編、本高祖清簡公中詮之名、命曰物詮。天地萬物、蹟不可窮、迺觀其源焉、而天地萬物於是乎在。

戊笈談兵成十卷。

是書區爲十四笈、無總序、惟分序於各笈之前。今缺第九笈及第十四笈。按戊笈談兵之作、簡端不著歲月。但考朱笥河學士所作墓表有云、在楓嶺營中、詩書之外、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又考先生文集、在楓嶺時所交遊如沈臥菴、王陳素書、金廷貴、鄭鶴舫、或將家子、或驍騎職、或客戎幕、或長百夫、竝喜談兵、而第三笈及第十三笈係沈臥菴參、則知是書乃寓楓溪時教訓卒伍及朋友講習而作也。是

年臥菴年屆七旬、明年庚子乃歸會稽。後雖復來楓溪、而先生雍正丙午哭王陳素書文稱臥菴益龍鍾老億、知未必能爲先生參訂著作矣。故年譜序先生著書歲月、輒敢斷以是編屬之己亥歲云。

五十九年庚子、二十九歲。投經楓溪。

與沈光遠訂交。

光遠未詳。按集中哭王陳素書文有云、獲交止齋、體銘之明年、由素書得交沈子光遠。又云、辛丑復至楓溪、不踰年而光遠告逝。光遠忠厚謙和、孝友無間、卒年僣



三十有四。

作沈臥菴傳贈其還會稽。

先生嘗序其詩、茲復爲作傳、並見文集。

秋、舅氏江君廷錢來楓溪、以樞北公凶問報。先生卽買舟、由杭道蘇、奔喪金陵。

樞北公歿之歲月、今查汪氏族譜未載。考文集中壬戌炭荅方鏞姪書有三、某以蒿蔚之資、徒負先人之教家、貧四壁、落拓江湖、以致先嚴憤謝我輩於金陵、生未獲稍申菽水之養、死未能與於哭泣之哀。雖賴親友佐助、



客葬水關。歲庚子匍匐墓次，此心如割，幾不欲生。又以衣食四方，無力奉歸改葬，是以此時迎精而返，合衣冠於先妣之墓。其在金陵塋墓，則託滕宅伯母表弟代之展視。云云。據此，則先生父當歿於庚子夏末秋初也。又集中哭王陳素書文有云：「丁酉，始自豫章入閩，獲交鄭子朝選及其從兄若思。戊戌，自閩出浙，憇楓溪。楓溪沈臥菴，姜載臣一見如舊相識。明年，己亥由載臣得交王陳素書，由臥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又明年，庚子由素書得交沈光遠。無何而先嚴卒於金陵，某買舫北上，匍匐

墓次。辛丑復至楓溪。云云。據此益知先生父歿於庚子歲也。

葬樞北公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太孺人之墓。

見行狀及壬戌歲答方鐏姪書。

六十年辛丑三十歲。春復至楓溪授經。

夏四月、舅氏江君廷鑑澹菴爲先生作物詮序。

略云、予甥燦人天資卓越、迥出尋常萬萬。流離瑣尾、遨遊四方、楓溪姜子載臣諸君延爲西席。乃於諸生考德



問業之餘、慨然有悟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
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
行生剋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
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備具。又追述
舊秋來報凶問事有云、甥家多難、姊夫捐棄金陵、予特
來報。甥至性天成、慟絕數四。末又勉先生畱心制藝、出
身科目、以慰父母之靈。云云。

秋七月、兄朗人來視先生於楓溪、亦爲作物詮序。

略云、天地鼓萬殊塗同歸。曰人曰物、雖有不同、而其實

則一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人。各得其氣之一端而生者、禽獸草木。是以理一而分殊。人能知埋之所以一、知分之所以殊、知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山嶽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榮悴、羽毛鱗介之所以遨遊、而後無愧於爲人、而後有異於萬物。顧行之不著、習焉不察、愚夫愚婦可無責焉。而世之儼然自負爲通儒者、亦懵然不求其故、不亦可哀也哉。格物君子窮於所遇、動心忍性而睿智以生。是天之罔之、正所以玉汝於成、而使之仰觀俯察以知幽



明之故、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窮於鬼神之情狀、以大明其道、而保佑其名於後世、以俟聖人、未可知也。吾弟之物詮、誠從事於格致之功、而深明於天人之故者矣。

冬十月、再至金陵展樞北公墓。

謁卞忠貞公福壽將軍廟、方正學先生墓、並爲文弔之。

正學先生葬能仁寺後、蕪沒已久。萬厯辛巳、先生高祖清簡公爲南京禮部主事、訪得其處、爲封築立石、又置祀田。其後王趙二宗伯又爲之建祠、豎坊、則以清簡公

爲之嚙矢也。先生弔墓文末有云、古人齊衰其不弔、況予之未及乎大祥。乃行道之偶過、而適以增吾之悲傷。則以予清簡之家學、至於今而渺茫。又云、公得以殉君於地下、而予則不能殉父以長往。痛五內其摧裂、彼蒼天兮曷常。按是時爲辛丑冬月、而曰未及乎大祥、則先生父歿於庚子夏末秋初也益明矣。

還里。

先生後爲族兄子政作易原序有云、辛丑歲歸、聞子政兄所著易原、迫欲一觀、而搶攘塵塗、未獲請教。

六十一年壬寅三十一歲。春，赴祖溪館。

焚近歲所作詩文時藝數百篇，爲文祭之。

按行狀云，自金陵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太孺人之墓，仍遊閭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衆說，而一衷於朱子。據此，焚稿應在壬寅也。祭文見文集。



冬還里。

先生後爲族弟宗典作詩集序有云、壬寅歲歸、與宗典鄉間一晤。然以歲末瑣務搶攘、明年春又復別去、終未獲一讀宗典之詩。爾後子每歲歸、則宗典未返。及宗典至、余又遠行、十餘年不獲再晤。

雍正元年癸卯、三十二歲。春爲族兄子政作易原序。

子政名良孺、號拙菴。明萬厯壬辰進士、鳴鸞公之元孫。自幼好學、多所撰述、尤精易理。年八十、尙孜孜不倦。著有易原、先生序之。有云、辛丑歲歸、聞兄易原一書、搶攘

塵坐未獲請教。及癸卯孟春始從兄遊。得受而卒業焉。思挾造化、筆闢元化、流出心胷、原於性命、吐棄糟粕、从一家言。

赴楓溪館作鄧峯祝氏世譜序。

鄧峯祝升九來從先生遊、求序其世譜。

冬十月、詩韻析成七卷。

自序云、笠翁之詩韻行世久矣、人私一冊、奉爲準繩。豈休文當日之所作者猶疎、而笠翁乃益密耶。抑或宜於古者、果不宜於今、而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裁擇歟。古今



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如遺、違之互音、遺字古音爲違

字古音移。閒、閒之異韻、閒字北人居賢反、南人居山反。慶字古平而今仄、慶字

古徒年反。來字古仄而今平、來字古六直反、今陵台反。秦人讀益爲翳、

南國呼爾爲伊、是安可泥古而求、亦豈可徇今爲式。笠

翁有見於此、而惜乎知今日之異於古、不知後日之且

將更異於今。爰是改古人已定之書、徇今人無定之口、

亦何難易三百篇之字、以免贅今人之牙、而必爲反切

紛紜、以求肖古人之口。如其不然、則古人之詩業已以

贅牙者傳、而今日之所謂叶和者、又不能必後人之無



異亦安用是紛紛更易者爲。不甯惟是、夫東之與冬、本有合口、撮口之殊。蕭之與豪、本有開口、齊齒之異。三江一韻、盡叶東冬、而七陽則否。顧謂學窮二酉、胷貫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不亦異乎。況疑休文之分、後人固不敢合。疑休文之合、又不止如笠翁之所分。如十四寒之有寒桓、十五刪之有刪兼、一先之有先涓、八庚之有庚榮、皆似可疑。甯獨四支諸韻哉。且笠翁嘗自言以正字學矣、余初亦謂其當無或譌。旣而披閱之、則譌傳譌注、指不勝屈。乃欲窺休文作韻之旨、主天下騷壇之盟、

不已過乎。夫古今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原休文作韻之旨、亦酌古今之變、合方言之殊、以聊存古人之遺音耳。後世執今以疑古、因而紛紛更變、徇今爲式、將去古日遠、遺音不傳、而休文之旨不白、吾滋懼焉。抑譌傳譌注者、雖多屬險僻之字、而或者取資一時、承譌而用之、誤人正復不淺。余因考古撫今、究其源委、合之方言、叶其聲音、以統同而辨異、期得古音之遺、而合休文之旨。其詮釋之譌者、亦悉爲正之。命之曰詩韻析云。

按詩韻析雖爲笠翁之詩韻譌謬誤人而作、然笠翁



所編專爲作詩者用耳。先生是著則上溯夫天地之元音、推究乎禮樂之源委、卽一端以見全體、偶因笠翁詩韻而觸發也。若謂徒以正笠翁之訛謬而與之較短長、不淺之乎視先生乎。但自序中尙隱而未發、其義蘊略見於凡例二十四則中、今錄其前八則於左。有聲卽有韻、定韻自休文始、而聲之有韻則不自休文始也。是蓋有天地自然之妙焉。天以二五之精氣生人、而人之發於音者、卽以喉牙舌齒唇爲宮角徵商羽之五聲焉。聲無不由於喉、猶五行之待成於土也。徵之拒齒、猶火

之炎上也。羽之蹙切、猶水之潤下也。縮舌穿牙、物之屯然而句芒也。開口揚聲、物之悅兌而從革也。此則天地之自然而然者乎。作九音方位圖。則一聲之有四、猶天運之有四時也。故平聲和而煦嫗、元之生生也。上聲怒而奮發、亨之嘉會也。去聲清而悲肅、利之就成也。入聲斂而歸藏、貞之幹事也。平上者顯仁、而去入者藏用也。九音者對待之體、而四聲者流行之用也。作四聲方位圖。二體見於動、用本乎靜、故五音隨時而變、四聲則有定譜也。撮四聲定譜圖。則三五聲之發韻各有次序、而不外



於喉舌唇牙齒之間。故喉爲主音而火水相射、木金爲用、土木合功、金水相潤、陽以君之、陰歸於艮。予懼人之求諸渺杳也、作○以象口、作丿以象舌、爲五聲次序圖。四聲音之道大矣哉。本於陰陽、合於五行、發於九音、行於四聲、而聲韻之生也、遂紛紜變化爲無窮矣。是故本於陽者其聲闕、本於陰者其聲闔、不闔不闕謂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周流於三才之間。故三十有二兼三才、分陰分陽、成九十有六。九十有六者、所以範圍天下之聲、成五音之和、窮四聲之變者、三才陰陽

之道也。作三十二音次序圖。

五標也者，表也。

韻也者，韻也。

也。綜之者，所以合聲音之隨也。錯之者，所以圓聲音之

動也。雜之者，所以窮聲音之變也。是故定音者存乎標、

和音存乎韻、總而繫之存乎綜、推而播之存乎錯、發乎

口者謂之聲、聲成文謂之音、因而調之謂之韻、範於四

聲謂之律、永而言之可被之金石、和於鬼神者謂之詩。

六古聖人有以見夫音之動也，是故爲之象形以盡其

象、指事焉以盡其實、會於意以盡其虛、因而諧之以盡

其聲、轉而注之、假而用之以盡其用。是故謂之字。因其



字而讀之、可以傳天下之語、發天地之理、垂古之訓焉、
則謂之音。字有體而禮制行矣、音有韻而樂教興矣。習
於音者忘其體、得其字者失其音、百姓日用而不知、而
字譌矣、而聲變矣。故知之者鮮矣。輯六書譜。七韻之作
也、其當叔季之世矣。是故範而囿之、類而別之也。其去
古也遠、故其聲雜而亂。其地異、故其言殊。是故分之、以
盡防也、合之者以盡古也。於彼焉、於此焉、以盡殊也。序
而次之焉、以通其變而盡其用也。其譜則四聲、其志則
在詩、其錯之綜之而各有表也、則敘因直圖而定之、因

析其疑焉。則

十二月族叔祖正學先生卒。先生爲文遙奠之於楓溪館中。

正學先生名陞、字蘭友、縣學增生、學者尊之曰正學先生。載婺源縣志學林傳。先生之父兄皆嘗受業其門。

按先生是冬未還里、汪氏族譜載正學先生卒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先生祭文云、年月日、小子絃聞叔祖正學先生之卒也、道遠未及歸奠、乃具杯酒、垂涕而致祭於先生之靈云云。則知先生是冬在楓溪度歲也。



行狀謂先生娶時年三十二、孺人年二十七、則當在是年。然是年之冬、先生既未歸里、而是年七月以前又父服未除。墓表云先生娶時年三十二、孺人年二十八、孺人之年比行狀所記長一歲。意者先生娶時年已三十三、而行狀墓表傳寫者皆誤爲三十二歟。今斷以娶江孺人屬之甲辰三十三歲。

二年甲辰三十三歲。春授經楓溪。

冬還里。

配江孺人來歸。

行狀云、甌江氏同邑江世業公女、溫恭淑慎。方先生母氏爲訂婚時、孺人纔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遊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時三十二歲。應作三十三。而孺人年二十七矣。墓表作二十八。按戊戌歲先生初館楓溪、作八憶詩、其第五首曰憶舊盟、中有云、載謀鳳凰占、筮卦得屯二。乘馬自班如、女子貞不字。蓋指江孺人也。

三年乙巳、三十四歲。春、赴楓溪。自楓溪復客浦城、館鄭朝選家。

三月爲朝選從兄鶴舫作吳峯山水記。

秋爲鄭氏作重修張睢陽廟記。

九月鄭朝選卒爲作傳。

大略稱朝選恬靜而不戾於世和樂而不流於污慷慨好施而澹於嗜欲應對賓客謙光藹然危坐接談終日不敢少怠退則焚香默坐左右圖書辛丑歲歉鄉人貧者懸磬待斃朝選戒家人日食薄粥而竭倉廩以賑之不足則質衣告貸以濟卒年僅三十有四。

冬自閩還里道經楓溪王陳素書姜載臣復約先生來歲



授子弟經先生受其約而歸。

四年丙午三十五歲春赴楓溪館。

時王陳素書已卒先生爲文哭之。

冬還里。

五年丁未三十六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月六禮或問成六卷。

自序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制作之緒維周獨隆是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况後世之言禮者又舍周而奚尙哉宗伯五禮之職遠矣顧終遭



秦火強半無傳、而單賓諸禮修之廟堂、非士庶所得而與。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則以冠昏喪祭猶切乎人民日用之常、士君子所當執持、而不容斯須或越者也。今禮之全書雖不可見、而幸儀禮數篇猶摭拾於燼末、得覩先王遺意。邇世遠時殊、而宮室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或已不宜於世。惟我文公朱子特起於宋、哀禮教之式微、病繁文之寡當、獨任世教斟酌羣書、祖述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折衷古今之權、以成家禮一書。雖未能得君行政、以躋天下於三代之隆、而使後世之

人猶知有古禮之大綱。俾武周微言不致泯湮。高閣是則朱子之功。蓋不在周公孔子下也。但宋之世已異於周。而今之世又異於宋。問巷愚氓既懵然不知禮爲何事。而一二學古之士。或知禮之當執者。又不探其本而循循於度數之末。是以演繹議節。言人人殊。是朱子之所病者。今又甚焉。救竊以爲禮之爲學。宰制羣動。涵毓性情。既當執持其文。猶當深察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視史之事耳。周旋度數。胥何當哉。用敢取朱子之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



答以明禮意期於損讓周旋之末而得先王立教之心、庶聞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而曉然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抑朱子家禮一書實丁禮樂廢棄之餘故每從簡便、以誘人之易從。而故老之傳多謂此書未成爲人竊去故儀節圖書實多未得改正之說、觀深衣一章而可見矣。是以朱子疾革之日、門人問以身後喪禮宜用家禮否、而朱子以爲太簡。此又可證家禮之從省便爲誘人以易行、而非禮之邳隆者也。後之君子苟能由家禮而進之、以備夫儀禮之制焉、甯謂非朱子之所深望乎。

紱是以不避僭踰、於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
爲斟酌而增益之。非敢謂朱子之書尙未爲盡善盡美、
要亦微窺朱子之志、而欲探乎禮教之全。夫家禮已從
簡便、誘人易行、而今人猶或莫之肯行、况加詳焉、不益
加人以望洋而阻之心哉。然紱之爲是書、究未敢冀天
下之必行、亦不過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欲與二三子
時爲講貫、且師其意以修之於家、而傳之後人、俾日用
知所持循、而得免爲閭巷之子。斯世有閱之者、將以僭
踰罪焉、所不暇顧耳。因自明己意、以弁於首。

還里。

六年戊申三十七歲春赴楓溪館。

夏六月樂經或問成三卷。

自序云思深哉樂之爲教也。因人之欲言而宣之、因人所欲動而節之、因人之欲視而飾之、因人所欲聽而和之、其所以養人之視聽貌言而爲肅乂哲謀之本也。慨自樂經無傳、學校無以養人、而後世之人才遂不古若、此好古之儒所不禁撫今而三歎也。樂教可攷者雜見六經、然散而無統略而不備。先儒亦有論說、迺擇而未



精語而未詳。有理而遺器、理既無憑、執粗以遺精、揣於何當。教甚慨焉。且樂理自在人心、伶倫豈異人事、安見古樂不可復興、樂教不可必復。因略蒐輯、以成此書、用補樂經之闕、以俟世之採擇。雖撫拾燼餘、自矜一得、於先王制作之原、曾何足以窺其萬一。然條理秩然、本末交密、於古者教人之意、或亦可少入其藩籬。爰質同人、或見取焉、未必非古道之一幸也歟。按先生樂學源於庭訓、樂經或問卷二樂記文後第一條爲章句之小引、有云、先君子嘯嶺先生曰、禮也者、履也。樂也者、樂也。



天地非樂則不生、非履則無節。此篇大意言禮樂之原於天地、本乎心性、發於聲音動息、該乎動植飛潛。聖人以是爲教、而君子以是爲學也。蓋性命本無不善、而情欲之發、鮮有不偏。故先王制爲禮樂、以盡性命之道、而爲過不及之防。此道之所以萬世無弊也。學者玩此而有理會焉、則養心治躬之道、有不待外求而得者、而王者化民成俗、一德同風之治、亦無不由是而推。實與學庸二書相爲表裏。讀者勿以古樂旣不復興、遂以爲非今日之急務而忽之也。

自注以下
正其章句。

冬、還里。

是歲、次女生。

行狀載先生有三女、長三俱孀、其生殤、歲月俱無考。

七年己酉、三十八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八年庚戌、三十九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一月、琴譜成一卷。

自爲小引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所以養性怡情。先王之樂、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釋。由之瑟奚爲於



某之門、蓋以其不足於中和之致也。今之彈者、余甚惑焉。恣意吟猱、先生樂經或問卷三、吟猱、琴聲之咏嘆淫液而過濫者。又樂經律呂通解卷五、左手指法、吟者、按徽得聲、我按搖曳、有飛吟、走吟、退吟、進吟、長吟、細吟諸目。係者、按徽得聲、引出微少許、急回對徽、往復有餘音清圓也。有越成滌濫、煩聲促節、導欲增悲。善發長氣、細絃諸目。

是何必汚絲桐之韻、而勞人以危坐衣冠、焚香埽席歟。余於琴也、習而不工、而依永和聲、頗通其意。黜然而黑、頽然而長、蓋旦暮於琴遇之。因錄其所常彈及曩時自譜者、輯爲一帙、以免致散失、而亦用自娛。其間篇什、酌以淡和、或怡然自適、或懷以哀思、或遠杳清明、或和平

廣大要必以祗以庸約乎中正。如或音調靡漫凶過稍乖和淡者皆置不錄。既輯成編遂書其首。

還里。

九年辛亥四十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月四書詮義成十五卷。

自序云朱子曰治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祗。夫治經本期以明經而反至於賊經則經誠不可治歟。夫聖賢經典本使人講貫義理以爲自脩之資而必非徒務夸多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說。乃章句訓詁之學則徒拘牽



文義全不反之身心、則卽此記誦之心、已與聖賢爲己之志全不相似、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而以爲聖學梯航。是以家有成書、人專一說、講愈紛而經旨愈晦、爲經之賊、其固然矣。歷漢唐及宋千有百年、得朱子與焉、著集註一書、而古人如揭。朱子非好爲治經以資口說、奈羣說繁蕪、聖經以晦、以心得爲立教計、則不得已而有言、而當時猶或以理會文義毀之、不亦惑之甚乎。自有朱子集註、學者於經旨已無旁求矣、而元明以來、以八股時文取士、則於是乎復移朱子之說以役詞章。

而講章家治經亦多爲八股計、便於八股者收之、不便於八股者棄焉、而投疵抵隙、講訟益繁。嗟乎、自勉齋諸賢躬承師說、雖聞能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浸乎失微言之緒。況有明大全之纂、上之爲成祖纂弒之君、下之成於胡廣、金幼孜諸庸人之手、又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言得失之林。以故或朱子所非者而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而復畔焉。又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察其言之有因、而況其每下焉者。及至陽明、龍溪輩出、大暢陸學宗



風卓吾、龍江諸所人、復援爲三教一宗之說。啓禎之世、所號墨士、文人皆莫不以畔傳離經爲事。朱子之道、或幾乎晦矣。卽其號墨守程朱斤斤遵註、如蔡林、顧劉輩、其所立言、亦或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而他又何望哉。迄至於今、羣喙爭鳴、日新月盛、則又苟利八股、無復道謀。或自相矛盾而不蒙、或俚俗尖纖而不避、經之賊也。不依然在室而不在門也歟。至若爲文、亦本期以傳經義、而士子顯榮在念、則惟恐不以奇拔勝人、衡文者亦第欲觀士才情。於是割裂經言、上牽下搭、遊戲怪險、無所

不至。欲以此而期於傳經，不愈離而愈遠哉。卽或遵守矩矱，期得平正，然學者亦方唯求工於文法之不遑，而遑以反之身心，以與聖經印證。是文以祇文，經以賊經，經以文祇而賊愈甚。雖有朱註，其謂之何。敎自厭舉業以來，其於四子之書體驗有年，雖質本愚蒙，而研求亦幾一得。顧以時下講章無慮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何庸更執一說，以益覆瓿。乃同堂講習之餘，又見夫錯說糾紛，幾使學者茫無所適，遂令鄙見耿耿於懷。爰是不能自己，復會羣言，辨譌糾謬，期見古人之心，以貽



躬修之助。初意只鋤繁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於通貫、故於各章亦略爲揆文順講、文義之細、時復訓釋、而辭旨明白無他異說者、則亦徑略之。然是編之成、與時下講章強半齟齬、況以學究迂言、強聒乎攘臂文壇之耳、南轅北適、不合審矣。顧性非經書無能消日、營心載籍、復敝筆研、聊以自娛、非問世也。第經賊文、厭吾知自免、古人可起、不易吾言。且文以理生、經從心得、藉使理無少謬、文亦何患不工。而天下祇有此理、人心甯遂不同、安在其必不合於時、則學者或取而玩焉、亦未

必無當於時文也。顧以時文而講經則亦終非吾志云。
還里。

十年壬子、四十一歲。春、赴楓溪館。

秋九月、次子思謙生。

初名台階、字平之、入學名思謙、字鳴之。生於九月初八日。按行狀載先生有四子、長三四俱殤。今查汪氏族譜、惟載次子思謙以下三子、其長子未載。汪氏族譜例以生三日命名、始書於譜、先生長子未載、疑未三日而殤也。

冬、詩經詮義成十五卷。

自序云、詩以理性情也、學詩者不求之性情切近之地、而求之訓詁章句之文、異矣。訓詁章句所以釋經、循而求之、不無自得。而竊怪今之學者、徒曰求工舉業、其於聖人以詩垂教之旨、復何與焉、不亦異之甚乎。若乃儒生有志經學、則前聖微言之所託、卽後人做法之所承矣。而稍思矯矯自命者、又不肯循習朱傳以釋經、而橫據序說、按擷箋疏、以矜博洽、以求勝於朱子、其銜異不又有甚焉乎。朱子詩傳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得之、是以



能放乎舊說之外，而獨挾作者之心。彼不就經文細加涵泳，而徒強經文以附會時事，穿穴鑿孔，自謂服古有得，曾何當於詩旨哉。夫三傳皆釋春秋，而紀論互多彼此。談禮皆自后氏，而考據復自差池。偽書作於漢儒，厯兩京而莫辨。經經秦火，本自難言，別幟分門，愈加紛亂。惟是心理皆同，聖賢一揆，學經者惟本之於心，信之以理，是非真偽或不難辨。然他經可斷之以理，而詩學則尤宜曲探其情。情辭事世苟不相符，安在齊魯韓毛之果近古，而西河授受之獨得其真乎。廣綜博考，則世遠



事湮情見乎辭則古人不遠。故朱子之言曰、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蓋讀詩之法、數言其盡之矣。噫、今之讀詩者、果其能諷詠涵濡、毋或以私見成說先橫據於胸中焉、則當日詩人之志、當必有隱隱與之迎合者、其亦可恍然信朱傳之至精至純而不可移易也。紱頃者輯四書詮義、而因復從事於詩、故略序其說、以列簡端。使一世不好、吾無問焉、而或者經學有人、則藏之名山、其亦或光怪陸離之發見、不可揜歟。愚可於

朱子之詩傳信之、則亦可於古人之作詩及孔子之刪詩信之云。按行狀云、深病記醜之徒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出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時或考据、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與博未有過之者也。

還里、族兄子政卒、爲文祭之。

子政精易學、卒年八十有二。先生祭文有傷吾道之日孤、子子然而誰語之云。

十一年癸丑四十二歲春赴楓溪館。

秋九月書經詮義初藁成。

自序云經生家尙書爲難。紋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
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尙書
教於鄉里而紋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日夕稍暇母閒
以書義講得其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
勺時從鄉先達遊詰以難義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不
足矣。探討書義乃自伊始。天下輿圖形勢先高祖清簡
公詳有所考而曾祖光祿丞公研於天文樂律故義和



章及禹貢皆不難悉。殷盤周詒、辭誓、弓、耳、疑者不妨闕之。所難不在是。典謨、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源也。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非得聖人之心、何以論聖人之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語聖人之心。難矣哉。詩、易皆有朱傳、而異語且復紛然。書傳成於九峯、畔蔡者自謂無罪、幾微近似、差戾天壤、而治書則愈難矣。紋時有志及書、恆多困躓、而偶有心解、隨筆識之。終之不見涯涘、輒而攻四子書、於尙書又且置矣。乃寢食程朱、亦時旁悟。



暇復披閱蔡傳、心目豁然。庚戌辛亥、四書詩義皆手錄成書。因復檢尙書、翻閱前所筆識、覺可自信者殊多。更搜諸家、參研細剔、亦成詮義一編。思爲蔡翼、無徒謂難、亦非敢易。改告窮經之士、此非舉業書、不徒君相責。吾天命有易、吾性情有詩、吾心身有書、吾動作有禮。吾云爲凜以春秋。四代之書、二帝三王之政、卽家庭行之、六經之難、其難同。以此爲難、斯難之至。但求作何解、穿鑿疑團、非難之至也。按行狀、書經詮義藁成、後爲族姪麗南攜之入京。麗南卒於京寓、本遂亡失。後十餘年、乃

愿先祖之請、重著詮義十五卷。

冬、還里。

十二年甲寅、四十三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一月、易經詮義初藁成。

自序云、易言時中之道、聖人所爲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學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筮之用也。理備於未始有事之先、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用顯於事至物交之後。故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此而已。秦火之烈。易以卜筮得存。漢儒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求其本原之有在。故京焦流爲術數。流爲術數而易之體亡矣。漢魏之間。王何始遺象數而專於言理。理非用不顯。不顯於用則理或非理。故王何入於虛無。入於虛無而易之用又以亡矣。宋儒說易者多矣。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理之純也。邵子演先天圖。數之備也。朱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呈而義以不顯。時中之道明而人

得寡過矣。顧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程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當時異說之禁則已若此。朱子專以卜筮釋經，又作啓蒙以翼經傳，乃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妄人猶或紛紜異言以呶呌朱子，謂之何哉。竊謂易之原本乎天地，易之用則專卜筮。自非上聖不能心與易合，動與時行，其次必因事求理而後協於時中。故古人重稽疑，重稽疑者，非憑之術數以爲前知，實使人因象觀理，由是以得上天之訓，而行事可以無失乎中也。執卜筮而忘理，易晦，并卜筮而廢之，而易或幾乎熄。



矣。是則朱子之以卜筮釋經、正朱子之功於是爲大也。絳生朱子之鄉、承太傅清簡之家學、有志於寡過而未之逮。憶甫八齡時、戲折竹枝以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所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矣。又嘗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竒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無何、家貧廢學、遊食四方、在萁四十餘年、終身過中、於易曾無一得、矧敢出其說以質人、謂足以廁先儒之席歟。顧自念幼嗜是書、又重幸父兄之

望、邇乃重複研求、因繼詩書詮義、藁成、自書所得、非敢
謂足以發先聖之所未發、而闡紫陽宗風、然信好殷懷、
或亦可因之以見志。若乃時下說經、專供制藝、而深焉
者、則又旁搜窮鑿、以詆排朱子爲事、此則紘之所深羞
而切惡者也、其遑效之。

還里。

十三年乙卯、四十四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是歲兄朗人卒。



先生兄諱煥、字朗人。汪氏族譜載卒於是歲、月日未詳。距生於康熙壬戌、得年五十有四。娶江氏、生康熙丙寅、卒無考。子三、增純、增綬、增綸、俱未成丁而殤。按行狀云、先生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日用獨支。姪成童、攜入閩肄業。姪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姪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竭方嚆、葬歲時祭掃弗衰。

校記

①此：本譜卷四附錄之詩句作「記」，疑是。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二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乾隆元年丙辰、四十五歲。

春正月、禮記章句成十卷、又成或問四卷。

自序云、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純駁相雜、蓋漢儒傳記之屬耳。而自漢以來、竝列學宮、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設科取士、皆惟以戴記、而周禮儀禮不與焉。慎矣。然儀禮先聖之法、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心。無得於聖人之心、則節文亦末焉已爾。戴記雖不皆純、而古人遺意與夫先



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真者、則皆有禮樂精義所存。是以由曲臺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嚴。今大戴餘篇猶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學庸、遂以紹千聖相傳之道統、知小戴之獲列於經、非無謂也。況世遠言湮、經殘禮廢、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踐履先王以求陶冶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訓、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詳者、舍是書其曷從也哉。或曰、小戴中亦惟學庸耳、今既撮出二篇、則其餘未見、尙於大戴者。余曰、不然。學庸固醕乎其醕、而餘若曲禮、內則、少儀、則皆筋骸之範圍、爲學



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昏祭鄉射燕諸義，則又盡節目之詳，釋前聖制作之意，實羽翼儀禮而相需以竝傳。學樂二記，馴雅深純，無容訾毀。由是言之，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顧先儒之治小戴者，鄭注既祖，譏緯、孔疏一於附會，皇熊漫濫，鮮有可觀。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離，卽其中之所謂純亦因之而盡駁。宋儒程張雖時發精義，而未嘗統爲折衷。朱子既看儀禮有序，而欲因經附傳，斯記庶幾就理，未克成書，以付黃勉齋。然勉齋所手定，又時似與朱子舊說

稍殊、要於二禮全書、亦未遑詳爲梳櫛也。外此則荆國
既多矯誣、藍田未免束縛、方氏附會爲多、石梁批剝過
當。餘若輔氏、饒氏、應氏、吳氏之徒、各有發明、而劉氏時
多粹語、陳氏考據詳慎、時爲特出者歟。獨是制科戴記
取士、於是士雖名爲習禮、徒矜羔雁先資、遂至武林之
集解、凡遇喪禮皆盡行刪闕、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歎
也。草廬多所紛更、果於自用、雖今人有崇事其說、於鄙
意則未敢愜焉。要以平易純正、甯取雲莊爲最。但陳注
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順文義、而其閒



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絃每讀之、而有不能
釋然於心者、常欲更爲蒐剔、以示來茲。而又以質本愚
蒙、觀覽不廣、誠恐適滋固陋之譏、是以更欲需之歲月。
迨吾徒有請者曰、必求觀覽之廣、則畢世其何窮也。聖
賢祇有此心、當於理焉合矣。予旣領之、因卽雲莊舊注、
略復蒐輯紹聞、更參鄙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手錄成
書。雖所取用、不過數家、深慙孤陋、然前聖作述之心、及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相傳說禮之意、與夫學禮
者身心之範、或亦其有得焉、以無戾於先儒也乎。若乃

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則竊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故莫若詳於是焉以斯爲儀禮之筏也篇次悉因舊本毋若應剛吳裂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則又竊附朱子四書之例別著或問一編以盡其說世有取此書而問之者或亦可以爲儀禮之階而資風教之一助更取或問而問之其亦可以知紱之心矣。

赴楓溪館。

冬還里。

始作書與江慎修先生。

江先生名永，字慎修，別字春齋，同邑江灣人。歲貢生。學行見縣府通志、儒林傳、崇祀紫陽書院及郡邑鄉賢祠。又入國史、儒林傳。安貧好學，博通十三經註疏，兼及宋五子書。其所論著，若天星厯法、河洛理數、地理、算法、樂律、音韻，皆有成編。而於三禮用功尤深，著有禮經綱目九十一卷，參合三禮，區爲八門，網舉目張，因經附傳。又嘗集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二編，以便舉業家取材。甲寅歲，其門弟子刊以行世。先生生與同鄉，未嘗謀面。



至是作書寄之。書云、聞慎修名、敘雖未挹芝眉、而私心
不勝渴慕。欲粹然而晉謁、又恐無因至前、慮無按劍之
視、故敢以書達。夫俗士之敝於辭章久矣。窮經皓首、初
何當於身心。苦志青蠅、實營心於利達。是以聖賢之書
若明若晦、先王之禮名存實亡、幾誰克起而振之者。顧
振之亦難言矣。必名在天下而後足以振興乎天下、名
在一國而後足以振興乎一國、名在一邑一鄉而後足
以振興乎一邑一鄉。尤必其貲財顯達足以副之、而後
乃得名當世、不則誰爲和之、孰令聽之。今之列當道者



既多靡靡以從俗矣、而必曰附驥尾以彰厥名、或亦志士之所不屑歟。紋誠謏劣無似、而猥聞鄉閭聚語所譏評爲道學骨董者、則以紋與慎修竝指、時用自愧。獨是憤俗學之支離鄙詞章之靡蔓、在慎修亦會有同志、庶幾世無聖人不應在弟子之列者。然而名不列於青衿、家無餘於擔石、則雖有憤時疾俗之志、亦徒爲夢寐子懷。抑思夫善與人同、何必在我。慎修著作之富、夫亦旣足使當世信而從之、苟慎修能振興末俗、一挽支離靡蔓之狂瀾、則振之在慎修、猶在紋也。側聞三禮合參之

著、敘雖未覩其書、然禮家言人人殊、竊願一聞大指。周禮一書、真偽之聚訟紛紜矣、其果真耶、偽耶。周禮闕冬官、而僉廷椿、邱吉甫諸人每欲割五官以補之、其果闕耶、否耶。儀禮在昔人謂有五疑、昌黎病其難讀、而朱子獨看得有緒。由今觀之、其孰是孰非歟。戴記醕駁相雜、互有齟齬、自學庸而外、何者爲醕而無弊耶。記之註疏多附緯書、而今則遵用陳註、又吳草廬亦有註、其皆有可取耶、抑他家亦各有所長歟。凡此數端、急當爲俗士辨之、毋使操戈入室。明先王之精意、俾當世可訓行、振



與末俗宜無大於此者。慎修其必有定見矣。又聞此書
未經付梓、而別有四書名物考之刻。夫名物之考、務博
洽耳、於禮經孰緩孰急、而顧先以此問世、不幾揚末學
之波歟。抑或者以斯世所不尙而強聒之、不如以斯世
所共尙者而婉導之、在慎修自有挽末流而返之身心
者寓乎其中、而先以此爲之兆歟。絃與慎修未有生平
之交、而爲是嘵嘵之問、毋亦唐突過甚。然苟同方同術、
何不可引爲知己、況邇在鄉井閒乎。慎修不鄙斯言、其
必當有以示我。

二年丁巳，四十六歲。春，赴楓溪館。

二月，孝經章句，或問成，各一卷。

自序云：本之爲性情之摯，孩赤之所知能而充之，則作聖之功，聖神之所不能外。邇之在閨門之地，日用之所常行，而推之，則王道之施，鬼神之所由以通，民物之所由以治者，其惟孝乎。岳牧之薦舜曰：克諧以孝。大雅之頌文武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盡性致命，窮神知化，而假天治民者，皆一孝之盡，而推之以至於無量也。至



哉孝乎、人道孰有大於此者。孔門之言孝也、散見於傳論、戴記諸書、而孝之有專經也、則孔子之所以授之曾子。其以經名、未知所始、而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孝經不敢毀傷之志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則與論語孝經之言若合符節。是蓋孔子傳之曾

缺页



經刊誤。孝經之傳不於是而有折衷歟。獨是大學、孝經皆孔子之所以傳之曾子。大學一書、朱子分經別傳、爲之章句。今旣列四子書、爲人人之所傳習、俾得以知古人爲學之規模矣、而孝經則未及注釋、朱子恒深自惜之。故今學者傳誦、尙仍石臺、而罕覩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之互相詆非、至今未已。竊觀夫孝經之有今文古文之異也、非若河漢之絕不相侔也、又非有如僞秦誓、九共之書之渺然無據也。所異同者、不過分章之多寡、簡冊之先後、字句之增減已耳。至經傳之混淆、引援

之失類、則今文古文、其失略等。而脈絡之通貫、旨趣之淵微者、則近儒鮮所發明。吳草廬謂注疏雖詳、義未明暢、不其然乎。所怪諸儒所爭不在此而在彼、則研諸心而體諸行者、果安在歟。維

聖朝殫心經義、特

命儒臣撰孝經衍義一書、用朱子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是朱子之學、至今日而大光、而孝經之傳亦於今爲烈也。猗與休哉。而第是孝經衍義既以刊誤爲宗、而鄉會命題仍用石

臺之舊、則草野所傳誦、亦仍不知所適主。紱鄙野布衣、謏陋奚似。然竊惟

聖主方以孝治天下、則孝經爲人人所當幼而服習、以長而力行者、而何可聽其雜駁衡決爲也。用是忘其固陋、摭摭舊聞、懷先慈膝上之傳言、繹朱子刊刪之微旨、謬成章句、聊什巾箱、非敢謂前配乎朱子之大學章句、而上擬孝經衍義也。然詳其訓詁、究其旨歸、使經傳互相發明、而孝道彰於日用、則愚者一得、或廣而播之、其亦有當於朱子之心、則亦有當於孔子、曾子之心焉。而



聖朝之以孝治天下也、將使人人實踐而力行之、其亦不無一德同風之一助也歟。
冬、還里。

再作書與江慎修先生。

書云、慎修足下名譽日遠、斯文幸甚、鄉邦幸甚。但今人之所以稱慎修與慎修之所爲表見於世者、紆恐非慎修本志、且不足以盡慎修、而徒以掩乎慎修之爲慎修。又以聲氣雖通、未獲面晤、則未知慎修之所以覃思默會、悅心研慮者、果其在此在彼。此聖賢事業、世道人心



所共關繫。故敢再以書質。昔孔子大聖人也。而太宰以多能稱之。朱子亦聖人也。胡澹菴以詩人薦之。夫商羊、萍實與掘地之羊、專車之骨、識與不識、於孔子聖德殊不增損一毛。而朱子所修傳註、凡夫草木鳥獸之名、亦閒多失。是彼太宰、澹菴門外人耳。若左傳、戴記、家語、則孔子門人之徒所敘述、且不免作此皮相。今之號爲尊守紫陽者、亦或以小言細物與朱子爭博洽。慎修潛心經籍、考慎先王法制、懸揆慎修所志、當與涑泗、紫陽同一心法。然求其弗畔於道、勢不得不由博反約、而今世

遂徒以博稱慎修、且或爲慎修作慷慨不遇賦、是安足以盡慎修之大、而慎修之所以苦心爲慎修者、不反以虛稱掩耶。且夫博最難言耳、天地之大、古今所傳、記載何窮、豈耳目所能徧及、此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慎修苟以博洽自見、則由基之射百中、或不無一失、世之人以是稱慎修、後不且有以是詆慎修者歟。但聖賢事業於今渺矣、瓦石自甘、一世不好。士苟不無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之所驚喜以自見其長者。明季諸賢立社標榜、手袖一卷時文、徧謁名貴、賢者不免。則因世俗之所以



稱慎修者、而慎修亦遂甘以此自見、此敍之所不能無疑也。要之、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其必有以自矢。舊冬曾以長牘奉瀆、至今未蒙下報、其意志不同歟、抑鄙其言爲不足答耶。併此遙候、望惠金玉無吝、非惟解紱之疑、抑慎修之有以自白於天下也。

三年戊午、四十七歲。

春、江慎修先生始作書答先生。

書云、前歲臘月接燦人足下手書、再三讀之、詞旨甚高、與鄙衷殊不相入。足下所以箴規之者、大抵誤聽道塗

虛聲、非弟之本志也。擬郡邸裁答、因俗冗未遑。又書內所言縷縷、亦非片楮所能悉。與其答之不盡、不若徐俟他日邂逅面晤、各出所著互相印可、或亦相視而笑也。今復接長書、所謂士苟有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所驚喜以自見其長、恐非知我之言。書尾云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必有以自矢、則足下又似有以諒鄙衷者、於是可。以夙志畢陳於前矣。弟昔爲學未知向方、十八九歲讀大學、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工夫在格物。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深信其必然。



雖隨行逐隊、不免從事舉業、亦謂不過頭巾茶飯、若聖賢茶飯、所以果腹而潤身者、畢竟不在此。私心以爲天下無不當讀之書、無不當講之事、無不當窮之理、但隨吾力所能至、與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爲之、不立界限、不計程途、亦不論此書此事、此理他日有用與否、惟求有得於心、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以爲快。他人是非毀譽、皆不足以回惑而搖奪之。此弟之夙志也。夫遇書卽讀、遇事卽講、遇理卽窮、此格物之事、而人以為專以博洽見長。夫格物之與博洽、則有辨矣。且學問者在己

之事、食而求飽、非爲他人、見長胡爲哉。足下所舉大聖
萍實商羊及朱子傳註名物以相規、果非弟之志也、人
言非其實也。卽以足下所舉者類推之、爾雅蟲魚草木
藥性、亦格物者所不遺、豈敢忽略不講、但其大者不在
是耳。弟於諸經易爲專經、而禮經用功尤多。自少卽求
儀禮經傳道解反覆切究之、讀之旣久、覺其中猶有蒐
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又觀朱子晚歲與門人書、多
拳拳於禮。慶元庚申三月九日爲易簣前一日、猶作書
與黃勉齋先生、以修禮書爲屬、其注念於禮經如此。竊



不自換更欲爲之增損彙括以卒朱子之志。是以別定規模區爲八門。一曰嘉禮、二曰賓禮、三曰凶禮、四曰吉禮、五曰軍禮、六曰通禮、七曰曲禮、八曰樂。凡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又采漢唐宋諸家論禮及朱子欲修禮書論禮綱領者別爲首三卷。近又附入深衣考誤一卷。律呂管見二卷、總九十一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悉有條理可考。書凡三易彙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彙始易今名爲禮書綱目。蓋八門爲總綱而各篇則綱中之綱也。篇分章段爲目而事

之繁碎者又有細目、則目中之目也。卷帙既多、但能錄古註與釋文、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書成將廿載、不欲示人、藏之敝篋、幾爲蟲蝕鼠穿。近年始有相識者、轉相傳錄、漸播聞於遠方。

今上特開禮館、命儒臣纂修三禮、爲禮學昌明之會。上臺頗有知此書者、嘗檄縣抄送。近日禮部禮館復特行文於安撫部院、取此書入館、便采擇、當事方發工價、鈔錄申送。第亦但以草茅著述、得達館閣爲幸、此外更無



他莫。倘謂藉此爲梯榮之具，則淺衷者之見，荒俗市井之譚耳。第於禮書本末如此，吾意亦但欲存古以資考覈，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然而禮亦不爲無用。昔年朱子祠宇屢遭回祿，當事以此下詢，愚引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之文，及春秋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謂朱獻靖公之祠卽朱子祠，後寢子在前面，父在後，恐神靈不安，宜別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若生時之左宗廟，此爲得體。當事頗然其說，欲繪圖上請，而限於地不能擴，不得已仍以獻靖公祠建於後，稍離

異之以全父子之尊。此一事也。又桂巖戴氏爲宗子立後，疑於長少之序，來問於予。愚爲長書，引經據典以答之。戴氏得書，宗子遂定。此又一事也。邑中王氏孝睦祠，亦以宗子主祭，平時待之殊落漠，致宗子貧不能娶。睹余答桂巖書有敬宗恤宗等語，欲刻之家譜以爲法。其宗子貧不能娶者，族人漸圖所以資助之。此又一事也。凡此唯可與識者道古耳。禮書綱目後附深衣攷誤者，蓋深衣爲聖賢法服，自孔疏誤解王藻失其裁布之法，遂令法服流於奇袤不正。先儒又失續衽鉤邊之制度，



是以特爲攷誤一卷、有圖有辨、以俟後賢論定焉。其他宮廟器服、禮文儀節、皆欲爲圖爲攷、以訂後人之從譌、方屬藁未就。又竊以爲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當世所行鄉飲酒禮、餼羊僅存、而坐席儀節皆非古。愚別有演禮私議、欲取儀禮士相見、鄉飲酒及戴記投壺篇、依古禮爲儀注。選童子八歲以上、十五以下、假立賓主、教之威儀進退。以今服代古服、以蒲席擬古席、以壺代尊、以蟄代俎豆、以瓦瓶代投壺、以刻木代雉贄、以茶代酒、以脯代牲、或就祠堂、或就家塾、

令禮童熟嫻於此、演而觀之。一則使今人見先王之禮如此其彬彬郁郁、二則使童子習於禮、陰以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謹之心、亦可寓小學之教焉。投壺近於嬉戲而極典雅、童子爲之、亦將有欣欣志古之心焉。鄉飲詩歌、取鹿鳴、四牡、關雎、葛覃諸篇、以意爲之音節、教童子歌之、以鼓磬節之。投壺禮奏狸首、考得狸首卽原壤所歌之二句、但執女手之卷然句、女爲爾汝之汝、非男女之女。亦教歌此二句、而以圓圈方圈之圖、擊大鼓小鼓、節之、可見古樂之髣髴。凡此皆迂拙之見、違俗之論、



亦惟可與好古知道者商之耳。若律呂一事，覃思有年，別有見解，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黃鐘之管九寸，計其管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歲之日數。大呂以下十一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則律與厯冥符。其施之管絃，還相爲宮，別有活法，而候氣灰飛之說，未可深信。凡此見解，始因讀前漢律厯志啓悟。繼讀朱子琴律說而生疑。又觀琴有十三徽，疏密布置，以泛聲彈之，當徽有音，不當徽無音，驚歎音律通神，其所以然之故，古今絕無發明者。爰懸琴於壁，仰臥思之。

忽得其理、以伏羲先天卦畫及節氣納音相通、以琴徵爲本、證以他事、爲律呂管見二卷。其中要語有云、算周臨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徵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乃知律呂別有精微、亦別有法度。執蔡氏之律呂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於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云云。此自一家之言、恨不能起西山先生而與之討論商榷也。明時莆田李文利作律呂元聲、翻前人窠臼、以最短者爲黃鐘、最長者爲蕤賓、其說大謬。其後金谿黃積慶作樂音管見、卽墨王



邦直作律呂正聲、皆從其說、而司馬韓邦奇作志樂、不用李說。楊椒山先生從韓受業、自製律管。又恨不能質諸韓、楊諸君子也。此書近亦稍傳都門、館中有見而悅之者、素未識面、爲愚作序、且以書來、謂采愚說入己著作、有傾折於君者、至之語。此第律學之始末也。律與歷通、第於歷學少卽好之、搜討尤勤、自史傳歷志及郭太史之法、有明陳星川、袁了凡、邢觀察及明季徐、李、湯、羅諸公之歷書、國朝

聖祖仁皇帝御製歷象考成及宣城梅勿菴先生歷算

全書、李安溪先生厯象本要、游子六天經或問等書、悉心研究、略見古今疏密源流、中西數法同異。嘗爲厯法管見一卷、撮其大要。又爲翼梅數卷、羽翼勿菴之書。自謂於此事已得六七分、更冀有進步、不欲及崖而返也。算學如海、勾股三角八線爲步厯之管鍵、亦嘗思之深而習之熟、頗知其要。程子論格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當知。明於厯算、而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數計而得。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牆而知天道、此之謂矣。律厯算三事、物理最難格者、鄙性癖嗜、不憚其難、亦不計



其果有用焉否也。此外尙多雜著、讀書有得、輒隨筆寫就、不擇精粗。卽字學、韻學、亦別有管見、擬以一粟名集、取太倉一粟之意。若儒先之書、尙有當整頓者、如近思錄、當采朱子之言爲註釋、論孟或問當附精義、以便觀考、近亦漸就緒也。至若拙刻有四書典林三十卷、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此別有其故。蓋食貧不免授徒、授徒須講時藝、學徒資分不齊、不能盡讀經書、臨文多有寒儉之病、所讀時藝亦多不得其典據。是以設爲方便法門、取四書中有典實處、分爲門目、援眾籍以實之。此猶

初學記、北堂書鈔、韻府羣玉之類、令詩文家便於取材耳。徒輩憚其鈔錄之煩、遂梓之、非欲以是引人爲餽飮之習、足下亦可以不必苛求也。吾人幸生紫陽之鄉、不能得其心傳之萬一。區區之心、惟願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庶不以鄉人自畫。日暮途遠、力短心長、方竊滋懼、而謂欲以博洽見長、左矣。爲己之學、最寂寞、其中甘苦、獨喻之。次則深相知者能窺之。若徒采聽虛聲、非徒訾我者不知我、卽譽我者亦未爲知我也。第年望六矣、生平未嘗與人言、因足下兩番長書見教、實



愛我而非訾我、故敢布其腹心、援筆疾書、不覺其言之長。然願足下且閔之、勿以示人、恐不知者以爲自譽而自衒也。書尾又云、慎修有以自白於天下、恐不必然。人知不知、何加損於我、且又安能執人裾而盡白之。若謂世道人心所關繫、亦足下之過慮。倘人人皆欲以博洽見長、豈不勝於埋頭習舉業、辛苦一生而中枵然者乎。聞足下著述甚富、四書諸經皆有詮義、名山大業、恨未獲一讀、徒切歎仰。抑第亦聞諸道路、謂足下畱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未知信否。如其有之、此爲經世大法、昔

程張大儒皆有志行之。第豈敢謂不然。然程子後亦謂井田難行。朱子以爲程子經歷事多。故其言前後不同。足下豈未之思乎。經濟之學。第亦畱意。竊謂後世郡縣之法。田賦之法。養兵之法。雖聖王復起。不能易其勢。則然也。去古旣遠。井田安可復。未論井田。雖限田。均田。亦勢有難行。吾人高言復古。橫此識於胸中。將有讀書而不通世務之病。一處不通。他處亦多膠固。則讀書反以益其愚矣。拙著律呂管見末一條。言度量權衡不必泥古。頗有愛我者。摘此一條爲譏議。歷引史傳以明三器。



之當復古。愚作三器或問一篇答之。反復三千餘言。力辨三器不能齊同之故。若井田之難復。甚於三器之難同。足下以爲可復。必有說也。抑或傳聞之誤。亦如人之以第爲博洽。見長也。饒舌及此。倍覺悚惶。幸恕其妄。有便羽望復惠德音。

赴楓溪館。

三子堯階生。未幾殤。

秋九月。三作書與江慎修先生。

書云。接長牘。具道格物窮理之功。及生平閱歷甘苦。誠

孳孳於爲己、非若大軍遊騎之遠而失歸、第向所聞於人言者、亦可渙然釋而怡然慰矣。但篇中縷縷所陳、固皆是下心得、而猶有未盡與鄙見合者、又不敢不條析而互證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實朱子未定之書、故當易簣之時、而猶有勉齋之屬。足下憾其蒐羅猶有未備、疏密猶有不倫、所見誠然、安敢謂足下之過疑先儒哉。且禮經至爲難治、而足下乃能更爲之增損彙括、以卒朱子之志、此儒者真實學問、足以持躬淑世而羽翼聖朝、非尋常博洽比也。特是讀禮者、猶貴有以深得先



王制禮之心、而實以措之動履。今分綱別目、亦既井井有條、惟節收古註及釋文、爲學者入門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說而決擇精詳、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蒐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三代而下、代有禮書、如開元禮以及大明、其閒禮制增損多失先王之意、注疏家尤多紕繆、至有呂坤等四禮之疑。是不惟不足以治經、而反足以亂經。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乃足下又云、此書之作、但欲存古以資考核、而非謂先王之禮可以盡用於今、則此語

亦未盡然。夫先王之大經大法、禮儀三百、萬世所當率循。若夫文章制度所得與民變革者、卽三王且未嘗相襲。如足下之所謂以蒲席代古席、以壺代尊、以瓷代俎豆、數者云云是矣。至若朱子祠宇之議、桂巖宗子之法、鄉飲投壺之禮、如足下所擬議、已無不可訓可行、乃又謂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也、是則何歟。朱獻靖公之祠不當在朱子祠後寢、足下引經斷事、至爲有見。然欲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擬生時之左宗廟、則亦未安。蓋使朱子當日立獻靖公祠、則在左固也、在今日則



朱子子孫既事朱子祠比宗廟矣而又立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比左宗廟是則周后稷之廟固當在不窋之左而鞠陶以下乃以漸而右何俟昭穆之序耶。今雖無五廟三廟昭穆之法然獻靖公祠與朱子祠均之廟也則各爲一祠以協父子異宮之義可也何必在左深衣之制衆說紛紜然近日之非先儒者要不外欲加左右兩襟爲得續衽鉤邊之制第不識足下所考誤爲何說故第亦未敢置辨。足下又欲取士相見鄉飲酒及投壺禮以教童子使化其驕逸之習而長其敬謹之心數

者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第將拭目以俟。但狸首一詩、其篇已逸、說者以原壤所歌當之、其說莫詳於臨川吳氏。紋則謂狸首已逸於孔子之前、不然則孔子序詩正樂、豈反於先王所用以節射者而故刪之。借使原壤所歌爲卽節射之狸首、而祇此二句、於義亦已不全。况雖復讀女字爲爾汝之汝、而語意終有親狎之態、無莊重之音。大抵音調比齊陳之變風、而謂與騶虞、采蘋、采芣同爲召南篇什、愚未敢深信也。昔有明蕭雙江編集禮教儀節、高一所舉行鄉射禮、皆祇以采蘋易騶虞、以



采蘋代陟夏。今欲習投壺禮、亦何妨卽以采蘋采蘋代
狸首、而必以取於原壤狎弄之歌、此則又愼修泥古之
過也。律呂一事、後世幾成絕學、然要皆學士高談理而
不能審音、令人習於音而不知其理之故、以致本末相
離、茫無一得、非律呂之別有精微、別有法度也。足下所
云黃鐘之管九寸、計其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著
之日數。此蓋積幕算之、不可謂非特見。然以此爲據、則
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是應鐘之管
殆祇七分有奇、爲應兩月之日數、古今無此律管也。又

謂琴十三徽、疏密布置、泛聲彈之、當微有聲、不當微無聲、因以琴微爲求聲律之本。足下將以琴之十三徽爲應十二律歟、則此說本大謬。足下積學有年、說當不出此也。如第以聲必當微爲音必應律之證、則亦未嘗實考之琴音、而詳其應律之妙矣。蓋琴身之度四倍黃鐘、而中微則二倍黃鐘、故中微按泛彈之、皆與散彈音合。自轂根以至中微、按彈之聲七絃、皆已徧四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洪。中微以內二倍黃鐘、故自中微以至四微、按彈之聲七絃、又皆徧二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清。中清



各取五律以正五聲加二變律以成調。四徵又正一倍黃鐘而自四徵以內則近岳不能按彈惟泛音閒取入之。泛彈之取律又有與按不同者。中徵當四倍之中而外皆二倍黃鐘其第四徵則內一倍而外三倍九徵則內三倍而外一倍。故懸指泛取三處皆應黃鐘之宮。一徵十三徵泛取亦應黃鐘則所謂半律也。至若二徵十二徵泛取則應林鐘三徵泛取則應姑洗。此二句祇與言大粒。按彈不同。此由內外分取以應律度故與按彈之得按指以內成聲者其聲自異也。不當徵則無聲者以內外

分之、兩不應律故也。若按彈則不盡當徵、如七徵之八應南呂、七徵之半應無射、七徵之二應應鐘。亦祇以足大絃言。足下其亦曾細聽而詳察之否耶、而何必旁徵之節氣納音耶。算周顒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徵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數語似乎得要。東人爲誦之法、第亦嘗深思而積算之、其度量輕重皆合黃鐘不爽。琴之定律則不全繫於徵、而置徵又別有說。轉絃換調之法、彈家每失舊傳、第嘗思有考訂。第工尺四上等譜、雖繫教坊俗法、要不可謂之粗。



蓋合四乙尺工卽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而上凡卽變徵
變宮也。惟教坊調又有亞四、亞乙、亞凡及知字之用。則
十二律之宮縵胡無際。是爲失之。其取平上去入以定
五聲宮調亦屬未當。然古人非律無以正音。今人舍音
亦無以考律。唯好學精思。深知其理。按之氣數。以徵其
實。然後知三分損益之法。五色成文。八風從律。百度得
數。無能出其範圍。願慎修無輕議古人也。夫度生於律。
非律生於度。然非度無以得律。此如天非有度。以日之
行而起度。日非有分。以晝夜之長短而分分。然分分而

日之長短有數可求、定度而周天之行有迹可紀、同一理也。度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律管何獨不然而謂候氣灰飛之說爲未可深信、以別索之冥冥、則恐亦思而不學之過也。顧候氣灰飛又有未能卽據者、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之高下有寒煖、王者之修德以召天和者有順逆。假如冬而震電、夏而冰雹、則灰飛豈必應律。周子所云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



後正此之謂也。此其說第嘗詳之於所擬策略中，恨未能面舉與足下相質正耳。李文利、黃積慶之書，背謬尤甚，無庸復辨。卽史遷、京房、劉歆、揚雄輩之分子母、分宮、調、亦徒爲紛擾析之愈細而愈遠，愈離其說，殆未可以寸楮悉也。愿爲欽若之本，算居六藝之一，儒者豈可不知。西學利、艾諸人發先儒所未盡，蓋多而任數之過，其背經者亦復不淺。天地之高深可以數計而得，而天地之所以高深，則形上之理，非數所可求。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難言之，足下乃謂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腐而知天道。果爾，則一通厯算，便作聖賢可矣。何以古之厯疏而聖賢繼起，今之厯愈密而知天道者，究鮮其人也哉。至於字學、韻學，則正爲好古者所當詳。此王者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同文之大典，而學者或杜社承譌，魯魚襲謬，安可不一正之。非太倉一粟比也。儒先之書所當整頓者，整之尤爲急務，又不當在厯算、字、韻之學後矣。典林之刻，出於徒輩，知非足下所得已。然與其開方便之法門，孰若激勵之使從事於經學。如果資分庸下，則足下又安能以典林一



習強之記憶。彼其於抄錄且不無憚煩而欲使之成誦以幾左右逢原不念難哉。若不能必其成誦而祇於臨時翻閱以飾寒餒則艾東鄉所譏爲小盜盜大盜或無辭於餽飭之失矣。大抵有明先輩類多融貫全經故時藝非必引用經文而無非六經精義。後人專求工於時藝而無暇以窮經故滿紙引用經言究無當於經義。漢儒經學口傳心識故授受類有專門。後世經學貪多務得涉獵不精而經學益多龐雜。學者苟具中上之資使能淹貫六經旁及子史尙矣。如其不能則莫若專攻一

經使之理到而心自澈、理醇而氣自厚。經義所融、臨文自無寒儉之病。此治本之法也。又其下者、彼既不憤、不悱、不反、三隅則雖聖人亦無能以強之矣。不知慎修以爲何如也。然此爲時藝言之也。吾人旣從事吟唔、便當飽聖賢茶飯。所共願者、本惟是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雖未能棄時藝不講、而要當由心得以爲文章、實踐力行、何妨舉業。今人因時藝而講經學、亦已傾矣。况乃棄經學不講、而從事於汗漫之書抄、不亦傷乎。夫今之執筆爲文者、滿紙誰非聖賢之語、而反之躬



行問之寤寐、將誰爲實得於心。功利之習、錮蔽於胃、倣倖之途、趨之若鶩、乃足下謂無庸過慮、則孔孟之所以折衷六藝、程朱之所以倡明理學者、舌敝脣焦、皆以世道人心之故、不益爲過慮之甚耶。而足下之拳拳於禮樂、殫力於儒先者、不更爲多事歟。絃本草、野迂儒、衣食奔走、夫亦何心著述、強廁儒林。乃旣以舌代耕、因亦思情田宜壽。見今日學者日角龍蟲、全然不知反本、其視聖賢經書、祇以爲買利鬻榮之具、而時下講章、汗心紫目、亦只爲時藝徒開方便法門、因是時傳離經、日趨纖

巧而聖學愈支離時味矣。先輩中間有爲經學計者，如
虛齋、次崖諸公，言多可法，然決擇亦有未精。敎用是隱
憂積憤，思有以明聖賢立敎之旨，導學者，且反求諸身，
是以有四書詮義之著。其所言者，皆惟是敎人以體之
日用常行，而不敢參一趨時悅俗之見。於時解之有離
畔尖纖者，皆力爲闕之，亦不敢少遺餘力。至於衆說紛
紜之會，則每瞑目靜思，夜以繼日，必求得所折衷而後
此心始慰。書成共一十五卷，志慮所在，亦未堪一二爲
人道也。從此而易詩書皆有詮義，共得三十五卷。始終



祇此發明立教之旨，俾學者反求諸己之心而已。於禮記則有章句十卷，或問四卷。於孝經則因朱子刊誤定本，爲章句，或問各一卷。禮記本儀禮之傳，原不當析而二之。然儀禮當實著之日用，而禮記中時有精義，尤宜有以默成於心。又今學者方以禮記專經，而陳注淺陋，吳氏支吾，亦不可不爲之更訂。是以暫遺儀禮，專事禮記，亦因學者所習而寓以挽回之術也。若乃合經傳而修之，以卒朱子之志，則第方遲之有待，亦以刮目於足下爲樂，得以觀厥成也云爾。此外雖多著述，殊不堪以

入世。且生平恥於自衒、有心無力、堆積巾笥、知他日徒以覆瓿、然此心終未能自己、誠難免於過慮之譏也。足下又謂第畱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第不知此語何以得傳聞於足下、然亦信有之。夫土田祇在民間、人民祇在天下、郡邑何非國土、赤子誰非吾兵、^②以天下之田土與天下公之、以天下之人民與天下治之、同天下之患難、爲天下守之、今古雖殊、覆載不改、而謂井田終不可復、此亦師前王、莫若師後王之故智、徒以苟治自安者云耳。治亂關乎氣數、設施則存乎人、而安得獨以盛治



讓之唐虞三代歟。程子云井田難行，然程子亦云難行耳，未嘗云不可行也。夫處今日之時，以今日之勢，而欲莽然舉先王之法，率一世而更張之，誠有甚難，應不待程子而後知之。顧所謂難者，殆非井田之難復也，難於出治之有本，君相之同心，庶明之勵翼，而轉圜之有法，張施之有序，以需之歲月而厯久不渝也。且先儒語錄之言，亦多未可泥矣。橫渠有志復古，朱子已集之，孟子註中，其他語時有異同，安知非門人之誤記。此如孔子之言，要以兩論爲精，而家語、左氏傳、二戴記所傳，亦安

可盡信爲聖人之說乎。若乃通經術而不通世務、此當時譏介甫之言。然介甫之所經營、要皆只從功利起見、經術乃所以通世務、介甫又何嘗通經術哉。度量權衡、王政之首務、後世經制不定、八政不修、是以國異政、家殊俗、侈靡相尚、澁惡相欺、大稱小斗、以相攘奪、度量權衡安可不謹。然謹之者、亦惟是關石和鈞、準之王府、使民守畫一之經制而無敢或違、斯善矣。豈必改今尺爲周尺、而後乃矜言復古哉、而周尺於今亦何從確據也。井田之復、潤澤因時、亦若是然耳矣。疑義與析、故言之。

不得不詳。篇中不無唐突。然昔者韓富同心輔政而議有不合、至於動色相爭、東萊之與紫陽說詩各有異同、而終身志同道合。弟於足下何必苟同、而此心庶可共諒。如或言有未當、望復惠示玉音、無起操戈入室之嫌、此爲欣幸。

冬、還里。

四年己未、四十八歲。

春、江慎修先生再答先生書。

書云、永再拜覆書、燦人汪先生足下、弟與足下幸生同



鄉、無緣晤面、屢辱賜札、多道路流聞、非弟心迹、故舊歲
敢以長牘塵聽、正欲投甄引玉、冀賜箴誨之言、兼受講
論之益。今乃拜領重九日手書、娓娓千百言、中多規切、
且復聞所未聞、何幸如之。從來學人知識意見、必不能
盡同。苟趨向不同、則猶南北水火、雖有同者亦異。若趨
向不異、則猶鍼磁水乳、雖多異而不害其爲同。足下所
謂吾人所共願者、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
此兩言者、第嘗佩服而訟言之、此其所大同者也。若夫
討論古今、講究事理、則安能不異哉。夫不能自立而苟



同人者、淺也。強欲人同己者、惑也。惡人異己以爲入室操戈者、伎也。第之心皆不若是足下可共諒也。然書中所條舉與尊意不合者、大約兩端。一則知見既定、各是其是也。一則未見全書、誤會其指也。第少卽有志著述、家甚貧、紙筆亦艱。禮書綱目一書、卷帙頗繁、無力倩人繕寫、兩三易藁、皆自抄錄、手腕幾脫。書之本文多於朱黃之舊、然僅能錄古註及釋文、不能如朱子所謂具錄註疏、諸儒之說、窮於力也。前年雖爲館閣行文錄去一本、而于心實歉然有憾。竊謂此書須朝廷設局、乃克

成言。其次亦須得有力而好事者，猶可粗就。今老矣，恐成虛願矣。足下以爲祇此已足，第謂不然。假令採錄疏義與後儒說，亦必有所決擇，其紕繆者亦必有所駁正。後世竊禮亂經之書，亦不至漫然增入，此可無慮。若夫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此非第之說也。朱子與門人屢言之，足下考之語類可也。試略舉數端，如諸侯朝聘之禮，今可行乎？祭必立尸，節文繁多，今可行乎？喪服古今多沿革，父在爲母，婦爲舅姑，皆齊衰期，今可行乎？餘可類推矣。朱獻靖公之祠，當時感於舊制，父子同祠，父



前于後有所不安、又以啓聖殿在文廟左、可比例、故獻此議。今既有所隔越、已有定制、可無復論。深衣之誤、其大者則孔氏玉藻疏、謂裳六幅皆交解、使先王法服、反類於奇袤不正也。釋玉藻衽當旁之文、惟在旁之衽以兩幅交解爲四幅、使齊倍於要、若前後則以四幅正裁爲八幅、何嘗交解。又前賢所制深衣、觀其繪圖、衣之右不用內襟、領緣直下、又以裳之十二幅者疊之、祇得六幅、且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別無曲裾一幅、疑皆未安。故特爲考誤一卷、以俟後之君子。教童子演士相

見投壺、鄉飲、先儒無此說、第實倡之。其端始於與學徒講、旅酬下爲上、不能使人共曉、乃仿古人設縣蕤之意、令童子數人假立賓主、依儀禮特牲篇演出。後乃思此意若推廣、頗有益、不惟使幼者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謹之心、且令觀者見先王制禮若此、其彬彬郁郁、或亦觀感而興起。因先成士相見儀注、次及投壺及鄉飲。然此說雅不欲與人言、恐傳聞者非笑、謂愚以禮爲戲、教童子演戲、將擬余於梨園老教師。而來諭以爲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足見足下愛禮之殷、誨人之切、而識



高乎流俗也。詩歌雖不得古人首節、而以意爲之、高下抑揚、以鼓磬節之、或可髣髴鯉首之詩。呂芸閣有此說、吳氏本之、而愚偶信之。此一隅之見、無甚關係、卽如足下說、以采蘋、采蘋代之可也。顧弟雖有此志、而選童頗難、其父兄不以此舉爲迂者亦罕、惟與家閒幼輩先講明古人拜跪之儀、捐讓進退之節、令其嫻習、庶可行之家塾耳。律呂管見二卷、實因昔年交河王學臺按臨、召講律學、命愚爲之、蘊之於心者雖有年、而成書僅十餘日、在弟亦不敢固信。故嘗與友人書云、不求其能同、惟

求其能異。同則無可說，異則因此剖析批駁，庶幾復有進步也。知己鮮講論及此者，惟太平崔君敬六以長書辨論，謹錄其語而存之。足下言之復詳，裨益匪淺。算黃鐘積分應再拜之日，頗費苦心，謂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一管只截去三分七釐有奇，至應鐘猶有四寸六分有奇。來諭疑其只七分有奇，古今無此律，是誤會也。截至四寸半，卽月令呂覽所謂黃鐘之宮，蔡邕所謂少宮。呂覽言其長三寸九分，乃是四寸五分之誤，而班氏漢志刪去此句。蔡西山先生遂謂黃鐘



無半律。李文利、黃積慶之徒，又因三寸九分生出謬見，皆博考而詳論之。琴徽以泛聲彈之，不當徽無聲音，聞之琴家不信。後試之果然。因知聲音之理，直通神明，廢寢食思之，臆爲論說。後考工人作徽之法，乃是以絃折半取七徽，再折半取四徽，十徽，又再折半取一徽，十三徽，此猶兩儀四象八卦也。又以三分之取五徽，九徽，又三分之取二徽，十二徽，此猶三才也。又以五分之取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此猶五行也。嘗聞之王交河云：琴制有大小長短，而作徽之法皆同。然則琴絃又似非四

倍黃鐘。蓋黃鐘九寸有定度、而絃可長可短、則尺寸豈不有伸縮乎、何以制徽取泛同一法也。來諭謂徽應律、其無聲者、以內外分之、兩不應律之故。愚猶未能確信、俟再思之。又以古十二律之度布之七徽以外、亦不能脗合、此第所以致疑於古人三分損益之法也。十三徽之注聲、惟中徽最洪大、其度亦最廣、至他徽皆微細而清濁不同。獨第六徽似有似無、此又何以說。幸是下有以教之。琴家有轉絃換調之法、蔡先生謂紃定七絃、朱子不然其說。而朱子又有古人隨月調絃、調至應鐘、絃



急恐絕之疑、意謂七絃皆轉也。愚考之宋史、美夔大樂議、究其轉絃換調之法、琴只五調、一調只轉兩三絃、非盡取七絃而更張之。足下所考訂者、若何願卒聞之。工尺上四、雖教坊俗法、誠不可謂之粗、此當時下字未審處、得足下指出、甚是。第近閱毛西河全集、律學又有少進。考毛氏圖、乃是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四上之間有乙爲變宮、工六之間有凡爲變徵。七音之外、有仁爲高工、仕爲高商、伋爲高角、仨爲高徵。南調則閉乙凡、北調則放乙凡。七調旋宮、各有起調、畢曲各

有管第二第六之位，皆爲變宮變徵之音，而變宮在正宮之後，與古人言在正宮之前者不侔。此亦古法可疑之一端。所不足於西河者，主張管色俗樂太過，度數之說全滅沒，雅鄭之防亦決裂耳。來諭以合四上尺工爲宮商角徵羽，與毛說不同，豈五音亦隨人所命乎。合字爲中管之音，猶絃之散聲，而黃鐘之宮在羽音之徵，以四字爲宮，疑毛說爲優也。三分損益之說，信之有年，後因讀朱子琴律說，生一線之疑，遂逐處皆疑，而有管見之說，未易以筆舌罄。候氣之說，始於後漢書，隋史亦載。



氣有應有不應之事、非謂皆空言也、而終不敢深信。是以管見中言之甚略。卽足下亦言、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高下有寒煖、又有修德召天和之不同、然則將何所取準乎。況又有出於數者之外乎。昔張江陵銳意造律、用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而袁坤儀言其有五不合、張亦爲之屈服。袁云作室當擇地、瓦礫之場、地氣不清、一也。密室三重、子午參互開門、今門皆在午、不能開氣、二也。外重牆址當入地、以關地中之氣、今則不然、三也。天地正子午在壬子、丙午之間、今用羅鍼、非正子午、四

也。室內正北祇一位，豈容多埋管五也。有此諸說，是以未敢深信，非徒索之冥冥思而不學也。若足下以日度比律度，而云度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數語真能言造化之妙，謹銘而志之。昔太平崔敬六兄素未謀面，以所著太極圖數一書來問，愚爲更訂者再。崔大悅，遂以此訂交，後乃得聚首數次。度數之學，第最剝心而癖嗜者也。厯算是一家之學，第偶好之。前札借用老子不出戶數言，謂因是可知高深體象耳，非謂通厯算便可



作聖賢也。早年探討西學，晚乃私淑宣城梅勿菴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餘亦難以語人。足下潛心大業，此非所急，弟亦不多觀，纔耳。所欲整頓之書頗多，近思錄吾人最切要之書，柴頭不可離者。俗本離析破碎，宋時葉采之註亦未備。嘗爲之詳注，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朱子說不備，乃取葉說補之。葉說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書。禮記一書，來諭謂陳氏淺陋，吳氏支吾，誠然。近世相國朱文端公刻吳氏纂言，有附說，愚因其書別爲禮記擇言，前人之

說得失並載、而以己意爲之剖斷。先成曲禮、檀弓、大傳、少儀、內則、喪服雜記諸篇、餘篇陸續爲之。四書解、學徒屢有請、而規模難定。蓋詳則太紛、略則太約、未敢輕率下筆。惟取數章、晦蝕於庸俗之說、不得聖賢真旨者、爲之詳說。若君子無所爭、有教無類、日知其所亡諸章、及中庸仁者人也兩節、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餘則見之筆記。字學書繁難成。韻學不多、方在屬藁。弟之所主張者、人聲根於臟腑、出於自然。切韻三十六母、一字不可增損、亦一字不可模糊。當細辨其齟齬、舌唇齒喉與半



舌半齒、而天下之正音當參合五方之音、蓋官音亦有俗、鄉音亦有正也。古今之韻不同、由風氣有流變、而古音未嘗不在今方音之中。書之大指如此、足下高明、幸有以教之。昔與崔兄論字母不合、弟主三十六、渠主二十四。臨別相視而笑曰、此事兩人終身不能相合矣。學人知見之難移如此、而其不苟合之處、正其可敬之處也。典林之刻、原非本懷、事既已成、無可復說。足下縷縷規誨、敢不祇領。科舉陋習、少卽厭之、不得已而隨行逐隊、身廁科舉之林、心游科舉之外。憶早年閱湯宣城集、

其答人書有數語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
牛肥。惟在褻外者始能舉喪。不覺灑然有會、常諷誦之。
自度一生孜孜矻矻、皆在褻外之日、頭童齒豁、舉業無
成者、似此語誤之、而幸不虛度歲月者、亦實此語成之。
較其得失輕重、固相懸也。此語惟燦人足下可道耳。足
下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俟
後人、當有聞風興起者、第不勝瞻溯而神往。所著諸書、
以未得捧讀爲歎。大指引人親切體認、返躬實踐、此真
前賢之所亟望後人者。惟是科名之習、舉世奔趨、利欲



熏心、隱微深錮。鄙人拳拳禮樂、彈力備先、亦自從吾所
好、非有嚴父師督之、而亦不能強人皆相從於寂寞之
濱、啜取於雪淡之味、士誠各有志也。若夫大聲疾呼、力
挽奔瀾、此事終當望之燦人足下耳。書後及井田、因及
度量權衡、此等皆非急務、各持所見、亦可忘言。但朱子
論井田難復、其言不一而足、謂門人誤記、恐未安、而第
前札中亦未嘗主用周尺、此則不可不遺破耳。

趙桓溪館。

冬、還里。

五年庚申、四十九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先生自康熙戊戌授經楓溪、至是凡二十三年。中間惟奔喪省墓兩至金陵、又兩遊浦城、餘皆在楓溪也。每歲暮歸里、春赴館、以爲常。後甲子歲再至楓溪、爲詹抒赤作詩集序、有云、甲子再至楓溪、晤抒赤、間三年耳云云、則知先生是年仍在楓溪也。

六年辛酉、五十歲。授經家塾。

爲族弟宗典序詩集。



宗典名書芳、以儒士終老。生平苦吟、以多病、故名其詩曰藥囊藥。先生序中、歷敘兩人生平離合之迹、有云、予每歲歸、則宗典未返、迄宗典至、予又遠行、十年不獲再晤。卒百歲、予自浙歸、教授於家、宗典以歲杪歸、得復聚首、遂獲暢讀宗典之詩。

七年壬戌、五十一歲。授經家塾。

春、作書答族姪麗南論敬。

麗南名嗣佳、府學增生。上書先生論敬、有把持用力、屏絕外誘之語。先生答書、大略謂持敬自有分寸、不可著

力把持、當優游涵泳。如閒看經史、以博其趣、或吟風弄月、以洽其機、要以閑此心於正。至於應事接物、自有常理。凡斯世所有之事、皆吾人所當應之事、非可厭惡而力却之也。昔橫渠有杜絕外誘之說、程子教之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來札所云、或亦踵橫渠之語、弊云云。

夏始、庶督學試於府城、補縣學生員。

先生一意研經、雖不廢時文、而未嘗應試。至是、族中從遊諸弟姪、方請於先生、謂窮經將以致用、先生始從之。氣欲至郡、爲紫陽山之遊。遂受知於禮部侍郎督學諱

嵩壽公。四書首題點爾何如一句、次題天之高也五句。
嵩壽公得其卷、嘆曰、是當焚香煮茗讀之。遂補縣學生
員。

泗子文階生、未幾殤。

冬十一月、舅氏江君廷鏞、古愚爲先生作四書詮義序。

略云、四子之書、六經淵藪也。非體會貫通於四子、不足
以言六經。非踐履實得於六經、亦未足以詮釋四子。則
試觀之孔子、其跬步無非禮樂也、其對邦君論治道、無
非堯舜之邪隆也。其辭命之溫良敦厚、卽詩之性情也。



其一生之進退行藏、卽易之時中也。惟孔子身備六經、故魯論一書、於六經先後一揆而大中。孟子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又豈有異焉。迺粵秦迄漢、爭文義於一字一句之間。唐宋以還、役心思於縛節繁文之末。文辭益盛、而於聖賢之道以日晦而不明。詮釋日繁、而於聖賢之書以益離而益畔。賴周程始繼欲絕之緒、至朱子則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朱子相六經而闡四子、是蓋心古聖之心、言古聖之言、行古聖之行。於是有四書集註、至純備也、至精嚴也、亦欲人以經書爲法、實踐躬行、而非



爲後人之虛車飾也。迺自元明以來，以四書命題取士，其意非不欲士人以實得發爲文章。無如士風日薄，利祿熏心，說經書登講席者，箋解日多，類以體朱述朱爲名，實則爲舉子業計爾。又自陽明首標良知之學，與朱子爲難，淪及明季，凡執筆爲文者，皆以能畔朱子爲快。國朝諸子，闢其譌謬，漸歸於正，不謂無功。然非本於體驗躬脩，則旣失其根源，而支流多非本來面目。於是疑朱子之言爲有未盡，而立言反欲高過朱子。是以欲尊朱而或反背朱，非以明經而適以害經者，亦已多矣。

淺陋者又不足數也。余甥燦人秉質聰明而制行篤實、生平無所不學、而銳志研求者惟在六經四書。深見夫朱註本顯明也、而以深刻參之則必悖。本周到也、而以膚淺會之則必疎。本包舉也、而以一義舉之則離宗。故其發明經義、一宗朱子、論古則融會左史之全書、採典則貫穿三禮之記載。樂律則合聲音器、數以折衷、辨陸王必析之於疑似之間、闢佛老必明指其源流之失。以聖賢實詣體備於身、不得已而有四書詮義之著。末又六甥少失怙恃、飄蓬閩越。雖處困極、未嘗不史籍是耽。



進退取予必揆於義而天資英邁所學非有師授其四書及詩書易禮綱目則自孩提受於母膝矣母余姊也姊氏自幼嗜學五六齡明月之下三夕而學庸習熟圖外小註不遺一字先嚴每不許誦習抑之曰汝女子何好學爲迺至字義無人指示輒以意會而通之先叔祖奇之曰此天授也及長惟周易及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玩不釋手他若唐宋詩詞雜書皆不寓目故甥雖無師而有成就如此。

八年癸亥五十二歲。

夏四月、理學逢源成十二卷。

書分內外二篇、內篇以明體、外篇以達用。篇各二類、內篇聖學類、言理之本然、與其所以用功之當然、物則類則言日用常行、爲用功之所依據。外篇王道類、言人君所以治天下之大法、道統類則著唐虞三代治統之傳、而後世所以失之之故。然其道尙存於先儒、萬世之所以維人心而立民極者、不外此也。自序云、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



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聖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隨、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猝睹、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記誦詞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焉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卒之無得於己。吁、嗟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一也。不覩其蹟、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既賊其本、末學以爲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息、大道之本不明、是

邪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顧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辭有不能惑。反躬實踐、而於以真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而欲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則合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沉潛反復於其間、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以自得也。絃嚮者嘗輯理學逢源一書、蓋亦欲以是自求於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然。因是經書所得、輒以類識之、欲使弗忘、而亦欲同



志有人、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矜人也。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蘊。通因與慶南往復談論、還復潛心理會、補闕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貫融澈。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於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開吳防流、反經

術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固藏之篋笥、用以自箴已耳。異日當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覽余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則慎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按、理學逢源、康熙辛丑兄朗人作物詮序時已言及此書名、先生方三十歲。至乾隆癸亥始成書、蓋積二十三年之久矣。

族姪麗南北遊京師、作詩送之。

麗南學行未詳、然先生著理學逢源、與之往復議論而後定本、則其所蓄亦可知矣。明年七月十九、麗南病卒。



於京寓所攜行篋書經詮義原本遂亡失。

秋九月、樂經律呂通解初藁成五卷。

自序云、樂爲斯世所不急之務、亦斯世所難窮之理。樂當世所共爲者不務、而孑然用其心於斯世所不急之務、與斯世所難窮之理、伊何拙也。雖然、前此有爲其拙者矣、蔡西山其人。自宋元明而下、未一二數也。更前此有爲其拙者矣、司馬遷其人。自漢魏晉唐而下、又未一二數也。此其人之或是或非、或純或駁、未易具論、要之其志皆不可謂不尙者。先王教人、莫先禮樂、而道經闕

然。禮經之燕、朱子嘗手定大略、而黃勉齋承之。樂則僅
留樂記一篇、律呂器數都無可攷。蔡西山綜攬諸儒所
論識而決擇其當、以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明律
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是二書者、不可不合以參觀
焉者也。然理寓於聲而器衷於律、斯樂之理存焉。器數
音聲又不容以不攷也。因是合樂記及西山書、疏通其
意、復上採周禮考工下及儒先注疏、以攷其器數聲容
之略、亦成續新書二篇、以附於後、名之曰樂經律呂通
解。樂記之爲經舊矣、他所輯萃亦本遺經、經名非僭也。



其曰通解、通二書而解之、亦附朱子、勉齋之志。其音聲
度數之實、則多訪之伶人樂工、而酌之遺經以及先儒
之論、以求一當、非敢懸爲臆揆。然不憚其卑且煩也、則
愈拙矣。顧以謂樂本於天地、制於聖人、先王所爲立之
學等、廣之天下、粵以化民成俗、而今乃下遺於伶人賤
工之事、學士語其理則難之、稽其數則煩之、執其器則
羞之、遇其人則賤之、苟有談其事者、則相與迂之拙之、
是烏乎可。今

天子畱心制作、方且興起禮樂、以比隆先王、學士預爲

究心以待 朝廷之採擇、或有成哉。不則獲以其拙附
於朱、蔡其人之後、亦予快也。此下有闕文。

校記

①唐元宗：當作「唐玄宗」，避康熙諱改。

②兵：當作「民」。



儒藏

雙池先生年譜 卷二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三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乾隆九年甲子五十三歲春客楓溪。

爲詹抒赤序詩集。

抒赤錢塘人先生舊友也。序有云歲甲子復抵楓溪晤抒赤閒三年耳髮蒼然子同庚也老矣。按先生庚申

仍館楓溪辛酉歸教授於家至此復來中閒別三年也。

又先生理學逢源經學類論樂律一條小注云某昔在須江有錢塘詹抒赤者善審音通九宮譜聞彈琴曲能



講成工尺入笙笛、予友善之、得其轉宮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却未能了了。乃以其所彈三弦、約其長、取度黃鐘、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於條上、以糊粘三絃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宮、古人不予欺也。

夏與門人金斗望書勉其行喪禮。

斗望名魁、浦城金千總之子、舊嘗受業於先生。至是千總卒、魁欲行古喪禮、先生寄書勉之。

作金千兵墓誌銘。

千兵卽斗望父也。名延貫。其先松溪人。祖父始入籍浦城。由行伍擢浦城千總。音階武德將軍。浦令張秉綸清廉才幹。落落寡合。千兵能與和衷。以疾家居。治農訓子。喜親文士。年六十八。將卒。戒其子勿作佛事。斗望始居嫡母喪三年。不御酒肉。至是哀毀骨立。見者爲之戚然。六月歸里。由郡城道旌陽。應鄉試金陵。

有秋初舟自灣址過青草湖夕抵太平七言律詩一首。又有金陵登報恩寺浮圖五律一首。

冬次女適余熊照。

熊照字能昭、同縣沱川人、縣學生員。載縣志文苑傳。
十年乙丑、五十四歲。

秋八月、春秋集傳成十六卷。

自序云、春秋、魯史也。聖人修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法、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閒如內不書弑、公出



書孫之類皆舊史遺法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二百四十年之間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修之以復周公之舊其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惟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氏爲



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過半矣。迄漢唐宋諸儒迥各事其所事或援此以擎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注疏家之穿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有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遠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所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疎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

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創霸業。多爲曲護之詞。魯桓兩闕秋冬。何與誅賞之柄。衛伐無虧。豈真忘德。魯珍季子。未必能賢。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欒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曾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於胡傳有不滿焉。迄邇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常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珥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邇記取



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持以應試。雖經文且未曾徧讀、况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尙詡然以經生自鳴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致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而無深、甯直而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

周詳。有疑則甯闕、無敢鑿也。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已。餘俱從略、不欲其煩、匪矜博故也。明初始定科場功令、春秋四傳並用。成祖而後、乃獨用胡傳。然迄今命題、亦未嘗不兼主左氏、則合四傳而斟酌焉、於功令似亦無所背。抑紱之集是書、要非爲場屋命題、使士子作時文故也。但春秋爲朱子所難言、予小子何堪僭妄。然朱子於春秋旣未遑及、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茲所去取、實一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譴、則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也。朱子作



易本義祇以易爲卜筮之書。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亦祇欲人以作詩之法讀詩。今之於春秋也亦然。人之讀春秋者其卽以讀史之法讀之焉。沉潛而反覆之以論其世。鑑空衡平。將聖人筆削之深心時或遇之。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

十一年丙寅五十五歲。

春爲族再姪梅菴作詩集序。

梅菴名文銷。國學生。清簡公七世孫也。著有政齋草。其父名壇。字公立。號易齋。僑居金陵。負文望。與葉際飛相

頡頏。有選刻明文、今文商行世。鄉闈屢薦未中，拔例授中書。先生序梅菴詩，稱其刻削清苦，耐人尋味。清苦中不失氣骨，刻削中自饒風致。

十二年丁卯，五十六歲。

秋，應鄉試金陵，卷薦而未中。

是科四書首題「巧笑倩兮，一

所親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房考某公力薦，主考少宗伯東昌鄧公鍾岳批云：「樸老欠溫潤。」先生後見遺卷，笑曰：「既樸老矣，又須溫潤，不亦難乎？」

十三年戊辰，五十七歲。

十四年己巳，五十八歲。門人余元遴始執贄來受學。



先祖諱元遴、字秀書、號筠谿、一號藥齋、同縣沱川人。學行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通志、文苑傳。先高祖妣爲先生族姊、同出太傅清簡公。先生次女適先祖從弟熊照、而先祖繼配贈宜人又先生宗人文遠公女也。曩先祖往來段莘、屢得晉謁先生。戊辰歲、先祖年二十五、始入縣學、備弟子員、有志於爲己之學、究心四書諸經、義及朱五子書、推服先生爲朱子世適。是歲己巳、遂執贄受學焉。故先生歿後、先祖作行狀、稱與先生誼本舊姻。又乾隆丁亥、赴縣呈書、宿先生故居、作詩有當年

從此識先生之句。按先生館楓溪二十餘年，及教授於鄉，其門人先後計不下百餘人，而傳其學、表章其遺書者，乃在晚年所得之弟子。故府縣志儒林傳有云：五十後名譽日起，究未有能窺其牆仞者。獨沱川余某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又督學朱笥河學士作墓表，有先生書非余某亦不傳之語。昔朱子答黃勉齋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朱子守漳州，陳北溪從遊郡齋，朱子喜曰：南來爲吾道得一安卿。蓋斯文付託其重如此，非



實有志於斯道者、不能知此中氣誼之深也。先祖著述
 卷、道光丙申、安徽督學少司空嘉興沈公維鐫鼎甫先
 生爲之序、歷敘雙池先生與先祖之志事、所關甚大、今
 附載於此。序云、往讀婺源汪先生遺書、而知有余君秀
 書爲先生高第弟子、實始輯錄其書、進於前督學使者
 竹均朱公、爲文表其墓、作主配祀紫陽講堂。自是承學
 之士咸知有汪先生。蓋朱公表章之功爲大、而微余君
 則亦無由而達也。洎讀先生文集中多與君往復書、訂
 正羣疑、闡明道學、并惓惓於身後之託、如朱子之與勉
 齋然、未嘗不惓然以思、設非君親承指授、教然不爲世
 俗之學、必不能深契先生之心、而庸此重寄。且非君能
 實體先生扶植道脈、不敢不自任之苦心、亦必不能大
 聞先生之幽光而卓然成不朽之舉。正學明晦、絕續之
 際、天與人殆有相得益彰者乎。而又以未得見君之書、
 識君之行事爲憾也。去年秋、君之孫龍光舉於鄉、手一
 編來謁、則君所著庸言四卷、皆克治身心、考驗自得之
 語。其律己也嚴、其衛道也勇、其持議也正而不苟。程子

所謂立言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斯編近之矣。自先生沒後、子鳴之以毀卒。有孫一己前殤。君迎養夫人於家、敬禮備至。君從弟某娶先生女、以時共葺其塋壠。又爲先生行狀一篇、敘次諸書大旨甚詳、而慨然於天理人心之必不湮沒、若有可操左券者。逮今觀之、益歎天道之不可以淺近測也。當先生之生、流離顛沛、有親不能養、終身以爲大戚。著書幾二百卷、豐其學而因其身、畀之以昌明正道、倡導後學之任、而卒不獲一日享儒者稽古之榮、冥冥者幾不可問矣。惟君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而遂以終先生之事。今先生行誼在國史、遺書次第刊行、世之讀者知其書、當與稼書、楊園兩先生鼎立爲三、行且聞風興起。是先生之書晦之極而大顯、君之志事遲之久而後伸、豈人所能爲哉。三復此編、流連興歎。余生懼先德之就湮、乞數言并其端、遂不以不文辭、亦聊以志服膺之私云爾。

作紫陽書院記。



徽郡城紫陽書院有二、一在南門外紫陽山麓、朱子父
韋齋先生讀書處、宋理宗賜額。一在歙縣城內學宮之
後、明初所移建者。先生此記、乃南門外賜額之院。大略
謂地以人傳、書院而名以紫陽、匪隆紫陽、隆朱子也。愿
宋元明廢修不一、今郡人徐君士脩捐貲重修、太守何
公躬爲戒董其事。朱子之學在於居敬窮理、實踐力行、
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庶可日游處於朱子之庭、對朱
子而無愧。若棄實學不務、而徒以浮夸掩襲之文、奔競
虛名、馳驅利祿、則上負

聖朝造士之典、下負賢太守及徐君樂育之心、而又何顏以立於朱子之紫陽書院乎。按府志、乾隆十三年、歙徐士脩重修紫陽書院、增置號舍、又捐銀一萬二千兩以贍學者。而郡守何公蒞任、則在十四年、蓋十三年爲經始之期、其章程則成於十四年、何公蒞任之後也。先生此記應作於是年。何公諱達善、字子兼、河南濟源人。由翰林出守新安、有惠政。載嶽志名宦傳。

十五年庚午、五十九歲。是年末詳客何所。

有午日七言絕句一首、末二句云、佳節年年都似舊、算

來強半在他鄉。

適余氏女卒。

十六年辛未六十歲。未詳客何所。

有二月春寒梅猶含蕊賦此催花兼柬梅菴再姪七言絕句一首又索和一首又戲作梅花答語再柬梅菴索和一首又有雪度嶽嶺一首似先生二月中辭家遊旌陽涇縣一路也。

十七年壬申六十一歲。

秋策略成四卷。



備藏

十八年癸酉六十二歲。

夏四月門人余元造作詩經詮義總論序及策略序。

詩經詮義總論序云詩之地郊廟朝廷鄉黨問巷詩之人王后公卿大夫士女詩之俗奢儉貞淫詩之體國風雅頌要其殊事異文由心出口無非動於天不容已而發於情不自知當作詩之時固不計其工拙毀譽而預爲後人作經讀也孔子刪繁就簡昭示來茲興觀羣怨定爲三百豈非欲讀者以意逆志借古人之吟咏養自己之性情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臻於純粹至善之地乎自後人誤解愚無邪一言以三百篇無邪詩而淫奔諸詩皆爲譏刺斯古人之意不明而詩旨漸晦矣朱子諷詠涵濡不從序說得古人於笑貌聲音之際而較字句於分寸毫釐之間洵爲起前絕後而後人紛紛援摺序義拾朱子所棄以自珍至詆之爲高斐咸耶蒙不亦無忌憚乎吾師樊池先生詩經詮義一書墨守紫陽遠追作者約五經之旨成一家之言其闡發也博大而精



深其剖析也。茂密而條暢，而其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
 之道，與夫治亂得失之機，人心風俗之際，尤諳諳乎三
 致意焉。是豈惟朱子之功，抑亦百王之龜鑑也。嗟乎，
 人趨利避害，經學不明，假聖言爲筌蹄，得魚兔而放棄，甚
 且置之高閣，卷未開，手未觸者，比比皆是也。而先生得
 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憂絕學之不續，奉聖人爲
 我師，獨以扶世道、人心是務，謂非開世豪傑歟。第是書
 文成數十萬言，未易遽探其奧，猶國風雅頌之總序，計
 一國之始終，論全詩之體製，若網在綱，如衣振領，讀之
 若恍然有以得其體要者。爰另爲錄，出朝夕省觀，以爲
 全詩之階梯，俾稍有依據，不至河漢其言。
 是亦入室由戶之意也。言終於此而已哉。
 策畧序云：朝廷設科取士，以策居三場之殿，蓋將以
 覘士子之經濟，而欲其爲有用之儒，風簷之坐而
 言者，他日措之天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也。然上
 求之以實，下或應之以名，空疎者苟且塞責，於情事既
 鮮，所發明開，有錫所欲言，又多勦襲雷同，陳因難食，求
 其根柢淵源，源原本本，敷奏詳明，華實並茂，不其難乎。

吾師雙池先生學貫天人、心契周孔、凡性命精微與夫名物象數、古今制度之沿革損益、他人所窮年兀兀、通其一二而不足者、先生莫不條分縷析、較如列眉、指掌而洞究其所以然、其正人心、扶世道、功在萬古者、在詮釋四書五經、及理學逢源諸書、策畧其緒餘也。夫古來策之著者、莫如賈長沙、董江都二人。宋則眉山兄弟。然江都氣體緩弱、長抄所養未純、蘇氏文采雖霸、一時朱子謂其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由斯以觀、談何容易。先生則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縱橫反覆而不謬於正、是豈空談雷同、澤之不精、語焉不詳者所能望其項背哉。昔陳氏直有云、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方之先生、何多讓焉。惜也、阨窮遺佚、未庸於時、而先生隱巷不憂、疏水自樂、著書談道、老而彌勤、豈非所謂人不知名、而不懈者乎。先是先生族子敬堂僑居金陵、揀選政、刻先生策十餘首、久已膾炙人口。但其中尙有假他人名

者又截長爲短、不免斷鶴之譏。茲全集具在、願讀者共興起焉。志先生之志、坐而言者起而行、以無負朝廷設科取士之意焉可。

答門人余元選書。

先祖以詩義總論、策畧二序呈先生、且請重著書經詮義、又請自序年譜、訂定詩文集。先生答書云、二序過蒙推許、恐不克當、然足見尊信之誠、又不勝爲吾道有人喜也。書經詮義失藁、屢欲重複記憶成書、奈目下方重訂樂經律呂通解、故未遑及。俟樂經既完、固當從事尙書矣。年譜語錄諸項、則且欲聽之兒輩。詩賦文藁以及



時藝皆頗有成集、但近作有未錄者耳。易義從古本、蓋朱子本義之舊、卽今

御纂周易折衷、亦未嘗不從古本也。儀禮、周禮二經、當合戴記參考、乃能有所決擇、而家貧苦、未能儲書、自恐見聞未廣、故屢欲從事、輒復閣筆。且詩義及四書詮義、則尙欲更刪、苦無暇日。惟秀書旣確知尊信、卽望代爲刪訂一二、善與人同、無分彼此也。顧經書浩繁、心長手短、三禮之未能卒業、在朱子且不能無憾、而愚欲盡及朱子之所未及、亦無乃太奢願矣。九峯勉齋之事、猶將

有望之秀書。

六月再答門人余元遴書論主一無適及分智仁勇。

謂無適二字本孔子無適也來適字不訓作往字。歷引程朱及諸儒之說書凡一千四百餘言。載集中。末言近欲從事書經。囑先祖將古本傳註及

御纂本寄讀以資參考。

秋七月三答門人余元遴書。

畧云書經詮義了難記憶。今幸得睹

御纂廣所未聞。他日書成實賴秀書之力。四書詮義尙



有三卷在秀書處、於中尙有一二考核未詳、不能愜意、望寄改。

應鄉試金陵。

冬、重訂樂經律呂通解成五卷。

樂經律呂通解、原本成於癸亥、茲復重訂成編、仍舊五卷。以樂記爲經、分二十一章、又附或問二十二條、以西山律呂新書爲傳。又自續律呂新書二卷、上卷曰八音考度、下卷曰定和飾節。大約篇目皆如初稿之舊、而辨析義理、鉤稽度數、視初藁加詳矣。其自序仍用癸亥原

文只刪改二十餘字。

十九年甲戌六十三歲。

秋八月重著書經詮義成十三卷。

自序云予窺竊陳編而不喜捫牆依壁貪覽羣言以參
要害。至於節目則默坐終日不下一字。然思有所得則
振筆直書不爲草藁。是以諸書皆無副本。雍正癸丑書
經詮義既有成編門姪麗南攜之入京。後麗南卒於京
寓本遂亡失。後此十餘年余秀書能昭昆弟屢請以書
義見示予從麗南家索之不得乃默復記憶。雖卷帙繁



多辭句、渺難再述、而精意大義、規模綱領、則胷中故物、且在昔常費探索、而使其說不存、亦予所不忍也。因敝筆研、復理舊緒。十餘年來、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得、又自喜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凡二期而書義再就、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亦三之一。蓋事理別於微渺、而尙論期見古人之心、故經義本文或置不釋、而字句訓詁、別有求詳、曲引旁通、時復汗漫、而會通典禮、要有同歸、總非兔園挾冊、亦不欲多而寡當也。嗟乎、今之經生、欲以講經自見、則講章日煩、唾餘收拾不



盡矣。不然則選擬題一小帙、且不通其義、固已可決、勢
科而都富貴、安用是勞心殫力、以不急之務爲。雖然、號
以經生而不求心得、且欲自欺欺人、此中能無內愧。况
斯理人心所同、聖賢豈異人事、惟是以不思置之、則亦
終身自外於道耳。乃今日言及理學、便自搖手咋舌、詆
爲狂僭、過於自命。嗚呼、何自處不肖而且以不肖待天
下也。是以予雖好自著書、而書爲一世所不好、非不自
知、亦不復顧。然而有好之者矣。朱蔡之後、無朱蔡、則言
理亦豈能有加於朱蔡、然能言朱蔡之所言、以自附於

朱蔡有所發明，則是亦朱蔡之徒，夫是以不憚煩也。因有感而復爲識之。

讀近思錄成一卷。

是書無自序，其首一條云：近思錄分十四卷，而以道體開其端。道體篇五十一條，而以太極圖說冠其首。此如子思子之作中庸，而首言天命之謂性也。性命孔子所罕言，而子思、孟子、周程、張朱皆汲汲乎先言之者，孔子既沒，異說橫行，老佛塞其源，功利汨其流，於是乎人人各有性命而不知自求，君子不特標其本原而示之，則



學者無由知性命之在己、而作聖非異人事也。謂學者未能遽識何。曰、且示之的焉、使先入爲主而已。有主乃不惑、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存乎學問也。性命之微、深矣遠矣、得非近思乎。曰、知爲吾之所固有、而自思得之焉、何近如之。

讀問學錄成一卷。

自序云、予讀陸稼書先生之問學錄及其讀禮志疑、而知其所學之平正通達、則其人之實踐躬行、亦迄今可想見也。儒先之理、誰不能言。言之而偏謬、厖雜者、可無

問矣。卽言之而醕，吾未知其醕之果有於躬乎否也。安可因論篤而與之。然而躬行本於心得，真知自見於行，故有得之言與無得之言，必有分也。反躬之言與務外之言，又必有分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其辭氣吐屬閒，不有可深識乎。明季以來，吳學橫塞，踰閑蕩檢，浮論若狂。雖其閒維持正學者，要不乏人，而或所見未逮，則論涉騎牆。予所心儀惟**王**，**王**稱書二子。**王**之超超高明，似非稼書先生所及，而圭角太張，英氣太露，又不若稼書先生氣象和平，剛而不折。然而

未讀其書則未敢深知其實而今乃釋然信矣。雖其質近於篤實稍欠淵深言及精微或亦如有隔膜然皆實踐理地則非其以身體焉其必不能道之親切而有味如斯也。因讀其書而有觸焉則亦以筆識之抄存於左。冬參讀禮志疑成二卷。

自序云今之談經者於易則欲羅焦京王何於書於詩則欲搜小序箋疏以朱蔡爲少也。獨於禮則望漢儒注疏而卻行雖雲莊集說亦倦然而不戡卒業矣。夫焦京流於衛王何入於元。書詩之大小序則附會穿鑿而不



復察於本篇之意旨所存。漢唐諸儒惟事訓詁，多爲枝葉，不有朱蔡，何以大其廓清之功乎。禮則不然，禮謹節文，禮之迹存乎器數。節文器數與俗更革，去古日遠，其迹日湮，數千百年而失亡盡矣。漢儒去周末遠，周之所遺車服禮器，或有存者，漢初猶及見之。而孔壁逸禮五十篇，孔鄒猶得而參考焉。雖其雜引讖緯，不無失之誣妄，而器數名物，迄今可考，則非孔鄒馬賈不爲功。非若易之定象定理，詩之歌詠性情，書之紀載政事，可以會心得之，千百年可追寤寐也。大抵言專理而見古人之



心、漢儒所短。考器數而得古人之制、漢儒所長。然則禮經無漢儒、今人幾不識耳目何加進退何所矣。今人於漢儒所短則欲收之、於漢儒所長則怠倦寘之、何慎於擇乎。稼書先生之讀禮也、凡有疑議、必考悉於注疏而不敢遺。非不憚煩、蓋不如是不敢安讀經求實得也。禮以敬爲本、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不有籩豆、敬何所將。在今日又將以籩豆爲要也。朱子曰、孔子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然古人猶識得玉帛鐘鼓、今人則併玉帛鐘鼓皆不識矣。蓋傷之也。朱子

又嘗稱鄭康成爲漢大儒、而儀禮經傳通解成於黃勉齋、亦不能遺注疏以別爲考索也。然則祿書先生之志、不可尙歟。愚是以喜讀其書、而時或旁參一說焉、謂疑有同心、亦復識之、且欲爲世之好異而畏煩者告也。

門人余元遴跋參讀禮志疑。

跋云、讀禮志疑者、陸稼書先生讀禮時有疑而筆之於書者也。先生文集盛行、此書罕見。遂壬申夏始得之、而典禮荒疎、末由通曉。甲戌秋、因寄以就正雙池先生。適先生是歲應遴之請、重著書經詮義、書成餘暇、爰將志疑一書參互考訂、縷析條分、凡陸先生之疑而未定者、一旦昭昭而無遺憾焉。噫、禮經殘缺、器數無傳、學者非苦其繁、卽不爲我設、非陸先生之好學深思、不能有疑、而非先生之典博詳明、考掘精核、又安能析其疑哉。先生



一歲之間、著書經數十萬言、而餘功復成讀近思錄、讀問學錄、并是爲三書、其精神魄力爲何如耶。蓋由學優養到、天理熾熟在官、資之深而左右逢源、非可襲而取也。嘗一嚮而知全鼎之味、窺一斑而識全豹之文、有志於古者、可以觀感而泐然起矣。

按、是書乾隆辛卯同縣王顧亭太守廷言刻於吳中。及癸巳、先祖星先生遺書於朱學院、是書以已刻得遂上登四庫館、太守爲有功云。

作族弟宗典傳。

宗典性行和厚、工詩、不遇以死、先生哀之。曩旣爲之序其詩、是時方重修縣志、先生又爲之立傳、冀得採入志云。

二十年乙亥六十四歲。

先生自乙丑至乙亥凡十一年、或家食、或客遊、俱未詳。
秋、休甯縣藍渡朱氏聘先生來歲主講西席。

藍渡朱君德輝、先祖舊主人也。業蹉於楚、處殷實而讀書好賢、如恐不及。先祖館藍八載、賓主相契、茲復薦先生道德宗閥、宜延訓淑子弟。朱君因介先祖禮聘先生主講來歲西席、而朱君子姪亦有僑寓漢江者、因延先祖往漢授經。故來歲先生應聘至藍、而先祖遊楚未及一載卽歸、以與先生遠隔、不得時請益也。

二十一年丙子、六十五歲。春、館藍渡朱氏。

夏四月、易經詮義定本成十五卷。

原本成於雍正甲寅、至是重加刪定成書。自序云、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周易本義。其門人曰、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憾云。朱子又嘗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之意、又可



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又如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係骨子、便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若不得說詳密故也。紋感朱子此意而從事於易、然易藁數四而爲說愈多、真歎窠臼之翻有難盡也。茲於上下經自立議論處、皆痛爲掃割、而每推廣其占。其或衆有所會、可補先儒所未言者、則間錄之。至於異說糾紛、則又有不得不明辨者、以言義理則程傳得之已多、雖朱子亦不能爲異議。顧有明之初、傳義並行、習易者



因劉朱義以附程本、夫已失朱子之意。及其後專行朱義、而其本則仍程本、是併程傳朱義之本而兩失之。絃此編既從朱義古本、分別經翼、則又不敢復劖程傳以附朱義、而程傳義理正當處、本義初未嘗有不同、則是不必復錄。惟其義有粹精、不可移易、不容竟沒、而本義不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其或於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今人反從之者、則亦微爲辨析、非敢議先儒之非善、固宜協於克一也。朱子易學啓蒙與本義原不相聞、然推本先天以明作易之原、詳於揲占以著作易之

用易必得是始爲全經。今人讀易爲舉業資則於啓蒙初不寓目、是猶飯食而不知稼穡、衣服而不知桑麻也。今令啓蒙於十翼之後、使與本義爲一書。凡此皆兢兢以擇於先儒未能有所增益、然與近日經生言易窠臼亦已大槩不同。後世有揚子雲、其亦將知好本義歟。

門人余元邁自漢江寄書、再請先生自序年譜、并刪訂文集。

書略云、藍川坐十日春風、得領無數教益、只恨飢驅不能長侍左右耳。諸生幸出大賢之門、領神化之妙、言教身教、自當月異而歲不同。先生著作富有、可無俟著書、且年將望七、亦宜留養精神、爲道珍重、閱書萬勿過勞。

年譜一事、或省一月之功爲之。每文集能自爲訂定、擇其精且要者、彙之更佳。
御纂四經外面
已買就容再寄。

秋、門人余元遴自漢江歸里、寄書論易卦變可疑、及因知記論人心道心理氣之說、俱覺有病、求先生指示。
冬、答門人余元遴書論易卦變。

按此書未載入集。

二十二年丁丑、六十六歲、春、館藍渡。

讀困知記成二卷。

自序云、明初鮮真儒、亦鮮誠儒。賊儒自陳白沙繼此而



王陽明湛甘泉大暢厥聲無所顧忌。學者惑之遂至於
燎原而不可撲滅。正嘉之閒正二氏猖狂之會也。羅整
菴與二子同時又皆有知交之素而闢之不遺餘力其
所守可謂正其於儒可謂勤矣。然其以道心爲性人心
爲情以理氣不分二物則皆其意見之偏而執之終身
雖林次崖力爲之辨整菴終不服也。其自謂因知其得
之苦探力索之餘故成見不能忘而詖辭終自蔽歟。若
乃惓惓於格致之功反覆於心性之辨則固有卓然不
惑者其大端已甚正矣。故當日猶有知王湛之實爲儒



賊者、在整菴不無功焉。余因閱困知記、而於愚衷有不盡合者、則援筆識之、亦彙爲一帙、以貽同志焉。

再答門人余元遜書論易卦變、并以讀困知記寄示。

爲藍渡朱氏作墓誌銘。

朱德輝之祖名世瑞、字鳳儀、孝友肫篤。父卒、撫二弟成立、嫁二妹、厚其資送。與人交、終始如一。父名國鎮、字定侯、早卒。竝以是年春卜葬、乞先生作誌銘。

夏子思謙應督學試、補縣學生員。

思謙初名台階、字平之。後更今名、字鳴之。

秋、門人余元遴以所著庸言初編呈政。

冬十月、儒先晤語成二卷。

徽州自朱子以來、名儒輩出、著作富有。先祖集其議論、有裨於經術者、就正先生。先生爲之辨悉疑似、顏曰儒

先晤語。

自雙溪王氏炎郊祀議至蓉峯汪氏穀周公居東二年辨、凡十九篇。

自題其後云、

右文十九首、皆吾郡先輩論古之作。余秀書爲其有裨於經術而輯之者也。自科舉文繁而人視經學爲不急之務、求其肯畱心探討者、千百中罕見一二。况又涉其藩籬而返、稍通訓誥、守一師說焉、自謂得之矣。以此自



謂經生、反衷宵無愧乎。由是以思、則凡先輩之言、其爲經學而發者、片語隻字、皆當掇而存之、一以見先輩苦心、一以存之參考。匪必皆醇、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噫、是可以見秀書之志矣。顧經學難言、往往差以毫釐、遂至失之千里。蓋凡先輩所言、誰匪覃思默會、博參廣證、以期於纂要鉤元^②、而後自抒所得、以其語後人。然而意見偶偏、大原或有所昧、則所言如隔屏障、見之謂之仁、見之謂之智、自是所是而未能盡適於真是者、亦往往而有之。夫旣自言所是、則亦何嘗不是。况苦

心孤詣其精神亦足以注之而豈稍涉藩籬者所可同日語也。則閱者乍而見之亦安能不是其所是。乍見而是其所是則說之者不詳吾又恐約之未可反矣。愚是以因其輯而更爲詳說之標其所真是而討論其所未是雖予亦自抒所得也。然而研悅會有深焉者是非亦可以共見矣。愚非敢與先輩爲難而疑義相與析則先輩亦或樂得聞之且期於經學有裨焉則非一人私語也。固是題之曰儒先晤語更因以示秀書云。是書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嘉興沈公維錡鼎甫先生刻於湖北督學署中委源李永端椿田水部爲後序云國朝經術之儒我



娶得兩人焉。曰江先生。先生復修汪先生。先生燦人。皆著述等身。
 以斯文爲己任。江先生。先生書傳播海內。所未入四庫者。河
 洛精蘊耳。而汪先生。先生惟參讀禮志疑兩卷。已鐫行。得著
 錄其所詮註。因書五經及他著述。廿餘種。皆未及收。當
 開四庫館時。先生門人余秀書元。遴抱遺書。獻於學使。
 朱笥河學士。爲文表墓。送主從祀紫陽。將上其書於朝。
 而學士以他事罷去。故當世鮮有知者。先生之學。無所
 不造。其言義理最精。大旨折衷於朱子。儒先昭語一書。
 所訂正者。新安戴子之作。又止十有九篇。不足以盡先
 生之祗蘊。然發揮心得。確求真。是卽此已見義理之精。
 實有裨於經術。因與孫樞太史更相校讐。繕寫成帙。沈
 侍講鼎甫喜讀。先生書。適親學湖北。刻所著讀困知記。
 遂并昭語梓行之。洵表章盛事也。抑愚竊有疑焉。兩先
 生。生同時。居同鄉。何難各出所著。互爲質証。乃余觀汪
 先生遺書。得其與江先生論學三書。又訪得江先生答
 書二篇。議論所關甚大。而終未聞一造請而商榷焉。新
 安爲理學淵藪。儒先相去或數百年。可起而與之晤語。
 而同在一時。一邑者。願反不待函牘。何難。豈學問同異

之或、以論難先之、而就正遲、以有待歟。將賢豪一晤、一語、皆有數焉、有其閒、兩先生亦有不克自主者歟。余生也晚、不及見先生、而得侍余秀書先生。其學行端粹、道範穆如、啓迪一二言、令人終身佩服無斁、則汪先生愈可知矣。

答門人余元遴書、條摘庠言中之未到者示之。

書云、秀書近學識愈益深醇、知踐履愈加篤摯、嚴密方正、氣象大似伊川、近今亦易觀也。然以魯得之、故識見亦容有未化處、說經有求解太過而一時未深到處、茲爲錄出、印以愚見、惟秀書一相參正焉。凡七條、計一解、千二百餘言。解經不同固無害、於大義上不走作可矣。然欲於名理中

必求一是、則又不可孤執己見、而一概抹却象數方名也。惟秀書更涵泳之。

爲門人余元遴之祖淡菴先生立傳、又題所著省吾錄。

先高祖諱華、字積中、別字淡菴、績學早世、學行見縣志、
學林傳、府志、文苑傳。先生旣爲立傳、又跋所著省吾錄、
謂可以繼讀書居業二錄之後云。省吾錄初名寫心集。

二十三年戊寅、六十七歲春、館藍渡。

答族姪梅菴書論許氏葬禮。

答詹庾南書問以律正音。



庾南未詳。

按墓表云、先生從孫文藻、乃興門人詹大山、

麓。

又呈遺書於邑侯鄭言二公、呈詞有詹大山名、豈即

庾南歟。

又先生歿後、江孺人就養吾家、有門人慶源詹

季膺。

詹縞齋、廬源詹定邦、皆嘗寄奉

膳資。

庾南或此三人歟、今未可考矣。

秋、攜子思謙應科試郡城。

思謙考列優等、補增廣生。

冬十一月、醫林纂要採源成九卷。

自序云、天下之理、有本則必有末、末則支、支則離、而本不復見矣。有源則必有委、委則紛紛、紛紛則雜、而源不可知矣。聖賢之書、人人能讀之、聖賢事業、亦人人能言之、而學



爲聖賢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聖賢也。醫一藝爾、醫書人人能讀之、醫學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醫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醫也。雖然、亦以其末日支、人但知末而不知本、其委日紛、人但知委而不知源。故不患人不知書、而患在多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
知醫、患在多知醫而究不知醫。何則、其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蛇牀亂靡蕪、鄉愿賊德、今人鮮能知也、而況內經難經之奧旨乎。然匪獨今人過也、先賢立說、往往不能無偏。若長沙、東垣尙矣、餘則彼此抵牾。

如節菴盡易成方、伯仁全翻脈訣、已使後學不知所從。向或則多主寒涼、或則壹談溫補、致後人喜寒涼者以溫補爲煊毒、言溫補者視寒涼若寇讎。方書日多、閱者又無能折衷一是、以窺內經難經之旨歸、與先賢所以用藥制方之本意。稍聰明者、則且引古方以就己見。其每下者、又但言某某藥某方可醫某病、而懵不察其所以然之故。是末之所以日支、而委之所以日紛也。是亦先賢之多過歟。近世言醫亦有詳搜藥性、註釋古方、略知纂集靈素者、而學本膚淺、多爲前人成見所籠絡。此諸



講章評先輩八比作文法爾。又每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天人性命之理、六經四子之微、與夫聖賢所以律身而推之治世者、則固已隔膜數層、其何能析陸王之偏、剖毫釐千里之差、而爲中正無頗體用具足之學、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瞿然覺、憬然悟、而知所以探源求本也耶。醫書汗牛充棟、愚又豈嘗涉獵。然小道可觀、醫尤切用、但病其說之支且紛也。邇歲坐藍渡、與朱霖蒼談及於此、未免慨然。因手輯成編、非能於靈素微言及藥性醫方之外、更有加奇、而於生人之道、則必探本乎陰

陽於臟腑之器則必昭協乎五行、於經絡之行則必合
序於四時、於六淫之氣則必詳疏其所以致病之故、於
色脈之診則必深參之朕兆之微、於某藥某藥則必考
其所以能入某臟行某經治某病之由、於某方某方則
必明其所以因某脈用某藥以治某病之旨。要欲人由
此而或可以知經知權、不至有倚於一偏之失、窺治病
之源以不拂乎靈素。其前人之不足法者、則不復及之、
而亦或明辨之不然、而於末求之方書、其可盡也。故此
編非言醫也、言醫之不易言也。若閱是編者、仍以脈訣



藥性醫方視之，則醫者固自有脈訣藥性醫方等書，讀之不盡，且不必盡讀，而更何用此編爲？覆瓿已爾。抑子之有事是書，亦猶朱子之有事於參同契焉。因寄所託也夫。然則誰其能鑒之者？按先生著書止此，其以前所著無歲月可考者，仍有十種，敬錄其目綴後。

讀讀書錄二卷。

自序云：有明儒者，惟河津薛子一人。薛子之筋力也，仕止惟時，進退以義。雖所處非明盛之朝，而大變不能撓，大閼不能汚焉。殆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夭。

中通外直、不蔓不支者歟。及觀其書、則所見實通乎性命之源、而所言皆切己之學。初閱之、似平平無奇、細按之、已高深不能外矣。非眞知所擇、篤信聖人以實能身體力行者、其孰能及歟。顧薛子私淑朱子、而從之者蓋寥寥焉。及陽明學宗陸氏、標良知爲宗旨、而好異之士靡然從之、奔走若狂、豈果王優而薛拙歟。陸王以窮理爲外襲、指學問爲支離、只一提攝此心之知、則千里可坐而致。世之浮慕聖人者、樂其術之簡捷、而悅其說之新奇也、夫亦誰不赴之。而又且高自位置、岸然不疑、至



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辭子之所不敢道、而陽明道之而不慚者。以辭子之平平無奇、而又矻矻乎殫所用力也、是宜乎和之者寡、不能與陽明爭徒眾矣。已乃龍溪、心齋之輩、更爲之、極爲尊崇、互相標榜、則耶說橫流、壞人心術、卒至肆焉無復顧忌、終之敗壞、不可收拾、其餘殆至今未已也。嗟乎、聖人之道、庸道而已。惟其爲庸道、是以似易而實難。終日問學、猶恐德性之未充、又安得有簡捷之一途、單提直指、而遂能明心見性、

立地成佛歟。雖然、今之爲學者、亦惟知弋科名、都富貴而已、實求者不可得、并虛慕者亦無人也。河津姚江之是非、又何問焉。予讀薛子之書而不勝有感也、聞所見少有異同、遂筆識之、且發明其說之或有未盡者。

讀陰符經一卷

自序、陰符者、沉隱伏匿、藏其用於不測、卽老子清靜無爲、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謂老子之書雜、陰符經卻不雜、蓋其書簡約、而前後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閭奧而吸其精微、故不煩言而意已暢。內之爲脩煉、外之爲權

謀五千言之旨備矣。然其言古奧，觀者鮮得其解，故爲之錄其全文，而頗爲梳櫛之。中有可喜之處，亦足以自娛，且於此發其藏焉，亦足以示人，知不爲所惑也。
讀參同契三卷。

自序云：參同契者，言易以及黃老家言及丹經之說，參合之而無不同，符合契也。其說本養生方技之談，而附會於大易以立言，非其情矣。顧人物之生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相與爲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之秀，是固有同符也。陰陽之變



合大易備焉。故凡醫藥、冠擇、青囊、丹竈、雜家小技、無不以易爲宗。雖得龜遺精乎、亦小道可觀矣。粵自漢唐以及於宋初、言易者但知有文王後天卦位、而伏羲畫卦本原爲先天卦位者、則概未之見焉。而此篇所謂乾坤門戶、坎離匡郭、震受朔符、巽居望後、兌以上弦就盈、艮以下弦歸晦、則於伏羲卦位猶髣髴見之、是必有所承也。其爲說也、雖主於丹竈、而攝生有道、務於固斂其精神、以順時動息、君子不盡廢焉。若夫國家政治之務、人倫日用之行、彼固未嘗棄捐、則與異端之廢倫賊道者

固不同科、而其他小數駢贅煩支以爭福澤、又不如此篇之守約也。是以余于此書亦未嘗不留意焉、甯於此誠有取乎、抑所見固有在矣。故因是錄其全文、而亦或略爲之說、以識所見、謂其言猶是、其讀之則唯其人也。

山海經存九卷。今缺六、七兩卷。

六壬數論二卷。今失。

九宮陽宅二卷。今失。

文集十卷。



詩集六卷。

大風集二卷。

時文六百首。今缺公治至鄉黨內只存一首。

先生存日、先祖屢請自定詩文集、先生以方著諸書未暇及此。故今詩文所存、乃未經刪定之本、且聞有少年所作、先生已付丙丁、而門人子姪私相傳寫、其藁得畱後生不知、仍復鈔入集者、刪訂之任、猶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

附易經如話六卷。



自序云。歲乙亥。予僑客湘湖。程玉書從吾受易。與之言。頗領大略。因請予所著六經詮義。奈予書尙未成就。而請之再三。遂許以異日著全授之。爰手先書此冊授之。顏之曰如話。嗚呼。易豈易言耶。而亦豈容多言耶。聖人言之矣。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斯而已。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豈易言而亦豈在多言者。經師之言。日紛。易學所以愈支離也。然而既已言之。

而又顏之曰如話。夫非已淺則正以不欲深求。謂體驗存乎其人。第言之如此而已。明已足也。果其志在默成。期於自得。則率吾言而讀之。久之亦并吾言可不事。無往而不有。以見易之微耳。如其但以言求而欲事此爲無雁資也。則今日經師不少其人。其言之當彌富。彌文。且有翻新而可喜者。又不待予言之唼唼也。乾隆乙亥之一陽至日。雙池汪紱識。按易經如話六卷。行狀墓表俱未錄其目。先祖收藏先生遺書亦無是編。今吾鄉多有抄傳者。故附載於此。湘湖。今淳梁縣屬有此村名。

未知先生客遊卽此處否。

二十四年己卯六十八歲春館監渡。

二月爲門人余元旭父泉溪先生作行狀。

元旭父名德恬字懷靜號泉溪同縣沱川人。乾隆辛酉舉人。揀選知縣。學行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元旭字道周亦載縣志學林傳。其初名宜智狀中仍初名。答洪鱗雨書論置閏及北極出地高下。

鱗雨名鵬蛟號壽山同縣車田人。乾隆庚午舉人。博覽羣籍著有忌問錄春秋摘抄婺源埤乘鄣麓常談壽山



存藁、稽年錄、壽山叢錄等書。戴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

夏五月，臥疾藍渡館中。答門人余元遴書。

是年入春以後，先生體氣不康，而猶以未從事於三禮爲憾。先祖寄書謂三禮浩繁，非可猝竣，而年高神短，正宜頤養保裔，爲道加珍。惟年譜一事，須及早爲之云云。先生答書云：暑倦，接人客心孤迫，病中適接雲翰，如獲百朋之珍。科場一事，不惟無意於行，抑且病不能行，但欲俟新秋作歸計，以攝養病軀耳。吾輩居貧守約，久已



安之。夫何待言。第是吾道之孤鮮。鮮可告語。偶有一二同志。則又不獲相聚。意惟是尙友千古。著述自娛。無如血氣漸衰。精神日憊。自舊歲以來。竟未嘗執筆作一正事。而徒以役付雜務。以有用之光陰。擲之無用。殊可深惜。三禮之書。久思從事。乃家鮮藏書。無從肆爲考悉。若儀禮經傳通解。鄉嘗自友人處借觀一過。及今竟無錢可購。卽購之亦難猝得。且老病益侵。而三禮煩多。非數歲不能卒事。是以屢欲提筆。輒復終止。昔朱子惓惓三禮。而終未及成書。後以付之黃勉齋。愚今日則可付何人。

也。然而禮經之不獲折衷也，豈其中或有天歟。秋閒愚準在家，秀書若能過舍相晤，甚幸。貴體多恙，所宜自玉，頤養攝生，亦未嘗非學問也。按此乃先生與先祖絕筆書也。後六月八月，先祖兩寄書問安，先生不及作答矣。

六月，病有加，自藍渡歸里。

再答洪麟雨書。

時麟雨寄書言，將蒐集吾婺自朱子以來諸儒論著，勒成一書，又請以清簡公中詮藏板付坊印行外，復問三



事。一、張程朱三子少嘗學禪。朱子所遇僧名妙喜，果可信否。一、今文尚書二典分合及孔傳所引王云、馬云、係誰。一、堯王二字訓昌大何義。先生答書一千四百餘言。其答朱子所遇之僧是否名妙喜云：其僧之爲妙喜，愚少時於他書亦曾見之，而今忘其爲何書。然其所得於禪者，則或并不止得之一人。要之朱子祇自言所會一僧，而不言其名，蓋鄙之爲不足名也。以朱子所鄙爲不足名者，而今人又必求其名以實之，殊可不必也。毛奇齡、李紱等所著之書，皆宜急付之秦火，否則亦宜比之

於姦色淫聲以遠避之、無置案頭以汚學者心術。其答墟王二字作何訓云、墟王二字、怪僻已甚、卽昌大之訓亦屬牽強、搜尋人所罕見、以矜博洽、此今日時文大病。此等記載似并不必畱心。荀子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此言可法。竊願鱗雨爲學反諸身心、切己而求之、不勝企望。按、先生答洪鱗雨書時、已臥疾數月、長篇瀟灑、所答者惟是紫陽之正學、三禮之遺經、信所謂仁爲己任、死而後己者也。又言四書、春秋、樂經、

尙欲更有斟酌。天不假年。惜哉。

孫守銓殤。

按、六月初旬先生答洪鱗雨書、猶有小兒及穉孫不至、委家學於草莽之語、而行狀言守銓先生四月殤、應是六月下旬也。

秋七月、子思諫應鄉試金陵。

先生積學未見之施行、將以屬之哲嗣、雖疾劇孫殤、猶勉命之應試。故世稱先生高尙不欲用世者、皆妄臆也。八月、門人余元遴來問疾。



先祖七月初慰鳴之喪子書有云、弟仲夏間大病幾危、及今腰痛未愈。月杪又寄先生書有云、卽欲造宅慰候、而腰痛未能。近日重染傷寒、更爲頽憊。嗣又寄書問安有云、玉體未卜近日何似、不勝懸懸。賤恙未瘳、竟不得踵門請安。此八月初十前筆也。及中旬聞先生疾殊劇、乃力疾強步至段莘。時鳴之鄉試未歸、先生見先祖至、甚喜、握手談論、猶以三禮未修爲憾。又諄囑切磋鳴之、且言喪禮稱家有無。先祖與先生族人及諸同學預治喪具、留侍八日而先祖腰疾復作、且計鳴之不日當至、

乃暫辭先生歸。

九月八日乙卯先生考終。

是月先生病轉革時時顧遺書而嘆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期鳴之歸甚切。鳴之婦詹氏割肱肉以療竟不起。是爲月之八日也。明日鳴之始至自金陵以不及送父終哀慟毀傷至於滅性云。是歲先生六世祖煥祖公墓在高沙者大樹七十餘株皆枯。

冬十一月安厝先生柩於里中陽邊山麓。

十二月先生子思謙以毀病危。二十九日乙巳妻詹氏先



自經以殉。

鳴之以不及送先生終痛憾不解。先祖與之書曰：裕後承先、守身爲大節。哀順變、母過毀傷。先師行狀、務望追記及早成之。鳴之不能用，病日增劇，粒飲不進。妻詹知必不起，私念期功無人，後事無託，遂先自經以殉。是爲

月之二十九日也。

先祖文集有二烈婦傳，其略云：二烈

學江鳴之。一沱川人，則達之族姑適莘源汪大猷。鳴之爲雙池先生哲嗣，體弱多病。己卯季秋，先生歿，孫男守銓先四月薨。鳴之鄉試歸遲一日，未及送終，哀慟自慰。次年正月卒。前半月，詹氏知病之終不可起也，期功之無人也，無一瓦之覆也，私語鄰婦曰：吾夫死不可起，後事無措，言惟育死而已。婦勸止之，詹曰：言舅何人，夫何



人、政儉生以貽死者之慮哉。遂自經死。歲姑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與桂一枝、因名曰桂芳。年十九嫁大椿、椿崇簡、以積勞得咯血疾、姑許以同死。及治椿棺、姑令爲其二、瘞死、遂不食、瘞至十日而卒。嗚呼、若二氏者、可謂權而不失其正矣。而里之人竊竊然議之、謂其未終婦事。夫一無所恃而能送死事居、立孤以昌其後嗣、在聖賢且難之、而欲以責孱弱之女子、可乎。二氏之死、雖不得爲中行、要亦狂狷之流、可以康頑立懦矣。聞姑死時、有一婦志曰、使夫死而妾必死、不幸俱無子、世上無人類矣。詢之、蓋其難者也。吾悲夫爲士大夫者多爲彼婦之見、而不樂成人之美也。故特著而辨之云。

二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己未、子思謙以毀卒。

鳴之自知不起、先五日馳急足約先祖面訣。先祖至、鳴之已失聲不能言、流涕指遺書付託。以月之十三日卒。

先祖及諸門人經紀其喪。先生遺書、先祖收度惟謹。鳴之著述若干、同人倉猝中不及檢、付之一炬。先祖常以爲憾。

三月、門人余元遴作行狀。

門人余元遴、壻余熊照、迎先生配江孺人、就養於家。

諸門人亦有伙助、畀以付先祖、爲舉本生殖、爲江孺人身後計。

二十六年辛巳夏五月、江孺人卒於沱川。

得年六十有五歲。時先生次女適能昭先叔祖者已前



卒、先祖妣敬養侍疾不懈。後先祖悼亡詩有陸氏莊荒愧李桃、不忘恭敬敢辭勞之句。自注云、汪雙池師配江氏卒於遶家、內子方娠、能不解帶以侍疾。

冬十一月、江孺人柩歸段莘、與先生合葬陽邊山麓、鳴之夫婦耐其旁。門人余元選、詹大山、壻余熊照、竝來視築。二十八年癸未、邑人董昌輿錄先生書副本。

昌輿字厚山、號尙友、又號心齋、學行載縣志、學林傳與先祖及洪丈鱗雨爲道義交鳴之初、卒、先祖與族弟道周書有云、師友之變、痛不自勝、遺書雖存我家、倍令我

夢魂驚悸、恐失墜耳。至是乃謀之董丈、僱書人錄副本。及後錄呈朱學使、皆盡文力也。先祖病中嘗有詩寄董洪二君云、壯也不如人、何況逼屬纊。妻孥飢且寒、極小詎快快。祇有雙池書、表章未可仗。傳之匪其人、斯文恐將喪。以始以此終、終藉狂瀾障。其後董丈欲悉刊先生書事、已有緒、不幸疾卒未果。

三十一年丙戌、門人余元遴謀獻遺書於婺源令鄒公寅谷、不果。

鄒邑侯浙江仁和人、由明通榜、委署婺源篆時。

朝廷開史館、徵天下遺書、先祖謀獻先生書、求轉達大府、會以他故不果獻。

三十二年丁亥、門人余元選獻遺書於婺源令言公朝楫、准送藩司、已而不果。

言邑侯江蘇常熟人、由舉人選授婺源縣、先祖再獻遺書、其呈詞有云、發性命之蘊奧、我婺則紫陽而後一人、論行誼之精純、

國朝則當湖以還無兩、著書立說、動關世道民生、大義微言、皆本躬行心得、人以爲確論、言公方欲申送大憲、



適調貴池、攜其書去。及辛卯秋、同邑王願亭太守延言、刻參讀禮志疑於吳中、并從言公所取遺書、以歸於先祖。

三十七年癸巳、門人余元達集閩郡紳士、公呈遺書於安徽督學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公、督學允錄其書中。四庫館、以先生從祀紫陽書院、爲文表先生墓。

朱學士諱筠、字竹垞、號笥河、大興人、大學士文正公珪之兄也。恭值 四庫館開、

詔求天下經明行脩士著作。壬辰、朱公按試徽州、旣錄



上婺源江慎修先生承所著、至是先祖乃首集闔郡紳士以先生書獻、朱公許錄先生書進呈。而是時復值朱公採公議、以鄉先正補祀紫陽書院、先祖復集諸紳士具呈、求以先生一體配祀、朱公允行、於是先生得偕宋元明十五氏、從祀朱子祠堂如禮。又爲文表先生墓、董厚山丈爲刻之石。

五十一年丙午、續修婺源縣志、先生入儒林傳。

婺志人物一門、自明季以後、採取從寬、厯屆相沿、至今不能革。而儒林次於朱子世家、視諸傳尤重、自入

國朝核之必嚴。惟先生與江先生兩賢並峙。此外蓋莫敢望云。

嘉慶十七年壬申。先生入國史儒林傳。

道光丙申丁酉間。龍光嘗聞之先友藍振文丈。名鴻起。厚山丈。

之稱其族姪桂敷。筱植編修。昔曾供職史館。江汪兩

先生儒林傳係阮夢臺太傅所定。太傅素尚漢學。故於江慎修先生著作尤加意表章。先是編修寄函屬振文文鈔錄先生諸經詮義等書。并朱笥河學士所作墓表寄京。送呈史館。太傅見先生著作專遵朱子。若有不



恒於心者、祇因墓表出自荀河學士手筆、而太傅乃學士第文正公門生也、因以先生附慎修先生傳後云。今考阮文達公年譜、嘉慶十五年十月、文達官翰林院侍講、自請兼國史館總纂輯、儒林傳十七年八月、簡放漕運總督、將纂辦粗畧之儒林傳、藁本交付同館。其擬儒林傳序、稱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數十人云云。以此知先生入國史儒林傳、應在嘉慶十七年也。其後道光乙酉丙戌間、修徽州府志、安徽通志、皆入儒林傳。

道光八年戊子、合縣紳士翰林院編修董桂敷等公請祀
先生於鄉賢祠、經本學本縣申詳、本府布政司加看核轉、
經安徽巡撫臣鄧廷楨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銑、
安徽學政臣胡開益合詞題請、奉
旨交部議奏。

九年己丑、禮部覆核彙題、稱所請入祀鄉賢之處名實相
副、擬准其入祀鄉賢祠、謹題請
旨。十二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旨俞允。

校記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退谷文集》條下云黃越（際飛）「所著《四書大全合訂》及選刻制義如《明文商》、《今文商》、《墨卷商》、《考卷商》之類皆盛行一時。」可見譜誤。

②鈎元：當作「鈎玄」。避康熙諱改。



儒藏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四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年譜附錄

汪雙池先生行狀

嗚呼、先生之沒也、六閱月矣。心喪啣痛、至今不能作一字以寫哀忱、其何以狀先生一生之行實哉。去歲仲冬、曾屬先生子鳴之追成狀略、以存徵信、而鳴之病中復東云、先人一生辛勤道脈、其蘊悉見於書。至閱歷往往不自言、問之亦不甚答、故少年及在閩事



無從查考。擬將以所聞於吾母及能記憶者次爲一冊。屬兄成之。兄當不忍辭也。今正初八。鳴之垂危。馳召。此相見已失聲。詢其節略。竟以病故未及成一字。至十三日。又下世矣。嗚呼。以先生之學。旣未獲顯於時。復殤其孫。天其嗣。而并湮沒其事蹟。悠悠蒼天。何其酷也。顧著述之勤。學問之正。閱其書者自能知之。然一代大儒。後日將採其懿行。傳之儒林。萬一遺佚。無從考核。則聲光閤蓄。豈惟長逝者私憾無窮。後死者與有責焉。敢略記所聞。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人知

仰法焉。先生姓汪氏，諱烜，又名敘，字燦人，雙池其號也。其先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涪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七世祖也。六世祖煥祖公，明諸生，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贈戶部尚書。高祖諡清簡，諱應蛟，萬厯甲戌科進士，累官戶部尚書，理學經濟，蔚爲儒宗。行實詳志乘。明史不具述。曾祖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博學多能，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洞曉。配江氏，亦讀書通



大義與斯涵公考訂古籍、閭閻之中如益友焉。考諱士樞、字樞北、天才敏妙、工古文詞。子二、長名煥、次卽先生也。先生母江太孺人、同縣諸生硃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硃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蓋三夜而經文章句熟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過諸經義疏、朱子綱目及典故諸書。至風雲月露之詞、弗好也。清簡公固遺子孫以清白、斯涵公已賃屋而居、數傳家益窶。太孺人于歸後、治女紅以佐饔飧。士極公以貧故不克卒傭業、遨遊湘楚閩越間、卒無所

退。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然稍長。卽令入塾。然資稟稍遜。先生言能言。善記識。太孺人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卽成誦。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太孺人坐。治針黹。虛其半置書。又設一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誦。誦細爲解釋。向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



詩文亦皆母氏親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
弱冠後太孺人得瘋疾。飲食於牀第者數年。先生躬
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窘乏。缺甘旨。及歿。
哀毀骨立。繼乃憂服。省父於金陵。士極公語先生曰。
爾來奚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已。
有如此寂寂。徒爲鄉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
畱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溷我耶。且汝性拙。此間
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
與飲食。乃垂涕歸。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

族眾不習、兼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身無所託、不得已乃至江西景德鎮、傭資畫。景鎮五方雜處、市習澆漓、先生稟規矩、寡言笑、又方居喪、食蔬果、斷酒肉、儕輩羣訕侮之。閒爲詩歌以見志、羣以爲謗己、族主者使弟畱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間、至福建浦城、館於陳總兵楓嶺營中。先生嘗與兄書云、自離桑梓、困苦流離、抱病於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顛於永豐。當此之時、自以爲無復生理。然某雖



困窮、不肯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敢爲、非義之財不敢取。孜孜以成其學、兢兢以守其身。恐負吾父母之教云。則先生之固窮力學、蚤歲已然矣。未幾、士極公歿於金陵。聞訃慟絕、戴星奔赴、盡以所得館穀營宅兆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太孺人之墓。仍赴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

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眾說、而一衷於朱子。志專一而用力勤、至五十時、覺此理明白坦易、浩然沛然、無復向日艱難之態矣。先生之於四書也、謂朱子集註而後、惟勉齋諸賢躬承師說、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失微言之緒。有明大全之纂、當日君若臣皆失其道、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賢得失之林。故朱子所非者、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復畔焉、或朱子所



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及姚江龍谿以後。多以畔傳離經爲事。其號墨守程朱如蔡林顧劉輩。立言亦有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者。於是糾繆辨譌。成四書詮義一書。初意只鋤羣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以通貫。各章亦略爲挨講。曲折詳明。無所不盡。則或問之遺意也。其論易也。則曰。易言時中之道。聖人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

作易也。因象而觀理、讀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筮之事也。然焦京流於術數而易之體亡、王何入於虛無而易之用亡。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而理明、邵子演先天圖而象著。朱子集諸子之大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而時中之義明。乃圖說見毀於象山、易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猶多譏朱子者。則甚矣、易之難言也。先生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母見之、語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先

缺页

精不可移易、本義未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或
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人反從之者、亦附爲辨析。洋
泔泔、幾百萬言、非識義文喫緊者不能作、亦不能
讀也。尙書則自母口授時頗易之、後有問以古文眞
偽、禹貢水道者、對未能悉、乃灑然以書爲未易言、而
探討益力。自云高祖清飭公爲司徒時、戎事方殷、講
論天下形勢輿籍頗詳。曾祖光祿公研於星經、歷史。
二者幸有傳言、故義和諸章及禹貢皆非所難。周語、
殷盤辭贅牙耳、難不在是。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



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也。而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其閒非得聖人之心、何以知聖人之處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聖人之心哉。顧詩、易傳有朱子、而書獨以屬蔡氏、是蔡傳不異朱傳。披閱數過、豁然有得、更爲詮義一編。時雍正癸丑也。書成、族子麗南攜以入京、後卒於京寓、本遂亡失。遴以重著爲請、先生復託憶成編、大約數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三之一。自序云、因微筆硯、重理舊緒、十餘年見聞日廣、觸緒相

發時有新得。蓋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至於詩則深病記醜之徒。搜爬舊序。矜博聞而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章句訓詁。諷詠涵濡。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曲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亦考摭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典博未有過之者也。謂春秋一書。大義微辭。聖人獨斷。非徒記載之文。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法後世。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爲褒貶非也。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



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之類、直著譏貶、無勞曲說。其餘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左氏記事詳明、讀經必以爲案。公穀所述、見聞異辭、難以爲據。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多謬於理而不可從。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得失亦相半。迄漢唐宋諸儒、各是其是、交相矛盾。胡傳辭氣昌明、然書法泥而太曲、朱子有所不滿。至大全所載宋元之論、多可補胡氏之闕、然亦純雜相參。夫欲通春秋之經、當博綜於傳。傳義

各殊、當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定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按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則春秋之筆削也。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無深、甯直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極周詳、疑則甯闕。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朱子向以春秋爲難言、茲所去取、實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謫。卽按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蓋先生自序云云、而其書之大略可識矣。其讀禮也、



以雲莊集說爲平易純正，然病其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摘拔，不順文義，且其間有擇未精，語未詳者。乃因雲莊之註，蒐輯紹聞，參以己意，裁擇而剛定焉，名曰禮記章句。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章句所未能悉載者，又倣朱子圖書或問之例，著禮記或問以盡其說。最後欲合三禮成編，方成儀禮圖式、疾劇乃止。至冠昏喪祭以及鄉射、士相見、居鄉居家諸儀，嘗取朱子家禮一書參之。儀禮合朱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爲六禮或問。

六卷。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商榷而增益之。雖自以爲僭踰而酌古準今，扶世立教之意，亦綦苦矣。律呂之學，先生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古籍僅存樂記一篇，而律呂氣數皆難悉考。蔡西山綜覽古來諸儒所論，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言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二書不可不合以參觀。然理寓於聲，而律顯於器。器以成聲，聲以合律，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因合



樂記及西山之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周禮考工先
儒注疏及先賢之論樂者爲續新書二卷以附於後
名曰樂經律呂通解又別著樂經或問三卷於器數
尤爲詳核孝經一書先生以爲孔子與大學並傳曾
子大學得朱子章句人人知所共習孝經雖定爲刊
誤而未及註釋朱子嘗自惜之今學者傳誦尙仍石
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互相詆排我
朝特命儒臣撰孝經衍義用朱子所定經文於卷首衍
經不衍傳蓋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第衍義以刊

誤爲宗、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草野傳誦、莫適爲主。乃因朱子之本、詳其訓詁、究其指歸、著爲章句、使經傳互相發明。此則先生廣補朱子所未及者。以上著釋四書、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數百萬言、縷析條分、洞其蘊奧。宋元以來諸儒之釋經、罕有如是其詳且盡者也。嘗謂理一而已、而異學汨之、詞章汨之、故高者入於虛無、下者溺於功利。學者能窮理致知、以探其源、反躬實踐、以知其味、斯邪說不能搖而榮利不足戀。然理雖一而分別殊、聖賢言各有當、其循序



致精慮學者未知其梗概而無以識其大體所存於
是彙爲一冊分門別類自天人性命之微及夫日用
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達之經綸斯世之猷援
引考據而以己意折衷其間井井有條通融貫徹名
曰理學逢源。閱是書而先生所以深造自得者可知
矣。其他說理則有讀近思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諸
書皆推闡先儒蘊奧而補塞其罅漏。考典則有山海
經存參讀禮志疑儒先晤語諸集。策略則經濟具焉
戊笈談兵則天時地利與凡古今來戰陣之法具焉。

物論則統論天地萬物之理氣詩韻析則詳著音韻之原委。至六壬之發揮醫林之輯略九宮陽宅之涉筆以及讀陰符經讀參同契與琴譜戾戾記之成編或爲應酬之言或博義理之趣不足爲先生重。然出其緒餘猶足使專家者執以成名則取多而用宏不可紀極也。少未出試然不廢時文。文皆發四子六經之精蘊而盡萬物之事情實擅正嘉天崇及國初諸名家之勝。歲壬戌教授家塾族中諸從遊者力請應督學試先生亦欲爲紫陽山之遊乃從其請。督學



少宗伯嵇壽公賞其文，謂宜焚香啜茗讀之。人或欣其由此樹幟文場，以取名譽，而不知非先生意也。樂府二卷，名大風集。其五七言古及近體絕句，多沉雄激宕，雅近少陵。賦序解論記牘箴銘及雜著之屬，約五六百首，雖體製各殊，而氣體明白曉暢，常以淺易之語寫深湛之思，出之若不經意，而閱者忘理道之艱。蓋由天理爛熟在胷，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波瀾體格不足云也。餘如丹青篆刻游藝之事，靡所不能，非先生之所重，故不殫述。其註經及諸書也，不起

藁不編閱諸家之言、裝格直書、每日得數千言。值稍
疑難、註腳之中復下註腳、理若繭絲、字若牛毛。書法
非其所工、點畫必依正韻、無一筆苟且、而章安句適、
行數之高低空白、整齊適均、若經數手稱量比擬而
出者、在先生爲蓄極而通。而書無副本、失則難求、又
以不起藁之爲累也。今遺編所存、計四書詮義十五
卷、易經詮義十五卷、書經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
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
卷、六禮或問六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



卷孝經章句或問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存
九卷、戊笈談兵十卷、讀近思錄一卷、讀困知記二卷、
讀問學錄一卷、參讀禮志疑二卷、讀陰符經一卷、讀
參同契三卷、策略四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文集
六卷、大風集二卷、詩集六卷、儒先晤語二卷、琴譜一
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六壬數論二卷、九宮陽宅二
卷、時文六百首計十四卷、共二百單七卷。然紙數多
而字數密、以坊本計之、約六百卷。嗚呼、斯道之傳也、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越千百年、程朱繼

出如揭日月而朗中天。然純陽之餘一陰已生。金谿
賢智之過慈湖橫決更甚。姚江以蓋世之才不屑拘
守繩尺於朱子深加詆訶。晚年定論之輯顛倒彌縫
援儒入墨。我

朝崇儒重道升朱子於十哲之次以示降禮。

御纂諸經以朱義爲準。國初真儒輩出當湖陸先生且從

祀孔廟以廣風勵之旨。夫當湖所篤信者程朱而高
明之士猶或鄙爲迂闊。所深闢者陸王而隱怪之流
猶或拾其唾餘。先生憤甚。故所著書中辨駁塞拒不



遺餘力、亦欲承先聖昔賢之緒於無窮耳。顧或謂理學得前賢已明、儒者在力行、多言無當、先生著書似繁蕪多事者。是大不然。蓋理雖無形而道必有器、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語言簡質、然漸趨於文、亦天地自然之理。伏羲畫卦、通德類情、此文字之祖。使至今無文王之象、周公之文、孔子之贊、人何由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耶。且孔子之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亦不廢著述也。有四子五經於前、而異端者流、尙挾其術以簞鼓天下、統緒之墜者且千

有餘年、向使無其書、程氏雖賢、又何從而與聞大道、以接一脈之傳哉。朱子著作之富、固不待言。二程有遺書及易、春秋傳、周張則通書、太極圖說、西銘、正蒙爲最著。蓋周程張朱之道、卽孔孟曾思之道、上而溯之、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繼天立極之道也。乃若直指本心、不立文字、此釋氏之學、而欲執此以訾吾儒、其殆爲異端之續乎。先生著作深恥自炫、多藏巾笥。其讀書也、目力雖微、而搆思刻苦、一字一句之未安、思之竟夕、必求融貫而後已。展玩常依次序、一卷未



完不及他卷一書未完不及他書。嘗館休甯藍渡、主人於高閣積書充棟、先生居二年、人未見其登樓檢閱。至援引浩博、又皆自眾籍中來。因悟先生之於書、卽朱子所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者也。夫以先生之資稟、讀書非難、而自成童以後、困苦顛連、道途旅寓、衣食不充、而不廢學則難。然才子數奇、文章憎命、嗜古之士、不以境遇輟其所好者、亦多有之。或侈談風月、經術空疏、著作雖多、無補世教。而先生研窮經義、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皆天人性命之微言、

民生日用之切務、無一毫爲人徇外之心、則難。又或
穎悟絕人、豪傑自命、立言不朽、思駕古人、而別標宗
旨、更啓爭端。其有斤斤繩尺是守者、則又徒襲糟粕、
不足以發揮精蘊。先生則墨守程朱、縱橫排宕、而一
軌於正。至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沒之
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行生
剋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
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究極指歸。凡
漢唐宋明以來諸儒聚訟紛紛所莫能決者、先生批



卻導窾游刃有餘、澹然以解、豈非尤難之難者哉。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兄子成童、攜入閭、肄業。顧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及兄子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爲竭力營葬。歲時祭祀弗衰。日給儉約、無故不御酒肉。值荒年米貴、屑豆作糜、忍飢以度朝夕、數日無米者屢有之。僦屋半間、不蔽風雨、敗壁土鏹、細民不能堪。先生處之怡然。有清貧到老、真吾分、得喪原非爲一身之句。獨念此道之孤、鮮可與語、廢書而歎。時見乎詞、易簣之際、

顧遺書而怡然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嗚呼。古來
聖賢類多困阨。然雖不得大行於時。功名亦必有以
自見。顧或時當衰晚。偃蹇宜也。先生則值

聖治休明。旁求經學之日。而伏處深山窮谷。不得與稽古
之榮。不更可惜哉。先生爲學。隨事體究。不立宗旨。嘗
語學者曰。人所以異於物者。此心。然莊周逍遙遊其
心於寥廓。釋迦般若寂其心以自在。是皆以有用之
心置之無用之地。蓋心不可不用。而效庸人之役役
則傷。心不可不養。而學異說之空虛則廢。事理甚平



常奇怪可以不慕。生世有定分，富貴可以不求。惟是盡心於其所當爲，與可爲而不馳心於其所不當爲，與不必爲，則此心休休而得其所養。至面壁九年，一旦徹悟，齋心閉門，一日千里，此幻也。嘗染疫昏迷中，喃喃藝語，聽之皆經書及三代典禮，無一塵俗邪僻之言，則先生平時之心志清明，不爲客氣所使可知矣。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九日，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九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江甯人，同縣世業公女，溫恭淑慎。方太孺人爲訂婚時，孺人纔

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游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時三十二歲。應作三十三。而孺人年二十七矣。墓表作二十八。孺人嘗語遴云：入先生門三十餘年，從未聞一怒言，見一怒色。子四長三四俱殤。次思謙，縣學增生，字鳴之。少聰俊，日誦數千言，爲詩文卓然有法度。體弱積勞，因鄉試歸遲一日，不及送先生終，哀慟毀傷。後先生四月卒，年二十有九。女三，長及三俱殤。次適遴從弟熊照。孫守銓，先生四月殤。媳詹氏於先生病時曾



刳肱肉以進。後見鳴之病必不起。期功無人。後事無託。先自經死。嗚呼。先生盛德在躬。而身後如是。遠近聞之。莫不痛心流涕。謂天道爲不可解。卽避又安能爲之解也。特是天之禍福人也。與世俗異。世之享大名。躋膺仕。子孫衆多者。數傳後如輕塵飄風。漠無蹤響。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人。道統流傳。明禋俎豆。百世不遷。昔曹月川昌明道學。史稱爲一朝之冠。二子瑜。琛廬墓相繼而卒。又吾州陳定宇。吾縣胡雲峯。胡雙湖。今亦無傳。茫茫理數。或未可知。而扶名

教衍聖傳、流芳千載、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先生其必
不湮沒矣。遊與先生、阻本舊姻、兼承不棄、悼哲人之
既萎、恐斯文之久淹、故敢略爲序次、諸書之大略。其
他交人接物、律身行己之大端、與夫一言一行之善、
中人所可勉而能者、不復具載。竊恨從遊日淺、秉性
蠢愚、未能久炙休光、發其蘊奧、而又病中昏憤、語無
倫次。昔潘與嗣誌濂溪之墓、史謂潘某何人、敢誌其
墓。遂顧何人、敢狀先生哉。然懿德同好、聞風興起、當
世大人君子、以正學爲己任、必有表章而昌大之者、

遴益日夕切心翹首而望之云。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三月 日同縣門人余元遴謹狀。



儒藏

心喪藁

門人余元遴

汪雙池先生小祥祭文

庚辰九月

嗚呼、天道之無親兮、常與善人。胡先生而若斯兮、獨不知其所因。豈理數之茫茫兮、至今日而不可信。抑別有其萬古兮、而福極不關乎一瞬。惟先生之嶽降兮、踵遺徽於紫陽。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兮、豈屑記覽爲辭章。自遭家之多難兮、極顛沛與流離。既摘風而沐雨兮、尙惟日之孜孜。初泛濫於百家兮、後乃專研



夫經訓。擴前賢之未發兮、與濂洛而相印。手不停披
兮、口不絕吟。雖老至而不倦兮、著作逾乎等身。歎深
山以僻處兮、嗟道富而過窮。閱微言與奧義兮、抱篋
行而長終。雖前聖而固然兮、合乎古必違乎今。然不
遇於時兮、而明德必有達人。獨先生之積善兮、乃身
歿而逢殃。何冢孫之不育兮、復繼嗣壽命之不老。固
吾儒之正誼兮、明道而不計其功。乃報應如是反常
兮、俾眾人其誰之從。惡既不可爲兮、善復不可恃。望
彼蒼之悠悠兮、乃悵然而若失。撫遺書之具在兮、實

道脈之所憑。恨末學之涼薄兮、雖欲付而無可承。果
斯文之未喪兮、應傳道而得徒。當今日而既如斯兮、
又未知天意之有無。自哲人之既萎兮、倏已期而小
祥。緬音容其如昔兮、惟馨歎之渺茫。當去歲之茲辰
兮、惟令子其未歸。嗟覽揆之初度兮、是日爲鳴實腸。
斷之悲時。慨銜哀之既劇兮、遽相見於黃泉。今同筵
而設位兮、匪融洩而如漣。惟孺人之無歸兮、賴同儕
之是驢。曾古人有成言兮、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
對几筵而愴惻兮、悲道範之云遙。靈魂來而下降兮、



望青楓之蕭蕭。愧薄奠之蘋藻兮。聊以達其哀悰。縱
天長與地久兮。又孰知夫恨之無窮。

汪雙池先生七十祭文

辛巳七月

嗚呼、人生七十、俗謂古之所稀。然偏觀今之人兮、固
在在而遇之。齊彭殤其不然兮、所貴死有傳於後而
生有益於時。惟先生之嶽降、豈造物之偶然。紹千秋
之絕學、得經意於不傳。固晚近之無兩、而亦豈能求
多於昔賢。聞大德之得壽、實兼享乎祿名。胡天道之
難知兮、其獨酷乎先生。身抑鬱其憔悴以死兮、而哲

嗣繼歿、竟道脈之無承。雖自古聖賢之俱困阨兮、未
有若斯之極也。將爲惡者不必凶、爲善者不必吉兮、
終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先生之德業而猶若斯、後
學其何所恃而用力也。自鳴兄之既歿、逆孺人至吾
家。賴同儕之飲助、免殘喘以長嗟。乃今年之仲夏、又
晚景之西斜。睹靈輶之在室、悲愴劇而痛賒。惟茲月
之九日、實先生之誕辰。旣不獲及生以上壽、復不能
履墓而薦新。潔蘋蘩於我室、齊總帳以前陳。惟洋洋
之靈爽、知固無乎不存。以鳴兄之慧業、匪玉樓之作

記應地下之修文。思音容而不見，徒飲恨而聲吞。倘冥冥之不棄，其鑒哀忱而嘗苾芬。嗚呼，尙饗。

遣從子奠汪夫子墓

庚辰

生憎黃土瘞斯文，雨冷空山隔暮雲。碧落有光澄夜色，

色

范東山過朱子祖墓，有五緯流光燭夜臺之句。

高樓無語痛離羣。遺書敢

負千秋託，

先生所著書，嗚之臨危相付。

迎養應同一體分。

日內將迎師配

江孺人至舍敬養。

所愧陸庄荒太甚，淚和杯酒寄孤墳。

七月九日雙池夫子七十生辰設奠於家感而賦此

辛巳



備藏

獄降申生豈偶然、千秋大業續殘編。共欽道脈承閩
洛、不使身心忝聖賢。片席一生常未暖、遺書此口竟
誰傳。茫茫天意真難問、欲寄沉憂到九泉。

前歲開緘識病侵、生埋玉樹復深深。先生一孫前已
歲季夏薨。

悲憂患能傷老、尙冀秋風送好音。鳴之前秋
方赴省闈。開卷幾

曾違伏枕、先生病中尙欲從事儀
禮及抗閱律呂諸書。倚閭長是盼遙岑。

先生注病劇、望
鳴之歸甚切。誰知惡夢成終別、一訣悠悠直到今。遙
問

先生疾、別之朝得惡
夢、半月後遂接訃音。

千里孤兒泣路歧、遲歸一日痛差池。先生歿之次、終
日、鳴之方歸。



天有恨真何補、靈藥無情又不醫。

鳴之哀毀成病、春正遂不起。愁

絕紅顏早自決、

想詹氏見鳴之病不能起、遂先引決。

悲填白髮更難支。

今朝醉酒腸應斷、宿草孤墳可得知。

蕭條宋玉舊多愁、此度神傷不爲秋。吾道非耶胡至

此、先生往矣復何求。千年絕學心誰屬、一代儒林傳

自開。惆悵遺徽零落盡、含毫無處費尋搜。

鳴之病中未及成先

生行狀、遂乃力疾爲之。一生事蹟多無考、略紀所聞及諸書大意而已。

丙戌孟秋往邑爲汪師呈書目冀上一史館紆道至

段莘拜師墓有作

幾年未過西州路。此日瞻依痛不禁。自古一家那至此。至今五嶽隱人心。萋萋宿草迷荒徑。黯黯愁雲起夕陰。彷彿典型畱仰止。高峯孤聳碧潭深。

著作彬彬集大成。紫陽而後有先生。心胷萬古憑開拓。豪傑於今孰抗衡。功在斯文應不朽。人分餘緒可傳名。流光抔土那能掩。五緯寒芒徹夜明。

大家風範嗣徽音。一室和鳴若鼓琴。

江甯人云。自入先生門數十年。

未受先生疾言遜色之加。

豈料桑榆嗟晚景。翻從桃李駐餘陰。龍

文有劍津還合。馬鬣成封草已侵。地下園園同拔宅。

世閒兒子枉如林。

意氣凌雲隘九陔、應從香案謫居來。伯溫未足方家

學、向語鳴之期以九峰伯溫之事、鳴之猶若有不滿於邵者。昌谷那知是鬼才。死

有精靈吟陟屺、鳴之死後、族人夢其作句、有不斷精魂常陟屺云云。生多著

作痛飛灰。鳴之臨危時、屬子擇其詩文為存崖畧。傷同人

心淚下東山句、獨抱遺經咏七哀。鳴之以師遺音相屬。

生前殉節世應無、子死嚴親婦死夫。鳴之痛父而亡妻詹氏見鳴之

病必不起、數日自經。身是雪冰腸胃古、氣分光嶽女流扶。他

年佳傳還青史、當日訛言尙道塗。方殉節時、人多議之。凜凜一



門誰得似、千秋風教屬吾儒。

至寶何辭泣血明、今朝仰首欲哀鳴。也知顯晦關時數、祇此師傳以死生。痼疾厯年身有幾、黃河底日水能清。孤墳別後何時到、裂竹空山一放聲。

丁亥仲夏爲汪師事往邑道莘原宿其故居蓋遯初識先生於此後先生亦數移居矣撫枕不寐聊復成吟

當年從此識先生、家具頻移屋幾更。今夜空堂還獨宿、照人梁月半牀明。



飄零手澤遜中郎。一髮千鈞冀表揚。但使區區能不

負。敢辭辛苦又踰跟。

去歲冒暑往返數百里。爲師呈遺書後事竟寢。

虛堂遙夜黯深沉。耿耿誰憐此夜心。獨有寒蟬知客

恨。星殘月落伴長吟。

遊莘原曲水有感

丁亥

綠草萋萋一徑微。西州路已十年違。重來萬點傷心

淚。迸入晴崖作雪飛。

昔同鳴之遊此。

大家曾記御簾輿。道韞清才總不如。林下風規幽興

遠。三閨茅屋十年書。

雙池先生母江氏嘗遊此。語女伴曰。恨不於此三閨茅屋。十年

讀書
耳。

雙池先生墓崩同人斂貲修葺事竣共申一奠飲饒

於汪秦璧家感示諸同志

丁亥

宿草離離野徑荒、登臨重事奠椒漿。泣然涕爲今修
墓、不朽誰云死便亡。泉路一家成碧血、斯文千古著
寒芒。道旁破塚何人問、李志曹餘總可傷。

天道悠悠詎得知、幾曾賢聖至於斯。故交樹挂流星
劍、隴首墳成墮淚碑。佳傳千秋應有史、特豚兩廡豈
無時。卽今文學神明宰、親臨遺編上有司。

近邑侯言
公崇漢先

生遺書、親送清司求達、史傳。

半爲親屬半門生、莘野依然下馬陵。至竟善人還有

後、幾多兒子竟何成。一靈氣與山川竝、用祭東坡語。幽室

光爭日月明。自愧侯芭難負土、芳樽同醉不勝情。達

送遺書往邑、未克稟事。

雙池先生子鳴之垂危以遺書并其自作雜草爲託

于別後卽歿諸人於先師著作外付之一炬後僅

得鳴之詩草數首今宿高湖夢至莘原館中讀鳴

之詩流涕爲詩以志痛覺僅記負汝悠悠直到今



一語因足成之

丙申

負汝悠悠直到今。夢中流涕誦清吟。覺來身在千峯頂。沙莽蕭蕭不可尋。

汪燦人先生誄辭

洪騰蛟

吾婆有老儒曰汪敬堂先生。僑居江甯之上新河。余年十九就試南闈。輒從之問奇祛惑。敬堂爲言其叔燦人先生學賸而行修。且述其母夫人江氏才賢。以五經口授先生。心甚慕之。未幾先生亦來新河。一日余將謁敬堂。望見市廛中一丈夫癯然而頽。危坐令人鬚髮間之。則先生也。自是遂相失。然意中未嘗忘先生。三十後稍知學。益思從先生遊。卒不果。己卯三月。先生門人余道周過余家。遽別去。未及奉手狀問。



起居、猥以置閑一章氣朔分齊及極度高下之故相質。先生不罪其突如殷殷啓發。余尋以書謝。又尋報書言其爲學之概甚悉。且命取所著書觀之。殆非無意於余者也。余時方治春秋。未暇及他書。又胷中積疑甚富。欲造先生之虛。一一面叩。非旦夕可竟。將期於餘月而探几杖焉。季秋。余至友人董厚山所。嘗語及之。厚山慨然請偕行。且聞先生易、詩、書、春秋、國書、孝經、樂律皆有成書。惟三禮以藏書未備。未能脫藁。欲以朱子儀禮通解及通志堂諸書資先生。兩人成



約而歸而先生不可作矣。可勝悼哉。既踰月、聊隱於心、不能釋、乃爲辭以詠之。

死而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道足乎己、有德有言、厥功夔崇。維我孔子、賢於堯舜、奚待時雍。遙遙千載、如相付受、篤生晦翁。酒聖咀道、披雲覩日、六藝折衷。九州萬葉、維桑與梓、乃其大宗。溪齋伯仲、親承化雨、首闢蠶叢。明經蔚起、有若玉齋、雙湖雲峯。誰其繼者、仲魯靜軒、汪氏最隆。新學旣倡、狂瀾淪岸、衆草偃風。東林冠冕、皜然不滓、惟清簡公。奏疏萬言、中詮數卷、

其道則同。迄今百年，雲孫紹述，志定一尊。西山歷數，先生歷學，受於宣文經義，家庭融融。中丁困踣，奔走四方，或爲人傭，雜圭力學，伸壬彊記，身困而通，回車竭來，二毛初及，一第難逢。晚益嚴毅，準繩關洛，方外直中，本其自得，發明聖蘊，以覺羣蒙。九經紛綸，成書者七，是謂國工。循欲賈勇，搜羅經曲，剖析異同。天不燕遺，遽謝講席，實懷予悼。嗚呼先生，何遇之窮，何道之豐。自古在昔，名山萬世，浮雲太空，勒此貞珉，後有智者，其誰適從。

呈遺書於言邑侯狀

丁亥

余元選

爲懇表儒宗以光盛典事。本邑北鄉段華已故生員汪紱原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幼仰儒先長耽著述。張皇四子推闡六經。析理如繭絲牛毛。論事若衡平鑑。明發性命之蘊奧。我婺則崇陽而後一人。論行誼之精純。

本朝則當湖以還無兩。著書立說動關世道民生。大義微言皆本躬行心得。發前人未發之覆。決羣儒不決之疑。無奈處下居幽。更使傷心不祀。善人無後。雖婦



儒藏

孺隱而不平。卷帙實繁、縱編摩力難脫藁。斯文幸不
終晦、千載在此一時。適會纂修、謹陳篇目、并呈行狀、
冀達上臺。伏願俯鑒輿情、詳登儒碩、流芳千古、允爲
聖代之光。瞑目九京、少紓士林之痛。報將啣結、望切揄揚。
上稟。

邑侯言公批、

汪雙池書暫留、候回稟大憲、咨送 史館可也。

呈遺書於朱學院後更請從祀紫陽書院狀

炎已

余元遴

具呈治下合屬翰林院修撰黃軒、前任刑部郎中汪承霈、內閣中書王友亮、吳瓌、吳錫齡、前任順德府知府王廷言、進士吳之珩、胡光琦、王佩葵、舉人黃廷傑、汪澎、洪騰蛟、程瑤田、程啓佑、戴錫光、黃恩、戴丙南、前任望江縣教諭董大鵬、拔貢生候選教諭吳鶴齡、歲貢生吳書升、余立本、附貢生程光國、副榜程維新、戴炳、廩生汪昌榮、吳昌齡、朱誠業、舒鳴乾、黃鶴、張啓綸、



汪文藻、曹興宗、汪杰然、余崧、余元遴、張振甲、余翔、生員王懋昭、汪銅、項嶠、汪超、黃茂、汪廷曜、江鯤、胡匡憲、汪金鑄、胡文集、汪上枌、汪龍光、余縣、庶余熊照等呈爲額恩、附祀以表幽潛事。竊見婺源已故生員汪紋安貧守道、篤志窮經。具馬鄭之宏通、非矜博物。探程朱之奧窔、允切禔躬。著作不止等身、議論絕無勦說。闡天人性命之秘、抉摘深微。極禮樂制度之詳、發揮條暢。不幸遺經獨抱、竟至潛德未彰。茲際憲大宗師文章司命、名教干城。雖幽隱而遐搜、以表彰爲己。

任。紱書呈覽，蒙賜褒嘉，許以

上聞錫之墓表。實寒儒身後之奇遇，爲近世意外之榮施。感切士林，恩流泉壤。惟是紱生極艱屯，歿無嗣續，碑雖不漸，有道鬼幾無異若敖。茲值鄉先正諱，日補祀紫陽，伏冀大宗師准紱卹享朱子，俾經明行修之士不至沉淪，將頑廉懦立之功永垂風厲。斯文幸甚，激切上呈。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

日具。

學憲朱大宗師批、



故儒葵源汪君貧不移操、道堪自樂、業精鄭學、脈衍葵傳、潛德隱輝、高山夙仰。本院方擬上承

詔旨、繕寫遺書、遠表懿醴、刻畫貞石。值紫陽從祀之議補、與慎齋並列以享宜。繼主羣曰允哉、釋菜靈胡餽而仰徽州府卽依紳士所請、稽典秩敘、與宋元明十五氏誨吉偕舉入祀書院如禮。此繳。

汪雙池先生墓表

並銘

日講起居注官、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等處學政大興朱筠撰。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繼，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詔，卽具以

聞。旋檄府建主附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



學。既癸巳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敎衆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沒嗣斯焉、善人將懼。元遴敢奔告待命於下執事。筠發書卒讀、其善於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偏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入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蒞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



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冢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尙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歛閔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欸、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佾書、諡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能言、母江卽口授因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

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沒、斂畢、聞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已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窑、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畫碗傭其閒。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而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踰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閒、蹤跡



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襖被、鶉衣蓬屨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閒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既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慕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辛於江甯、卽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

書三十後盡燒之。資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後。所著尚書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儒先



昭語二卷、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二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集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且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遴謹收錄而藏之於家。至是乃獻。嗚呼、先生非元遴則書亦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筠、座師諱嵩壽、

公持其卷歎曰、是常焚香啖茗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駐坐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摹印、閒日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無米、市豆腐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耶。逮疫作、藝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賊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於江、客閩人、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譏。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



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應作三十三。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妹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賊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餘年未嘗聞一怒言見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一日毀卒。一孫

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剖肱肉以療舅，竟不能起。思謙將卒，嘆曰：天道如此耶！其臘竟自經以殉。先生從孫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壻余熊照等共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閒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母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焉而五世新以殃。天平，鬼之餒兮，善人不長。



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誥
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乾隆三十有八年癸巳秋九月 日 立石。

題請崇祀鄉賢祠疏 道光八年

安徽巡撫 臣 鄧廷楨謹

題爲籲請詳

題崇祀鄉賢以彰學行事。據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邱鳴泰詳稱案奉行准禮部咨議覆山東學政王希曾條奏名宦鄉賢一疏嗣後凡有呈請入祠者令各省督撫學政秉公核實確據每年俱於八月以前彙行題請並將事實冊結移送臣部查明照旌表節義之例於年終彙

題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咨院行司通行各屬遵照在案。據徽州府知府馬步蟾詳、據婺源縣知縣朱元理稱、准儒學教諭于錫晉代理訓導李鴻牒稱、據閩邑紳士前任翰林院編修董桂敷、前任宣城縣教諭戴大昌、前任內閣中書程祖、施彰、洪鈞、前任廣靈縣知縣王根、卽用知縣江之紀、江文瑋、前署滁州訓導董桂洲、前署五河縣教諭孫克恭、候補教授董桂科、翰林院五經博士朱有基、進士吳憲文、舉人余煌、汪松泰、副貢生王士



杰、歲貢生汪森和、附貢生俞汝霖、董鴻起、候補鹽經
厯程若金、廩生俞應甲、董桂榮、程烈光、汪志璫、生員
吳綺材、王正聖、董安、單求益、汪起輅、監生汪鼎昇、汪
逢甲、汪廷榮、耆民汪鼎良、汪秉機、汪源葵、汪育仁、抱
呈、汪升具、呈稱、竊惟立德立言、古崇不朽之業。希賢
希聖、代生特立之才。士有自任以千秋學、必求歸於
一是。故飭躬勵行、身或外乎榮名。而立說著書、道足
開夫來哲。旣樹儀型於鄉邑、克配先賢。宜光

國典於儒林、俾崇祠祀。已故婺源縣庠生汪紋生有異



質學自夙成。稟母教於童年。謝師資於綺歲。念理學
名賢之裔。懷安貧樂道之心。洞秘奧於諸經。深探原
本。徧稽求於羣籍。博極搜羅。志行堅貞。天性誠篤。父
客遊而侍母。惟志之承。母抱病而累年。繫身之賴。執
炊調藥。廢寢忘餐。心動則蔡順之棄薪。身勤過庾袞
之作管。母喪幾毀。頻年而酒肉弗嘗。父旅不歸。請侍
而棲遲弗許。匪傷爪而見怒。爰畫碗以爲脩。至乃糧
絕窮途。病羈中野。雖流離之無告。矢肫摯以不渝。遇
一草一木而必詢。見一言一行而必察。窮因學固節。

以義成。故入閩授生徒之經。兼誨以藝事。適館隆主
人之禮。益勵其操持。迨父歿金陵。自閩趨赴。竭力營
葬。迎精以歸。爰暨終喪。仍畱閩館。益肆學問。力肩斯
文。書借閱則默識不遺。文既工。則少作悉煨。閉廬精
誦。時論比之樂恢。鑽錯推求。學徒稱爲卻正。年逾三
十。經術益深。旁綜百家之言。疏其得失。折衷考亭之
說。得厥指歸。糾謬訂譌。鉤深抉隱。揮毫成帙。撰述等
身。理闡六經。抉聖心於往冊。義詮四子。作朱註之功。
匠樂律。則紹新書。僞言兼參物理。紛綸擅大春之博。



研悅抒廣川之醅。申滯暢疑、發明過於庾峻。條分節解、是正軼於義元。他如韻學、兵書、醫林、琴譜、藝遊、其趣術靡不精。不獨文集詩篇足資後學、卽至丹青篆刻亦寄性靈。洵爲特異之天才、加以精深之學力。至其啓迪後進、循循有方。模楷人倫、卓卓可法。鄉閭小失、咸畏彥方之知。子弟來遊、悉受安定之教。故曩者學使允諸生之請、曾從祀於紫陽。在同時慎齋並鄉里之賢、每相商於典冊。今江氏已入鄉賢之祀、而汪生未陳請附之言。輿論缺然、士心惕若。爲此撫其實。

行、臚厥遺書、謹具三代履歷清冊、並族鄰切結公額
申請、

題請鄉賢以彰學行、冀同祀典之不遺、庶慰士林之翹
仰等情到學據此、該婺源縣儒學教諭于錫晉、代理
訓導李鴻查看得、已故邑庠生汪紱端方孝友、績學
儲才、天性肫誠、備諸艱於爲子、經畚黽勉、勵獨志以
希賢、義探六籍之精、言準一家之是、著述以紫陽爲
的、益疏通而證明、參稽綜藝苑之全、咸縷析而條貫、
教人本躬行心得之實、居鄉賴型方訓俗之仁、允爲



特立之醕儒、堪與不祧之祀典。理合加看、取具閭邑紳士及族鄰甘結、加具印結、並備事實清冊、備文牒送查核轉申。再已故邑庠生汪紱、言行允協鄉評、人品足爲矜式。子孫竝無現任九卿、合併聲明等因到縣。准此、該婺源縣知縣朱元理查看得、已故邑庠生汪紱立身端樸、秉質醕良。孝養雙親、艱苦不渝。其至性博通羣籍、稽求常矢其堅心。本行方志潔之才、爲經師儒林之望。惟年久而論定、實事往而光存。考其學行、洵允稱一鄉之賢表。厥幽潛、堪足配千秋之祀。

今准儒學牒報、據閩邑紳士董桂敷等遵例舉報、卑職復加確訪、輿論咸合、相應取具事實冊結、加具印結、詳候核轉等情到府。據此、該徽州府知府馬步蟾核看得、婺源縣已故庠生汪紱、扶植人倫、闡明經籍。孝友敦茲風俗、垂範靡窮。纂修功在聖賢、立言不朽。况復艱辛游歷、至性彌彰。著作深藏、秉心無競。演濂洛關閩之正脈、成束脩砥礪之醇儒。所爲淑斯人而存作經師、孚眾望而沒膺社祭。侯其在矣、洵堪附羣賢崇報之條。從與享之端、宜縣一邑馨香之祀。茲據



該縣准學牒送事實冊結前來、理合加看、申請核轉等情到司。據此、當卽飭吊該生所著各書去後、茲據該府呈送前來、該本司核看得、婺源縣已故庠生汪紱、天性純誠、人倫模楷。幼承荻訓、親色養於盤匱。遠侍椿庭、備力勤於存沒。篤行己孚於遐邇、立言一本乎聖賢。經術淹通、義足詮乎四子。藝林博涉、業遂成夫一家。兼之訓俗型方、人畏彥方之識。於以守先待後、學傳閭洛之真。洵潛德之式彰、應馨香之崇報。茲據該府縣查明、取造事實清冊、加具印結前來、理合

加看同送冊結轉詳鑒核具

題等情到臣。據此臣看得婺源故庠生汪紱賦性溫

醇持躬端謹。萱庭受學早標穎異之資。芸帙傳經更
擅淹通之譽。著人倫之模範。孝友克敦。作鄉里之典
型。言行交飭。闡明正道。遠承濂洛之傳。詮發羣書。允
樹膠庠之望。宜崇祀事。用表儒林。茲據安徽布政使
邱鳴泰查明詳請具

題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體

仁閣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銑安徽學政臣胡開

益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聖鑒、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道光八年 月 日

題本年 月 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藏

禮部覆題疏

禮部謹

題爲

題請入祀名宦鄉賢事。禮科抄出四川總督琦善會同

四川學政郭尙先疏稱、云、均請入祀名宦祠。前任

四川總督戴三錫會同前任四川學政潘光藻疏稱、

云。安徽巡撫鄧廷楨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

銑、安徽學政胡開益疏稱、已故婺源縣庠生江紱賦

性醇良、持躬端謹。又疏稱、云、均請入祀鄉賢祠。各

取其事實開結、合詞具題請

旨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部等議得、定例各省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秉公確查、每年八月以前具題、並將事實開結送部詳覈、於歲底彙題。又載各直省舉報名宦鄉賢、應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慎重。各等語。今查各該省送到事實冊內、開前明四川重慶府同知周作樂、雲南舉人云云。又已故廣西梧



儒藏

雙池先生年譜 卷四

州府知府謝凝道

云。

又已故山東新城縣知縣

陞武定府同知劉大紳雲南進士

云。

所有周作集

謝凝道劉大紳題請入祀名宦祠之處均屬名實相

副

臣等謹擬准其入祀名宦祠。又已故四川南溪縣

歲貢生包寬

云。

又已故山東海豐縣巡鹽守備侯

肇安直隸天津縣武舉

云。

又已故刑科給事中費

振勳江蘇進士

云。

又已故江南來安縣知縣韓夢

周山東進士

云。

又已故安徽婺源縣庠生汪敘家

貧侍母病數年躬自執爨具湯藥。生平爲學隨時體



察不立宗旨。於書無所不讀。一以朱子爲歸。所著有
 周易詮義、尙書詮義等書。足爲士林矜式。又前明壽
 州殉節生員趙炯然云。又已故雲南富民縣知縣
 朱久括、陝西人云。又已故山東武定府同知劉大
 紳、雲南進士云。又已故署廣東廣州府知府藍鼎
 元云。所有包寬、侯肇安、費振勳、韓夢周、汪紱、趙炯
 然、朱久括、劉大紳、藍鼎元、題請入祀鄉賢祠之處均
 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次各該督撫、學政遵奉施行。再此本向歸彙

題合併聲明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具

題十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雙池先生遺書次第刊行錄

乾隆辛卯、同縣漳村王廷言、顧亭太守刊參讀禮志、疑、車田洪騰蛟、鱗雨孝廉爲之序。

乾隆壬子、王顧亭太守刊春秋集傳、自爲序。

嘉慶丙子、先生族孫起濱等刊孝經章句、孝經或問。
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湖北學政嘉興沈公維鏞鼎甫先生刊讀困知記。

是年、沈公又刊讀近思錄。

是年、沈公又刊儒先晤語、婺源甲村李承端、椿田水



部爲後序。

道光丙戌、同縣洪村洪鈞、梅坪中翰刊四書詮義。原十五卷、因每卷篇頁太多、析爲三十八卷。少宗伯安徽學政樂平汪公守和巽泉先生爲之序。

道光己丑、先生族孫膏德刊策略。

道光癸巳、洪梅坪中翰刊文集中、丞安徽學政沈鼎甫先生爲之序。按洪氏刻先生文集、其第七卷雜文之前、原藁有記十篇、遺未刻。

道光戊戌、同縣龍溪俞鎰堯章員外刊理學逢源、少司空沈鼎甫先生爲之序。

道光壬寅、同縣延村金鴻熙、道傳詹簿、刊詩經詁義、
道光己酉、同縣和源單士修、佩綸別駕、刊醫林纂要、
探源。



校記

①經曲：當作「經典」。

②漸：當作「慚」。

③其：疑作「甚」。

跋

同治丙寅春，宗兄黼山年丈以所編雙池先生年譜將付剞劂，寄示凡例數則，屬元裁酌。黼山丈之祖竊谿先生爲先生高第弟子，實得先生真傳，表章遺書，殫竭心力。黼山丈仰承祖志，學有淵源，此年譜之所由輯也。元自弱冠後，卽好讀先生之書，竊以爲天地之道亘古常新，聖賢立言闡道亦相與日新而無窮，而要皆有所不得已也。夫論語學庸包涵六合，至矣盡矣，無如爲我兼愛之說起，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



使非孟子辭而闢之，則孔子之道不幾息矣乎。此孟子之不得已也。孟子歿而道不傳，周程張子出而於是有太極西銘等書之作，其言又復無餘蘊矣。乃四子甫歿，而其門人已背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不有朱子，則四子之言不幾散失而無傳乎。此朱子之不得已也。朱子表章四書，註述六經，功在斯文，直如大禹之平成天地，而當時禪學霸功已起而與之爲敵。自茲以後，良知之流弊，考據之紛紜，詞章之放蕩，功利之沉痾，先後蠱起，皆欲求勝於紫陽。雖力守宗傳，



塞邪距諛、海內落落數大儒、亦足以迴瀾砥柱、至於窮極萬變、貫通三才、析是非於鎔錙杪忽之間、凜閑存於涵養省察之際、鼓動雷霆而陰凝無不破、昭揭日月而幽眇無所藏、浩然之氣粹然之辭、著書二百餘卷、一以發明朱子之學爲事、雖極人生之困厄、流離而曾不少挫其志、則不得不推雙池先生爲任重詣極焉。此亦先生之不得已也。黼山丈曰、雙池先生之於朱子、直如孟子之於孔子。學者苟不求乎先生不得已之心、以上印朱子、孟子不得已之心、安知斯

言之信哉。年譜之輯，誠不可緩也。元風塵鞅掌，此事
久荒。承黼山丈見屬之意，且慚且感。爰綴鄙言於簡
末，亦以誌平昔宗仰之私云爾。是歲二月中旬，邑後
學余麗元敬跋。

先文恭公年譜

清·陳鍾珂編撰

劉琳校點

郭齊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先文恭公年譜》十二卷，清陳鍾珂編撰。清道光十七年《培遠堂全集》本。

陳宏謀（一六九六—一七七二），字汝咨，號榕門，諡文恭，廣西臨桂（今廣西桂林）人。雍正元年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揚州知府，江寧、雲南布政使。乾隆中自天津分巡河道擢江蘇按察使，江西、陝西、甘肅、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蘇巡撫，兩廣、兩江、湖廣總督，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乾隆三十六年以疾加太子太傅致仕，尋卒，年七十六。在外三十餘年，歷行省十二，歷任二十一。為官勤謹幹練，刻苦自勵，所至多有政績，特別在治理水患方面有較大貢獻，為乾隆所倚重。宏謀也是一位學者，治程朱之學，並將所學用於為政。著有《大學衍義輯要》、《大學衍義補輯要》、《養正遺規》、《培遠堂偶存稿》等。

此譜為宏謀子鍾珂所編。鍾珂本為宏謀兄之子，繼為宏謀後，十八歲即從宏謀宦游四方，熟知其事蹟。早在宏謀生前，就已將其言行出處，按年輯譜。宏謀卒後，又就所續記完成之（見譜末陳蘭森跋）。此譜記錄宏謀一生經歷，尤詳於仕履、政績及「恩遇」，其中引用了大量乾隆「聖諭」。由於宏謀任封疆大吏數十年，其行事多涉及國家或一方政治、經濟與軍事大事，如水利、災荒、採礦、錢法、民變、征淮噶爾等；加之此譜所據資料多為官府與家藏原始檔案，最為翔實可信，因之此譜對研究清史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不足之處是詳於宦蹟，而略於人品、治學、思想、言論、家庭、交遊等資料，不利於人們對譜主作更加全面的認識。

叙言

康熙庚子，舅氏省庵徐公督學粵西，正笏相隨，赴粵。是時今

相國榕門陳公方以名諸生噪聲庠序，偶讀其文，根極理要，而正大純粹，望而知爲有品有學，肅然起敬。未幾，公領解捷南宮，入詞垣。雍正甲辰，與公遇於都門，相得甚歡。不數年，公有守揚之命，相招入署。正笏少承父師之訓，妄有志於建立，而薄植淺才，無所成就。見公孝友篤摯，立心仁恕，



備藏

而政事之勤敏、操持之廉潔、刻刻以民生休戚爲念、凡所措置、皆覺實獲我心。旣感公國士之知、得公訓迪、開心明目、身心受益者、不知凡幾。又主人情重、相別爲難、因而到處追趨、不覺三十餘年、而予亦已老且耄矣。公荷

聖主特達之知、膺節鉞者八省、有再至四至者、計十有五任。今入秉鈞衡、又三年、壽臻七袞。

皇上錫額賜服、典禮霽皇天下、莫不以爲罕有之榮。公子蘇園先生曾按年編公行譜、尙未竟、考其



事無鉅細瞭然在目。猶恐或有掛漏。以正笏知
公深寄示商榷。竊念公生平苦心實力。古人與
稽。未明而起。至更盡燭炷。未嘗離案。稿牘皆手
自親裁。與賓朋相晤對。多道古人嘉言懿行。及
省身克己之要。有勸公稍息者。則曰。吾一休息
便多廢事。屬員遞相遲緩。小民有不得其所者
矣。偶遇地方災祲。必躬自撫恤。每曰。

聖天子愛民如子。身爲重臣。可得不仰體耶。迄今官

京師日侍

天顏退食之暇、仍以開編爲樂。志在與人爲善、成人之美。有干以私者、輒峻拒之。蓋秉性公正如是也。桑梓之誼極篤、故交舊雨無不致推解之愛。爲地方計久遠、必得當而後已。一身之遇合榮悴、所弗介意也。公惟此不容已於斯民之心、蘊蓄於中、隨處發見、不能自己、無所勉強、總不外於一仁。所以所至之地、童叟皆知親愛、而所去民之思之不置。此編亦美備兼賅矣。嗚呼、官怠於宦成、古人所戒。公本應運而生、敷歷中外、揆

文奮武數十年勤劬如一日。今雖位至端揆而精勤慎審不肯一刻懈怠想見

堯舜君民之心益摯。晚節之香於茲可信。公方康強無恙而事業勲名日新月盛以酌

高厚者亦正無窮。以後遙年編紀以抵期頤。正笏雖老耄猶將拭目俟之。乾隆丙戌春王正月。崑山後學葛正笏謹識。時年七十有八。



先文恭公年譜卷一

男鍾珂敬輯

府君姓陳氏諱宏謀字汝咨。里有老榕蟠第門，因號榕門。先世系出潁川，籍隸楚南郴州。始祖寶聚公避兵燹遊粵西，樂臨桂西鄉橫山風土，清嘉遂家焉。四傳至高祖父表叅公，族始繁衍，道素相承，代有厚德。又三傳至先大父贈資政大夫韞璧公，諱奇玉，尤以積善訓子爲事。配先大母劉太夫人恭儉仁慈，均載墓志。先大父資

政公於康熙十五年生先伯父封奉政大夫容庵公諱宏誠後連舉三女始誕府君焉。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府君生於臨桂縣西鄉橫山里舍

時九月十五日午時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府君二歲。

是歲病甚置地一宿而甦里人異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府君三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府君四歲。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府君五歲。

始受學於先伯父奉政公。

先伯父奉政公長府君二十歲府君誕生之年、奉政公已遊泮時啟館於鄉府君遂受學。性聰慧授以書輒成誦。

十一月叔父封翁怡亭公諱宏議生。

康熙四十年辛巳府君六歲。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府君七歲。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府君八歲。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府君九歲。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府君十歲。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府君十一歲。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府君十二歲。

先大父資政公見府君善讀書深垂愛。議婚屢弗就。同邑處士楊翁家英見而異之。曰陳氏子氣度端凝必成大器。遂以長女許字焉。是爲吾母楊太夫人。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府君十三歲。



儒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府君十四歲。

吾母楊太夫人來歸。

先大父望有孫甚切、是歲遂爲府君成婚。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府君十五歲。

四月、不孝鍾珂生。

不孝本生父爲先伯父奉政公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府君十六歲。

始應童試、不售。

是歲、先伯父奉政公應秋試、薦而落解、府君亦

應童試未售、先大父鬱鬱不樂。族人某來慰曰、公長君、汝君皆必售技也。聞明歲將開

恩科、策令專心舉業可耳。先大父色喜、乃糶粟數斗、命購國初大家文讀之。府君鍵戶攻苦、遂心制藝、講求四子書精義、足不踰閭。楊太夫人日送飯一盂、夜則焚香代晷、習以爲常。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府君十七歲。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府君十八歲。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府君十九歲。



從外舅楊靜庵先生學。

楊公諱家脩、品端學醇、從學者甚衆、後任河南
寶豐令。府君執贄受業、學日精進。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府君二十歲。

歲試入臨桂縣學。

是歲、府君仍受業楊靜庵先生門。應府縣試、俱
列前茅。隨受知於督學鼓公澍、列名第四、補邑
庠生。與同邑曹公鎬、楊公聲、夏周公世英、秦公
際仲、陽公丙宣、永寧劉公新翰同會爲文、以道

義相砥礪。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府君二十一歲。

科試一等第五名補廩膳生。是歲應秋試落解。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府君二十二歲。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府君二十三歲。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府君二十四歲。

時同邑司馬朱惕庵先生龍躍方歸田望重鄉里先大父命府君往謁並請命以字。朱公因字府君曰汝咨贈以名扇湖穎法帖。



儒藏

七月長妹生、後適維揚禮部侍郎謝公溶、生乾隆十六年以疾卒。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府君二十五歲。

肄業華掌書院。

撫軍高文良公其倬觀風試士、重府君文、贈與筆墨、貢紆、取入華掌書院肄業。山長卽朱惕庵先生。

是歲應秋試落解。

主司得府君卷甚遲、閱而嘉之、將置榜末、嗣

主司意微不合、遂置之、曰、留作後科榜首。這後中式、竟成語憾。

康熙六十年辛丑、府君二十六歲。

授徒於穀巖村。

歲試一等第一名。

督學爲編修崑山徐省庵先生、諱樹屏、復令肄業華寧書院。山長爲長洲許子遜先生、諱廷鏐。府君覃心經史、文名益著、與劉公新翰、冷公時松、曹公鎰、篤志同學、試輒前茅。



八月次妹生。後適全州福建汀州府知府蔣公治秀子太學生蔣公本廉。乾隆十一年以疾卒。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府君二十七歲。

邑西關舊有西山寺。地頗精潔。府君讀書其中。與寺僧某相得甚歡。僧常目府君狀似韋馱。後府君撫江西。僧年已七十餘。來署談夙昔事。矍鑠如昔。府君爲製衣一襲。題寺額聯以誌勝蹟。今已成大叢林矣。

科試一等第一名。

代鄉民保借官穀。

是歲邑偶歉收、鄉民多乏食、有司借倉穀例、有身家殷實者具結狀。西鄉民數十人約赴縣借穀、官以無人具結狀不允。日暮將歸、適遇府君於市。府君明日慨然赴縣代借、邑令重府君言、鄉民各得穀以歸、藉存活者數十家。迨明年府君領解後、村民咸曰、去年代任我等借穀、陰騭不小、卽應中元矣。復相約如期還穀、毋陳君也。府君自爲秀才時、卽有以天下爲己任



之意。每曰：吾生平不肯作自了漢。嘗題書室云：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乃弗虛生。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行不去之心。斯爲無咎。又曰：有工夫讀書，便是造化。將學問濟世方見文章。見者知府君之志遠且大也。仍書長聯懸於廳次。

雍正元年癸卯，府君二十八歲。

疇於銅巖神。

府君以屢試不售，恐辜老親望，聞銅巖舊有神。

最靈於除夕徒步往禱且請示夢以上終身休咎。是夜夢中若有入示以二語曰人原多道氣。更本是仙才。後果驗。

授徒於路西邨。

二月應

恩科鄉試中式第一名。

座主爲四川朱景先先生諱曙蓀長白德樞村先生諱齡房考爲廣東林公諱遇春先是府君肄業書院與劉公新翰最契應試同出闈携手



誦試文。劉公歎服曰：「今科解元讓君矣。」旁有而竊笑者。榜發，府君果領解，而劉公亦中式十八名。宴鹿鳴後，劉公以府君貧，代籌資斧，曰：「俟君聯捷後，予再圖北上也。」先大父資政公聞之，感劉公激昂慷慨，明年，劉公赴公車，先大父乃貸金以酌其雅。

是秋北上，八月應

恩科會試，中式第一百八名。

座主爲桐城張文和公諱廷玉、高安朱文端公



諱軾。房考爲鄱陽王公諱傳、奉新甘莊恪公諱
汝來。榜後謁座主、謂曰、場題道德齊禮、原跟
節政刑來、非謂德禮之朝可廢政刑。理原如此、
本此成文、可卜異日遠到。府君聞之、益愧不、
因請題堂額於張文和公、公書培遠二字付之。
殿試三甲第九名、成進士。
時新進士須九卿密舉、方與館選。府君相知
少。適諸城王公沛檀以粵藩擢少宰、識府君名、
遵例密薦。府君不知也。

改翰林院庶吉士。

恭遇

覃恩府君授階徵仕郎先大父得

封如府君官先大母劉太夫人及吾母楊太夫人均得
封孺人。

寓座師德植村先生第。

植村先生有賢母太夫人待府君恩誼尤摯當
慰府君曰使爾父母在都見子做官其樂何如。
府君感誌不忘。旋又館長白夔公舒家夔公後

司臬兩湖執弟子禮甚謹。

雍正二年甲辰府君二十九歲。

九月散館授職檢討。

府君在詞垣惟以考古習書爲業應制之作詞華古懋人咸驚爲異才。

雍正三年乙巳府君三十歲。

充

一統志館纂修官入直

武英殿。



藏書

雍正四年丙午、府君三十一歲。

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是科得士十餘人、前撫軍周人驥、編修張灝、
守商盤、司馬常青、岳令趙凱圖、其最著者也。

改授吏部郎中。

上以詞臣壅滯、命掌院揀選若干員、分部學習政事、府
君在選中。同人有勸府君辭弗就者、相國張文
和公聞之、曰、陳君才可大用、吾正懼其沉淪詞
垣中耳。命府君掌驗封司郎中事、兼理文選、考

功兩司。府君每日赴署詳閱案牘、未竟則携
私寓燈下繙閱、務悉其事之端委、故一時無
事。同官咸服府君識見如老吏、吏亦無敢欺
爲奸。

雍正五年丁未、府君三十二歲。

先大父資政公命不孝鍾珩爲府君後。

先是府君家居、有日者謂府君得嗣遲、先大父
資政公因命不孝隨奉政公至京、爲府君後、
不孝年十八矣。



遵

旨奏舉先伯父奉政公。

時奉

旨令京外各官不拘子姪親族擇賢能者各舉一人發効用府君以奉政公勤苦半生屢試不第以應

詔引

見

上云人尙去得但過於忠厚耳。奉政公雖未蒙

簡用、然草莽小臣得覲

天顏、一生厚德、悉邀

聖鑒、誌戴不朽。

雍正六年戊申、府君三十三歲。

府君體素孱弱、是冬積勞成疾、久藥不效、

神昏若脫。同年友劉清恪公吳龍、周力堂先生

學健同集寓齋、相顧駭愕、私醵金籌身後事。

夕服參桂、疾頓瘳。時相國史文靖公貽直爲
宰、府君入署謁之。公詢病原、贈以左歸丸、顧



人曰、陳公幹練才、將來名位不在吾下。後、
守維揚、值史文靖公攝兩江督篆、密疏保薦、
知實基於此。

雍正七年己酉、府君三十四歲。

二月、補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相國張文和公、朱文端公奏、令兼理吏部
事。

五月、送先伯父奉政公旋粵。

奉政公見府君宦況清苦、不欲久居京師。府君



亦時念兩親家居缺養又不便遽請假歸先奉政公旋粵以慰老人倚閭之望。

六月覆奏請設粵中觀風整俗使。

粵西學使衛公昌績奏粵民嗜利輕生健訟妄作平日既畏紳衿強橫有事則藉紳衿曲庇請照閩省例設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奉

旨令傳集粵西在京官員明白回奏。府君隨同編修卿公悅侍御蔣公治秀等奏請照衛昌績所奏設

立觀風整俗使以資化導奉

上諭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之楷模。而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之慕義嚮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欽此。

疏請冒名考職人員並免令自首以省擾

直省貢監考職例得受空銜、本無選用之期、多冒名代考、陋習相沿。蒙

皇上洞悉積弊、

特頒諭旨、准令本人自首、免其治罪、並令代考得官者亦准自首。乃地方有司奉行不善、胥役籍以需索、將歷年考職之人嚴詰、逼令自首、胥吏鄉約逐戶嚴查、地棍讐家挾私訐告、滋事。府君據實疏陳、謂貢監考職不過圖銜榮身。代考諸人已蒙



洞鑒寬其應得之罪、應懇

特恩、並免令自首、俾吏胥等無所挾持滋擾。惟冀
來於清釐之道、不無稍裨。奏上、

上召府君隨大學士等入

養心殿

面詢。府君復剴陳始末、

天顏和霽。隨奉

上諭、著該部行文各省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空銜、未
曾得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

人應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欽此。大學士等趨出、

上復留詢府君籍貫家世甚詳、

勉以毋自足、毋自是二語。府君叩頭而出。邊遠處

荷

聖明訓勉周詳、敬佩終身、不敢忘也。

七月、充山西鄉試副考官。

時值鄉試、部臣以山西考官請已簽掣、

上諭大學士張文和公云、前日上條陳之陳宏謀、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一

章山西主考著他同許王猷去。欽此。府君感戴。

裝就道入闈校閱。矢公矢慎。得士劉灼、朱佐、湯梁、文山、張瑜等五十人。

月試竣回京復

補授江南揚州府知府。仍帶御史銜。

前月揚州府知府缺出有

部屬應用知府人員內揀選引

院。未及揀選。

府君尙屬能事。故爾特簡。越日恭請

蒙

仍帶御史銜具摺言事。並

大父先大母年歲、

紵緞貂皮等物。

爾到任後可迎養兩親。令服此。看兒子做好官。

詳體恤。備至。實人臣之曠遇。

十一月抵揚州府視事。

揚郡沿江濱海。轄二州五縣。商民雜處。風俗奢



靡胥棍舞弊號稱難治。府君鎮以廉靜勵以精勤。凡農桑文教之事次第興舉。或有謂太守猶似書生恐不勝此繁劇。府君私念曰。正惟書生本來面目不可失耳。崑山葛樞書先生向在粵學幕中。欣慕府君文名。遂訂相知。至是延之來署。公私交助。歷數十年云。

雍正八年庚戌。府君三十五歲。

二月疏陳修造戰船積弊。請令文武協修。

江南各標營沙唬趕繒等船。以備操防。例委道



員分派丞倅辦料承修。武員既無責成、僅令監修、驗收、文武不睦、率致需索勒捐、積弊叢生。府君奏請令道員副將協同辦料督修、交收之後、歲令將弁出結、申送督撫查核。如再值修期、在船物件雖有朽壞、亦必照冊移交、違者分別叅道治罪。

分查揚民積欠。

江南歷年積逋在民者十之二三、官吏侵蝕者十之八九。

皇上特簡大臣徹底清查、又揀本省道府有才守者分司厥任。府君時與其選計分查揚州一、
辦理煩苛、造冊充棟。府君矢公矢慎、挈領提綱、
辦理悉得就緒、數月竣事。

六月、疏請停淮商捐輸之項、以崇實政。

淮商向有捐輸一項、前於查審後、司鹽者止及
一時美名、飭商捐輸銀、由八萬、十二萬至二十
四萬兩、又令捐助鹽政公務及鹽道薪水銀各
若干萬兩、具奏歸公、作爲節省、年以爲例。當時



據呈題報、並未實貯、迨奉部撥用、始行斂比。其弊滋多、其項仍缺。府君稟之制府、並奏請

勅下所司、議定存留捐輸公項、年終按冊稽查、如有盈餘、留作下年支用、庶可免濫派而杜侵那。制府高文良公深重府君、以爲有遠識。未幾奉

旨、停商人報捐矣。

疏陳粵西開採銅廠事宜。

粵撫請開銅礦、准令本地民人領採。除抽稅分外、司事者或定價勒買、大秤兌收。府君請

抽三之外、悉聽商民自賣、庶百貨流通、民生益。委員祇宜稽查彈壓、不應勒買、敝銅也。

八月、疏陳辦理賑卹事宜。

山東河水泛漲、延及江南、維揚被災、窮民待賑孔亟。府君親巡各邑、據實勘報。高郵寶應興化均得

旨賑濟。其末全災之江都、泰州亦皆分別蠲免。被水災民有於查賑之先、携眷外出覓食、嗣聞賑歸來、而賑冊無名、不得復賑、仍屬無以資生。府君奏



請捐給口糧將此等流民咨送原籍地方使據
文入冊補賑以免流移疎漏得

旨交尹繼善彭維新妥酌辦理欽此。

增修普濟堂。

維揚舊有普濟堂收育孤貧歲久費缺有名無
實府君捐俸濟用擇本邑善人司其事。

增置縣獄之費。

縣獄窄隘禁者多疾斃府君倡捐增屋并
田歲收租息以補囚糧之缺。

疏濬城河、增置大艦於鈔關河。

揚郡居人稠密、城河穢積、府君倡議通濬。後至癸丑、陳君倓中鼎元、堪輿家謂爲城河通暢之應。城南鈔關河岸峻水駛、小舟爭渡、往往及溺。府君造巨艦待濟、揚人便之。

奉委辦運洋銅。

時派直省賢能知府辦運洋銅、以備鼓鑄。然帑出洋、向多弊累。府君奉委辦運、如期無悞。迎先大父、先大母就養來揚。

是歲仰遵

恩諭遣人迎先大父先大母就養任所。先大父率叔父
怡亭公先來。先大母以目疾未至。府君曰。太夫
人愛憐季婦。故不肯來耳。復遣人歸迎。先大母
始率先叔母趙太安人抵揚。府君曲體親奉。以
副

天恩。舉家團聚。感荷曷極。

延王已山先生主講安定書院。

府君公暇時與論學。彙課諸生文。刻維揚



錄。楊君開鼎、管君一清、程君埈皆當時所得士也。又延郭南江先生至署課子姪。

雍正九年辛亥，府君三十六歲。

正月丁，先大父憂，在任守制。

先大父自去冬邁疾，正月小愈。府君以公赴江寧，謁制府，急返署。而先大父疾甚，延醫進藥，祈禱無應。至上元日，先大父病遂不起。府君擗踊哭泣，痛不欲生，急請回籍終制。會撫軍尹文端公繼善以要地需人，奏令在任守制。府君力辭。

不獲。

附叅部議降調免議。

歲試武童府君爲提調。適有監箭武員舞弊。制府史文靖公以徇庇照例附叅部議降調。奉

旨陳宏謀斷無徇隱之事。必另有別故。令督撫查明覆奏。府君竟免處分。史文靖公常謂府君曰。我幾因公事累爾。回京奏舉府君爲知府中出色之員。府君聞知益滋愧悚。

四月補授江南驛鹽道。



府君具摺奏謝奉

硃批、好竭力勉爲之。恩不可常恃。寵不可永期。少放縱
自肆。莫謂朕始終不一也。賴朕不如自倚。凡百對
天問已而行。自無有虞之患矣。感恩於今日。朕不取。但
能異日不怨望。乃朕之望。汝者。敬慎二字。時刻不可
釋。諸懷誌之。欽此。

奏繳御史銜。

奉

硃批、御史銜可以不必奏摺。自應如舊。但須更密之。欽

此。

六月署理江寧布政使事。

府君抵鹽道任、適江寧布政使員缺、制府高文良公撫軍上蔡程公元章委府君署篆。府君潔已率屬、察吏安民、不敢視爲五日京兆也。

八月疏請禁革捐監浮費、以實倉儲。

安省時照河工例、捐納貢監捐費、改收本色交倉之外、向有掛號等項陋規、經前任奏歸盈餘充公。府君以正項之外、又復多此浮費、奏請一



概減除照例止收正項。嚴禁吏胥需索則捐者
踴躍倉儲日裕得

旨言之督撫欽此。

疏請差船編聯保甲以杜奸匪。

各處差船水手率係臨時僱用來歷不明易藏
奸匪。府君以江南驛道設有黃快等船二百餘
隻奏令編聯保甲用牌書明頭舵水手姓名籍
貫年貌互相稽查不許混招匪徒於匪盜似有
裨益。其江西湖廣等省差船一體請令編設得

青父部議。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一

先文恭公年譜卷二

男鍾珂敬輯

雍正十年壬子、府君三十七歲。

三月、丁先大母艱、仍在任守制。

先大母以先大父先逝、悲痛失明。府君百計勸解、延名醫調治、老目復明、人咸以爲孝思所感。至是先大母病甚、以三月十六日棄世。府君搶地呼天、哀號欲絕。制府尹文端公仍奏請照例在任守制奉



言該督既稱陳宏謀操守清白才具敏幹署理江寧布政司印務實心任事著照所請仍留在任守制俟此任交代後給假料理喪事畢仍回驛鹽道之任欽此
府君以苦塊餘生屢荷

恩施格外感悚交深不敢固辭然披牘視事益覺啞哀無地也。

四月卸江寧布政使事。

八月請假回里治喪。

遣叔父怡亭公奉先大父先大母柩車先行十

月府君抵里營塋卜地於本邑樂嘉邨之原。十二月合塋新阡。府君自筮仕及今離鄉十載親族悉來弔問。府君出廉俸所餘按支派遠近酌爲飲惠廣

君恩也。

修理本鄉堰工。

鄉之西有堰向爲鄉人水旱蓄泄之地。舊築以土。春雨漲發水輒漫溢。鄉人歲出修資。先大父常欲改建石工。未果。至是府君出資砌石築堰。

仍設水口、以便蓄泄、以益農田、承先志也。有文勒石紀其事。

雍正十一年癸丑、府君三十八歲。

二月、補授雲南布政使。

府君營葬畢、正擬束裝回江南任、適奉

恩命、卽於三月起程、由南寧一路赴滇。

三月、疏陳粵西墾田事宜。

雲貴時有捐墾之例、制府鄂文端公爾泰奏
粵西照行。原議每畝發給工本六錢五分。



扣還始報陞科。雍正四年，粵撫金公鉷以地方
欺隱不肯報墾，議令准官生廢員借墾報捐。就
前代舊冊所開有荒者指爲額荒，不問現在有
無此地，一概督令首報墾荒，每畝給工本一錢
二分，抵本人報捐之費。並令本年報熟陞科，永
爲額賦。認墾報部者不下千萬餘畝，其實按之
舊日土田，並無新增。是原議開墾六年始陞科
者，今轉爲報官後卽陞科矣。田地祇仍此數，而
賦額暗增，永爲粵人子孫之累。府君時在籍，目



擊其弊、不敢緘默、據實酌陳末議五條。一、給發墾田工本、起科年限仍照舊例。工本既裕、年限既寬、瘠土亦可成熟。一、地方向有老荒舊荒、半屬無憑。有呈墾者、立予踏勘、四至確實、給照開墾、以免趨避移換。復因地力之肥瘠、定賦則之高下、庶無輕重偏枯之事。一、報墾之時、卽宜勘丈、以絕冒領隱混之弊。一、捐復人員及外省官生、原圖速得功名、勢不能親自領墾。若墾田必俟六年陞科後始給實收、恐阻各員上進之心。

應將現在不准折銀報墾之例酌加變通。照營田之例每畝六錢捐納。卽給予實收。不患將來報墾不多。一新報墾田。地方官勘明界址。給照承墾。倘三月內本戶不行呈墾。許他人報墾。不得以牧牛公地及有主草場藉詞爭控。庶訟端絕。而承墾者無所瞻顧。得

旨。言之尹繼善酌奪奏聞。欽此。

四月。抵雲南布政司任。

奏定運糧之法。



時滇省軍務未竣、糧運關係緊要。小民背負接運、道遠維艱。府君奏定爲短運、遞運之法、逐站交收、民免遠涉運送、更加踴躍。滇民稱便。五月、嚴禁徵收公件陋規。

滇省向於交納錢糧之外、別有交納公件名目、相沿已久、近復於公件之外、多加火耗雜稅、錢糧亦復額外多徵。府君通行嚴禁、謂省得一分、民受一分之益。並刊刻錢糧款項清單、明白曉諭、於新設地方酌定經費、永禁私行派累。

不孝娶元配王宜人。

疏定夷鄉入籍之例。

邊隅半屬夷鄉、向嚴冒籍之禁。府君以異省遊棍濫竊名器、自應按例嚴禁。若讀書之人願移家夷鄉者、應准與本地之人一體入籍、應試取進之後、不許復回本籍。散漢人之秀於夷人之中、有詩書禮樂、以破其愚頑、語言文字以化其獷野、不出十年、可以移風易俗。其有恃符滋事者、令有司教官詳究治罪、於邊地文教風俗均

有裨益。奏交部議允行。

六月、詳定賞恤出師兵練並免身差。

普思元新兵丁土練効力戎行、府君詳請按奮勇等第、受傷重輕登明陣亡病故、酌加賞恤、以勵急公。土練出兵、遇有陣亡病故、其子弟不得照陣亡兵丁頂入名糧、請並免其子弟身差、以示鼓勵。

七月、詳定分別准銷倒斃馬匹事例。

各屬買解軍營馬匹以供馱運、有急公州縣喂



養如法、遇有倒斃、即行買補、家人胥役伺應、經年者、亦有喂養不能如法、倒斃不卽購買、反得安然撤回者。苦樂不均、易滋觀望。府君詳議倒斃定額、准其分別開銷、自必人人急公、得免賠累。

整理學宮、慎重丁祭。

學宮春秋二祭久已奉行故事、禮文樂律苟簡錯謬。府君通飭各屬、整飭宮牆、恪恭祀事、龕位逐加修葺、品肴禮樂悉遵舊制。從此鉅典一新。

嚴禁各屬解糧人役滋擾。

普思等府大軍會進、運糧解役衆多、或混入夷寨、肆行騷擾、或剋減草料、致多派累。府君出示嚴禁、違者嚴拿治罪。

十一月、疏請剥隘移駐遊擊、土富州移駐通判。

雲南剥隘與粵西百色毗鄰、逼近安南、實爲沿邊要地。新開道路、發運鉛錫銅觔、爲水陸通衢。向止駐外委一員、帶兵五十名、地廣兵單。府君奏請移駐遊擊、分撥官兵、以資防守。廣南一郡



距富州剝隘山路寫遠、命盜詞訟、相驗踏勘案
件皆藉知府親自審理、往返經旬、殊慮鞭長莫
及。並請於土富州適中之地移駐通判、以資佐
理。得。

旨言之督臣尹繼善斟酌具奏。欽此。

委員經理育嬰等堂事宜。

滇省設有育嬰、普濟等堂、及掩骼會、日久墮廢。
府君先爲清釐屋宇、酌定條規、撥置田租銀米、
更公捐廉俸、歸入三善會。刊石遵守、委員經理、

永無廢陞。

雍正十二年甲寅府君三十九歲。

二月嚴禁壓買官茶。

普洱等府例辦貢茶官役每短價多買肆行擾累最爲民害。府君嚴示查禁每歲採辦官茶按照時價公平採買不許借名多買短價壓送滋累吏民。

示禁歲修海口及稅口各差均不得私役民夫。滇池歲修海口歷派民夫易滋弊竇。府君詳請



動支公費給價僱用永無派累。民夫承修官役亦不得勒價短發。並示諭昆陽等四州縣地方其官員奉差來往以及各處稅口鹽店坐卡家人巡防透漏亦均不許私役民夫。

清釐各屬案卷。

滇省各衙門案卷或吏典抽匿私貯或去任官携帶隨往遇事檢查輒多散失吏卽藉是作奸舞弊。府君通飭各屬清釐案卷悉令粘聯成幅標題鈐印並將事由造冊入於交代以杜抽換。

隱匿諸弊。

通查義學、購備經史、分貯各學及書院中。

義學之設、實爲文教所關、風化所係。府君通查
滇省所屬義學、重加清釐、并籌置膏火經費。其
舊有田產者、均令清查、以資膏火、但不許藉此
佔奪民田。明年、復爲次第、遠購經史及古文淵
鑒、性理精義等書、以備諸生誦習。又續刊孝經、
小學、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輯要、四禮初稿、四
禮翼近思錄、呂子節錄諸書、分置各學并書院



中。檄取各屬有造之士入院肄業、詳定館課、不得專用書藝、兼試古學表策論疏、以廣造就。滇中士子自是蒸蒸向學。

五月、祈禱甘霖。

勸種雜糧、疏濬泉源。

滇省跬步皆山水、田原少。是夏雨澤偶缺、種植愆期。府君檄勸廣種雜糧、雖山坡嶺側皆墾培植。並令地方有司設法疏修泉源、以資灌溉。勸民廣積糞草、以益農田。



詳請酌定資助廢員流寓及旅櫬無力旋里公費。廢員流寓滇省、以及旅櫬羈棲無力旋里者、情殊堪憫、除微員等已有項足敷資助外、至文職州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廢員家口、旅櫬無力回籍者、府君詳請公捐養廉百分之一、以備資助、詳定規條、永行不廢。

通諭各屬整飭公事。

滇省州縣遠處天末、遇有公事、度閣耽延、相習成風。府君諄切訓諭、務令整頓精神、治理民事、

常以虛心實意訓勉屬員。有批雲龍徐牧稟云、
凜方寸之難昧、則意安得不實、識事理之無窮、
則心安得不虛。時以爲名言。聞徐牧刊爲聯語、
懸諸書室。

十月、不考生長男蘭森。

雍正十三年乙卯、府君四十歲。

府君自任滇藩、時以才微任重、雖奮勉供職、深
虞隕越。二月、相國張文和公傳奉

諭旨、勉以實心、戒以自滿自足。府君跪讀之下、感悚交

深、隨具摺奏謝。

四月、飭查通省節孝、務令確實舉報、以憑題旌。嚴禁吏胥藉端需索。

立廠煮粥、賑恤元江、他郎諸郡邑夷民。

元江、他郎諸郡邑軍興之後、夏雨偶缺、夷民覓食艱難。府君詳請領銀撥米、立廠煮粥、賑濟兩月。

七月、奏請酌撥常平倉穀作爲社本、以資接濟。滇省社倉奉文勸捐、多不足額。一屆青黃不接、



夷徠窮民無處借貸。漢奸劣紳乘機盤剝。貽累無窮。府君以各屬常平現貯官穀。奏請酌借數百石。作爲社本。仿朱子社倉遺法。春借秋還。輕息接濟。俟積至千石。再撥還原款。因重定社倉規條。通行遵守。

恩賜

聖祖御製文集全部暨

硃批諭旨十五函。

八月、

世宗憲皇帝龍馭上賓九月

遺詔到澳仰維

世宗憲皇帝宵旰憂勤整綱飭紀十三年如一日愛育
黎庶剔勵官方千萬里如目前忽奉

哀詔遠邇臣民同切驚悼府君仰沐

恩施優渥追維

訓誨殷勤尤不禁哀號迫至每日隨督撫兩憲并率闔
屬文武朝夕哭臨。

恭逢我



備藏

皇上龍飛建極

覃恩府君授階通奉大夫。先曾祖父世耀公先大父
韞璧公皆得

誥贈通奉大夫、如府君官。先曾祖母駱太夫人、先大
母劉太夫人皆

誥贈夫人。吾母楊太夫人亦得

誥封夫人。廕一子入監讀書、以胞姪鍾瑤承廕。

十二月、疏定終養、回籍及奉

旨陞授俸滿卓異、陞轉離任人員請

封之例。

是時奉

諭旨、凡丁憂回籍守制之員、皆得一體給予封典。府君因奏請推廣

皇仁、如終養人員離任回籍、與丁憂守制情事相同、應一例給予封典。至

恩詔前奉

特旨陞授、以及俸滿推陞、卓異題陞各員、雖未到陞任、皆係有職之員、應一併照前任品級給予封



獎奉

旨交部議允行。

復調取簾官舊例。

舊例各省科場於科甲出身之州縣中試其文理優通者派入內簾分校嗣經改調鄰省舉人進士入闈分校。府君以調集鄰省舉人進士起送入闈鄰封相望難保無親識關通諸弊奏請仍照舊例於現任科目出身之州縣同知通判中擇其學問優長者調取入闈往返不過一兩

月。地方果有緊急事件、原可委員代理、不必調取鄰省舉人進士、於掄才大典更昭慎密。得旨交部議允行。

十二月、奉到恭請

宗憲皇帝聖安一摺^①

御批、此汝恭請

考聖安之摺、已無及矣、朕展閱不勝悲慟。汝蒙

恩不次擢用、至於藩司大員之職、且蒙

訓諄諄、以自滿自足爲戒、當時刻儆省、奉以終身、自



成大器也。欽此。隨具摺奏謝。又奉

硃批覽汝奏謝知道了。惟在實心實政。行與朕看。欽此。

乾隆元年丙辰。府君四十一歲。

正月。纂大學衍義輯要及衍義補輯要刊成。

示禁彌勒州鹽觔貨物抽稅。

彌勒州向設官店官秤。私抽鹽觔貨物稅錢。小販人等藉此增價病民。府君出示嚴禁。飭將稅秤繳驗查銷。

示禁富戶牙奸囤米高價。

時滇省米價偶昂、富戶奸牙將米囤積、搯價待糶。府君諭勸有米之家及時平價發糶、商販牙行均不許高價囤民。

通飭各屬清查捏報墾荒。

滇省開墾、因地方官自顧考成、期於足數、致多捏報不實。府君通飭各屬將歷年捏報田地逐一清查、其有硤瘠低窪之區、並非成熟、及原無實地、止將錢糧攤派、抑勒加賦、並報墾後無人



納糧而本官自行完納者實係捏報卽造具冊結詳候核轉題請開除。

通查各屬興修水利。

滇南四面環山沃壤絕少雨水稍遲田地受旱一遇雨水漲發山箐之間頃刻成河不能停蓄以收水利。府君詳請通飭各屬相度地勢興修水利或鑿泉濬河或築壩開堰分別工程大小或勸民修或動項修俾無不興之水利卽無不收之地利矣。



七月再疏密陳粵西借墾報捐之大弊。

畧云、粵西開墾不實、臣前列欵陳奏、經督臣尹繼善查實、逐條定議具題。部議以報墾田內如有以荒爲熟、以虛爲實、作速開除、毋得回護。其應如何清查之處、仍令該督撫會議。查此案報出之田、悉照老冊荒額、逐戶傳催、令其報墾。現在臨桂各縣及慶遠、鬱林等處、捏墾報捐之田不下二十餘萬畝、其實並未墾成一畝。撫臣金鉷以報部之田無着、復藉丈量恐嚇責比、計圖

百姓報出欺隱以抵捏墾之田。今復令其自行開除，勢必不能。將來惟有通查一番，復取里甲結狀，以實從前之捏冒。況丈量已禁，虛實難查，斷不能徹底清除也。在撫臣意謂各戶熟田定有寬餘，可抵新墾，不知此係弓口稍寬之故。粵土瘠薄，有種一年，必空二三年，養其土力，方能再種者，三四畝始抵腴田一畝之利。今若查其寬餘抵作新墾，祇此舊地，重納新糧，實恐民力難支，逋逃不免。懇

恩俯念邊省民窮地薄、

特沛恩綸、將從前捏報捐納及勒比首報之田一體
豁除、不必再查。如有實在可墾之荒、仍勸民開
種、照例陞科。至廢員官生捏報開墾、短發工本、
冒濫得官、并懇

格外宏仁免究。不敷工本請照冊報老荒舊荒於原
捐廢員官生及報墾之戶名下各半追賠。庶官
民均無累擾、田賦并歸有着、士民徭徭同沐
皇仁於世世矣。得



旨、該部密議具奏。欽此。

奏請停標營開典營運之例、酌置田產收租、
標營舊有生息銀兩、原爲兵丁紅白賞恤、
此項向俱開典營運生息、以職官與商民、
殊屬非體。府君奏請將各省營運生息之、
田收租、可以永行無弊。所收租穀變價充賞、
在因地制宜、使此項生息俱有恒產、將開典營、
運一概停撤得。

旨、該部密議具奏。欽此。



十月、詳請委員賫銀散賑元江、昭通各郡災民。是歲雨澤愆期、栽插稍遲、旋當結實之時、連日風雨、禾穗受傷、元江、昭通二郡被災頗甚。府君立請分委州縣賫銀往賑、務使災民均霑實惠。奏陳地方雨水田禾情形、并籌酌地方應裁應減各項得。

古所謂應裁應減之項、必須百姓皆受實惠、而經久無弊、然後爲料理得宜也。若公用不敷、國帑有虧、百姓仍然受累、而徒飽貪官污吏之私橐、則

應裁應減之項、不過數年之後、又爲汝等應迫應賠之項矣。慎爲之。若百姓均受實惠、雖億萬朕不惜焉。將此諭與督撫共觀之。欽此。

十二月、奏定州縣積貯、准開耗穀章程。

州縣積貯倉穀、向准每石收耗米三升、以備蟲量出入及鼠耗蟲傷。不知何時將此三升均作正額報部。州縣不敢開除、羣視積貯爲畏途、不敢多貯、以期有備無患。府君奏請通行直省、貯倉穀悉照舊例。所收耗米三升、留給該管



按年開銷、三年後耗米減盡、許於正米內每年
開除一升。此外如有侵虧、嚴參治罪。庶官員不
以積貯爲累、而倉庾可以多貯矣。交部議。

奏請酌給書吏辦公之資、及簡用考職吏員。

各衙門書吏爲辦公所必需、向無額設工費。如
舞弊自宜嚴懲、而奉公亦宜體恤。府君奏請

勅下督撫酌定地方繁簡、給予辦公之資。此外再有
作弊需索、卽應重處。至五年役滿考職後、尋
需時半皆衰老、及發憑驗看、再請扣除、而地方

懸缺已久、不無貽悞。並請令該督撫每歲年終將考選吏員詳加考驗甄別、有年力壯盛、人品端正者、送部銓選。其年力就衰、人品平常者、准給原品休致。如果才能傑出、歷試有效之人、亦准該督撫保舉一二人送部恭候簡用、以示鼓勵。得

旨、前奏頭緒太繁、恐行之徒滋繁擾。至役滿考職條、待朕再加酌量。欽此。

乾隆二年丁巳、府君四十二歲。



正月、增訂綱鑑、正史、約刊、成分發各學。

增置各郡義塾田產。

府君於各郡陸續增置義塾、選土著可教生童肄業其中。延請名師課讀、分設規條、清理田產、更公捐俸、廉若干兩、增恒產若干畝。計開義塾七百餘處、輯義學彙記、以垂永久。後蒙化、景東科甲蔚興、苗獮皆不識字、并令附入義學、俾通文義、後遂有赴考發科者。

調劑滇省銅廠事宜。

滇中五金並產湯丹大條等廠產銅尤盛時。文停辦洋銅添運滇銅至京以供鼓鑄。然商民工本不敷開採不能踴躍銅產漸微。府君詳請酌量加給工本。開採得銅除抽課外聽商民公平自賣官不得勒價收買。自是漸開子廠而銅以日饒。迄今每歲辦解京銅數百萬並供解京省鑄局銅餉不下數十百萬矣。

八月請豁昆明馬廠租息。

昆明縣老丁田地向爲標營牧廠曾經開墾收

缺页

果有成熟未報之田也。迨今奉文覆查，各員
畝勘丈，愚民承業父祖止知塊數，不知弓口。
懼官勘，滋擾情願，照認原數免丈。或丈過而弓
口稍寬，官卽作爲餘田，以實前數，不復問其
土之瘠薄與否。且所謂報捐之廢員官生，卽
任粵西之員，或現任之親戚子弟、幕友、人等，
聞覆丈，彼此固結，畏罪彌縫。委員又顧忌當
會勘之督撫，其中周旋疑畏，勢所不免。今
所奏粵西瘠土差煩，難以加賦，實切粵西。



而所云已熟之田實有此十二萬畝之餘。其
未盡確。督臣先曾會請丈量。今又有國賦存
不便前報。今除之議。勢必仍以原報餘田。即
新墾。出出窮民。子子孫孫。納此新增之糧。
所以恤民瘼而彰

國法也。粵地田土瘠薄。遠不及中土。糧賦久
數萬。難按弓計糧。此邊省實在情形。伏乞

特沛恩綸。除已經查係實在新墾成田。仍入冊。
其餘熟田內之新糧。概予開除。亦不必再

查以滋煩擾邊省億萬窮黎永受

覆育深恩無既矣得

旨汝爲粵人卽汝言盡實而從之猶敢鄉紳與鄉紳
政之漸况未必盡實乎殊屬冒昧之至已將
部嚴加議處矣欽此部議降三級調用又奉

旨陳宏謀著來京候旨欽此嗣粵撫楊公超曾
明新墾實田無多將捏報新糧奏明豁除
之廢員官生有已得官者議追捐費治罪
從此粵省窮氓世世得免空糧之累實感

聖主加惠邊方體恤窮黎之至意云。

遵

旨密保知府漆扶助王雲銘徐本僊三員。

先是奉

上諭以道府等官必才幹素著廉潔自持方克勝任
令督撫藩臬各舉所知二三員具奏。府君密保
普洱府知府漆扶助、曲靖府知府王雲銘、永昌
府知徐本僊^②應

詔。



備藏

校記

①宗憲皇帝：「宗」上當脫「世」字。

②「徐」上當脫「府」字。

先文恭公年譜卷三

男鍾珂敬輯

乾隆三年戊午府君四十三歲。

二月補授天津分巡河道。

時自滇入都引

見隨補授天津分巡河道。府君仰荷

特達之知。洊擢藩司。茲以言事不當蒙

聖主不加嚴斥。復補天津河道。俾得及時自効。感
交深。惟自矢以勇往任事。不敢少隳己志。庶幾



稍酬

高厚耳。天津巡道專司河務。府君嘗攷古今所言水利諸書、驗之近今情形、多不甚合。每擇駐防經久之河兵、訪求河工利害及水勢起落、何處宜堤、何處宜疏、得其領要、陸續施行。常曰：老河兵卽吾師也。每遇汛期、早夜親蒞河干、卽海墘僻地人所不常到之處、皆輕騎減從、親爲履勘、日擊情形、因地制宜、不肯以空言了事也。

籌辦河工放淤事宜。



河間、滄州一帶形如釜底，民間田廬全藉隄防護衛。每年費帑無算，且多頂冲險工。府君乘小舟河上往來查勘，平工則議築遙堤，月堤險工則鑲築縷堤。又得放淤之法，仿而行之。凡汎水異漲，半屬挾沙而行，沿河皆有堤岸，令水由左口入堤，俾水定沙沉，復令水由右口而出。如此數次，窪處悉填塞淤泥，便成高曠之地。其中有縷堤單薄，日就危險，擇水勢順溜之處，加築月堤，借溜放淤，使縷月兩堤融成一片，淤土較新。

土更爲融結。縷堤旣厚，卽遇掃濤迎溜，亦漸殊流歸泓，而險工反化爲平。至今景滄一帶當年放淤之地，悉成沃壤，堤畔則柳樹成林矣。

申明分巡職掌。

畧云：向來巡道一官，州縣皆以爲無關考成，所行檄文多以爲不必奉行。遇有命盜等案，勘驗初詳後審明完結，並不抄招報道。不知郡邑戶婚田土賦役農桑總之布政司者，巡道得而稽核之。竊劫鬪殺貪酷奸暴總之按察司者，巡



道得而整飭之。顧名思義、責難諉卸、通飭所屬
查明任內批行飭查之件、造冊叙案申覆。凡關
命盜大案、既經通詳、則審結之後、亦將緣由、
報本道查核。

五月、飭查天津、河間兩府義學整飭規條、并酌定
應給學租。

增置都中廣西新館。

先是都中舊有廣西會館一所、自前明置於東
城外鑾慶衚衕、爲公車及謁選諸公到京棲止

之所。

本朝定鼎之初爲人佔踞。府君宦京時偕同鄉前輩爭復舊地且爲之拓充屢加修建。邇日

聖治覃敷每年觀光者數倍於昔地嫌湫隘至是府君倡議公同量力捐資增置會館一所於南門巷題其堂曰仁聚名爲新館粵人蒞止都中咸有安居之慶。

六月通查天津河間二郡河防水利。

畧云天河二府當運道下流爲諸河總匯廬舍



半居窪下。每遇水發、民間以水到之遲速、定年
歲之豐歉。蓋得水之利固利、而免水之害亦利
也。方今伏汛已過、秋汛踵臨、廳汛各官往來巡
視、於水之長落情形、工段險易、堤壩虛實、逐加
體察、於保固疏濬、加幫挑挖之法、自各有所見。
卽據實申覆、本道於霜降後、親爲查勘、以定本
年歲修工程。庶期杜漸防微、一勞永逸。

七月、飭屬預查應賑災戶。

是歲秋禾被災、欽奉

恩旨賑恤。其中人戶極貧次貧、清查頗難。府君飭令所屬先期登門查記、造具清冊、不可少存畏難之心。向後按冊散給、毫不費力。卽有告爭、亦可持冊折服。或有開賑民戶、通查出示禁止。

飭移滄州義塚公地。

滄州城南舊係義塚公地。府君以向陽之地不宜常爲墓瘞之鄉。州城東北關外均有隙地。現亦墓有多塚。正可勘明立界、作爲義塚。飭州先行勘定、出示曉諭。聽人掩埋。附近居民不許墓。

四至內擅自取土開溝。

議定天津育黎堂規條。

天津西關外舊有育黎堂一所、建自康熙年間、施有莊田、以爲留養病黎之用。歷年經營、率多侵漁、以致有名無實。嗣雖重加整頓、復以日久弊生、經費未充、施濟未廣。時紳士牛君光敷等捐施月費棉衣、重興堂務、頓有起色。府君以欲使堂無虛設、必先重立規條、費有常經、莫若衆擎易舉、飭令府縣將該堂房間修葺添建、夏需



焚燒蒼朮大黃、冬增薑湯草席布被等物。仍延本地誠心好善之士入堂董理，上可廣聖主之鴻仁，下以盡撫字之職守。

八月，通飭各屬宣洩積水，以廣種植。

畧云：備查各屬境內之水，俱會聚於低窪之處，沂流測量，各有去路。如青縣、滄州之減水河，各有涵洞。天津南境有南北二閘，數道溝渠可以洩水。大城四十八村之水，亦有朱家村等處涵洞。任邱、獻縣亦有可以疏濬之地。其餘靜海



河肅寧故城、霸州等處積水皆有可以相度宣洩之法。夫汛前之築堤防護者，有備可以無患也。汛後之開堤宣洩者，除害所以興利也。因地相時，相濟爲用。況當異漲之時，早消去一寸，民卽得一寸之土田。早退去一日，民得安一日之棲止。高者可望趕種秋麥，低者亦可趕種春麥。誠恐廳汛各員咸以此時已過汛期，各弛防汛，不肯及時經理。通飭詳查積水之區，如有涵洞者，再爲疏濬。無涵洞而水落可以外流者，亦卽

開堤宣洩，但不得將渾水擅放偷淤，遺害下流。九月，檄查各屬監獄人犯，不許違例濫禁，并給棉衣棉褲，以示體恤。

條議修防子牙河事宜。

畧云：子牙河上承滹沱，溢陽及南北二泊，正順廣等府西南一帶，諸水經由河間、獻縣、大城、青縣、靜海五縣，於王家口入淀，一派渾流奔赴。幸兩岸離河甚遠，堤不頂溜，無沖決之虞，水不束沙，無淤淀之患，不與水爭地，而地仍可耕種。惟



此河至獻縣完固口分爲兩支、一歸於淀、一歸
運河。上流又有南北二泊爲停蓄之區、水來尙
緩。且靜海未建東堤、水口寬暢。雍正四年因慮
運河水漲將完固口阻塞、於南北二泊中挑澧
河一道建堤束水、順河直下。靜海又建東堤、上
流浩瀚歸淀、水口日淺、是以河間等縣悉受汎
溢之患。今逐加相度、惟就現在堤岸設法捍禦、
將河身極力疏濬、以資宣洩。事宜六條、^①一、牙
新河不宜清濁合流、水勢減而易涸、大城、青縣

可以無悞種麥。一、歸淀水口宜加疏濬、使全河暢流。一、閘留二莊漫口宜就勢開挖支河、以洩尾閘。一、沿河小月堤宜取直另築堤根、不致積水浸灌。一、沿堤宜分別種植柳葦、以備物料、禦風浪。一、河唇溝口均宜堵禦堅固、以免倒灌。一、河堤東西兩岸田賦宜分別豁除。

十一月、通飭各屬整理捕務。

捕盜爲地方要務、廳印巡捕文武各官果肯力奉行、盜賊自應斂跡。府君飭令所屬各



條編行保甲、實心巡緝，不得藉端滋擾。典史等如果實力遵行，地方寧謐，該府據舉以待超遷，否則嚴行揭參。

飭修天河二府車路。

天津、河間地方接壤東省，大路多有崎嶇及積水泥濘之處，府君飭令查明修補。其有民私將小路刨挖，專圖車輛到彼勒索扛擡，交河兵或借欽堤名目需索錢文者，並嚴行示禁。

十二月、詳請委員勘估減河淤淺。

府君以青澹減河二道所以分洩運河水勢貴在深通寬濶。若稍有淤淺、河身已被積淤侵佔、汎水入閘、無地可容、潰溢難免。去歲雖經挑挖、而河身易淤、非一律重加挑濬、不能宣洩。詳請委員查估加挑、以資利導。

乾隆四年己未、府君四十四歲。

延王已山先生來署訓課子姪。

二月、飭修運河暗險工程。

運河堤工明險可以一望而知惟有臨河堤面似覺高厚而堤後多係土坑車道勢仍單薄堪虞者此暗險也。府君通飭確查如係民工卽令居民先期培築如係帑工應於汛前搶築高厚。二三年間卽可成一寬平之岸永奠民居再無他患。

條議南運河修防事宜。

畧云南運河自全漳濟運以來直隸境內時有漫決之患。官堤日被沖刷復建草壩草工最易



腐朽堤工仍險。其無堤之地。居民多築埝。不
加夯礮。尤易坍塌。汎水一到。在在危險。今相度
全河形勢。大抵地勢高阜者。宜建遙堤。而不宜
建月堤。地勢窪下者。又宜建月堤。而不宜建遙
堤。義各有取。地各有宜。築月堤以放淤。似險而
實平。築遙堤以外衛。似迂而實切。誠經理運河
之要務也。應委員飭查。分別緩急。酌定規條。及
時興修。一、動款宜指定也。一、土方宜核實也。一、
土方運價宜分別也。一、官民堤宜分別也。一、月



堤更宜堅實也。一、放淤物料宜多備也。二、堤身高寬宜相地收分也。

挑濬滄州青縣減河淤土。

南運河經滄州青縣地界開濬減河所以分洩運河水勢得免泛溢。年來連遇大水減河淤阻仍虞沖漫。府君周察河形詳請撥項按段深濬卽以次年爲始。其河中淤土堆築堤後夯礮堅實則河道旣得深通兩堤益得堅實。

預修捷地閘工。

捷地石閘洩運河之水在興濟之上。閘下洪流
奔赴形勢更險。板牆而下南北兩岸堤頭三十
餘丈堤身單薄。堤外地勢窪下閘水至此沖決
堪虞。府君詳請增築南北鴈翅草工衛護堤頭
將閘水送至平流便可順流而下實於全河有
益。

查修獻縣等四邑河道。

獻縣河間青縣大城四邑村莊界於滹沱子牙
兩河之間其內地瀝水向藉黑龍港河洩入子



牙新河由谷家莊出口而歸淀。繼因清渾合流，遂致泥沙停積，河身日淺，四邑村莊漚水無所歸宿，漫積內地，春禾秋麥不能耕種。府君詳議，將黑龍港與子牙新河挑濬，以利民生。時有議用民力者，查計工段一百七十餘里，責之民力，實難竣事。府君力請動帑，逐段興工，其支河小港自可勸民挑濬。

四月，詳請勘修南運河緯道。

運河有堤之處，緯道本寬，惟無堤河岸，民居櫛

比河流漸徙岸土日刷、緯道漸窄。當汛長溜大、漕艘至彼、挽拽維艱、關係匪輕。卽帮建椿埽、工程需帑甚多。府君請將天津、靜海、滄州、交河、吳橋、東光、南皮諸縣緯道甚窄之處、兩岸民房動項買拆、以展緯道、以安民居。其大鎮大市商賈輻輳、民情不願拆移、及岸後並無寬閒、或岸後地面甚窪、河流灣急者、仍酌勘形勢、帮建草工埽座於溜、運民生兩有裨益。

是月、妹壻謝公溶生來津就姻。

輯刊養正遺規成。

府君以弟子入學宜端蒙養所謂先入之言爲主、乃輯先儒教童子之言彙爲二冊、名曰養正遺規、至是刊成。

五月、檄飭掩埋津城棺塚。

津城內外多有浮厝之棺、年久雨飄日暴、汎水一至、任其漂蕩。府君檄委佐雜遍行確查、凡淺厝暴露棺塚、有子孫者責令自行遷葬、如力不能遷、及無主義塚、卽捐費代瘞之。



十月弟鍾瑛生。

叔父怡亭公先未得嗣，以十月十九日生弟鍾琛。府君時方巡勘河工，是夜夢得甘雨和風，一夜心之句，因小字姪曰甘。次日，府君亦得弟，喜甚，因命名鍾瑛，小字曰和。

不孝元配王宜人病卒官署。

十二月，宣洩天津、河間二郡積水，並挑河築堤。

天河兩郡如慶雲、鹽山、任邱、獻縣等十七州縣皆有積水。府君逐處履勘，分投疏濬，應動工程。



分別官修民修、定議具詳。其中應挑挖河渠者十之七八、應築堤閘者十之二三。凡關係數州縣之經流大河、應行堅築之堤閘、殊難責之民力、自須動帑興工。有止關數村之溝渠、則仍責成民修。再各處大工難以同時並舉、將帑修之大河大堤先爲興修、民修之溝渠小埕陸續挑挖。大綱先舉、細目斯張、經流旣通、支派自達。詳請培修天津海河疊道及西關疊道。

畧云、直省地方諸河匯歸積水之區、被災沿至、

數載。先於汛後通飭府廳、無論官堤民堤、凡可洩水、卽許開放、立限堵築。天津西南一帶地最窪下、西界則有運河漫水、東界則有海河漫水、勢難宣洩。查海河西岸自東門外起至鹹水沽、舊有民埝、以禦海河之水、日久坍塌。若仍督此災傷之民、難以重爲培築。惟此地向有疊道爲商賈往來通衢、本係官商捐築、今漸坍塌、請照建築遙堤之議、動帑二萬餘金、將此疊道培修。其間應開引河七八道、并建立草閘木板、以便



按照潮汛啟閉宣洩。庶運河之水不復西來、海河之水不復東注、則積水可洩、涸土可耕、貧民或有起色。又西關疊道爲通京大路、西關以西、地多窪下、水無去路、舊路淹沒。今南窪之水已漸宣洩、請將西關疊道一律培築、道旁開溝、溝土即可墊道。中設橋梁、既可洩水、復便行人。酌定牛犁起土及車運之法。

南北運河所在均須幫築堤岸、挑挖河渠、但平地取土爲力旣艱、爲費亦不減。府君嘗考前人

於舊河中挖出大型頭、卽悟用牛犁土之法。因通飭所屬開取土方、挑濬溝渠、俱應改用牛犁起土、用車拉運。較之用掀用筐、已爲省力。其有不能行大車、亦可用木箱小車、以手推運。較筐擡爲省。計賃牛、僱車、造犁、僱夫、較之計土論方、無所爲損益。然一牛一車之力可抵十人以上之工、可以稍紓夫力、又可速竣工程、殊爲兩益。議挑老黃河故道。

畧云、老黃河卽古之鬲津河、由西南而東北、橫



亘於山東、直隸之間，本古黃河故道。自黃河南徙，渾流不至，專爲兩省積水歸海之道。雍正十二年，漳河異漲，運河危險，水由鉤盤河會合老黃河以歸海。始有渾流日漸淤積。山東、直隸兩省互相推諉，挑挖未能深通。查閱此河爲東南半壁入海之經流，自哨馬營而東，由減河而鉤盤，會老黃河入海。通計河身二百八十里，兩岸數十州縣之積水藉此宣洩。淺一尺，地方受一尺之害。應請卽就河心挑挖寬深，全河中間皆

有子河、有坡、有槽、兩面積水皆可聽民間多開溝渠、隨時流入子河。既可宣洩積水、而時有清水汕刷、子河亦少停滯之患。並請咨明山東河院、委員勘明、會同挑挖、期於一律深通。及早經理、爲費雖多、尙可弭患未然、再一坐誤、河愈淺而害愈深矣。

乾隆五年庚申、府君四十五歲。

正月、續議青縣滄州減河善後事宜。

減河尾閘在於岐口、岐口之海河與兩減河尾



閘相隔尙有二十里、中間一派沮洳、水土惡毒、人跡罕到。府君逐加親勘、岐口海河西南一帶支汊分流、中多阻隔、不能相通。因請從興濟減河之老堤頭起、經沈家堂、達李連賓家口、將西河頭挑挖寬深、則興濟減河可以直達海河。捷地減河從船到溝尾、閘開溝卽可通於陳河。由陳河而李金溝、而大溝窪、而張彥家溝、而長港、層層挑通、均於李連賓家口西河頭與興濟減河會合入海。兩閘口設立閘板、閘夫於八月

以後按期閉閘，則下游消涸，而兩岸積水可以迅消，正可趕種春麥，於運河民田兩有裨益。三月，疏濬景州、交河、東光漫河及各縣河渠。

景州、交河、東光舊有漫河一道，周歷各州縣，因地異名。每遇雨水過多之年，淤阻壅積，田禾受淹。府君委員確勘，議將漫河上下一律挑濬，深通，并各邑河渠道渠通估疏濬。計景州一州工程，士民各圖保護田地，皆係田主出夫自行修築。其東光、交河各縣工段，除民修外，仍請動項。

通修。

四月、檄催各屬速結命案。

天河兩府屬命案纍纍、未經招報、或兇犯未獲、率皆遲延。府君開單立限、檄催速審速結、以省拖累。

補授江蘇按察使。

府君莅任天津河道、感荷

殊恩、實心經理、兩年以來、於河務一切差得領要。時值大計、制府孫文定公嘉誼、總河顧用方公琮



會題卓薦隨蒙

恩擢江蘇按察使。五月赴京請

訓蒙

聖諭以存心愛民、平情執法。六月抵蘇州臬司任視事。江省地廣人稠，率多暗地指名、撞騙請託之事。每一案完結，理屈者惟咎營求不善，理直者羣羨賄託靈通。府君久知其弊，嚴飭示諭，有犯立即指拏究處。

嚴催各屬批查呈詞。



府君初抵江蘇、檢查舊案、前司批查、未結未覆之案甚多。因嚴飭各屬、謂控案有批無覆、經年不結、有告准之名、無結案之日、開胥棍需索之端、貽窮民拖累之苦。刁詞得逞、訟棍肆行、皆由於此。開單彙催、勒限清理。

議詳弭盜事宜。

畧云、江蘇地廣戶繁、奸良溷雜、鼠竊頻聞、弋獲無幾。今欲竊案之少、莫若先治可以爲竊之人。而欲人之不爲竊、其上則安置之、使不必爲竊。

其次則約束之、使難於爲竊。又其次乃窮詰而懲創之、使知有犯必懲、不敢再竊。彙議弭盜事宜八則、一曰稽查乞丐、一曰管束驛夫、一曰安置舊賊、一曰嚴禁窩線、一曰核實贓物、一曰認真追賊、一曰嚴比緝捕、一曰獎賞緝捕。通行各屬遵辦。

詳定文移繁簡。

畧云、江蘇繁劇甲天下、大小案件日積日多。語云、省費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事。今就所事之



中、浮泛虛文稍爲刪減、切要字句酌量加增、彙呈十則。一、題招之案有冊有詳、上司止須批發長詳。其由司改正或由憲改正、均可批明轉行。奉到部覆、止須將部文行知、無須另發招稿、逐層換詳。一、咨題外結各案、州縣審供自必叙入。其府供相同者可以不叙、縣司審供亦止須叙人犯口供、不必逐叙問語。惟駁詰有關情節者仍行叙入。一、咨案凡府司駁審改擬者均屬緊要情節、應將駁改情由叙入。蓋具題必須核確

全招方始繕疏其無關緊要之文稟止須節叙以省繁牘。一、監犯患病有應提禁者自須通詳其餘止用驗文通報不必待批而後醫治也。病痊亦復如此。一、咨題案內有關舉貢職員生監應請叅革卽於訊供時問明請上憲叙叅毋庸批令另查。咨部案件情節已備載原詳概免批叙妥詳以省層層另轉。一、各屬辦案遲延多由官不記憶書役任意捺緩嗣後請將承辦書役姓名填明遇有遲悞指名提比書役承行各有



責成、互相警覺、不敢延擱。一、竊案止須用驗文報明、不必候批。迨至獲犯、仍行詳報、以憑飭審。被竊隨卽獲賊、自盡命案、些小賭博、卽可審擬詳結、不必兩番詳報。一、州縣自理詞訟向來造報不全、或遲久方報、視同故套。請另定簡明冊發縣、每件止列原被告姓名日月、而事由止列數語、并登明某日審結、不必冗叙。務令用循環印簿逐日登填、按限申送府州。府州於每季將所屬告詞已完未完、彙造簡明冊報司、不必造

入姓名月日事由。上司亦可知州縣事務之繁簡、官員之勤惰。一、驗詳文冊均須填明坐日、案詳內叙入士民呈稟均須註明村莊名目、以便稽核。一、上行之件不必另具遵依結狀。其批行枷責發落者、限十日提到發落具報、不許捺延、則胥役無從需索、亦所以彰法紀而杜弊端也。彙催所屬審結案件。

府君以江蘇案件殷繁、上行事件屢催不覆、逐件檄催、不勝其煩、立爲彙單行催之法。凡各屬



通詳及上司批飭行提查審之案、無論有限無限、彙爲一單、止列名目、不載原行、間月一催、勒限、審解查覆。既可免官吏先後遺忘之慮、亦可杜書胥榛縱緩急之權。有限者關係忝處、固宜及早辦理、無限者雖無關係、實關小民性命、事事以速結爲期、刻刻以民務爲重。此開單彙催之本意也。

八月、疏請嚴禁盜賊誣拔、以安良善。

畧云、盜賊重爲民害、情法均無可寬。獲犯根究、

狡黠者於平時窩夥不肯實供、藉此誣扳良善、及素有嫌隙之人、捕役亦樂藉圖索詐、更有指使誣扳者。有司縱審出實情、而被累者已自不少。請嗣後盜賊遇有誣扳、必究問明確、方始拘拏、隨到隨審。如係誣扳、將盜賊先行懲處。至於是盜是良、卽本人口供難以盡信、而其人平日行止、隣里無不真知之理、虛心傳訊、自無遁情。倘有應搜賊贓、卽委員前往、以免捕役藉端抄掠、并懇

下直省嚴禁此風。庶盜賊知警。良善得安。得旨。通行直省飭禁。

疏陳積貯未盡事宜。

畧云。積貯有常平倉。社倉。均須多貯。以備借糶接濟。常平有懼盤量折耗。而不敢多貯者。有懼買補不敷。而不能多貯者。社倉則有捐輸不前。社本不敷之患。有遠近不均。借還不便之患。又有社長不得公正殷實之人。而公正殷實者又懼有賠累需索。不肯充當之患。請將常平倉穀



定例每石帶耗米三升、准留爲每年開銷折耗一升之用。其原無額編耗米者、并准收耗三升。其平糶還倉者、准於買補時多買三升、以備腐折、以免賠墊。又酌定出糶之價、揆之市價不甚相懸、庶官米市米可以源源相濟、亦免價賤爭買、囤積之弊。社倉本穀、須存積至千餘石、方敷接濟。且須分貯各鄉、以便民間借還。有社本無多、及向無社本者、准於常平捐監穀內動撥、作爲社本。出借收息、俟積有多餘、仍撥還款。每年



借還聽從民便。官止司稽查。社長正副必擇殷實公正之人。地方官加以禮貌。免其雜差。并准於加一收息外。另收耗米三升。以資造冊紙筆之費。其社息漸多者。詳請獎勵。得

旨交部議。嗣部議以所奏事宜有前已酌議遵行者。應毋庸再議。

飭禁火葬。

蘇郡到處水鄉。葬地甚少。其棺不急葬。日久暴露者甚多。甚有設壇火化。名爲火葬。先經前人

飭禁。府君以日久懈弛，仍踵前習，悖理傷化，莫此爲甚。委員嚴查，先將火化各壇拆毀，如有抗違火化者，嚴拿責處。

清理監獄，并諭禁諸弊。

府君以江省訟獄繁多，人情巧詐不一，有一案而牽涉多人，監內遂多無辜受禁。嚴諭各屬加意矜恤，速審速結，以省羈候。并禁官吏需索監費，非禮凌虐。其有叅案，均須按限速爲審結，不許畏難藉故延挨，以免拖累。

飭禁罪犯留養賄弊

罪犯遇有親老丁單、准其留養。法久弊生、遂有賄求假捏、及屈抑不能上達之弊。府君飭屬、凡遇罪犯有無老親、是否獨子、務訊明確、以定應否請留。不得任其賄囑捏報、亦不得任其阻格遺漏。

飭給解審罪囚衣服。

罪囚向無額設棉衣之項、乾隆二年題准動支罰贖銀兩、製備衣服分給罪囚。府君以州縣漫



無留心及此者、通飭照例製給每名棉衣絮褲、
爲禦寒之具。其司監人犯、府君捐俸製賞并廣
施薑湯以示矜恤。

示禁男女捨身入廟。

吳下向來崇尙淫祀、歷經飭禁拆毀、其風已息。
至城隍廟、東嶽廟、土地祠、原係崇祀正神、不在
禁例。府君查知、愚民多有投身入廟、承充軍皂
各役、朔望赴廟點卯。公然塑像兩廊、受人禮拜。
復因有后宮夫人之神、婦女亦捨身投廟、作爲



使女。僧道索取重資、焚牒給照。每遇朔望、齋耶供役、甚至該班宿壇、以爲敬神、實滋褻越、以爲免災、實取玷辱。凡此惑世愚民之舉、皆爲傷風敗俗之漸、因嚴示禁止、飭將投身執照、所塑生像、速卽銷燬。倘仍有私自入廟者、男子則重懲本人、婦女則罪坐夫男。僧道藉此誑騙財物、姑宥已往、嚴戒將來、違者枷示。

示諭審詳各屬案件、隨時懸示、以杜指撞。

畧云、向來審詳案件、候院題咨後、發換妥詳、然

後補批。所以院不卽批發司、司亦不卽批發州縣。其一切解審詳轉之案、准駁重輕、均無明示。其中遂有打探囑託抄稿送信、揣摩撞騙、行賄鑽營等弊。不知事犯到官、罪隨情爲重輕、均有一定、宜令明白其曉、不必故示秘密、授胥吏以乘機嚇詐之柄。今一切案件隨到隨審、隨批更詳。奉憲准於審後亦卽批發司詳、可以當下了然。其有關出入弊竇者、每日將准駁輕重之處明白懸示、以免探聽賄囑之弊。

申嚴賭博之禁。

畧云賭博之禁功令綦嚴。無知小民犯賭尙易拿獲。惟有紳宦富商倚財藉勢專事開場。深居邃室無由往拿。蘇揚地方更有蠹棍匪徒匿娼誘賭。至鬪蟋蟀鵲鵲皆在例禁。示諭紳士軍民人等各宜戒勉。痛除積習。力破貪心。世有因賭破家。斷無因賭致富者。世有一賭卽犯。斷無慣賭不犯者也。



校記

①六：疑作「七」。以下實有七條。

先文恭公年譜卷四

男鍾珂敬輯

乾隆六年辛酉、府君四十六歲。

二月、妹壻蔣公本廉來署就姻。

六月、奏陳清理地方積案。

畧云、事關倫紀風化、正宜加意整飭。於執法之中、寓原情之意、化得一二、人即可收一二人之益得。

古所見甚正、實力行之。欽此。



備藏

奏請纂輯四書。

府君以易、詩、書、禮、春秋均已奉有

欽定善本，請將四書倣周易折衷諸經體例，一體編輯成書。奉

旨交大學士等議奏。嗣議現有

日講四書刊刻成書，所請毋庸議。

奏請定停喪不葬條例。

畧云：生事死葬，禮之大經。人子送終，比養生爲尤重。魏晉以降，父母喪不葬者，不得聽求仕進。



所司亦不得申舉。近來士大夫多有久喪不葬、不但庶民爲然。或厝於家、或寄於寺、有至數十年不卽葬者。悖理傷教、莫甚於斯。今欲稽查停喪之法、請先就士大夫銓補會試之日、始凡一切選補各官及會試舉人、俱查明無有停喪不葬者、方准赴選赴補赴試。現任各官呈明上司給假歸葬、如逾限隱匿不報、查出議處。士大夫恪遵功令、從此齊民矜式、人人感發、咸思葬親、並令喪葬悉遵典制、毋營佛事、毋滋浮費、則禮

制不越、葬事易舉。得

旨、交大學士等議奏。嗣議恐胥吏挨查、棍徒訛詐、更滋紛擾。是嚴以律文、不若動以至性。應恪遵前奉

諭旨、令地方官實力奉行、多方勸導、俾得及時營葬可也。

七月、

恩賜

欽定明史一部、

御選唐宋文醇一部。

補授江西布政使。

府君涖任蘇臬恪遵

聖諭期於明允。常以小民寔忿結訟輾轉株連縱有
司公平審結而小民身家已破。抵任以來清理
積案不下數千百件。時檄催所屬速清塵案。又
常謂州縣耐一刻之煩勞百姓受無窮之利賴。
雖有司未必人人實心奉行而一官遵守則一
縣可無冤民。一縣中審明一二事則一二家已



無冤事。積而漸多。風俗身家默受其益。至是得奉

恩命。府君感激

殊遇。踴躍靡寧。隨具摺謝

恩。奉

硃批。又用汝爲巡撫矣。汝不患無才。惟患恃才。其勉以誠實二字。服膺勿失。則不負朕任使之意矣。欽此。

九月。奏請撥運滇黔鉛觔。聽各省採買。以資鼓鑄。



署云、滇黔均有鉛廠、產鉛甚旺。前因鉛觔太多、
帑本歸款無期、遂停採辦。今江浙等省現開鼓
鑄、所需鉛觔、委員於湖廣地方零星收買、恒虞
缺乏。查黔省鉛廠相近有土黃河、現已開通。由
土黃河順流而下、達廣西之白色、南寧、直至江
楚一水可通。應行令滇黔兩省將鉛廠照前事
例招民開採、抽課之外、給價收買、撥運水次。聽
各省委員價買、賡回以供鼓鑄。得

旨、交部會議、允行。

奏請廣滇省銅廠之利以惠民生。

畧云、雲南湯丹廠產銅旺盛歲可辦銅七八百萬觔。除供本省鼓鑄兼可供運京局及各省鼓鑄之用。若將各廠所產銅觔盡歸官買不許民運、民間無銅可用、勢必銷燬舊鑄制錢以圖重利於錢法甚屬有碍。且民間銅價日昂、銅廠必多偷漏。以臣愚見、除湯丹一廠仍爲官廠產銅足供鼓鑄外、其餘兩迤已未開各廠悉照銀錫廠之例、聽商民自備工本、分頭開採。所出之銅



酌收課息、餘銅亦聽商民自行運售、官給照票稽查。如銅產不旺、聽民自止、所抽課銅仍供附近錢局之用。客銅既多、民間需銅有出、即可少煅制錢於錢法、大有裨益。得旨交部密議。

重刊宋司馬文正公傳家全集成。

府君常慕宋司馬文正公孝友性生、正直立朝、以至誠爲主、以不欺爲本。章奏所陳、詳明愷切、格正君心、深求民瘼、推賢進能、勤勤懇懇。嗣購

得全集善本、閱而喜甚、因重加校訂、并輯公年譜附於卷後、至是刊成。

九月、不孝暨堂弟鍾瑞、鍾理同舉於鄉。

抵江西藩司任視事、隨補授甘肅巡撫。

府君蒞江藩任之次日、卽開巡撫甘肅之

命。時新藩未至、仍飭所屬速結詞訟、彙催未完積案。又江省陋弊、藩司去任、必將任內准理詞訟及批行審緝之案、通飭註銷不辦。府君將任內批准批行各案、造冊移交、後任接辦、不令寢擱、滋

弊。檄文畧云、在任一日、卽當盡一日之心、辦一日之事。各屬祇當論所言之切中與否、不當論本司之去與不去也。

具摺謝

恩、并奏懇

陛見奉

硃批、又有旨留汝爲本省巡撫矣。此係駕就、不必以來京爲請也。欽此。

調任江西巡撫。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四

奉

上諭江西自俞兆岳岳濬任巡撫以來軟弱因循毫無整頓地方事務日致廢弛祇因彼地民情淳樸僅得敷衍無事。前用包括署理巡撫亦復因仍舊習是以令回藩司原任。陳宏謀尙有幹材特加簡用。伊當感激朕恩深知黽勉凜前車之戒實心實力以吏治民生爲事。況伊現任該省藩司雖到任未久地方情形諒必已知梗概。今專任封疆宜更加淬厲務令官方民俗漸次改觀庶不負朕委任

之至意。欽此。

十月、蒞江西巡撫任視事。

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文武生監兵丁李躍龍等四十四人。

時值鄉試、武闈頭二場業經署撫考較竣事、府君蒞任、將合式各生弓馬技勇覆驗、接試內場、拔取如額。

飭禁委員迎送。

畧云、佐貳雜職各有職守、止宜公事差委、非可



私供勞役。江西近來每遇一官到任，爲所屬者必遣佐雜遠迎，曠職悞公，且多勞費，殊爲非體。嗣後不得濫差官員，致曠職守。

不孝 繼娶劉宜人。

嚴飭水汛巡查盜匪，并嚴緝竊賊。

府君以江右界連六省，舟楫絡繹，盜賊出沒其間，商旅每多失事。所在有司汛弁不能上緊巡緝，以致盜賊陸地恃有窩家，水次藉有船隻，沿江窺探，肆行偷竊。嚴飭地方文武各官多派員

弁兵役、撥船巡遊、比捕勒緝。水陸無可潛蹤、宵小爲之歛跡。

示勉應試武生。

時值武闈方竣、府君見應試諸生人材多有可取、而弓馬不能嫻熟、文理復多荒謬、因諄示勸勉、此後各宜立志自奮。在家道稍裕者、固當潛心練習、以求實得、卽別有餘業、而每日餘閒未嘗不可以學習弓馬、講求書史。士苟有志、隨時隨事可學也。人能自立、無人無地、非師也。轉瞬



三年、又當進取、行當刮目以待矣。

檄修各屬圩堤、并奏令各縣縣丞加水利衙專責督修。

畧云、江右各屬圩堤實關民田要務、向例按田派夫督修、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爲泛常、并不親勘督修。其民力勤惰、出夫多寡、圩堤堅否、無人督率、奸頑佃戶每多推諉延挨、卽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堆浮土、隨修隨傾。是民修仍須官督。但州縣勢難親往各鄉勘修、應請將

各縣縣丞均加水利銜。委令辦理。無縣丞則專責典史巡檢勘修。歲底完竣。造冊報部。其工程浩大者。請動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各該員三年內果能實力督修有效。卽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

查議運鹽事宜。

江西鹽價昂貴。實係商人不能如額運銷。鹽到甚少之故。前撫已咨鹽院嚴飭掣鹽廳按月掣足催運。府君恐商人計在重利。藉口阻風逗遛。



俟省城鹽缺價高、然後運到、亦未可知。再咨兩淮鹽院轉飭運使、於掣鹽後差官押運、遄行。至江西界內、令鹽道差官押運至省、不許沿途逗遛、於鹽務似有裨益。

堂兄鍾瑤補授山東泉河通判。

先是堂兄鍾瑤承襲廕生、呈請赴東河河工効力、至是題補山東泉河通判。

十一月、曉諭棍徒周建臣惡跡。

新建巨棍周建臣積惡多、欸人人切齒、從前所

犯率皆漏網。府君嚴緝到案，按法究治，曉諭通省，知所懲戒。

札諭安撫流民事宜。

時值江南鳳陽水災，彼地民人多有流至九江境內者。府君札令地方有司飭查，實係因災逃亡乏食流民，當此隆冬，未便卽令回籍，應照例收留養贍，動支常平倉穀，按口賑恤，俟明春二月報明，咨送回籍，其餘不得濫給。

飭屬繪呈輿圖備攷。



儒藏

各官到任、例須呈送地方輿圖、圖內必將境內村莊市鎮、河渠脉絡、水陸道路、一一備載其東西南北、道里遠近、計里畫方、詳細貼說、方足以資攷鏡、卽古人左圖右史之意也。府君以各屬送到輿圖多係草率故套、另訂定式、通飭府縣各按地方繪圖呈送。庶幾地方情形了然心目、卽以此規有司之留心地方與否也。

清查通省社穀。

府君訪聞各屬社穀多係社長人等捏名認借、



並不按期收放窮民不能接濟。時屆晚穀登場、正社穀收倉之候、因令及時盤查、如有穀無倉者、卽令議建倉房、以便永貯。若有官役侵蝕、指名詳叅究治。

諭屬登覆地方事宜。

府君以巡撫統轄全省、凡吏治民生、人心風俗、皆宜隨事體察、漸次施行。恐幅幘廣濶、耳目難周、逐件行查、不勝繁擾、特分條諮詢。如徵收地丁、糧米、常平、社倉、土田、水利、風俗、以及鄉飲節

孝文風、命盜詞訟案件、流寓棚民、養老育嬰、關
隘市鎮、廟宇書院、并紳宦蠹役訟棍諸事、分爲
三十二條、均州縣必需查辦之事、據實造冊登
覆。既可悉通省地方情形、而各屬之留心民事
與否亦即可見。

檄懲訟棍。

府君以江右民風好訟、皆由訟師播弄、借事分
肥。及至兩造審明、破家受辱、而訟師逍遙局外。
有司向遇查出訟師、率皆從寬完結、罔知懲戒。



飭令上下衙門、凡投遞呈狀、均將做狀之人姓名住址寫明、方准收閱。如有虛捏、卽將主唆之人究審、重者按律問、以軍流、輕者枷責之外、用鐵牌深鐫訟棍某人、懸掛項頸點卯。三年之後、果能改過自新、詳請起除。

十二月、嚴緝私宰耕牛。

耕牛關係農務緊要、地方偷牛積案、皆恃有私宰之戶爲之窩頓。府君訪聞、窩宰積棍、又恃交結地方坊捕胥役、藉稱開剥病牛、公然無忌、貽

害農家。飭令將私宰人戶按名緝拿嚴究、依律懲治。地方少一宰牛之戶、所全耕牛不少而竊案亦漸稀少矣。

嚴緝沿江匪船。

江湖港汊船隻借名捕魚放網沿江肆竊。府君業經飭屬查拿拆毀。茲訪聞豐城縣屈家洲地方尚有兩頭忙等小船往來湖港恣意肆竊。飭行沿河之南昌、饒州、南康等府縣再行逐處搜查。如有飛梭兩頭忙等匪船押令盡行拆毀。地

方各縣仍督率兵役實力巡察。

乾隆七年壬戌府君四十七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暨鹿肉野雞等物。

府君凡值

恩賜食品必熟而薦之祖考并分惠僚屬嗣後歲以爲常。

疏請廣錄用賢能之例以勵人材。



備藏

客曰、爲政首重賢才、用人尤須鼓舞。但缺有繁簡、才有短長。沿邊海疆烟瘴地方、有俸滿卽陞之例、其餘衝繁各缺、調補之後、與簡缺人員同須循資陞補。且簡缺尙可苟安無事、而繁缺事繁費重、叅罰亦多、轉致有碍陞遷。應請嗣後調繁人員、如或改操、自應題叅。倘更著勞績、自應破格陞用、或量加銜俸、與簡缺人員稍加優異。則各員益知鼓舞、要地更可得人矣。

飭查鹿洞、鵞湖兩書院田租。



鹿洞、鵞湖皆先儒講學名區。府君以近日延師訓課有名無實，舊有田租日久侵隱，飭道轉行各府清查經理，并舊存書籍查明造冊呈核，以憑酌議興舉。

二月疏請增撥社本分貯接濟。

畧曰：常平社倉均關積貯。常平貯之於官，不如畧倉貯之民間，聽其就近借還，可以補常平所未及。江西通省社穀多貯在城，其離城遠者不能赴借。卽有間貯於鄉者，而穀又分寄社長之

家不免侵吞之弊。若能於各鄉按都按里多貯社穀、俾農民年年借還源源生息、永資接濟、實爲有益。現在酌於社穀本少不敷分借、及並無社穀之處、量撥常平穀石分貯社倉、以爲社本一體生息、俟另有捐輸及生息漸多、再行歸還。得

旨、所辦甚屬妥協、知道了。欽此。府君隨酌定社倉規條、設立社長副、秉公經理、以收實效。

疏請推廣滇省厰銅之利、以裨錢法。



畧云、各省錢少價昂、良由銅產未裕、奸民多有銷燬制錢、打造器皿、以圖厚利。現在洋銅辦運既艱、價值亦昂。查滇省所開各廠、每年產銅不下八九百萬觔、至昭通府屬之永善、鎮雄等處、昔年曾經開採、因地僻山深、食物昂貴、獲利有限、因而停止。方今需銅甚急、應請將未開銅廠、仍聽商民出資開採、地方官督率稽查、獲銅照例抽課、其餘聽民運售。滇銅漸裕、各省多得一觔之銅、即可少燬一觔之錢矣。得

旨交九卿議奏。

示禁宗祠惡習。

畧云江西民風淳茂、禮教其敦、大小族姓各立公祠、按時致祭。此正禮教所由興、爲他省所罕有。顧其中間卽有倚恃族大勢衆、打降生事、或構訟爲能、藉用公租爲訐訟之資。或遇子弟偶有干犯、並不鳴官、輒集衆攢毆斃命、甚非敦本睦族之意。特示飭禁。凡族長宜秉禮度義、爲先。族衆宜與仁講讓、率從惟謹。一門之

善規過、言慈言孝、親親長長、天下可平、非獨閭閻之光也。

禁革贛關積弊。

府君訪聞贛關積弊、印簿並不置放、當關令各商親填、冀圖侵隱。貨船到關、賄通巡查人役、做定艙口、俟關員點查、即可唱報相符、不能察其混漏。客商到關、按船私索錢文木簾、以多報少、以大報小、串漏分肥。並簾商藉稱水大纜斷、衝淌過關、使點查不及。商人稅銀遲延五日十日。



始交而保家書差遂至兜收挪掩均應飭禁凜遵違者官叅吏處法在必行。

三月疏陳瀘溪縣折漕弊累請卽以折色起解。

畧曰瀘溪縣僻處深山不通舟楫額徵漕米二千八百五十餘石輓運維艱先經御史王文璿條奏改徵折色每石銀六錢民折官辦嗣因折價不敷前撫臣兩次奏請加增每石八錢近年米價日昂八錢原價仍不敷買運官難獨賠前撫臣飭令瀘溪縣採辦一半其餘一半通省有

漕州縣公帮辦運。既非政體、亦非長策。懇卽將
瀘溪縣漕米折色徵解、停其採買。在

天庾不過少、此二千餘石之米、而瀘邑民免加徵、官
免賠累、感沐

殊恩、永永無暨。奉

旨、交部密議。

輯豫章書院學約。

豫章書院爲諸生講習之地、時延名師入學。府
君爲立學約十則、一曰立志向、一曰明義利、一



曰宜誠敬、一曰敦實行、一曰培仁心、一曰嚴克治、一曰重師友、一曰立課程、一曰讀經史、一曰正文體。并附儀節十條於後。刊刻頒示。間至講堂與諸生共論立身行己之大。文章性命之精。課文親自甲乙。每出一題。必爲題解。原本朱註。反覆闡發。後蒞任楚、秦、閩、吳。率皆如此。題解彙爲數冊。一時多造就之士。

飭屬留心文檄。

畧云。上下相通。全憑文檄。上司不啻披寸衷。



相詰而屬員實心詳閱者不過數人。夫爲政在於力行、化民不專恃文誥。卽使文義詳明、猶恐紙上空談、何并此空言而不留心也。嗣後各宜奮發志氣、打起精神、隨處留心、隨到隨辦。試觀官場中措置乖方、興舉不當、貽將來無窮之害者、率由一時不曾經心籌畫所致也。願各屬視民事如已事、以民心爲已心、開懷相示、無怠無欺、庶幾集思廣益、可望濟物利民。

迎先伯父奉政公、先伯母秦太宜人、諸姑來署。

府君性敦友愛師事先伯父奉政公自滇中一至公署不日旋里祇叔父怡亭公及叔母王太君相隨在署至是府君以江西距粵一水相通且違奉政公及諸姑已久遣人相迎至署奉政公欣然就道并偕先伯母秦太宜人及諸姑葉李龔并諸姪甥輩同行。未幾不孝同弟鍾瑞鍾理亦自京旋署天倫聚處府君公暇盡出廉俸所蓄分給無所私諸姑亦各有所得延師課姪甥輩使各向學。

四月疏陳江西錢法敝壞嚴拿奸民私鑄國販治罪得

旨、好勉力妥協爲之。欽此。

奏舉山東河道陳公法、湖北荆宜施道屠公嘉正、原任御史李公元直、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王喬林、直隸廣平府知府任宏業、江蘇長洲縣知縣衛哲治。

府君感激

特達殊知、因仿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爲是密舉得



旨所見甚正、名單留覽。欽此。

疏請按計官員歷俸久近酌給

封典以勵官方。

畧曰、教孝卽以勸忠、理有相因。向例中外各官
必遇

覃恩始給封典、現在捐封之例又已停止、有歷官年
久其父母不得一邀封典者。查會典載、

國初官員三年考滿稱職皆給與

誥勅。請酌推此例將現在中外各官計歷俸已滿五



年並無降革處分者。照現任品級給與封典。如在任五年又得陞叙者。再照新銜請封。請封之後。有犯貪贓革職。仍行追奪。俾臣子移孝作忠。亦厚倫紀。以勵官方之一助也。得。

旨交大學士等密議。嗣議未准行。

覆奏辦理耗羨事宜。

是時奉

旨詢問辦理耗羨各處所見奏聞。府君覆奏畧曰。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各官養廉。地方公事均動

耗羨辦理不復派民。至今耗外浮收雜派嚴禁盡絕。吏治肅清。小民隱受其福。然臣鯁鯁過慮。以爲耗羨終不宜等於正項。恐久則易有耗外加耗之事。惟有責成督撫藩司。時加體察。於歸公之中。核其有無冒濫。歸公之外。訪其有無私收。如有公事支動。統於歲底造報。由部察核彙奏。近來民生日窮。總由生齒日繁。錢米均貴。非由耗羨歸公所致。凡百臣子。惟有於小民資生之計。多方籌畫。寧可留有餘於民。不可操奇贏。

於官。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使民自養而不
必人人仰給於官。此理之不可易而責之不容
諉者耳。

六月、疏進重刊宋臣司馬光傳家集得

旨、知道了、書留覽。欽此。

諭議宗祠教化、責成族長房長。

江西地方聚族而居、各立宗祠、誠爲美舉。顧族
繁人雜、強弱賢愚不一。府君思欲責成族長房
長、專制約束、官給牌照、假以事權。如族中遇有



不孝不弟、習匪打降、口角爭鬪、族長房長當卽
教戒、應勸釋者勸釋、應送官者送官。族內有孝
弟節義之事、亦許報官請獎。族長房長奉有官
法以司糾察、休戚原自相關、比之異姓鄉約保
甲、更便覺察約束。除公族之惡習、卽以收公祠
之實效、飭府查議稟覆。

七月、疏請借撥京銅以供鼓鑄。

畧曰、江西久未開鑄、大錢小錢以及私鑄之砂
板、剪邊相撓行使、價均相等、以致私鑄益多、錢



法日壞。今體察情形，惟有亟開鼓鑄，使錢多則價平，私錢易絕。第鼓鑄以銅劬爲要業，已咨商滇南酌買，誠恐辦運需時。現查滇南每年額解京銅四百萬劬，分作四運解送。乾隆七年四運之銅五十餘萬劬，將到九江，懇准卽就近截留江西，先濟鼓鑄急需，作正開銷。至鉛劬買自湖廣，匠役募自蘇州，一面截留銅劬，一面妥籌鼓鑄事宜。開鑄後，制錢日充，私錢可以禁止。剪邊砂板等錢，官給價值收買。將來新舊大小錢可

以兼用、止將現行之小廣錢量爲減價、民不擾而錢法自可調劑有益得

旨、有旨向大學士等頒發。欽此。嗣奉

旨准截運京額銅五十餘萬觔於江西省開局鼓鑄。奏報贛州、吉安、南安、南昌、饒州、九江、南康等府屬州縣被水偏災。

贛州、吉安、南安等府地方六月內山水驟發、與國等縣沖沒田廬、淹斃人口。南昌、饒州、九江南康等府亦以七月後江湖異漲、致沿江濱湖之



新建、南昌等縣低窪田畝均被淹浸、秋收失望。府君飛章奏報、並委員勘查、按丁給賑、分別撫卹。其水沖石壓不能挑復成田者、請爲豁除。田畝沖損者給與籽種工本、以資補種。并請緩徵本年錢糧。

再詢各屬地方事宜。

府君先將地方情形事宜開列三十二條、諮詢各屬、令其逐條登答。嗣據陸續覆到、有能據實回覆并附條議者、有支吾浮泛全不經心者。地

方官每日所辦之事不外此三十二條。平日於民生既少關切、地方焉有起色。今各員有新經莅任者、有前未留心而此時或有確見者、今將所問各條另行增酌、并發冊式、再令登覆。

飭行道員分巡地方事宜。

江西幅幘遼濶、分設四道、每道所轄三四府不等。府君飭令常川巡查、隨事經理、以輔兩司耳目所不及。并酌定條規、飭發查照遵行、以資彈壓、以廣教化、以除弊害、以勸田工。祇須輕騎減

從嚴禁人役需索州縣餽送。

八月疏請嚴拿隨棚掉包串騙積匪。

府君訪聞學政所到卽有匪徒結夥隨棚假冒學政親友內幕哄誘士民包取入學講定謝儀包封畫押仍存士民之手。臨時同夥設計將錢包掉換攜銀遠颺。士子墮其術中已得入學者誤謂有益其未得者又復隱忍不言。大約各省皆然。應請

勅下督撫於學政按試之前將此等掉包串騙之弊



指明、遍諭應考生童、識破機關、不肯甘受其愚。
奸徒知有法紀、無所施其伎倆、是亦肅清學政
之一端也。得

旨、有旨諭部。欽此。

飭製辟疫寸金丹藥、分發染疫各縣。

夏間興國蛟水大發、蒸爲疫氣、延及他縣。府君
因贛縣張令製施丹藥、救濟有效、復飭鹽道動
支鹽規銀兩、購製辟疫寸金等丹、分發各屬、惠
濟災黎。

飭屬清理案犯、速行發落。

府君以軍流徒犯發配原有定限、而各屬於奉文後每多藉故遲延、卽枷杖人犯已奉上司批准、亦多遲延發落。旣無以服人心而彰公道、且無以禁需索而嚴法紀。飭屬務遵定例、將軍流徒犯批到兩月正限內起解、枷責人犯於奉批日卽行發落寧家。

稽查收漕各弊。

時值各屬開徵漕糧、各巡道正屆巡查之時、府



君飭令就近查察、如有浮收私放、明加暗扣、多徵水脚、重價折乾、以及胥役人等藉故留難需索等弊、嚴拿究治、勿少姑息。

是月、爲先伯父奉政公開尊稱祝。

九月、

恩頒

欽定授時通考全部。

府君以授時通考一書、凡天時地利之宜、東作西成之事、與夫倉儲積貯、蠶桑收植之方、無不

原本經史、叅酌古今、疏請在江省重爲刊布、俾大小各官皆知、以勸課農桑爲本、實於治理有益。得

旨報聞。

疏陳買補倉穀之艱、請將捐監穀價酌增、以廣積貯。

府君先經奏云、捐監一項、以本省士民輸本省倉穀、最簡便而有益。乃收捐四年、而在本省報捐者甚少、實由原議捐穀每石作價四錢、捐監



儲藏

每名需穀二百七十石。歷年穀價每石常在五錢上下。今概作四錢折筭。加以耗米倉費。較之每名赴京加捐折色。竟多費三四十金。是以士民寧捨本省而遠赴京師及陝西等省報捐也。查四錢之價。原就當日一時之價核定。請嗣後江西收捐監穀。每石酌中定價。以五錢爲率。仍照捐銀數目核計。其有餘之家。或將自有之穀。或就近買穀輸倉。地方每年多捐監生數名。卽多數千石之穀。并將江西之監暫停赴部及別

省報捐。則倉穀日積日多。不須買補。自益充裕。
得

旨交部議。嗣經部議以穀價與原定數目不符。應毋庸議。府君至是復以江西常平穀石現准兩廣督臣商撥八萬餘石以備平糶。江南督臣商撥四萬餘石以待賑濟。均屬急需。現存之穀僅止六十餘萬石。外間市鎮米價仍昂。勢難一時買補。仍奏請將捐監穀價照前奏酌增爲每石五錢。戶部各省暫停收江西之捐。俾本省士民就



近納穀捐監。庶於倉儲有濟。得

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欽此。

疏請修築南昌新建二邑圩堤以資賑恤。

南昌新建二縣地勢低窪。所有圩堤歷係民修。府君以是歲江湖異漲。沖溢圩堤。致成偏災。民力已屬拮据。奏請官爲修築。或須建壩。或須改築。石工約計需銀二三萬兩。卽於鹽規充公項內動支。責令附近小民力作。給以工價。卽可寓賑於工。

輯刊教女遺規成。

是月伯父奉政公叔父怡亭公及諸姑歸粵。

府君惓惓不忍捨隨相從送別。

捐建陳氏宗祠。

先人自前明由楚移粵已歷百有餘年宗支繁衍聚族而居。府君歷攷先墓之在粵者尋其支派以別親疎欲修譜牒而未成與伯父季叔商議先擇地建宗祠一所於本邨橫山之下合族出力畚鍤相助祠成奉祀祖先昭穆木主捐置



祠田祭器、每歲春秋二祭、酌定儀注、設立祠正。本
年輪流承值、經理其事。敬宗睦族、一時稱
又刊家訓十二則、并祠規於祠、以示後人。
又憫族人貧乏者、多置義田若干畝、分給耕種
養贍、不得轉賣、族人德之。

修橫山邨往來大路、以利行人。

邨中向係田塍土路、一遇泥濘、不便行走。府君
捐資易石、重修平坦。并三塘至四塘、係往來蘇
橋通衢、地多坎塽窪下。府君悉捐易石路、行人

稱便。

置本邨社倉以惠鄉人。

府君所到之處輒勸民間分立社倉按時糴糶惠逮閭閻茲乃仿其意立社倉於本邨內捐穀存倉近村民人及本族貧者以時借糶立限還倉並擇族人之公正醇善而人所畏服者爲社長經理其事。

十月疏請寬汎兵攜眷之禁並免按季抽調俾得實力防緝。



畧云、各省水陸通衢、按汛設兵、晝夜巡緝、以安行旅、而重地方。但各省汛兵、俱准攜帶眷口、惟江省奏准、半年更替、按季抽換、不許攜帶家口。此等兵丁、隻身在汛、一分糧餉、又須顧養家口。如有父母、保無私離汛地、時常省視之事。反覺有名無實。不如准其攜眷在汛、俾無內顧之憂、正可專心巡防。且在汛日久、路徑熟習、遇有盜賊、不難跟緝、不應頻頻抽換。至勾結匪類與否、亦不在乎抽換之遲速也。應請照直省之例、汛兵

概許攜帶眷口更替以一年爲期隨宜抽換平時責成該管員弁往來汎地捺演鎗箭於稽查更爲兩便得

旨交部議。

建築南昌縣羅絲港石工。

南昌縣富倉安樂兩圩每歲修築均因贛水倒漾淹漫以致田禾被災。府君相度形勢應於羅絲港築立石堤一道堵禦又於上流建埽迎溜俾水由北流則富倉安樂兩圩可以不必加築。



而圩內圩外百餘里良田三萬餘畝及省南城垣皆可永資捍衛。旋經奏明動發鹽規銀兩興築。乘此寒冬工作正可寓賑卹之意以資被水窮民食力。後堤成人號爲陳公堤。

建左蠡朱磯口石閘。

江西十三郡之水分爲東西合注於左蠡朱磯口以達於江。源廣流狹當春夏之交大雨時行左蠡朱磯口緊束其委不能驟泄水多泛溢廬舍田禾盡付波流。府君發帑令於濱河一帶相



度高下、建堤百丈、河干湖泊一律鞏固。立石開一座旱澇隨時啓閉。尋常水漲、不能爲災。獎勵新建善女宋李氏。

雍正七年、府君自揚州迎養先大父、道出江西新建雅窰地方、風濤忽作、舟中難以安居。欲覓民居暫寓、時已深更、望門投止。有老嫗宋李氏家一燈熒熒、因叩門借宿。宋李氏云、有子捕魚先歸、見狂風大起、官船危險、必來借宿、所以挑燈坐待。遂欣然止宿。其子媳並孫俱出拜見、雞

忝款留、意甚恭謹。次日風勢未息、復留一宿、乃行。先大父心感宋李氏好善救濟、子婦亦皆恭謹無倦。當時無以酬答、時以爲言、而居址姓氏未能記憶。府君來撫是邦、屢訪、知爲雅密之宋李氏、年逾八旬、時已物故、僅存子婦並孫。乃書蓬門善女額以示獎勵、並給宋李氏之子宋六其弟兄叔姪銀兩布疋、以彰留宿之善。

輯刊養正遺規續編及訓俗遺規成。

時養正教女、訓俗三種遺規刊竣、併豫章書院



學約俱刷印分發各屬共資化導戒勉之意。
十一月疏陳酌定新錢出易之法。

畧云江西錢少價昂錢法日敝先經奏請截留
滇銅鼓鑄所鑄制錢應行定價出易今請就現
費工本核計定價每銀一兩易錢八百四十文。
以此數撓銅銷燬其價貴於買銅可無銷錢之
弊其出易之法奉部議令搭放兵餉但概行搭
餉散之十三府在贛南九廣等府原用大錢則
不見有益而在南昌瑞臨等府亟需大錢則爲

數無多、仍無大錢可用、勢必仍用小錢。請於省城撫、鎮兩標兵餉、每銀百兩搭錢十兩、其餘各營毋庸將錢搭放。所餘鑄錢酌發省城及原未行使大錢地方、按照工本定價、分局設官稽查。源源出易、則大錢漸可流通、小錢不得昂價。其現用之小廣錢、仍暫准作八折行使、俟大錢充裕、再照通例減至每二小錢作一大錢而止。私鑄之錢、定價勒限收買、限外拿獲、從重治罪。得旨、交大學士會同該部密議具奏。欽此。

輯刊從政遺規成、分發各屬。

十二月、飭立廣潤門浮橋。

省城廣潤門外渡口乃東南各鄉及上七郡入省必經之路、向止有民渡小船、攔截勒索、頗滋苦累。此處河面不比章江之濶、流水尙不甚急。府君特令建設浮橋、造舟爲梁、行人稱便。隨有商人許安裕情願捐銀二千兩、以爲建橋歲修之費。府君奏明獎勵、人號爲陳公橋。又贛江之生米渡亦郡省孔道、江濶水深、每遇風雨、洲水



相激、巨浪如山、渡者易遭覆溺。府君令設堅穩大船以資濟渡、雖遇疾風無慮也。人又號爲陳公渡云。

飭禁阻米強買惡習。

江西素稱產米之區、其時米價昂貴、府君訪察實由富戶聞米價日昂、不肯出糶、亦有貧民阻撓富戶不許賣穀、或鄉穀不許入城、或沿途攔截客米不許出境。因出示曉諭、有穀之家宜趁此時價貴及早出賣、以濟民食。貧民亦不得阻

撓攔截或抗欠田租、或強借勒買。違者查拿重懲。

纂刊呂子節錄成。

有明呂新吾先生所著呻吟語、發揮性理、確切物情。府君購得善本、讀而喜之、因節其繁冗、錄其精要、加以註語、得書二卷、名曰呂子節錄。又輯補遺二卷、刊存家塾。示不孝曰、此作人樣子、每日再三熟玩、治己治人之道畢備於此矣。



先文恭公年譜卷五

男鍾珂敬輯

乾隆八年癸亥、府君四十八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獐肉野雞等物。

延黃岡靖果園先生來署課子姪、復延長洲張少儀先生課孫。

二月、疏請修築豐城等十六縣城垣。



江西各縣城垣傾圯前撫奏定分別緩急次第興修。府君查豐城進賢萬載金谿宜黃南豐廣昌玉山廣豐鄱陽餘干建昌湖口彭澤大庾贛縣等十六縣城垣或近巖疆或臨鄱湖或當衝要急應修整。估計工料需銀七萬六千三百餘兩。請於道庫引費鹽規內動支。當此米價昂貴民食艱難正可藉工代賑俾無業之民得以傭作餬口得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疏請將存貯鹽規銀兩借給農民、俟秋成以穀還倉。

江西米價騰貴、民食維艱、急應借給倉穀。而常平各倉經撥運淮揚及本地賑糶兼施、存穀無幾。府君查有報出鹽規銀一萬餘兩、原令隨時買穀貯節備倉、以供糶賑。近年穀貴、尙未動買。奏請乘此農民拮据之時、將銀借給、以濟春耕。俟秋成後卽令以穀還倉。現在米價日長、應酌中定價、以銀六錢準穀一石、卽作節備倉買貯。

之穀、庶於民食官倉兩有裨益。惟嚴飭所司不許輕平尅扣、將來收穀亦不得浮收、滋累得旨報聞。

三月、飭拿搶穀之犯宋在一等治罪。

上年江西歉收、米價昂貴、有穀之家彌覺珍惜、思留蓋藏、亦情理之常、未可相強。府君訪聞南昌市汊三賢地方有宋在一等恃強搶借鄉民米穀、袁州府屬之宜春縣地方亦有向有穀之家強搶之犯、飭委員弁分投緝拿、並奏明將首



犯照律治罪，仍枷號遊示城鄉。其附從之犯，酌量枷責，以儆刁風。

申嚴保甲之法。

府君以鄉村保甲原以稽查匪類，江右近日搶竊頻聞，總由鄉地保甲既不理阻，於先後不卽行稟究，以致釀成大案。飭屬申嚴保甲，俾各實力稽查。如有倡議糾眾借穀，卽係強搶之漸，立卽會同族長理阻，或報官嚴拿治罪，庶惡風可以稍戢。

飭令保送肄業書院生員。

書院爲樂育人材之地、府君飭令各學、如有立品潛修之士、自宜秉公保送、分於豫章及白鹿洞等書院肄業、庶人材輩出、可以上副

皇上作人雅化。

遵例自陳、保舉通政使雷公鉉、原任大名道陳公法、自代得

旨、照舊供職。欽此。

四月、疏請增爐鼓鑄。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五

江西新開爐座鼓鑄錢文。部議令搭放兵餉。酌量變通。但舊設六爐。每年所鑄三萬六百餘串。仍不敷搭放。應請增設四爐。湊成十爐。鑄錢既多。始可按地方需錢之緩急。定錢文搭餉之多寡。仍留有餘。於急需制錢之處。分發兌換。實於兵民交益。得

旨。著照所請行。欽此。

嚴禁惡丐。

各屬城市鄉村多有惡丐。名爲練子行。年力精

壯、強橫無賴到處成羣登門強索、任意喧鬧、實爲地方之害。府君嚴示飭拿、並責置頭詳查驅逐。

獎勵萬載縣好義士民謝鴻儒等。

時米價昂貴、萬載縣士民謝鴻儒、鮑啟仁、徐雲旺等心存利濟、倡率出米、照市價八折糶賣賑恤鄉里。府君深爲嘉尚、飭令府縣給匾獎勵。

輯刊在官法戒錄成、分給在官書吏。府君以官吏本屬相須、祇因趨向不同、遂多舞



文軌法。其實是人皆具天良、何地獨無君子。由吏員出身而躋顯秩者亦不乏人、不得以身附公門、遂可不必取法乎上也。爰輯錄古人軼行及近事之有據者、分爲法戒二卷、以訓士之在官者。至是刊成、分發所屬吏胥。由一二人以及人人、由一二事以及事事、洗發天良、遷善改過、吏治日見肅清矣。

是月、寧化雷翠庭先生來署講學、旋別去。

閏四月、疏請飭禁種蕎。

畧云、自古無所謂蒿也、有之自明季始。

世宗憲皇帝洞悉蒿妨民食、令有司諄切勸諭、不宜種蒿。迄今喫蒿者日衆、雖有勸諭之文、終無改種之實。需蒿旣多、蒿利日厚、種者遍地、皆是有耗地力、復費民財、應請嚴行飭禁。除城內閒園曠地不能種穀者、仍准種蒿外、其城外及各鄉無論山坡平地、概不許種蒿。違者責成鄉保、拔其蒿草入官、勒令改種蔬穀。卽自甲子年爲始、令州縣實力巡查。天下少種一頃地之蒿、卽多種



一項地之穀矣。得

旨。大學士等密議具奏。欽此。嗣經議准通行。

等支鹽規銀兩借給商民接濟典本。

各屬典商因民間當物買米日多。資本不繼。欲行停止。府君恐鄉民無處質典。告貸無所。或至滋事。因等支鹽規銀三萬兩。照標營生息之例借給典商接濟。限九十月繳還歸款。並令自一兩以下銀錢兼行。以便民用。

疏陳委員赴楚北江南購米賑糶及煮粥賑濟情

形。

江西米價日貴，民食益艱。府君開倉平糶，並飭屬招徠商販，動支糶價採買接濟。又委員赴湖北、江南採買，借撥四川運楚、運蘇各米石來江，以供出糶。民食有資，至上年湖田被淹之窮民，多赴食省城、江南、廬鳳等處，饑民亦遠來就食。府君動支鹽規銀兩買米煮粥賑濟，數萬窮黎賴以全活。隨詳悉具奏，得

旨覽奏稍慰朕懷。欽此。時川湖商販之米集於鄱湖。



備藏

口舟非北風不行、夏令南風甚競、風阻水逆、長江末由牽挽。府君沐浴齋禱、未幾連旬北風、米舟隨至、米價漸平、民心始定。

五月、奏明吉安等府屬被水加厚撫卹情形。

永新、宜黃、樂安、瑞金、會昌、廣昌、南豐、清江、新喻、上饒、鉛山、貴溪、萬年等縣、因春夏之交雨多水漲、村庄間有沖淹、人口亦有傷損。府君以本年米貴食艱、適又被水、令照例加厚賑恤、並卽奏明得。

旨、應如此辦理者。欽此。

祈禱雨澤。

五月下旬、雨水缺乏、天時炎暑、望澤甚殷。府君齋戒、率屬祈禱、隨得甘霖、高下霑足。各屬亦俱報得雨、惟上高、高安兩縣得雨遲遲。高安又有
一隅被雹、俱幸不致成災。府君一面奏明、一面委員確勘、照例給資補種晚禾雜糧、並加意撫卹、俾無失所。

七月、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五

恩賜元宵聯句詩一冊。

申嚴勒薦幕賓長隨陋習例禁。

勒薦幕賓長隨久干例禁。府君訪聞江西官場尚不免此陋習。勒薦幕賓之上司不過爲安頓同鄉親友之計。下屬亦以延請上司相知之人。諸事自有關照。至於長隨見利昧義尤多藉勢妄爲營私舞弊。勾通挾制俱由於此。於吏治民生均有關係。因通行飭禁。務令各屬大破積習。恪遵功令。

八月疏請釐定俗樂。

畧云、梨園演戲雖曰俗樂、凡官民吉慶宴會、酬願謝神、往往用之。攷之古本、如所謂琵琶、荆釵等劇、皆取古人忠孝節義之事、譜爲歌曲、隱然有勸懲之意。後漸濫觴、所演多男女媒褻之狀、導淫長惡、莫此爲甚。查淫詞小說久奉例禁、今請將梨園一切淫邪戲本、概行禁止、犯者照淫詞小說例治罪。其應演戲本、令地方官轉呈禮部釐定、總須汰去淫詞、大彰懲勸、用以轉移風



俗鼓吹休明不無裨益得

旨此等所謂言之近似而行之實難者也。且我君臣化民成俗之道未盡千百分之一而惟行此一節以蘄風俗之淳不亦末乎。欽此。

十月、不孝舉男三辰、至乙丑年病殤。

十一月、

恩賜行圍鹿肉。

釐定南昌府學應祀鄉賢名宦。

是時改建鄉賢名宦祠、祠中應祀名位俱經題

定本無冒濫府君以近年多有私自刻牌送入者急宜釐正以昭懿好之公飭司轉行將應增應汰者逐一清釐。

是月調補陝西巡撫具摺謝

恩並以三年屆滿恭請

陛見奉

旨俞允。

疏請隨時酌增易錢之數。

畧云江西奏准鼓鑄制錢從前定價每兩易錢



八百四十文。原因滇銅價費未有確數，約畧計筭。嗣准滇省將銅價咨明，計本每銀一两可得錢一千數十文。今小錢市價漸減，若得於原定錢價外再爲增添，則制錢價減，市價自必更減。懇請無論兵餉及兌換，每兩暫作錢八百六十文。俟市錢再賤，則制錢亦卽酌增，以增至九百文而止。其盈餘留爲洋銅補價之用。於鼓鑄工本無虧，而小錢價賤，制錢流通，實於民用有益。得

旨。照所請辦理可也。欽此。

恩賜

御製盛京賦一冊、

御製燈夕錫宴聯句詩一冊。

疏請仍留江西本省捐監以裕倉儲。

江西收捐監穀一年屆滿、府君將有益情形遵旨覆奏。茲以常平倉穀全賴截漕及監穀、乃得充補十之七八。明年又須平糶、糶後又須速補、專恃採買、風聲所樹、必致市價驟昂。惟有留此捐監、



而更爲酌中定價。現在捐監雖較往年爲多，而
尙未及部捐之數，實以原定穀價五錢，不敷市
價，奏懇每石作價六錢，則捐者必日踴躍。每年
平糶之穀，卽以監穀補之，以民養民，有備無患。
得

旨交部議。

十二月，卸江西巡撫事。

乾隆九年甲子，府君四十九歲。

正月元日，自江西起行赴京。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三月、諮詢通省利弊。

府君蒞陝、卽將各屬地方錢糧倉穀、士習民風、山水險要、土物田產等項、計三十餘條、飭令各州縣將實在情形及現在如何辦理、確實登荅。並將境內村鎮河道、山嶺道路、東西南北、計里畫方、註明四至、酌定條款格式、分晰繪圖呈送。俾各屬於境內事宜、實心講求、卽向未留心者、亦藉此逐一考校、亦不至浮游登荅。巡歷鄉村、應興應禁、確有見聞、坐言起行、具徵實效。嗣將



辦理緣由具奏得

旨、實力妥辦之。欽此。

是月、弟鍾瑛殤於途次。

鍾瑛性聰慧時已六歲、自江西至漢、途次痘殤、府君聞之慟甚。

四月、奏懇

頒賜江西白鹿洞書院匾額。

府君以白鹿洞爲四大書院之一、房屋漸圯、田租被侵、任江撫時曾委員清理經畫。茲奏懇

恩賜匾額、鼓舞儒風。尋蒙

御書洙泗心傳額、頒發白鹿洞書院懸掛。府君所到之處、如江西有鹿洞書院、在秦有關中書院、舉蘭書院、在楚有江漢書院、嶽麓書院、在吳有紫陽書院、皆延名師主講。暇則與諸生共講程朱之學、及經史書義、娓娓不倦、有課士直解彙刊成集。諸生稱曰、於公容可以觀敬、於公政可以觀仁、於公之議論文、章可以知學術淵源之大且深。



飭禁各屬收稅苛索。

府君訪聞各屬稅口既多留難而抽收復增於定額嚴檄飭令道府大員約束家人書役不許浮收苛索。委監之佐貳及自收之地方各官均應洗心滌慮按則抽收並飭司稽查稟報。

奏請增貯米石以備西安省會兵糈。

陝省向經買穀十萬石貯於糧道倉預備月給兵糧之需。府君以每歲重加碾放轉滋折耗奏請易米存貯於放給兵糧更爲妥便。再原貯穀



十萬石、碾米僅得五萬石。省城兵米約需八萬石、更請增買三萬石、以敷一年兵食。

六月、奏請賠修江西羅絲港工程。

府君任江撫時、曾動項建築南昌縣羅絲港石壩、以遏贛水、免其倒漾沖刷、以衛民田、以保城圯。是年春水盛漲、因堤南地勢稍下、江水爭趨於此、以致坍塌。奏明情願捐資賠修、以資保護。江民頌之。

步禱雨澤。

時西安望雨甚切、府君親製祝文、虔誠步禱。又遣官赴太白山頂龍湫致禱。七月、甘霖大沛、秋禾有收。

八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九月、堂弟鍾球舉於鄉。

飭議社倉收放事宜。

陝省社倉先以地方官漫無稽查、致多虧缺。前撫奏請嚴定考成、令入交代、自後社倉遂與常平無異、不但社正副不能自由、卽州縣亦不能



自主、每遇出借、遞層具詳請示。雖屆青黃不接、百姓難應急需、殊失社倉本意。府君飭屬妥議、酌定出存數目、借還定期、請借如何冊報、民欠如何着追、社正副如何遴充、並發冊式、令其逐一登明。其遴選社正副尤在得人、乃能出納公平、借還不爽。至於社倉雖歸於民、官不必侵其權、而一切稽查、官不能辭其責也。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李桂等四十五人。十一月、飭令各營勤練兵卒。

機飭司道認真會議。

畧云、刑名錢穀、各有專司、而吏治民生、均宜關切。近來陋習、主稿衙門、既不相商、會稿者亦不置議、惟照文轉行、全不籌畫。司道務宜和衷共濟、列條切實分行。

十二月、分發養正四種遺規、小學等書於書院、並發在官法戒錄給各衙門書吏、以資勸勉感發。

恩賜

御書福字、鹿肉麝子野雞各物。

乾隆十年乙丑府君五十歲。

正月檄查養蠶事宜。

時通判張文祐條稟種桑養蠶事宜。府君以陝省風土自古最宜蠶桑。止因小民計利。目前未卽獲利。遂爾觀望。飭令地方官慮及久遠。因物善導。不必强行滋擾。獲利旣多。養種益廣。

飭地方各官巡歷鄉邨。請求興除事宜。以益民生。畧云。州縣雖曰親民。究不能常見士民。欽奉

諭旨。令地方官巡歷鄉邨。廣爲化導。力行教養之務。



今將應興之利、應禁之弊二十四條、分列通行。

- | | | | | | | | |
|---------|---------|---------|---------|---------|---------|---------|---------|
| 一曰盤詰奸宄、 | 一曰嚴禁刁抗、 | 一曰禁止夜戲、 | 一曰禁止邪術、 | 一曰輸納錢糧、 | 一曰興修田功、 | 一曰崇尚節儉、 | 一曰訓飭士習、 |
| 一曰約束軍流、 | 一曰勸息訟端、 | 一曰嚴查賭博、 | 一曰申飭喪葬、 | 一曰修理橋渡、 | 一曰廣植材木、 | 一曰開墾荒地、 | 一曰敦篤倫常、 |
| 一曰稽查游惰、 | 一曰切戒輕生、 | 一曰查拿打降、 | 一曰禁止喪戲、 | 一曰修葺城堡、 | 一曰分積祖穀、 | 一曰廣行蠶桑、 | 一曰慎重婚配、 |

以上各條所望以時講求。各州縣巡歷鄉村務以此各條與士民講說再令轉相告誡曉以利害次第推廣遵行。於人心風俗不無裨益。勸種甘薯以資生計。

陝省地高水少民間所植多係雜糧。府君恭閱欽定授時通考內開載甘薯一種易種易生水旱不能受傷於陝省沙土最宜。因博訪種法刊刻分布廣行勸諭以爲民倡亦盡地利資生之端也。三月申飭官箴十則。



畧云、府州縣官皆以知爲名、謂地方之事、府州縣當無所不知也。百姓稱官曰父母、自稱曰子民、謂民間苦樂、府州縣當無不關切如一家也。前已將應興應禁各條徧示、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從、並使官司知民間之利弊、有所措手。如在官衙無一畚講求、下鄉時安能有一畚佈置。遊目四境、無實際。一曰存實心、一曰堅操持、一曰廣化誨、一曰耐煩勞、一曰察屬吏、一曰馭書役、一曰戒揣摩、一曰禁擾累、一曰

絕回護。一曰息忿怒。以上十則。各屬不時省察。卽事返觀。所指病痛。有則亟改。無則加勉。明敏者持以小心。遲鈍者勤以補拙。行之旣久。理得心安。各屬賢否。由此可定。

四月

恩賜

御製落葉柳絮詩墨刻各二冊。

五月。奏明署員養廉。分別支給。

府君因向來委署各員支給養廉。未有一定章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五

程請遇試用候補人員及佐貳委署正印。照例全支。督撫互行兼攝。及司護撫印。止支署任一半養廉。其餘充公。兩司道府州縣現任兼署俱照例支一半。其餘充公。如佐雜兼署佐雜及正印兼攝佐雜俱照缺半支得。

旨所議妥。知道了。欽此。

是月赴鄜州一帶查勘城工。

陝省各屬應修城垣。經工部奏准。令現赴甘肅查勘城堡邊牆之戶部侍郎三公和就近會同



督撫查勘、分別緩急具奏。至是府君啟程赴廊。六月、會勘咸陽等二十四州縣城工、分別緩急覆奏。

府君會同侍郎三公和制府慶公復勘明榆林、府谷、神木、定邊、鄜州、安塞六州縣城垣河工俱應急修、其餘州縣俟前工完竣、次第興修。重大城工、動帑修理、些小工程、官購料物、民出夫工、分別覆奏、事畢旋省。

堂兄鍾瑤陞署河南下北河同知。

七月奏請緩徵豌豆以紓民力。

陝省八旂九營歲需喂馬豌豆四萬四千餘石、俱於近省之咸寧等十九州縣屯戶名下徵運。府君以夏收歉薄、請照前例緩七徵三、將道倉並咸陽二縣、潼關縣存豆撥運動借、以備支放。得

旨允行。

給匾獎勵養蠶監生楊岫。

府君設立省局興養蠶利興平監生楊岫帶領



子弟入局、分手勸助、採取桑秧、到處種植、人多效法。後織成秦綾、秦紬、可以備土物之貢。至是給匾獎勵之。

八月、奏明寶雞、扶風等十二縣低窪地方被水偏災、並辦理賑卹事宜。

七月、汧渭水漲、寶雞、扶風等十二縣地濱兩河、低窪地畝被淹。府君奏明、一面委員確勘、分別借穀接濟、屋傾者給銀修葺、並緩徵錢糧。續經查明成災、不成災、極貧、次貧、照例賑恤。

查拿咸寧、鄖縣、盩厔各縣卦子。

時咸寧、鄖縣、盩厔等縣有卦子男婦多人皆山西口音。隨帶馬騾沿村強索攫搶。府君嚴飭各路查拿。

八月覆奏前誤薦原任知府王喬林緣由得旨嚴飭。

嚴禁糧道倉收糧積弊。

道倉收糧倉役人等任意巧取浮收斛面。或用衣襟兜取樣米。或用撮子暗竊餘糧。府君示禁。



收糧務令民自執攜拋散餘糧聽民自收不得仍前舞弊。並將各屬府縣收糧積弊通行嚴禁。飭修藍田縣藍橋商州龍駒寨水陸各道路。

陝省不通水路惟商州之龍駒寨自省至此陸行四日即可登舟直達襄陽。而險灘林立止通小舟。陸路則山徑崎嶇行者苦難。府君捐貲修濬水道鑿平險灘陸路由藍田至商州一帶亦飭開修平坦行人稱便。自此商賈通行稱爲富庶。

九月移駐渭南、富平、盩厔三縣丞以資彈壓。

府君以渭南等縣縣丞同城別無職掌。渭南有下邳一鎮爲晉省客商往來大路居民稠密富平之美原鎮亦係慶陽延安之通衢民俗刁玩知縣鞭長莫及。奏請將渭南、富平二縣縣丞移駐實於地方有益。又盩厔縣治遼濶有祖菴鎮商民輻輳逼近南山道通漢中同爲繁要並請將盩厔縣丞移駐以資彈壓巡緝。

奏請飭令州縣及時採買以實倉儲。



陝西通省常平倉額貯穀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有已經足額、尙有多餘者、有未經足額者。府君奏請將不足額之處、以附近州縣有餘之穀撥補、有捐監者卽以監穀補額。現在沿邊榆、延、皆報豐收、應令各州縣動用糶存穀價銀兩、如穀價在五錢者、乘時採買、價貴卽止、則兵食民糧均可有備、得

旨獎勵。

奏明密查混貼、僞示奸徒、毋庸轉諭紛擾。

時四川巡撫紀公山咨稱成都奸徒混貼僞示詞語狂悖、且有各省稱王招兵字樣。陝西則稱喻襄王、朱林等因、密寄查照飭訪。府君恐層層轉諭密查、勢必駭人聽聞、到處紛擾。奏明現在與司道隨處留心密查、不須轉諭各屬、致滋紛擾。得

旨、所見是應實力行之。欽此。

查拿咸寧縣惡棍王四。

咸寧縣祭塔村惡棍王四、混名四閻王、身充驛

馬市牙、強橫奸惡、百姓側目。府君訪聞、飭司查拿、按法究擬、民得安枕。

嚴禁回民牧羊逞兇。

陝省回民性多兇頑、僱人牧羊、尤易滋事。手持繩鞭、驅羊放牧、踐踏田禾、地主理論、輒逞兇相毆。府君嚴加示禁、違者飭拿究懲。並有化誨回回條約通行曉諭。

恩賜行圍鹿肉。

十月、飭舉鄉飲酒禮、叙定儀注、通行遵照。



十一月、第保合生。至庚午年、以痘殤於

續發綱鑑、正史、約於通省書院、俾資講習。

十二月、奏請改發流犯、以靖邊境。

府君以山西寧武及山東東昌並順天府應流
三千里之犯、皆發陝省榆林、綏德二府州安置。
人犯衆多、而順天所發三犯、竊盜之犯爲尤衆。
此等匪徒聚集日久、實爲邊境隱憂。且直隸至
陝、若由宣化、大同捷徑、直抵榆、綏、尙不及二千
里。奏請將順天擬流各犯、另定地發配、不必專

發一處。又在配人犯並請分別情罪重輕、年歲老少、及在配是否安靜、曾否脫逃、定以應否准其回籍、並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限。如不法生事、加倍治罪。俾各犯有所希冀、警懼、亦清理軍流之一法也得。

旨發部議。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麇子、野雞等物。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卷六

男鍾珂敬輯

乾隆十一年丙寅府君五十一歲。

正月清查常平社倉包借派借積弊。

常社二倉府君查明前弊立定規條飭屬遵行。按時借還已漸有效。茲復訪聞常平出借之糧不問道路遠近按戶按糧派借。路遠及有餘不願借之戶則央鄉地里長代領代還。路近需借之戶又以派定不許多借。鄉地里長人等串通



侵肥。因嚴飭各屬立法出借，不得包攬勒派，侵冒滋弊。俾窮民得及時接濟，官糧亦不致無着。社糧仍聽社正副酌借，不得掣肘。如有強借包借，官爲究問。

申禁朝山進香陋習。

府君訪聞陝省西同、商各處皆有朝山進香之事，雖隔省不憚遠行。平時則立會歛銀，至期則集衆遠涉。男婦混雜，夾帶私鹽、牌骰、硝磺禁物，最爲惡習。因飭令州縣廣爲勸諭盤查。境內少

一夥進香之人卽受一夥之益。如有違禁帶物者、立即拿究。

設立蠶局收買桑繭。

府君前飭各屬倡率買桑養蠶、以廣利賴、士民效法、各知鼓舞。旋設局於省垣舊都司衙門、准令士民等赴局觀看效法。

二月、保舉乾州知州喬光烈陞署同州府知府。奏明一千兩以下城工毋庸概用民力。

先是奏請興修城工、工程重大者動項興舉、其

一千兩以下之工程各官公捐養廉陸續修理未奉准行。嗣經府君會同

欽差勘明分別議奏工程重大者仍動項興修其一千兩以下工程所需料物動支鼓鑄項下餘息購辦夫工動用民力。茲更恐日久弊生請頒

特旨將一千兩以下城工概不用民力其工料夫價總於地方雜項錢糧及充公項下動支次第修理得

旨照所請行。欽此。



奏明籌辦常社二倉事宜。

畧云、陝省常平倉穀共三百三十餘萬石。各處拖欠尙少。惟西、同二府歷欠日多。並有捏冒包侵諸弊。上年設法清理。尙難遽完。幸去秋豐稔。米糧不缺。可以暫停出借。乘此將舊欠清查。催追。社穀原有七十餘萬石。因社長副多所掣肘。不能及時利民。是以捐輸無人。自清查後。民間知社倉有益。勸令捐穀一萬餘石。除捐三百石以上者。遵例咨部議叙。其數十石以下者。地方

官分別給獎以彰義舉。從此經理得人。歛散如法。源源生息。逐漸加多。亦備荒之一策。得旨報聞。

三月示諭各屬勸善懲惡。

時御史恩公奏准將民間易犯條例有關倫常風俗者刊示曉諭。府君遵照分別勸懲各條核定簡明告示。計勸善三十二條、懲惡四十條。令各縣刊立木板。徧諭城鄉。於巡鄉村時再爲親加誥誡。俾共警省。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



遵例自陳保舉川藩潘敏達公思渠自代得

旨照舊供職。相國張文和公允隨時任雲貴總督亦舉府君自代。考語有品行端方、才識精明、處公事如家事之稱。

四月奏明與舉蠶政。

陝省爲幽岐舊地。蠶桑載在風詩。日久漸替。遂有陝省不宜養蠶之說。府君與制府查訪除沿邊寒冷之地難以舉行。其西、同、鳳、漢等府儘可養蠶。令地方官先植桑秧。聽民領種。於省城設



局買桑養蠶、收繭、繰絲、以爲民先、旋織成線、進呈。至放養山蠶、止寧羌州一處所織繭綢、向有劉公紬之名、復飭各屬隨宜倣照而行。沔、郿、畧陽等縣聞風倣效、其利漸興、並卽奏明得

旨、興農桑乃爲政之要務、毋始勤而終怠、勉之。欽此。檄飭政期官民共曉、上下畫一。

畧云、向來通行事件、由院司道府遞行州縣、止以發房爲了事。卽令出示曉諭、不過示貼衙前、及上司往來經過之地。其長幅告示又不肯摘

叙惟照上行全鈔、無論鄉民識字者、少卽識字者、亦不耐煩通看、止同掛壁空文。並有上司告示、與州縣告示、或有互異、亦不考正、以致易行之事、士民疑畏不遵。通飭各屬、凡上司通行有關士民禁令之事務、就原行摘叙、簡明告示、遍貼。總期官民共曉、上下畫一。

五月、奏請分設常平倉廩、以便民生。

府君以常平倉穀向貯城中、附近窮民尙可得霑實惠、其離城寫遠者、往返維艱、不能遠借、並

有託人代領中飽者。奏請於臨潼等縣分建倉廩，以便民間借還。

檄示緝拿竊盜九條。

府君以地方盜竊案件，疎防承緝，均須按限查叅。而各州縣爲已念重，爲民念輕，平日緝盜安良心，不真切，一有報案，首顧處分，一味推諉，因酌定事宜九條，飭各州縣實力遵辦。地方旣受其益，本身處分亦可永免。

六月，奏陳私燬弊甚，錢價益昂，請變通辦理，以維



錢法。

畧云、錢法查禁私燬條例已極詳明、而積弊難除、大約由各省舖民每年打造銅器、銷耗無算。請先絕銷燬之根源、使銷燬無利自止。一、在黃銅仍宜禁止也。向來禁止鑄造黃銅器皿、查禁收買、紛擾實多。嗣經仍弛銅禁、以杜擾累。但銅禁一開、銷燬日甚、因時救弊、似宜變通。請仍照舊例禁止打造黃銅器皿、不必禁現在之器用、止禁以後之打造。於民間一無紛擾、於舖戶亦



無虧損。銷燬既絕，錢積日多，銅觔盡供鑄局，又可源源多鑄。一、鑄錢宜改銖兩也。歷代錢文輕重不一，順治元年開鑄，每文重一錢，作銀一釐。後改鑄一錢二分至二錢一分五釐，又改鑄一錢四分。康熙年間改鑄，每文重一錢，後改鑄一錢四分。雍正年間復改鑄一錢二分。此本朝鑄錢之原委。惟在嚴防銷燬私鑄。今銷燬之弊甚於私鑄，惟有將錢文銖兩斟酌變通，使私鑄者無利自止。查唐代開元通寶輕重適中，明

洪武中鑄錢每文亦重一錢。我

朝順治康熙年間亦曾鑄重一錢之錢。現在一錢二分及一錢四分之錢文不免銷燬。請仍改照順治康熙年間錢制。每文鑄重一錢。並照順治年間以一文當銀一釐。則更簡便易行。至舊鑄之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之康熙雍正制錢。應與新鑄一錢之錢分別酌定。以舊錢若干文當新錢十文。相權而行。則銷燬既無所利。民間零用亦無虧矣。得

旨交部會議。副議未准行。

勸民撙節以留有餘。

府君以陝省民風醇樸、節儉居多、惟麥收登場後不知愛惜、任意花費。如踴麴販運、燒鍋發賣、賽會演戲、耗麥最多。出示勸諭士民趁此豐收、加意撙節、各圖益藏、將來緩急有備。凡賽會演戲之事儘可節省、如有踴麴燒鍋、拿獲將麴酒入官、客商按例治罪。

七月奏明拿獲朝邑縣如意邪教。



備藏

朝邑縣八里庄有如意邪教張昌聚眾立堂。又
名香火教。男婦混雜。各出錢燒香禮拜。張昌平
日復教唆詞訟。滋事妄爲。府君飭縣查拿嚴究。
並卽奏明。奉

旨諭令究其是否雲南大乘教一派具奏。隨查明覆
奏。張昌之教傳自直隸宣化。前明有祖師李金
榮立教。後傳至山西、陝西、實非從雲、貴、四川而
來。亦未與大乘教張保泰等往來勾結。又於西
同等府查有釋祖教李緒唐等。傳自直隸廣平。



杜姓、杜姓得之灤州王佛兒。又查有大乘門丁
濟順等、傳自山東卽墨祖師羅宏夢、止以施茶
爲事、朔望燒香。其大乘之名與雲南大乘教名
同實異。已密咨直隸、山東、山西等省查訊、俟覆
到另行定擬。復奉

恩旨、被誘入教者寬其既往、予以自新、遵照立限令
其自首免究。將佛像經卷燬棄、佛堂改作義學、
社倉、姓名記檔、以備稽查。如再有犯者、立拿嚴
究得。

旨、須實力爲之、不可託之空談也。欽此。

八月、禁革興安官衙盤踞陋習。

府君訪聞興安有茶園三處、一在紫陽境內、二在州境。前任知州令人入山採茶、利盡歸官。又於漢江石梯舖票集漁舟、網取鮮魚、售賣獲利。又州境東南深山密箐、民人入山採木燒炭、或割漆鋸板者、俱赴州納租。山爲官佔、百姓苦之。嚴檄飭禁、招民採取。

九月、伯父奉政公自豫來陝。

奉政公就養河南同知官署距陝密邇府君遣人迎迓來署一月而別。

十月調任江西巡撫隨具摺奏謝並請

陛見。奉

旨俞允。

十一月改調湖北巡撫卽起程赴京
陛見。

十二月出京赴湖北新任。

乾隆十二年丁卯府君五十二歲。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六

正月朔抵湖北巡撫任視事。

先是陝督慶公復征勦贍對事多捏飾懼府君
陛見時陳奏因於府君未到京之先以府君在陝廢
弛公事徇庇屬員寬縱盜案等事列款叅奏。

上疑信叅半交部議處照溺職例革職蒙
恩留任並另奉

硃批慶復所叅汝徇庇屬員之事汝亦有辯乎。今雖
從寬留任然汝正不宜自滿諸事去積習而勉誠
實也可。^①欽此。

聖明洞察、訓勉交備、
恩施逾格、曠古未有。府君感激悚懼、據實覆奏、俱荷
聖鑒。

添設漢鎮沿街水桶、以防火患。

通飭各縣及時實力修理堤垸、以防水患。

二月、疏陳湖北改鑄事宜、以維錢法、而惠兵民。

畧云、湖北錢文前因銅觔不敷、改鑄重八分之
小錢、與重一錢二分之太制錢同價行使。計其
工料、燬大制錢二千卽可鑄小制錢三千、工省



利厚小錢日益充斥私燬私鑄日多所關匪細。請照原題改鑄一錢二分之大制錢庶與各省畫一。更請買用漢口銅觔增爐鼓鑄。所鑄制錢除搭放兵餉外其餘於江夏漢口二縣設局照市價酌減出易於錢法兵餉民用均有裨益。得旨交部議。

恩賜滿洲氏族通譜全部。

三月奏明清查各州縣吏胥侵蝕錢糧積弊。

府君訪聞各屬於花戶完納錢糧多不遵定例。

令其自封投櫃、書吏照完數填給串票。而串根底冊則有以大改小、抽取侵蝕之弊。奏明通飭責成清查、據實首報、勒限追完。得旨、是自可嚴其將來、不必究其已往。欽此。

奏明叅革鹽道曹繩柱虧空穀價已完、不應問擬死罪。

叅革鹽道曹繩柱虧空穀價、勒借商銀抵還、尙有未完銀二千三百兩、於叅後全完、自應照勒借例擬流。臬司堅執已見、以爲必應仍照侵盜



例擬死、以致此案不能完結。府君據實奏明、得旨嘉獎。

清釐監禁人犯。

府君以各屬監犯有不應禁而禁者、有應禁而不禁者、有暫禁而竟至常禁者、地方官難免冤濫疎縱。因酌定冊式、飭屬照式造報。其監獄內外情形、刑具囚犯事由、入監月日、禁卒更夫備造入冊。有續收及省釋者、卽時開報、以憑於冊內登除、以備查考。旋將情形具奏、得

旨好。此亦清理之一端。欽此。

四月、清理通省社倉。

湖北通省社穀四十七萬七千餘石、乃以社正副不得其人、或借還不能如期、致有虧欠、或有穀無倉、寄貯社正副之家、未免假公濟私、種種弊習。府君酌發冊式、令各屬據實登填。並飭各就積弊、將辦理章程議詳、核定條規、刊發遵照。

五月、請申奸拐條例、以正風化。

畧云、罪犯姦淫、又復拐逃之犯、敗人家風、拆人



骨肉倫化攸關情法難貸。向俱照擬發遣。如誘賣一二人而牽連三四人所得之贓止一二兩及數錢不等。悉投遠方。似覺罪浮於情。是以造意誘取與夥同嫁賣者應分首從。自有此例。乃各省辦理奸拐之案。於姦婦起意。有仍以奸夫爲首者。有卽以姦婦爲首者。婦女被誘。問擬爲首。奸夫正犯。反問爲從。殊非例意。請分晰條例通行。庶奸拐之風漸息。得

旨交部議。

嚴禁徵收南漕二糧巧取積弊。

時南漕二糧正雇開徵向來各州縣任聽家人書役假公費以濟私慾浮收斛面苦累閭閻。府君三令五申俾各屬共知警惕。

六月祈禱雨澤。

時各屬缺雨亢炎已甚田禾望澤頗殷。府君虔誠祈禱又委員赴八分山請水。次日甘霖大沛。

八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九月



藏

恩賜行圍鹿肉。

劾奏忤逆不孝之鍾祥縣在籍通判高若臯貢生高若夔請革提審。

高若臯兄弟忤逆不孝經伊母鄧氏控告又復逃不到案府君叅奏請革并嚴究其中教唆訟棍以扶倫化而正人心。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李開第等二十五人。

奏明拿獲武昌咸寧二縣交界馬跡嶺積匪吳月

保等治罪。

馬跡嶺盜藪也。地方險峻，樹木叢茂，最易藏奸。向有吳姓合族而居，幼卽習盜，於沿江一帶各州縣肆行盜竊，或聚衆夥搶，積慣爲匪，最爲民害。緝捕頗難。府君訪查得實，飭縣立拿，當獲吳月保、吳家義、吳家里、吳正教、吳景若等各犯。訊據供認，行竊計有百餘案。奏請照盜犯免死減等例，發寧古塔等處當差，示儆。並將馬跡嶺開通道路，砍伐樹木，另編保甲，責成稽查，得



言汝等但議其積匪之罪而未及其抗匿之罪不足
示儆。其爲首者竟當重處、附從者照此可也。欽此。
十一月、奏減漕船四十八隻。

府君以湖北額徵漕米九萬四千餘石、額設漕
船二百二十八隻。湖南額徵漕米九萬五千四
百餘石、額設漕船一百八十二隻。兩省漕額大
率相等、而湖北則多漕船四十六隻。按糧核派、
似可裁減漕船四十八隻、卽將所餘之耗米、水
脚等項加添存運各船、計每船多得銀四十餘

兩米四十餘石、似於漕政有益。與制府會奏得旨交部議。嗣議准行。

十二月調任陝西巡撫。

緣陝省上年秋收歉薄、民食不足、頗多流移、上心軫念、復有是

命。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野雞。

是月三妹生。後字廣東高廉道曹公槐子云璫。至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六

二十二年以病卒。

乾隆十三年戊辰、府君五十三歲。

正月朔、自楚起行、馳驛抵陝、撫任視事。

陝省耀州等十六州縣、上年秋收既歉、入冬又復少雪、民心不無惶惶、多有傭工投親就食於外者。府君入陝境、詢知情形、過華嶽廟、卽虔誠製文親禱求雪。抵任後、曉諭士民各敦好義、捐輸米穀。地方官借糴兼行、以資接濟。飭民各安故土、安分靜守、毋得輕於遠出。陝境士民見府

君至、相率跪迎聚觀、欣欣有喜色。

二月、請將耀州等十六州縣乏食貧民賑恤一月。是時借糶兼行、尙不足以資接濟、府君奏請查明實在窮民懇

恩賞給一月口糧、以待夏麥。並請將上年地丁尾欠一併緩徵、得

旨允行。

步禱雨澤。

時春雨愆期、麥苗苦旱、府君設壇步禱、並委官



赴太白山、華山請水。而雨澤未暢，於是籌接濟之方，並省刑清獄，以召

天和。三月大沛甘霖，麥收有賴。

恩賜

御筆敬勝齋法帖十二卷、十三經註疏廿一史、杜氏通典、詞林典故各全部。

請嚴獨子承祀之例，以重倫紀。

畧云：例內弟殺胞兄，有准其存留承祀之條。臣前任湖北巡撫時，具題余廷佐毆死胞姊余氏

一案奉部駁令確查應否承祀等因。查弟殺胞兄例應斬決奉

世宗憲皇帝特恩軫念一死一抵准其存留奉祀。此法外之仁也。此外遇有服尊長之案並無承祀之文如弟殺胞姊亦查承祀恐致濫觴請嗣後除弟毆胞兄等案照例援請承祀其餘不得援引。果係情有可原另聲明情節恭候

欽定得

旨所奏是大學士九卿議奏欽此。



堂弟鍾理選授直隸魏縣知縣。次年以憂歸。

四月奉到

孝賢皇后薨逝哀詔。

府君於

哀詔到日率文武各官恭接早晚哭臨如禮。

五月奏請調劑驛遞夫馬以應兵差。

時大金川土酋不法大兵進剿經過陝境差使絡繹軍餉相繼。棧道中之寧羌十四州縣驛每站僅設馬五十餘匹不敷撥用。府君奏請每站

暫添馬二十匹、馬夫十名、以資應付。奉

旨交經畧大學士訥公親酌奏。嗣以陝省馬匹較川
省尙多、未准增添。後府君復以棧道驛路險遠、
馬少夫疲、艱苦日甚、請照前奏加添。其夫馬工
料照例支銷、馬價於藩庫支發。事竣捲撤、變價
還款。得

旨准行。

奏陳西、同、鳳、乾府州各屬夏麥被旱偏災情形。
西、同、鳳、乾府州各屬耀州等二十二州縣冬雪



春雨不敷、夏收甚歉、實被偏災。府君奏懇撫卹一月口糧、俾得接濟、並請緩徵地丁糧石、以紓民力。

奏請於華陰縣開採黑鉛、以資鼓鑄。

陝省錢少價貴、先經奏准開爐鼓鑄。府君以黑鉛亦鼓鑄所必需、華陰縣華陽川地方產有黑鉛、試採有效、奏請招商出資開採、設立礪頭經理官、爲照例二八抽課、以供鼓鑄得。

旨交部議。

奏明遵

旨查明歷代帝王陵寢及聖賢忠烈墳墓酌築圍牆、設立陵戶以資保護。

查陝省古帝王后妃各陵寢五十五座、聖賢忠烈墳墓九十九處。府君奏明通築圍牆修葺享殿、設立陵墓戶看守。其陵墓外餘地令民耕種、充爲陵戶租息、爲修理之資及陵墓各戶工食。有一墓而兩處互見者、仍兩處防護。

奏陳米穀日昂緣由、敬抒調劑之策。



各處米價日昂奉

上諭詢問致貴之由、作何補救等因。府君因陳足食之道不外開闢地利、備荒之策不外廣積倉儲。而其中仍資變通推廣、始得實效。如開墾曠土、民慮賠糧不免疑畏、似應廣事招徠、勸民墾種、減畝免科、俾盡地利。近水州縣設倉貯穀、並准以本色捐納貢監、以米穀完納地丁。再禁踣麩燒鍋種蒿、分耗米穀地力。得旨、候彙議酌行。欽此。

六月、勸墾井泉、以資灌漑。

耕田鑿井、農功並重。前院崔公紀於西、同等屬勸民開井三萬二千九百餘口、嗣咸陽等處續勸開井七百餘口、灌漑大得其利。府君飭令各州縣實力奉行、毋強民以所難、毋出差以滋擾、民末有不樂從者。

閏七月、奏明秦地蠶桑之利已著成效。

蠶桑本豳岐所宜、久漸廢弛。府君前在陝時、曾飭各屬實力舉行、設局買桑、養蠶、收繭、繅絲、覓



匠教習試織、僅織縑子。茲漸能織綾紬，遠近踴躍從事，織成斗紋紬疋。謹選進

呈，以効任土作貢之義。

八月，奏陳西、同、鳳、乾府州各屬秋禾被災，預籌民食，並安頓出境貧民，以免失所。

西、同、鳳、乾府州各屬耀州等二十五州縣，因秋雨較遲，收成稍歉。府君奏請酌撥各屬溢額倉穀、碾米賑濟，並就近於河南陝州撥穀碾米運陝，以備明春糴濟之需。至被災各屬連值歉收，

窮民多有遠出覓食者、並通飭榆、延等屬豐稔之地、凡有就食災民、隨地安置、毋庸強送回籍、轉致失所得。

旨嘉獎。

奏明領運川錢及時出易以平市價。

陝省錢價久昂、民用維艱。前督奏准將川省添鑄之錢運陝搭支兵餉。時正委員赴川領運。府君以本年夏秋收成連歉、錢價益昂、先經題明採辦鉛錫鼓鑄。但開鑄需時、計川錢運回已過



冬季放餉之期奏請將此錢及時設局照市價量減出易歲暮錢價不致再昂兵民並益得旨報聞。

九月奏明西安八旗三標兵馬米草折價不敷購買緣由。

西安八旗三標兵馬所需米豆草束向係定價折給。准將軍咨商本年夏秋連歉糧草價昂不敷購買等因。府君查從前有增價支給之案係出自

特恩未便援請。因遵照據實具奏。得

旨。着照乾隆二年加增之例減半賞給。欽此。

奏明陝省倉儲宜加寬裕情形。

時奉

諭旨。勅將各省貯穀數目。悉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陝西現存額穀。按照地方大小。分別戶口繁簡。酌量分貯。既防荒歉。兼備軍糈。府君恐一時還行減額。固可省採買之煩。而不能多緩急之備。奏懇將舊額均貯穀二百七十餘萬石。仍貯爲



額。其賑糴未買倉穀已敷定額者，毋庸採買。不敷者，通融撥補，或聽其本色捐監徐補。豐年亦可相機買補，價貴卽止。庶官民不至以採買爲累也。得

旨。原議大臣議奏。欽此。

再申興除事宜。

府君前任陝撫時，將應興應除事宜刊本分發各屬曉諭。此次再任，復行申諭，仍分二十四條。一曰訓飭士習，一曰敦崇孝友，一曰慎重婚配。



一曰崇尚節儉、一曰興修田功、一曰開墾荒地、
一曰廣行蠶桑、一曰山澤美利、一曰分積社糧、
一曰輸納錢糧、一曰修理橋渡、一曰修葺城堡、
一曰禁止邪教、一曰申飭喪葬、一曰禁止夜戲、
一曰嚴禁賭博、一曰禁止跣跣、一曰查拿打降、
一曰嚴禁刁抗、一曰勸息訟端、一曰切戒輕生、
一曰盤詰奸宄、一曰約束軍流、一曰稽查游惰。
凡此皆開教養民生之務所宜以時講求。各州
縣巡歷鄉村、以此與士民講說、轉相傳諭。一二

人聽從則一二人受益。漸次推廣於小民之身。家生計。地方之士習民風。交有裨益。

十月奏明將碾穀餘米煮粥以賑貧民。

西、同、鳳、乾被災地方已得碾米賑濟。府君以西安省城尚多無業窮民。山西隣近窮民亦多就食於省城者。一入寒冬。未免饑寒交迫。奏明將碾穀餘米於省城四門設廠煮粥給賑。俟東作方興。可以停止。得

旨嘉獎。旋奉



旨加賑貧民。府君親歷巡查，必使貧民各霑實惠。
會奏陝省安設臺站辦理緣由。

時京兵及東三省滿兵進剿大金川，經過陝省，
原議酌量道路險易，安設臺站，可行車處預備
車輛，不可行車處仍設馬匹。驛馬不敷，調撥營
馬，如仍不敷，僱覓驛頭。府君與將軍會議，陝境
安臺七處，每臺備馬八百匹。除調撥營驛馬外，
尙有不敷，應需僱覓，每臺需車三百輛。自京兆
驛至寶雞縣，尙可行車，僱備車輛。自寶雞縣至

四川神宣驛棧道崎嶇車不可行以三騾代一車。騾馬脚價每頭每百里請照蘭州例給銀三錢並繪臺站道里圖奏呈

御覽。嗣因領兵官須兼程僦行復於七臺中另安腰站逐站換馬以期迅速。府君不時往來棧道查察並親送兵差入境出境一無貽悞均得
旨嘉獎。

堂兄鍾瑤奉委解馬來陝協辦差務。

堂兄鍾瑤官河南奉豫撫奏委解馬來陝並赴



川差委。嗣經起行，卽聞大兵凱旋，遂遵照回任。
十二月，奏明拿獲砍傷滿兵兇犯李如桐，正法。
滿兵先後過西安省城，有督標兵李如桐懷挾
私忿，用刀砍傷三人。府君督屬拿獲，奏請正法。
得

旨交部議叙。府君以兵丁滋事，未能彈壓，方切惶懼，
具摺懇辭，得

旨不必辭。旋蒙

恩予議叙，加一級。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等物。

乾隆十四年己巳、府君五十四歲。

正月、

恩免修理定州城工。

府君初任陝撫時、前督慶公以諸事廢弛、忝奏
奉

旨責令修理定州城工、以示懲戒。至是征剿大金川
滿兵全數過陝、府君籌調車馬、應付無誤、

上嘉獎府君辦事黽勉、將應修定州城工
恩予寬免。府君感戴

天恩、至於零涕、具摺奏謝。

恩賜文獻通考全部。

奏請將甘省協濟馬匹酌留、換補棧道疲倒各馬。
先是甘肅協濟陝省馬千匹、各兵過竣、現應撤
回。府君以棧道馬匹多有疲乏倒斃、奏請酌留
甘省馬五百匹、換補棧道疲倒之馬、仍解銀赴
甘購買、撥還原數得。



旨允行。

奏留原任通判張廷柱、知縣董三錫、監度照會、
國員在陝、以資差鑒。得

旨准行。

巡查棧道一帶臺站。

府君行至岐山、適聞大兵卽日凱還、隨卽旋省。
籌辦京兵凱旋事宜。

大學士傅文忠公恒甫抵四川軍營、卽誅渠魁、
克礪卡、軍威大振、賊酋窮蹙、乞降。奉

旨允准、

特召傅文忠公還朝。府君等辦凱旋事宜、遵照舊辦章程、分站安臺、預備車馬、送兵迅速。棧道內路窄之處、先儘傅文忠公前進、其餘官兵次第起行、兵丁跟役、照料行李。有情願步行者、卽予折價得。

旨嘉獎允行、並奉

旨、仍往來查察、妥協爲之、欽此。

二月赴蒲州、馬川、界之、灘地。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六

儒藏 史部·儒林年譜



理之權衡新陳之體商賈一體
其理之權衡新陳之體商賈一體

救民貧民口

陝省鼓鑄官錢。鑄裂。商採辦洋銅。開鑄。府君以外洋辦銅不能速到。請採買滇銅。二十萬觔運陝。可備接續鼓鑄。免致停爐守候。得。

旨報聞。

查興平至褒城一路棧道臺站。旋省。

月。奏請酌借倉糧。以供兵糈。

旂營兵糈例於糧道倉將徵收各屬屯更糧米。供支。因各屬被災。糧石蠲緩。道倉無米可支。府。

君請於附近盤厓、藍田等縣倉穀借撥四萬石支給。

五月、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奏明陝省錢價漸平、隨時辦理緣由。

川省協濟錢文時已陸續運陝、府君奏請仍照原題搭放兵餉、而新鑄制錢現已有九千餘千、請照時價出易、以平錢價而廣流通得

旨、此亦辦理之一法、知道了。欽此。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六

恭逢

疏以下人犯減等部議內
庸減等。府君以軍流罪犯內
竊狡黠異常、捕獲甚難故
剗字概予發遣。又偷創墳
爲害地方情罪較重、應與



儲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六



定如在六七錢內者、亦須酌買、如逾七錢外、卽
暫停止。仍責成道府直隸州實力辦理、如有短
價、派買浮冒者、分別糾叅、似於積貯有益、得
旨交部議。

堂兄鍾瑤署理河南陝州知州、是年以憂歸。

十月、奏明酌補軍需雜費、核實辦理。

大兵凱旋過陝、撤站、府君將支用各項應准開
銷者、確核題銷。尚有必不可少而又便作正
開銷者、如沿途修葺橋梁、棧道、公館器具、兵丁

飯食折耗、添僱馬匹各項、尙需銀二萬餘兩。奏明上年賑濟一米二穀之外、碾剩積餘米石、正應因公動用、可以抵補軍需雜費、仍屬以公濟公。此外尙不敷銀八千餘兩、酌於督撫司道養廉公費內、分別已未辦差人員、酌量捐補。得旨報聞。

十二月遵

旨奏保副將永桂、易崑堪勝總兵。
乾隆十五年庚午、府君五十五歲。



儒藏

正月、

恩加兵部右侍郎銜。

遵

旨保舉經明行修之士原任道員陳公法休致檢討
孫公景烈。

奏覆會議揀調題陞人員。

畧云大學士九卿原議守令歷俸三年方准揀
調、歷俸五年方准題陞、法良意美、毋庸再議。惟
員缺繁要、應先儘年例相符、能勝繁劇者奏請

陸調。現任中果無年例相符之人。始照內閣等衙門原議。將其人其地相需之處奏明。得旨。原議之大臣等議奏。欽此。

先伯母秦太宜人病卒於家。

二月。奏請豁免醴泉縣不能墾種地畝錢糧。

醴泉縣龍泉里逼近涇河。人烟寥落。所種地土皆在峻嶺溝坡之下。地勢險仄。屢被水沖石壓。該里地共一百七十餘頃。除尙堪種植者八十五頃外。不堪種植者九十四頃二十七畝零。荆



棘叢生、沙石盤錯、牛力難施、糧無所出、府君奏請豁免。

四月奏請籌補缺額、常平穀石、以實倉儲。

畧云、榆、延等府向聽捐納監生、不分糜穀粟穀、俱准報捐。現在倉穀盈溢、請將咸寧、長安缺額過多之一十五州縣、本籍鄰籍俱准一體報捐監生、或將鄰縣溢穀撥補、務使倉儲均得充裕、無缺得。

旨交部議。

五月、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六月、奏明試採雒南縣銅礦、以裨鼓鑄。

陝省時設局鼓鑄、而銅筋購覓甚難。府君奏明、陝西雒南縣七寶山、仰天池、呂家坡等處試探銅礦、深厚、山場廣濶、堪以招商開採。如果產銅旺盛、勝於遠購。照例抽課、收買供鑄、得

旨、交部議。

七月、奏陳



備藏

聖駕南巡、請飭地方官仰承
德意、遵循舊例、樽節預備。

時有

旨、明歲春正

巡幸江浙省方觀俗甚盛典也。府君以地方官恪恭
籌辦、不免踵事增華、耗費物力、恐孤

德意、密摺陳奏、得

旨、俟臨期自然頒發諭旨也。欽此。

恩賜鄭樵通志全部。

八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王烈等五十人。

十二月奏明勘丈八旗馬廠餘地以杜爭端。

西安八旗馬廠坐落興安等縣每旗廠地額計一百二十頃。自從前清丈後十餘年原定界址日漸坍塌沿河亦有漲刷旗民互爭。府君奏請委員勘丈明白應歸旗者歸旗以爲牧馬之地。此外尚有餘地可耕者八十餘頃給民耕種以盡地力得。



旨嘉獎。

再申開濬井泉之利。

陝省地土高厚、河深岸遠、難於引灌、濬井引泉之利實不容已。府君前飭各屬量地開挖、以資灌溉。茲值農隙之時、復申明舊例、飭令查明、勸導開濬、不得始勤終怠。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狍肉野雞等物。

校記

①也可：當作「可也」。



儒藏

先文恭公年譜 卷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8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81

页数=881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36

SS号=12365605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8.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